武俠世界

賊王血（民初俠義技擊故事）　龍乘風・著

高手遇高手，賊王鬥賊王，連場激戰，驚心動魄，天翻地覆。旖旎處，却是多少風流多少恨，令人盪氣迴腸。本故事文筆清新脫俗，場面熱鬧絕無冷場，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編者特別推荐，敬希萬勿錯過！

中油公司中央圖書館藏書處

$4.00

第24年
8
革新號

編者話

王一龍是後起新秀作家之一，過去曾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已不少，他擅寫民初小說，饒有北方鄉土風味，深受讀者讚許，來函力邀王君多點撰寫該類連載中篇，不負所望，由今期起，王君每期在本刊刊出他一部以民初作背景，恐怖鬥智、偵探技擊兼而有之的連載巨著。

「鬼鎮捉妖」是一篇情節變化多端，離奇詭秘的故事，內容描述北方的一個小鎮突然成爲鬼鎮，出現了一些身份神秘的人，這些人關係錯綜複雜，其中有個不怕殭屍的青年，以無比的智慧及超人的的技藝，終於……過程氣氛緊張，請閱內文57頁。

＊＊　　＊＊　　＊＊

「賊王血」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龍乘風作品。本故事題材清新脫俗，動作打鬥場面多于一切，連場賊王鬥賊王、高手遇高手的激烈大戰，保証令你嘆爲觀止，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敬請留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翟天星故事「雲疆之旅」，由南宮宇執筆。還有追捕故事「標參」、羅唐納的搜秘錄更爲精采，刊出的是「慾海屠龍」……等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賊　王　血（民初俠義技擊故事）

賊王鬥賊王，掀起連場激烈大戰，場面熱鬧之處，驚心動魄，令你咋舌。是一篇不可多睹的動作打鬥之佳作，編者特別推荐……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雛鳳啼聲（兩期完俠情小說）◀下▶

老俠巧裝扮　施計制魔頭……隆中客38

丹心碧血（短篇俠義故事）

夜闖王府　竊取罪証……高陽生45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賣　人　頭（司馬洛傳奇故事）◀一▶

盜墳領賞　弄巧反拙……馮　嘉49

鬼鎮捉妖（驚險恐怖連載小說）◀一▶

五鬼運財　福兮禍至……王一龍57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棋藝不如人　連番遭敗北……秦　紅67

風雲十七劍（俠義傳奇故事）

龍公子暴斃　殺手受嫌疑……黃　鷹73

馬國風雲（超人傳奇故事）

地下監視網　找尋可疑人……李　璟80

長篇武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天地英雄氣　四海同心盟……秦　紅89

宇宙搜秘・兵器沿革

新型的戰爭（兵器的沿革）……雍　容99

危城妖夢（宇宙搜秘錄）……羅唐納10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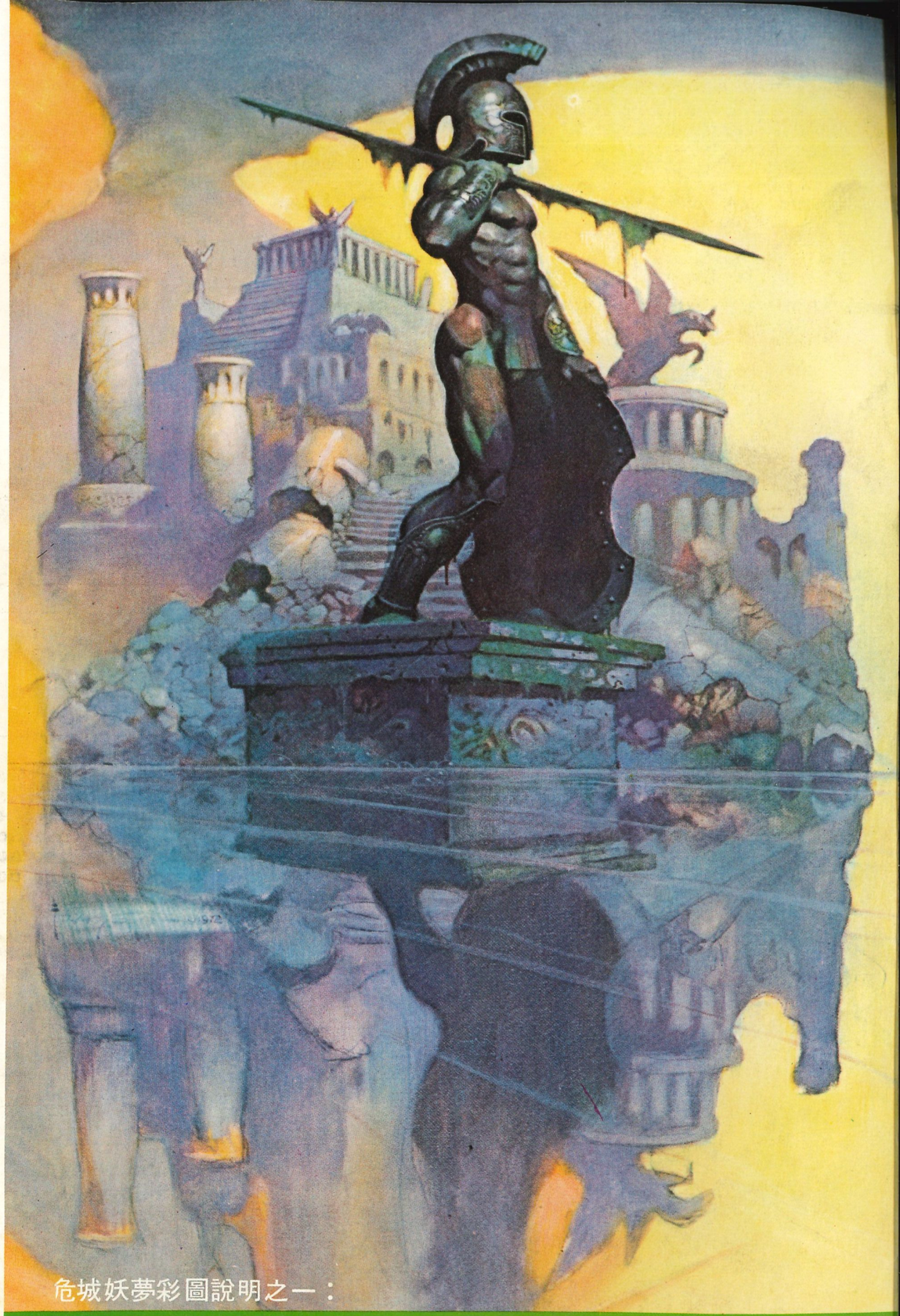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8期
（總號11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危城妖夢彩圖說明之一：

非洲失落的黃金國，突然復現，考古家找到了十多個勇士，深入危城尋寶，許多人到該處尋寶毀於古代毒咒之下，看看他們是否有力量尅制心魔。

永遠忘不了的女人

（一）

明月如鈎。

一艘古老而外貌看來笨拙的木船，緩緩地駛近了江邊小碼頭。

這個小碼頭其實並不細小，但通常停泊在這裏的船，都是一些比較細小的船隻，所以人們就叫它小碼頭。

碼頭上，有一個穿着對襟短褂的漢子，正在悠閒地拿着一柄西川大紙扇不斷的搖來搖去。

今天不熱。

江上也有風。

這漢子似乎是太清閒了。

× × ×

紙扇是白色的，木船上的蔡老么早就看見。

蔡老么是個三十五六歲的上海人。

他在上海出生，也在上海長大。

他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父親不算窮，但却是個著名的吝嗇鬼。

蔡老么對他並不好。

因爲這個吝嗇的父親，只會對一種人表現得落落大方，絕不失禮。

那是女人，尤其是年輕貌美，說話時嬌嗲媚迷人的舞女。

但對於蔡老么的母親，他絕不會多給一毛錢。

蔡老么很不滿。

但不滿也沒用，父親是這種人，恨得牙癢癢又如何？總不能一拳打扁他的腦袋罷？

蔡老么到了十五歲那年，他很想買一個生日蛋糕，送給自己當時最鍾愛的一個朋友。

一個只有十三歲的女朋友。

他向父親討錢，結果得到的不是錢，而是兩記火辣辣的耳光。蔡老么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但一個只有十五歲，身上又無分文的少年，他又能跑到甚麼地方去？

他在街上流浪，餓了兩天，連站都站不穩了。

他想拉黃包車，但却給拉黃包車的車夫趕走。

他初時不肯走，拚賴。

結果，賴回來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頓拳脚！

那時候，蔡老么眞的想一頭撞死。

但却有一人，在溝渠裏扶起了他：「你受傷了？」

蔡老么搖搖頭，大聲說：「我沒事！只要有一口氣，就可以活下去！」

這人目露欣賞之色。「你很勇敢，你可願意跟隨着我？」

蔡老么盯着這人。「你是誰？我爲甚麼要跟隨着你？」

這人淡淡一笑：「我是個賊，你跟着我，別人就不敢欺負你啦！」

蔡老么望着他，笑了起來。「你怎會是個賊？就算是賊，也不會在我面前承認的！」

這人正色地說道：「你不願意跟隨着我？」

蔡老么立刻搖頭：「不！我願意，只要你願意收留我，無論你是賊也好，是婊子也好，我都跟定了你！」

× × ×

轉眼已二十年。

蔡老么成熟了，不但成熟，簡直就是變得老於世故，變成了一個老江湖。

他不再那麼天眞，也不再那麼純樸。

那個把他扶起來的人，原來眞的是個賊。

不但是賊，而且還是有個綽號，叫「賊王」！

他是賊王莫連環！

（二）

莫連環已退休。

他在五年前洗手退出江湖，回到他的故鄉，過着恬靜的生活。

但蔡老么却承接下他的担子。

文・圖 龍乘風・黃耀基

血王

鬥智故事／擊技情俠初民

中山古中處圖書館藏書

賊

他已成爲「賊王黨」的首領。

其實，他也想退休。

雖然他比莫連環年輕二十多歲，但這二十年來，他已深深體會到，黑社會裏這一口飯，吃的實在絕不輕鬆。

用膳時，說不定有人已在酒菜中下了毒。

尋歡作樂時，說不定跟你上床的女人，其實想取掉你的性命。

有一次，蔡老么甚至險些兒在如廁的時候，給一包烈性炸藥炸成粉碎。

樹大招風，位高勢危。

官場上如此。

黑社會中的鬥爭，往往更是兇險、尖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 ×

蔡老么沒有退休。

理由是：莫連環要他幹下去。

而莫連環的理由却是：賊王黨的兄弟，多半與歐陽公子有血海深仇，賊王黨若散夥，他們各自爲戰，一定會一一慘遭毒手！

蔡老么沒話說，只好認命。

他比絕大多數的人，都更瞭解歐陽公子。

他英俊不凡，頭腦冷靜，在社交場合上吃得開，手面也闊綽。

他是世家子弟，隨便數一數，官場上最少有七八個大紅人，都是他的親戚、叔伯兄弟。

只要他看上的女人，別人就不必指望沾手了。

歐陽公子！

在上海灘芸芸公子、闊少爺之中，他一定可以排名前五名之內。

只是，很少人能想像得到，這位歐陽公子，居然也是個很出色的殺手！

(三)

木船已靠近了碼頭。

那個搖紙扇的漢子，是負責看守碼頭附近情況的「豹眼」甘雄。

甘雄搖動紙扇，就是表示附近沒有任何可疑之處，木船可以把貨物卸下來了。

蔡老么的心情有點緊張。

因爲這一批貨，是贓脏。

這批貨，是在天津一間巨宅裏刦回來的，而這間巨宅的主人，是日本富商田武大藏！

× × ×

田武大藏是個很出色的商人。

他在天津已住了八年。

八年來，他賺了多少錢，實在無從估計。

他擅於把握時機，一塊錢成本的貨物，他有辦法可以賣十塊，甚至更多！

在社交場合上，他也是個相當活躍的人。

他已四十多歲，但却擁有健美的身材，和一張很討女人歡喜的臉孔。

有人說他不像日本人，倒像英國的紳士。

只是，他畢竟還是黑頭髮，黑眼睛的，而且，兩條腿也和其他日本人一樣，似乎顯得矮短一些。

他最賺錢的是甚麼生意？

以前沒有人知道。

但現在，蔡老么知道了。

他偷運中國的古玩和書畫到外國去賺錢！

於是，蔡老么決定向他打主意。

他刦走了田武大藏的「貨物」，然後賣給一個眞正喜歡收藏國寶的鉅富。

蔡老么認爲這樣很對。

最少，這鉅富是中國人，而且，他知道這鉅富絕不會把國寶偷運到外國去。

田武大藏一定會給氣得死去活來，而賊王黨却可以因此而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收益。

所以，這一樁買賣，蔡老么是一定要完成的。

× × ×

一輛大卡車，已經在小碼頭旁邊等候着。

木船卸貨。

二十八個木箱子，被小心翼翼地送上卡車。

蔡老么親自點數，這絕不能有錯。

最後，他滿意了。

他坐在卡車的前頭，下令：「開！」

卡車馬上開動。

但它還沒有駛出公路，就已給三輛汽車迎面而來，阻住了去路。

蔡老么臉色一變。

他只是在座椅底下，摸出了一柄鋒利的斧頭！

× × ×

三輛汽車都載滿了人。

全是男人。

全是兇神惡煞般的大漢。

甘雄是負責看守碼頭情況的，忽然出了岔子，他的臉色頓時變得極難看。

他緊繃着臉，衝了過去，用力一拍其中一輛車子：「讓開！讓開！」

司機立刻打開車門，笑瞇瞇的走了出來。

「這條路，你已買下了？」

甘雄喝道：「找死！」

不由分說，一刀刺過去。

他這一刀又快又準，刺的是司機的咽喉。

司機側身一閃，反手一揑，居然一下子就揑住了甘雄的右腕。

蔡老么陡地從車裏跳下來，厲聲道：「住手！」

司機冷冷一笑，手一搏，甘雄悶哼一聲，右腕已被生生折斷。

蔡老么臉色冰冷，道：「各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還請亮一亮招子，何必暗箭傷人？」

司機看着蔡老么，忽然笑道：「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走，我絕不會留難。」

蔡老么冷冷道：「那麼，請讓開一條路。」

司機淡然一笑：「不必讓開，你們也可以從車旁走過去。」

蔡老么道：「咱們的兄弟要走，卡車也要走。」

司機搖搖頭：「對不起，人可以放，卡車放不得。」

蔡老么瞳孔收縮，道：「沒有轉圜餘地？」

司機又笑了笑：「還有一個辦法。」

蔡老么道：「甚麼辦法？」

司機緩緩地走了出來，忽然兩腿張開：「你們每一個人，都在我的褲襠下鑽一次！」

蔡老么沒有生氣。

他一步一步的走過去，說：「好！讓我先鑽！」

他手裏仍然握着斧頭。

斧鋒鋒利，閃動着森冷的光芒。

他當然並不是眞的要做法辱信。

那司機的目中，也已露出了濃厚的殺機！

× × ×

激烈的血戰，一觸即發。

每個人都動手。

在此刻間，誰都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了。

很快就有人倒下去。

沒有倒下去的人，繼續拚命。

他們已不像是一羣人，而是像一羣野獸。

他們甚至比野獸還更兇暴、殘忍。

賊王黨的人，全是身經百戰的好手。

但來刦貨的人，身手也絕對不差。

蔡老么和那個司機，更是殺得難分難解。

這本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劇戰。

但忽然間，又有五輛汽車駛到。

三十多個漢子，蜂湧而來。

蔡老么吸了口氣，知道這一批貨再也保不住了。

那司機嘿嘿一笑：「老蔡，你的末日到了！」

蔡老么本來並不是個容易認輸的人，但這時候，他却無法不屈服下來。

「大家住手，我們敗了！」他用力大叫！

打鬥終於漸漸停止。

那司機用一種勝利者的眼光，盯着蔡老么：「你願意投降？」

蔡老么點點頭：「是的，但必須先放了我所有的兄弟。」

司機冷冷一笑：「這是縱虎歸山，你以爲我會愚蠢至此嗎？」

蔡老么胸膛起伏，瞪目厲聲喝道：「你要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但你可想到，咱們現在還有力量可以跟你們再拚，就算一個換一個，你們也最少有十幾個人要躺下去！」

司機眼色微微一變。

就在這時候，他的身旁，出現了一個穿着西裝的男人。

他的西裝質料名貴，剪裁手工上乘，一望而知絕不便宜。

但和他手上戴着的一枚巨型藍寶石戒指相比，却又顯得後者更令人觸目多了。

× × ×

其實這男人的年紀，和蔡老么是不相上下的。

但兩人若站在一起，任何人都會認爲，蔡老么最少比他年老十歲。

蔡老么是個久歷風塵的江湖客，無論甚麼粗重的工作，都經常親力親爲，自己去幹。

但這人却不同。

他自幼就生長在一個極富裕的家庭，飲食豐富，從來沒有一天是挨餓的。

他養尊處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值得他担心的事幾乎可說是完全沒有。

而且，他手下替他辦事的人，也未免是太多了，他們有男有女，有第一流的廚師，武功高强的保鏢，能言善辯的說客，甚至有七八個隨時都可以一起陪他裸睡的美人兒。

他就是上流社會的寵兒——歐陽歡。

歐陽公子。

(四)

歐陽公子一出現，黑牛額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怒凸出來。

他是賊王黨裏，脾氣最粗暴的人。

他身材黑實，綫條粗獷，膂力驚人。

但他的妹妹阿甜却並不像他。

相貌不像，脾氣也完全相反。

她是個很柔和的小姑娘。

她聲音甜美，笑容清秀可人。

黑牛本來打算把她嫁給一個年青的木匠。

這木匠雖然長得矮一點，但却老實可靠，而且脾氣很好，絕不會欺負老婆。

可是，阿甜却忽然失踪了。

原來她給歐陽公子看上了，他把她帶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哄騙她，騙了她寶貴的童貞。

等到阿甜覺悟的時候，歐陽公子已棄如蔽屣。

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阿甜感懷身世，憤然自縊。

歐陽公子知道後，嘆息一聲，對手下說：「雖然她的乳房細小一點，但却是個很不錯的對手，她死了，實在是男人的損失。」

這幾句說話，終於傳到黑牛的耳朵裏。他早就想找歐陽公子算帳。

但蔡老么一直在制止他。

他對黑牛說：「你莫忘了，你這條牛命，是我在霞飛路上給你檢回來的！」

黑牛沒有忘記。

那一天，他在霞飛路上遇上了五個仇人，雙方大打一場，黑牛很勇猛，一出手就把敵人打倒了兩個，但還有三人，他們全是功夫極厲害的高手，黑牛以寡敵衆，自然抵擋不住。

幸好那時候蔡老么正在霞飛路一幢華厦裏作客，他看見這種情況，立刻趕出去，協助黑牛一臂之力。

蔡老么自從跟隨着莫連環之後，朝夕苦練武功，其身手之敏捷、凌厲，實非尋常之輩可比。

他終於把其餘三人擊退，而從那時候開始，黑牛就加入了賊王黨。

黑牛要找歐陽歡算帳，蔡老么極力反對。

「歐陽歡勢力大，手下全是精銳份子，你去找他算帳，只怕還沒沾着人家的衣角，就得屍橫路上！」

這是忠告！

這也是命令！

黑牛不敢違抗。

但這時候，歐陽公子居然在小碼頭上出現了。

黑牛又怎能忍耐得住？

× × ×

黑牛站立的位置，距離歐陽公子並不太遠。

他的手裏有刀。

斬骨刀！

他相信，一刀就可以殺了歐陽歡，爲妹妹阿甜報仇。

至於自己能否再活下去，黑牛已完全沒有顧及。

他咬緊牙關，突然用盡全身力量，向歐陽公子撲過去。

人未撲到，鋒利得令人心悸的斬骨刀已砍向歐陽公子的臉龐。

蔡老么驚呼一聲，喝道：「停手！」

黑牛一向很聽蔡老么的說話。

但這一次却是例外。

天下間恐怕已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讓黑牛在這時候停下來。

那就像是已射出去的箭，已脫離槍膛的子彈。

黑牛畢竟還是黑牛。

這一晚他若還能按捺得住，那麼這人也就不是脾氣暴躁，性急過人的黑牛了。

歐陽公子不認得這個人。

根本就不知道，阿甜有一個這樣醜陋的大哥。

他只知道兩件事。

第一：他是賊王黨的人。

第二：這黑漢子要殺自己。

此外，他也知道第三件事。

——這人絕不可能接近自己。

所以，他沒有動。

甚至那斬骨刀已離開他臉龐只有半尺，他還是悠然地站在那裏，彷彿來的不是

一把刀，而只是一朵柔弱美麗的鮮花。

他站立的姿勢仍然很優雅，就像是置身在高尚的夜總會裏一樣。

黑牛却忽然彎下了腰，全身痙攣。

他的刀仍然握在手裏。

但他全身氣力似已洩盡。

他低下頭，只見自己的小腹上，已插着一把小鋼刀。

一個人瞧着他，臉上露出了冰冷殘酷的笑容。

黑牛認識他。

他叫蕭堡，是個很著名的賭徒、職業殺手。

他現在是歐陽公子的私人保鏢。

「你……你……」黑牛喘着氣，聲音充滿了仇恨、怨毒的味道。

蕭堡冷冷一笑：「你竟敢用肚子來偷走我的刀子？快還給我！」

他伸手就要在黑牛的小腹上拔刀。

黑牛却還呆在那裏。

也許，他不是不想動，而是動不了。

「慢着！」一人倏地大喝，同時閃電般攔在黑牛的面前。

這人當然是蔡老么。

「這把刀子，就算是我向你借的！」

蕭堡正想說話，歐陽公子已揮了揮手，阻止他開口。

「蔡老闆，只不過一把小刀，我就代表蕭堡，送給那位好漢罷。」歐陽公子淡淡的說：「只要他快點離開這裏，找個醫生，也許還可以有救！」

黑牛怒叫起來。

他「呸」的一聲，大罵道：「你以爲俺怕死？」

說着，居然要伸手拔出那小刀。

蔡老么大吃一驚，忙捏着他的手：「蠻牛，你瘋了？這傷口一見風，你這條牛命立刻就得完蛋！」

黑牛嘶聲道：「怕死非好漢！」

「我操你祖宗！」蔡老么光火了，他厲聲罵道：「這條命若是你自己的，我不管的，但你若不明不白的死了，阿甜的血仇誰來報？還有我，待會兒也是人家砧板上的魚肉了，這夥兄弟，誰來作主？」

黑牛怔住。

過了半晌，他才喃喃道：「俺不能死？俺不能死？」

「當然不能死！」蔡老么沉聲道：「大夥兒聽着，這一跤，咱們是摔定了，我留着，你們快帶走黑牛，別歇在這裏作無謂的犧牲！」

沒有人作聲。

也沒有人走。

但到了最後，反而黑牛咬着牙，大聲叫道：「走！咱們走！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們扶我走，一個也別留下！」

× × ×

除了躺在地上連呼吸都已斷絕的人之外，賊王黨的每一個人都走了。

蔡老么面上沒有半點表情。

他盯着歐陽公子，歐陽公子也正盯着他。

蔡老么忽然說：「倘若任擇其一，你會選擇那批貨？還是選擇我這條命？」

歐陽公子陡地大笑起來。

「你認爲自己的性命眞的是那麼值錢嗎？」

「每一個人的性命，本來就是無價之寶。」

歐陽公子又笑了起來：「但在我的眼裏，你的性命還比不上一隻古代的瓷瓶那麼重要。」

蔡老么仍然木無表情，雖然沒有生氣，也沒有驚惶，甚至沒有失敗者的那種悲哀。

歐陽公子的目光，忽然變得比毒蛇還更凶銳：「剛才那個黑漢子，是阿甜的甚麼人？」

蔡老么閉上了嘴巴，沒有回答。

蕭堡唇片啓動，似是欲言又止。

歐陽公子立刻瞪着他：「你知道？」

蕭堡點點頭。

「快說！」歐陽公子催促他。

蕭堡忙道：「他叫黑牛，是阿甜的同胞兄長。」

歐陽公子皺眉道：「阿甜的兄長？」

蕭堡又應聲道：「是的。」

歐陽公子搖搖頭，道：「眞的不像，一點也不像，阿甜怎會有一個這麼醜陋的哥哥？」

蔡老么冷冷一笑：「世間上許多事情，就是這麼奇怪，就像你長得那麼好看，但心腸却比誰都更加惡毒！」

蕭堡喝道：「住口！」

歐陽公子却瞪着他：「你也住口！蔡老闆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你少插嘴行不行！」

蕭堡碰了一鼻子灰，連忙退了下去。

蔡老么忽然又冷冷一笑：「不必貓哭老鼠，蔡某如今已是俎上之肉，要剮要殺，任悉尊便，皺眉的就不是好漢！」

歐陽公子却嘆了口氣，走到蔡老么的面前：「你怎麼老是認爲我是一個殺人狂魔？」

蔡老么昂起臉，冷然道：「你也可以慢慢的折磨我，讓我慢慢的死，嚐盡各種酷刑！」

歐陽公子聳聳肩，點頭道：「也罷，你上車去。」

「那一輛？」

「最大的一輛。」

「那是你的車。」

「不錯，我會坐在你身邊，看管着你，不讓你逃跑。」

「你不怕我動手？」

「只要你能在車裏殺了我，歐陽某死而無怨！」

（五）

歐陽公子的汽車，那當然是最好的一種。

它開得不算慢，但却很穩定，座墊全是顏色燦爛的豹皮。

汽車裏居然還有個小酒櫃。

歐陽公子拿出了一瓶白蘭地，兩隻剔透玲瓏的法國水晶杯。

「卜」！

瓶塞打開，他斟了兩杯酒，一杯遞給蔡老么。

他一口就把酒喝掉。

蔡老么却只是捧着杯子，全不沾唇。

歐陽公子笑道：「你怕酒裏有毒？」

蔡老么道：「酒不會有毒，因爲你也

已喝了一杯。」

歐陽公子道：「但我可能早已服下了解藥。」

蔡老么道：「你不會讓毒藥弄髒自己腸胃的。」

歐陽公子笑道：「我明白了，你是以爲你手上的杯子，早已塗上了毒藥？」

蔡老么道：「我沒有這樣想，也許我根本就是條笨虫，想不到這一點。」

歐陽公子道：「雖然以前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我知道，你是個酒徒。」

蔡老么道：「你所知道的，又豈僅此一點而已？」

歐陽公子微笑道：「你既然認爲酒裏無毒，杯也無毒，何以不喝？」

蔡老么道：「因爲不配。」

「不配？」歐陽公子臉上的笑意消失了，「爲甚麼不配？是誰說你不配？」

「是我自己，」蔡老么冷冷的說：「我是個敗軍之將，階下之囚，有甚麼資格跟你一起喝酒？」

說到這裏，「波」的一聲，酒杯竟然被捏碎，酒液四下飛濺。

駕駛汽車的司機大吃一驚，急忙停下了車子，叫道：「甚麼事？」

歐陽公子揮了揮手：「別大驚小怪，繼續開車。」

車子很快又繼續前進。

歐陽公子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蔡老闆，我知道，你一直都對我存有成見。」

蔡老么冷笑道：「豈敢？」

歐陽公子淡淡道：「其實，咱們從前許多大大小小的磨擦，都是不必要的，多餘的。」

蔡老么道：「現在才說這些話，才是多餘。」

歐陽公子忽然掏出了一隻金光閃閃的袋錶，看了一眼，又道：「噢，原來快天亮了。」

接着，他看了蔡老么一眼：「你喜歡怎樣的一個早餐？」

蔡老么冷冷道：「蓮子羹。」

「蓮子羹？」歐陽公子一怔。

「蓮子羹也就是子彈，」蔡老么冷冷的說：「長疼不如短疼，你若是識英雄重英雄，就該給我一個痛痛快快！」

歐陽公子默然。

汽車已駛到一座園林裏。

× × ×

園林恬靜，景緻幽雅。

直向前駛，車子來到了一座用白石砌成的水池旁邊，停了下來。

對正水池的，那是一幢氣派魁宏的華廈。

這裏就是歐陽公館。

（六）

東方已露曙光。

黎明了。

蔡老么坐在一張柔軟、名貴的餐椅上，臉上仍然是木無表情。

在他的面前，是一張桃木長餐桌，上面有兩個花瓶，瓶中鮮花正吐着嬌艷的花蕊。單是這個客廳，就比尋常人家的屋子還寬敞好幾倍。

在餐桌兩旁，總共有六個穿着白衣黑褲的僕人，他們每個人都站得筆直，看來就像是正在接受檢閱的兵士。

歐陽公子就坐在蔡老么的對面。

早餐已奉上。

那是一盤魚子醬，用文火烤得極香嫩的牛仔腰肉，還有火腿，煎鴿蛋和一大堆不知名堂的精緻食物。

「不必客氣，西方人最注重的，就是每天的第一餐。」歐陽公子用一隻銀叉，叉起了一塊火腿，緩緩地送進嘴巴裏。

蔡老么却連動也不動一下。

歐陽公子吃了一塊火腿，忽然微微一笑：「也許，我這人的確很令你討厭，既然這樣，我出去，你自己慢慢享用罷。」說着，拉開椅子，離開了客廳。

但他很快又回來。

他並不是改變主意，而是把那六個僕人也叫了出去。

「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准進入這客廳。」

× × ×

一縷晨光，從廳外一叢樹林上射了過來。

每一道食物都已凉了，蔡老么還是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忽然間，他看見自己的面前，有一道影子。

陽光把影子拉得很長，依稀可以看見這影子的輪廓。

那是一個女人。

這女人就站在蔡老么的背後。

蔡老么沒有回頭。

不管來的是誰，不管她有甚麼目的，他都不會理睬她。

天下間千千萬萬女性，只有兩個女人是他時常懷念的。

第一個是他的母親。

而另一個，却像是一朵雲。

她來的時候，整個世界彷彿都在虛無飄渺之中。

她走的時候，却只留下了一句說話：「不要再找我。」

她的名字，就叫飄飄。

雲飄飄。

× × ×

兩年了，飄飄就像她的名字，遠遠飄走，再也沒有回頭。

他們邂逅的地方，就在一間小酒館。

他還記得，那一天晚上，她醉得很厲害。

兩個好色之徒，想趁着她醉薰薰的時候，輕薄一番。

蔡老么看不過眼，把他們打走了。

就是這樣，他們認識了對方。

他對她沒有任何奢望。

但她却一天一天的接近他。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幹了一件連他自己都認爲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他完全佔有了她，而且還是她的第一個男人。

三天後，他求婚。

但她却忽然走了。

她只留下一張字條，字條上只有那句令人迷惘，心碎的說話。

——不要再找我。

× × ×

她飄走了，一切都像是一場夢。

然而，這一場夢，是蔡老么永遠都忘不掉的。

他找遍了整個上海灘，但她却依舊芳踪杳然。

這時候，他看見那道長長的影子。

他不禁又想起了她。

只是，伊人何處？

忽然間，在他背後的人幽幽嘆了口氣，說：「你到底還是找到我了。」

蔡老么呆住。

這聲音……這影子……這人……

他的身子忽然不停地在發抖。

他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張令他畢生難忘的臉孔！

「飄飄！眞的是妳？」

温柔不住住何鄉

（一）

飄飄！

這道影子，眞的就是雲飄飄！

蔡老么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妳怎會在這裏？」

飄飄笑了笑，她的笑似乎帶着一種無法描敍的哀傷之感：「我不在這裏，應該在何處？」

蔡老么吸了一口氣，道：「無論妳在甚麼地方出現，都是應該的，但這裏却不是。」

飄飄道：「爲甚麼？」

蔡老么捏着她的兩條胳臂：「妳可知道，這裏的主人是誰？」

飄飄的笑容仍在臉上，但却已變得更奇怪：「你以爲我不知道？」

蔡老么怔了怔才說：「他是歐陽歡，一個著名的花花公子。」

飄飄咬了咬嘴唇，忽然說：「不錯，他叫歐陽歡，而且也是我的表哥。」

「表哥？」蔡老么吃了一驚：「他原來竟然是妳的表哥？」

飄飄的聲音却很平靜：「你感到很意外？」

蔡老么嘆了口氣：「的確意外，但既然在這裏遇見妳，這種意外中的意外，也就不算得甚麼了。」

飄飄坐了下來。她坐在蔡老么對面的位置，也就是剛才歐陽公子坐着的地方。

「這裏的東西不好吃？」她忽然這樣問。

蔡老么搖搖頭。「不知道。」

「爲甚麼不知道？」

「因爲我沒有吃。」

飄飄拿起了刀叉：「你能陪我一起共進早餐嗎？」

蔡老么瞧着她，瞧得有點痴了。

她還是那麼美，只是頭髮比以前長了，皙白的臉孔却瘦了一點點。

他也拿起了刀叉。

飄飄用刀切割牛肉，切得很仔細，很整齊。

蔡老么也在切。

但他却似乎沒看見自己在切些甚麼。

他切的居然是魚子醬。

（二）

他們都吃過了早餐。

雖然吃的不多，但蔡老么整個人彷彿已有了生氣。

他終於忍不住問：「妳爲甚麼要住在表哥的家裏？」

飄飄沒有回答。

她從花瓶裏折下一朵花，輕輕的插在衣襟上，忽然笑着說：「好看嗎？」

蔡老么默然半晌，才說：「我一向不太欣賞花朵這種東西。」

飄飄一楞：「它不美麗？」

「不，它很美，」蔡老么嘆了口氣，「但却不長久，無論怎樣美麗的花朵，很快就會凋謝。」

飄飄似是一陣茫然。

「你說得很對，蝴蝶、鮮花、還有黃昏的晚霞，它們雖然都很美麗，但却同樣脆弱，轉瞬就會化爲烏有。」

她忽然盯着蔡老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女人也是這樣的？」

蔡老么搖搖頭：「女人是女人，她們不是花。」

飄飄道：「人們豈非常以花朵比喻女人嗎？」

蔡老么道：「花沒有思想，沒有感情，若以花喻人，那是極不合理的。」

飄飄一笑：「你很講理。」

蔡老么說：「有理能服天子，無理難壓庶民。」

飄飄嘆息一聲：「倘若世間上所有的人都像你一般講理，也就不會發生許多戰爭和悲劇了。」

蔡老么道：「只可惜在這世間上，許多講理的人，都不能不動拳頭。」

飄飄道：「爲甚麼？」

蔡老么道：「你講理，人家却講武力，到最後，還是只好動手奉陪了。」

飄飄抿嘴一笑：「其實，我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你就已動手揍人。」

蔡老么道：「在那種情況下，不揍人就得站在一旁，別多管閒事。」

飄飄喝一口已涼了的牛奶，忽然用誠懇的語氣對蔡老么說：「你能不能答應我一個要求？」

蔡老么咳嗽一聲：「甚麼事？很重要嗎？」

飄飄點點頭，說：「不錯，對我來說，那是很重要的。」

「妳說，只要我能幹得到，一定答應妳。」

「我要你和歐陽歡聯手合作，去對付一個賣國賊！」

蔡老么怔住。

他怎樣也想不到，飄飄居然會提出一個這樣的要求。

「賣國賊？他是誰？」

「歐陽歡會對你細說，但你必須答允他。」

「不答允又如何？」

「你不答允他，也就等於拒絕了我的要求，」飄飄輕輕的嘆了口氣：「但我不怪你，無論你是否答允，我都眞的不會怪你。」

蔡老么看着她，忽然又問那一句：「妳爲甚麼要住在表哥的家裏？」

飄飄的臉色一陣發白。

她還是沒有回答。

這時候，歐陽公子宏亮的笑聲却傳了過來。

「我的家，也就是她的家，她不住在這裏，我這張臉該擱到甚麼地方去？」

蔡老么聽到這裏，差點沒有吐血。

× × ×

「我的家，也就是她的家。」

歐陽公子竟然已成爲她的丈夫！

（三）

面對着最鍾愛的女人，這本是人生最愉快的事。

但這女人却偏偏已成爲自己死敵的妻子，這又該是怎樣的一番感受？

蔡老么只覺得有點天旋地轉，就像是給重重的敲了一棍。

飄飄的臉已擰開。

她是不敢看？還是不忍看？

歐陽公子却不理會有甚麼感覺，依舊笑容滿面，悠然笑道：「雖然我們的婚禮很簡單，但却是完全合法的，只可惜當時蔡兄跟小弟還有不少誤會存在，所以，這杯喜酒你是錯過了。」

蔡老么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但却還强顏笑道：「現在再喝，也不算遲。」

歐陽公子笑道：「當然不遲，來，咱們痛痛快快的喝一場，但願從此以後，你我化干戈爲玉帛！」

他又再斟酒。

蔡老么却說：「不必斟了。」

歐陽公子一怔：「你不喝？」

蔡老么怪笑一聲：「杯子太細小，給我整瓶！」

歐陽公子笑了笑，把一瓶白蘭地遞過去。

蔡老么仰首便喝。

他已不像是喝酒，而是彷彿在跟酒拚命。

飄飄摸了摸額角，忽然說：「我有點不舒服。」

歐陽公子微微一笑：「妳快要做母親了，該多點休息，別傷了身體。」

蔡老么本來還是不斷喝酒的，但聽到這裏，忽然又呆住了。

母親——她居然快要生孩子了！

這眞是多麼妙？簡直妙得可以讓蔡老么立刻跳樓！

× × ×

飄飄不見了。

酒瓶裏的每一滴酒也不見了。

蔡老么的舌頭有點發脹，但頭腦却偏偏還是那麼清醒。

他想醉，但沒有醉。

他想跟歐陽公子拚命，但飄飄却要自己和他合作！

世事爲甚麼總是如此的荒謬？如此混帳？

他想不通，越想越是想不通。

他寧願飄飄給他一把刀，要他自戕畢命。

在小碼頭，他跟歐陽公子回來的時候，他就沒有想過自己還能活下去。

他並不怕死。

只要能對得起賊王黨所有的兄弟，只要沒有辜負了莫連環的苦心栽培，縱然化作飛灰泥漿，却又何妨？

可是，他現在不能死。

他現在必須要跟歐陽公子聯手合作，對付一個「賣國賊」。

那眞的是個賣國賊嗎？

這人怎樣出賣國家？出賣民族？

想到這裏，蔡老么終於也有了一個決定。

——倘若歐陽公子要對付的，眞的是個民族罪人，那麼，萬死不辭！

——倘若不是賣國賊，他寧願跪在飄飄脚下自盡，也絕不與歐陽歡同流合汚！

（四）

一瓶不醉，兩瓶不醉。

但喝到第三瓶的時候，蔡老么終於在地上亂爬、亂叫。

歐陽公子捧着酒杯，用一種憐憫的目光盯着他。

誰能令賊王黨的蔡老么變成了這副樣子？

是白蘭地？

是歐陽公子？還是飄飄？

× × ×

酒醒時，夜幕已垂下。

蔡老么張開眼睛，就看見自己正在給一頂紗帳罩着。

他輕輕移動身子，下面軟綿綿的，是一張柔軟舒適的大床。

帳外有燈光。

燈光柔和，並不刺目。

燈下有花，花香撲鼻，每一朵都開得很燦爛。

他吐一口氣，忽然覺得有點古怪。

他一摸下頦，嘴唇邊，他不由吃了一驚。

他已十多天沒刮鬍子。

但這時候，他却發覺該有鬍子的地方，都已變得光滑，平坦，再也沒有一根存在。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拍了拍腦袋，不斷的在思索。

他忽然聽見在不遠處，有潺潺流水之聲。

他揭開被子，正要離床看個究竟，但是很快地又立刻把被子重新舖蓋回自己的身上。

因爲他直到這時候才發覺，自己居然是身無寸縷的。

他不是個女孩子。

但要光着身子，男人往往比女人還更害羞。

他東張西望。

他在找衣服。

但衣服都沒有了。

却有一個人，緩緩地從一間小房子裏走出來。

雖然隔着一道紗帳，但是蔡老么還是一眼就可以看見，那是一個身材窈窕的女郎。

那小房子，原來是浴室。

這女郎，居然赤裸裸的就跑了出來。

× × ×

蔡老么躺在床上，連呼吸都已完全停止。

但他的心跳却加快了三倍。

這女郎全身上下，都散發着一種逼人的魅力，那就像是一團火，要命的火。

火已燙熱了蔡老么。

她走路時，身子在搖擺着，豐滿的乳房向前怒突搖幌，每動一下都足以勾掉男人的魂魄。

蔡老么並不能算是個好色之徒。

但他却是個很健康，很正常的男人。

他當然是有反應，全身似已被火燄燃燒。

紗帳忽然被掀開。

掀開紗帳的並不是蔡老么，而是那要命的女郎。

「你醒了?」她樣子美艷，連聲音也充滿着一種磁性的魅力。

蔡老么點點頭，目光却盯在她的乳房上。

她吃吃一笑：「這有甚麼好看?」

蔡老么道：「不知道。」

她用手遮掩着：「偏就不讓你看。」

蔡老么吸一口氣，視綫轉移到她的臉上：「妳叫甚麼名字?」

「梅可愛。」

「妳叫可愛?」

「你看我可愛嗎?」

「當然可愛。」

「但我看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爲甚麼?」蔡老么笑了笑：「是不是因爲我還沒有强姦妳?」

她抽了口冷氣：「你別說得那樣難聽好不好?」

蔡老么道：「是歐陽歡叫妳這樣對付我的?」

可愛搖搖頭。

「他沒有叫我怎樣，他只是要我伺候你。」

「爲甚麼不派一個男僕?或者是一個老太婆?」

「公子喜歡女人伺候，他認爲你也會一樣，喜歡我們。」

「妳們?妳們總共有多少人?」

「八個。」

「每一個都像妳那樣漂亮?」

「我是最醜陋的一個人。」

蔡老么看了她好一會，忽然嘆了口氣：「妳眞的不太好看。」

可愛的臉一陣發白。

蔡老么冷冷一笑：「妳不必害怕，我絕不會强姦女人，尤其是不怎麼漂亮的女人。」

可愛忽然放開胸脯前的一雙手。

蔡老么不禁又是眼前一亮。

她狠狠的盯着他，道：「我眞的不好看?」

蔡老么道：「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她突然右手一伸，伸進了被窩。

蔡老么吃了一驚：「妳瘋了?」

可愛忽然冷冷一笑：「我若不好看，你怎麼這樣興奮?」

蔡老么的面皮不算薄，但這時候居然也臉紅了。

「快放開手!」

「不放!不放!擠出你的孫子我也不放!」

蔡老么從來都沒有遇上這麼年輕貌美，而又如此要命的女人。

他眞的有點手足無措。

他只好伸手一推。

可愛的身子已被推開去，但他忽然又把她拉回來。

「妳……妳太可惡!」他喘着氣，低聲叫了一句。

可愛的胸脯，已壓在他的臉龐上。

她終於放開了手。

但他已忍無可忍，就像即將爆出熔岩的一座火山。

可愛的可愛，妳還能够躲到甚麼地方去?

(五)

可愛沒有躲。

蔡老么要她怎樣，她就怎樣。

她忽然沒有了野性，也沒有反抗。

她馴若羔羊，嬌媚宛似春日陽光下的小草。

他終於得到了滿足。

極大的滿足。

可是，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吃驚地盯着她：「這是……妳的第一次?」

可愛沒有回答。

但她腮邊忽然悄悄掉下兩行淚。

蔡老么的臉在發青。

他捏着她的脖子：「妳是一條豬!蠢豬!爲甚麼不早一點說!」

可愛昂起了臉，用力的抹掉淚痕：「你在窮吼甚麼?母豬也有第一次!」

蔡老么咬牙道：「妳可知道我是甚麼人?」

可愛冷冷一笑：「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蔡老么突然一個耳光摑過去。

「傻瓜!妳眞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他破口大罵。

可愛的臉，已給打腫。

但她居然笑了。

「你以爲自己是個聖人?你以爲我會因爲今天的事一輩子纏着你?」

蔡老么一楞，不知道該怎樣反駁。

可愛又已接着說：「我喜歡給誰就給誰，不喜歡的話，即使歐陽公子也未能得償所願!」

蔡老么鐵青着臉：「歐陽歡有財有勢，而且比我更英俊得多，妳爲甚麼不選擇他?」

可愛冷冷道：「他的優點再多，也抵不上一個缺點。」

「甚麼缺點?」

「他身邊的女人太多了，我爲甚麼跟她們一起爭風吃醋?」

蔡老么又是不禁怔住。

他忽然發覺，這女郎並不是個尋常的人。

初時，他只當她是個淫娃蕩婦，但現在看來，這顯然是錯誤的。

他沉默了好一會，才道：「我們現在該怎辦?」

可愛盯着他：「公子說，你現在甚麼事情都不必幹，就在這裏享福一段時期好了。」

蔡老么抽了口凉氣。

「享福」這是很動聽的字句。

其實，再說得詳細一點，就是「享盡人間艷福」。

可愛接着說：「你若對我膩了，不妨直說，你有權夜夜更換枕邊人。」

蔡老么嚇了一跳。

「這是誰說的?」

「公子。」

「他實在風流得太離譜了，」蔡老么搖搖頭，說：「妳別走，除了妳之外，甚麼女人我都不要!」

他伸手擁抱着她。她沒有抗拒。

但她忽然在他耳畔說了一句令他震駭的說話：「你想不想見夫人?」

「夫人?甚麼夫人?」蔡老么連聲音都有點發抖。

她緊抱着他，說：「當然是你一直朝思暮想的飄飄。」

蔡老么的身子猛然一陣顫抖。

他搖搖頭：「不!我不想再見她!」

可愛悠悠地說：「你不再想念她?」

蔡老么沉聲道：「爲了她，我可以死，甚至可以一寸一寸慢慢地死去，但却不想再見她了。」

可愛輕輕的在他肩頭上咬了一口，緩緩地說：「我明白。」

「妳明白了甚麼?」

「你很强壯，又想來了。」

蔡老么的臉發熱，全身都漸漸再度發熱。

「你不怕?」

「怕甚麼?」她在他的臉上吹了口氣，怩聲道：「享福的並不只是你，我也在享福嘛!」

蔡老么盯着她。

他從她的臉龐開始，一直向下望。

他再也忍耐不住，突然俯身一直狂吻下去。

× × ×

轉瞬已半月。

歐陽公子一直都沒有再見蔡老么。

蔡老么也沒有離開那房子一步。

可愛每天三次，爲他送來豐富可口的食物。

晚上，他們赤裸相擁同眠。

蔡老么似已樂不思蜀。

鐵面飛龍任無敵

(一)

八月十二，晴。

上午十點三十分，歐陽公子接到了一個電話。不到一分鐘，他就已掛斷電話，然後叫僕人找蕭堡。

五分鐘後，蕭堡已來。

歐陽公子給他一張黃紙。

紙上寫着的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有地址。

蕭堡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正要離去準備執行任務，歐陽公子忽然補充了一句：「多帶幾個人去，寧枉毋縱!」

× × ×

正午十二點，川芳館裏已坐滿了人。

這是一家很古老的館子，這裏的厨師，也是從四十年前開始，就已在這裏工作的「元老份子」。

厨師雖老，但身手還不算慢。

有數十年烹調經驗的大師傅，手藝當然不差。

所以，川芳館每天客似雲來，甚至往往有人輪候等吃。

一個黑衣人已在館子門外等了很久。

他要的是一碗蝦子冬笋麵。

但今天實在太擠擁了，老厨師似乎有點應付不來。

這黑衣人等得有點不耐煩，但又不捨得轉身而去。

差不多十二點三十分了，他才找到一個座位，而蝦子冬笋麵也同時送了上來。

這黑衣人很快就吃了一個碗底朝天。

他正想再要一碗，忽然有個叫化走了過來，低聲說：「快走，別回到袁醫生的家裏!」

黑衣人臉色驟變。

他匆匆付帳，然後把叫化拉出街外：「發生了甚麼事?」

叫化一跺脚：「你怎麼還是那麼牛脾氣?歐陽歡派人來殺你啦!」

黑衣人目露殺機：「這混蛋!」

他正是黑牛。

他還沒有死，是一個已退休的老醫生，救了他的性命。

這老醫生姓袁，他的老伴以前是個護士。

現在，這雙老夫婦已退休，他們是靠着積蓄渡過餘年的。

但爲了黑牛這一刀之傷，這對老夫婦費盡了不少心血才總算把他的性命保住。

想不到，黑牛才能走動幾天，仇家又追殺上來了。

他咬着牙，大怒道：「他們來了幾個人?」

叫化吃了一驚。

「你不是要跟他們拚命罷?」

「人家已殺到門楣了，還能縮頭不出嗎?」

叫化苦着臉：「只怕這顆牛頭才伸出去，人家就已經手起刀落，叫句『來得正好』!」

黑牛冷笑：「你偏偏就是這麼胆小如鼠!」

叫化嘆了口氣：「好漢不吃眼前虧，而且你身上的傷還不算完全復原，怎能拚命?只怕別人還沒斬你一刀，那舊創傷已要了你這條牛命!」

「放屁!」黑牛冷冷一笑，「你怕別來，俺殺回去，絕不能讓這些狐羣狗黨嚇壞了袁醫生夫婦。」

他正要衝往袁醫生寓所，忽然一隻手把他揪了回來。

黑牛回頭一瞧，却是甘雄。

甘雄現在只有一隻手，另一隻已給人廢掉了!

「你瘋了?」他瞪着黑牛，「你現在趕回去又有甚麼用?」

黑牛哼一聲：「那些畜牲，說不定會幹了袁醫生夫婦，俺不回去，怎對得起他們?」

甘雄嘆了口氣：「他們已幹了!」

「甚麼?」黑牛嘶聲怪叫了起來：「這是不是眞的?」

甘雄道：「我甚麼時候騙你來着?」

「他奶奶個熊!」黑牛的眼睛一片血紅，怒道：「俺跟這些王八拚了!」

「拚個屁!」甘雄突然一拳重重打在黑牛的面頰上，「你自己也曾經說過，留

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現在若回去送死，怎對得起袁醫生夫婦？怎對得起生死未卜的蔡老么？」

黑牛巳被打甩了兩枚牙齒，滿嘴都是鮮血。

但他却反而平靜下來。

他緊握着拳頭，對甘雄說：「打得好！罵得對！這筆血帳，咱們記下了，慢慢才要他們本利淸還！」

（二）

下午五點十五分，蕭堡巳回到歐陽公館。

歐陽公子在偏廳後的書房裏等他。

× × ×

聽完蕭堡的報告後，歐陽公子盯着蕭堡，面上露出奇怪的神色。

蕭堡不敢動，也不敢再說甚麼。

歐陽公子忽然一拳重重擊在桌子上：「我要你們去幹掉的是黑牛，而不是那對醫生夫婦！」

蕭堡點點頭，苦着臉道：「這個我知道，但是那對醫生夫婦堅決不肯說出黑牛去了甚麼地方，矮豹子一時光火，就殺了他們。」

「矮豹子！」歐陽公子冷冷一笑，「我早就知道這渾小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眞的拚命時，他未必敢上，但欺負老弱婦孺，却永遠是不甘後人。」

蕭堡吸了口氣：「他眞不是人，我會教訓他了。」

歐陽公子沉吟了一會，道：「他是殺人兇手，你怎樣懲罰他！」

蕭堡道：「廢掉他一雙手！」

歐陽公子搖搖頭：「這主意不好！」

蕭堡道：「殺了他？」

歐陽公子「唔」的一聲：「你不捨得下手？」

蕭堡忙說道：「他胡作非爲，該死有餘。」

歐陽公子忽然嘆了口氣：「黑牛還沒宰掉，想不到却先要宰自己人了。」

蕭堡無言，悄悄退下。

歐陽公子盯着他的背影，臉上神色陰冷可怖。

× × ×

翌日清晨，歐陽公子囑咐僕人，邀請蔡老么、海可愛兩人共進早餐。

蔡老么沒有拒絕。

上午七點十五分，他巳和可愛一起出現在大廳之中。

歐陽公子只是一個人，坐在餐桌旁。

早餐仍然是那麼豐富。

他凝視着蔡老么，看了半天，忽然道：「你的氣色比半個月前好多了。」

蔡老么淡淡一笑：「在這裏，豐衣足食，再住下去，恐怕要變胖子了。」

歐陽公子喝了一口葡萄酒，說：「你不適宜發胖，胖了就不會好看。」

蔡老么微笑着：「你認爲我該做些甚麼事？」

歐陽公子道：「首先，你必須消除一切對我的成見。」

蔡老么點點頭：「我巳儘量忘掉咱們過去一切不愉快的事。」

歐陽公子目中露出滿意之色：「那很好，否則，我們無法衷誠合作。」

蔡老么臉上的笑容巳漸漸有點僵硬。

他忽然發覺，自己並不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倘若有一柄槍，他現在說不定巳一槍轟碎歐陽公子的腦袋。

但現在，他却要向這人面露微笑，甚至要跟這人「衷誠合作」！

他眞的受不了。

但他却又想起了飄飄，想起了自己答應過飄飄的事。

他只好再笑了。

他要表現得愉快。

所以他吃了很多食物，也說了很多說話。

可愛却反而很沉默。

× × ×

七點四十五分，歐陽公子帶着蔡老么進入書室。

蔡老么剛坐下，歐陽公子就巳給他遞上一份文件。

這是關於一個人的詳細資料。

蔡老么皺着眉，看了很久，才說：「你要對付的，就是這個人？」

歐陽公子沉默了一會，點點頭說：「不錯，他是一個極兇悍的山賊，有人叫他『山賊之王』。」

蔡老么道：「也是『賊王』了。」

歐陽公子道：「莫連環是『賊王』，但比起這位『山賊之王』，却還是和氣多了。」

蔡老么道：「他老人家常說：『和氣生財』。」

歐陽公子笑了笑，道：「說得好，咱們都是江湖上混飯吃的人，求的是財，不是想嘔氣。」

他本是世家子弟，但却總是喜歡以江湖人自語。

這也沒有甚麼不對。

其實他的手段，巳比許多老江湖還更老辣。

蔡老么吸一口氣：「你要怎樣對付這位『山賊之王』？」

歐陽公子忽然沉着臉，道：「半年前，天津軍火庫失竊，不見了一批槍械彈藥，你可聽說過？」

蔡老么目光一亮，道：「是山賊之王幹的？」

歐陽公子道：「不錯，那次就是他的傑作。」

蔡老么道：「軍政機關知道嗎？」

「山賊之王幹得很好，有關方面追查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毫無綫索。」

「你又怎麼會知道？」

「我自然有我的一套辦法，」歐陽公子神秘地一笑，才慢慢的接着道：「實在說一句，比起朱局長那批窩囊手下，在下無論怎樣也優勝一籌的！」

蔡老么淡淡道：「你的確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但是爲甚麼不直接去對付山賊之王？」

歐陽公子道：「我當然有很大的理由，不能親自出手。」

蔡老么道：「你想要了那批軍火？」

歐陽公子道：「不是我想要，而是另有其人。」

蔡老么道：「是誰？」

「山東十七大寨總寨主。」

「『鐵面飛龍』任無敵！」

「不錯，」歐陽公子凝視着蔡老么，「至於那山賊之王，你也聽過他名字？」

蔡老么道：「他是山賊之王，我是賊王莫連環的繼承者，現在也有人叫我是賊王，倘若身爲賊王，連山賊之王曾霸之名也沒聽過，那可眞笑話。」

歐陽公子冷冷一笑，說：「曾霸目中無人，道上的朋友，莫不恨之入骨，只是我要顧及身份，總不能帶着一千亡命之徒，去找這種山賊拚個你死我活。」

蔡老么道：「所以，你選擇了我？」

歐陽公子點點頭，用誠懇的語氣說：「雖然我可以擇選的人很多，但却只有你才最可靠了。」

「可靠？」蔡老么不由嘆了口氣，我本是你的敵人。」

歐陽公子道：「有時候，相信敵人比相信朋友還更安全。」

蔡老么笑了。雖然他笑得有點勉强，但他畢竟還是笑了。

可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會笑。

他更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會跟歐陽公子這種人合作。

他們本是死對頭，而他又是賊王黨的第一號死敵。

是不是爲了飄飄？

× × ×

歐陽公子沉默了好一會，忽然說：「對於那批軍火，目前最少有四撥人馬志在必得」。

「四撥？」

「不錯，第一撥人馬，是我，」歐陽公子道：「第二撥是任無敵，但任無敵自知無法可以成功，所以他巳委托在下去辦這一件事。」

蔡老么說道：「他爲甚麼急需這批軍火？」

歐陽公子道：「山東十七大寨，每一寨都最少有四五百戶人家，而最大的任家寨，位於赤石山下，有一千六百餘戶，人數逾萬。」

蔡老么道：「任家寨是十七大寨中，最富裕的一寨。」

歐陽公子點點頭，道：「而這十七大寨，近十餘年來，一直都備受盜匪的威脅，尤以血刀馬隊及陸大鬍子所率領的一股悍匪，對十七大寨的威脅最大。」

蔡老么道：「血刀馬隊兇殘暴戾，凡是給這股流匪蹂躪過的地方，都必然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歐陽公子道：「所以，十七大寨必須加强防禦力量，而這批軍火，正是任無敵殷切需求的。」

蔡老么嘆了口氣，道：「盜匪橫行，官方力量不足，正是鞭長莫及，十七大寨的確很需要這批軍火。」

歐陽公子道：「我和任無敵是同一陣綫，那是不必說的，他們需要軍火，而且又願意付出合理的酬勞，換上是你，也會接下這一樁買賣。」

蔡老么凝視着他，忽然皺眉說：「你並不窮，爲甚麼還要不斷的去賺錢？」

歐陽公子冷冷一笑，說：「我當然不窮，而且一生下來就擁有龐大的產業和財富，但那並不表示，我能賺錢！」

蔡老么吐一口氣：「你是要證明，自己並不是個只會花錢，而不會賺錢的紈袴子弟。」

歐陽公子沒有接着這話題說下去。

他沉默了一會，才道：「第三撥人馬，他們也同樣急切要找回這批軍火，那是軍政機關的人，聽說：局長朱一圖，巳暗中聘請高手，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批軍火交還軍火庫！」

蔡老么道：「朱一圖職責所在，自然會全力偵查，只是，要在山賊之王曾霸的手裏取回軍火，絕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他現在還不知道，這批軍火落在何處。」

歐陽公子道：「局勢日日生變，朱一圖雖然窩囊，但這一次，他聘請的却是一流高手，無論武功、機智和江湖經驗，都絕非尋常之輩可比。」

蔡老么道：「第四撥人馬又是些甚麼人？」

歐陽公子道：「上官汪。」

蔡老么臉色一變，道：「大漢奸『黑屠夫』？」

「正是黑屠夫上官汪，」歐陽公子冷冷一笑，道：「他是軍界出身，但却因出賣國家機密情報，而被追緝，五年前，蘇州傳來他的死訊，說他巳給唐師長的手下轟碎了腦袋。」

蔡老么道：「難道那只是謠傳？」

歐陽公子道：「那也不是甚麼謠傳，而是一個騙局，唐師長那些手下，巳給上官汪收買，轟碎腦袋的，是另有其人，他叫丁翔，是上官汪的死對頭。」

蔡老么呆了半晌，說道：「丁翔，他也曾到過上海灘，而且還跟莫老大很有交情。」

他說的莫老大，就是莫連環，他是飲水思源的人，莫老大對他好，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歐陽公子嘆息一聲，道：「丁翔是個好人，在兩廣，不少英雄好漢，都叫他『義薄雲天』，但想不到最後却給上官汪陷害，變成替死鬼。」

蔡老么咬了咬牙，冷笑道：「善惡到頭終有報，上官汪雖然目前還逍遙法外，但總有一天，他會後悔。」

「他不會後悔的，」歐陽公子斷然道，「他是至死不悔的，窮凶極惡之輩。」

「他對這批軍火也很有興趣？」蔡老么皺眉說。

「不錯，因爲他是個漢奸！」歐陽公子點點頭。

蔡老么的眉頭皺得更緊：「這批軍火數量不少，他的手下用得着嗎？」

歐陽公子道：「他只需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就巳很足够。」

「其餘的又怎樣？」是不是賣給日本人？」蔡老么的臉色很不好看，彷彿巳看見了上官汪這個大漢奸。

歐陽公子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那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這是甚麼意思？」

「這批軍火，他準備賣給東武會。」

「薛慕飛的東武會？」蔡老么臉色陡地一變，怒道：「東武會雖然表面上是漢

人組織的幫會，但幕後決策者，却是日本陸軍大將池橫十五郎！」

歐陽公子淡淡道：「想不到你也知道池橫十五郎這個人，可見你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般簡單。」

蔡老么冷冷一笑：「常言有云：盜亦有道，蔡某雖然是個賊，但決不賣國！」

歐陽公子盯着他，道：「仗義每多屠狗輩，雖然同是不法之徒，但你和上官汪、薛慕飛這些人，絕不相同，所以，我必須要選擇你去對付他們！」

他的眼睛裏發出一股冷厲的光芒，接着又緩緩地說：「你要記着，這一次，我們面對的對手，並不只有一方面，而是多方面的：曾霸、上官汪、薛慕飛、池橫十五郎，還有朱一圖暗中聘請的高手，每一個人都絕不尋常，而我們却又絕不能够失敗！」

蔡老么沉默着，歐陽公子又道：「無論你是否答應我的要求，無論你是否願意去搶奪這一批軍火，我深切盼望，我們的敵對態度，眞的可以從此消失。」

蔡老么伸出手：「我願意跟你合作，但却有兩個條件，希望你也答應。」

歐陽公子微微一笑，道：「咱們現在已經是自己人，你有甚麼事，就儘管說好了。」

蔡老么道：「第一件事，你必須答應我，放過黑牛永遠不能派人去殺害他！」

歐陽公子眼色一變，正待說話，蔡老么又已搶先說：「他是個老粗，而且對你懷有極濃厚的惡意，但憑他的本事，恐怕要沾着你的衣角還不行，你就看在我的臉上，別再跟他一般見識！」

歐陽公子沉吟半晌，嘆道：「他的確很痛恨我，而我也曾一度想殺了他，但我現在答應你，決不與他計較便是。」

蔡老么似是鬆一口氣：「很好，將來有機會，我定盡力使黑牛不再懷恨你。」

歐陽公子道：「其實他這個人很不錯，够胆色，不怕死，爲人也很有義氣。」

蔡老么道：「就是莽撞一點，不識大體。」

歐陽公子說道：「第二件，又是甚麼事？」

蔡老么道：「這十多天以來，梅小姐對我很好，只要她不反對，我要這個人留在我身邊。」

歐陽公子先是一怔，繼而大笑：「這是好事，我怎會不答應？而且可愛也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女孩，你的眼光眞不錯！」

蔡老么沒有再說話了，只是捧着那份有關於山賊之王曾霸的資料，看得有點出神。

× × ×

決策已定，蔡老么開始鍛鍊自己的體魄。

此行任務極爲兇險，也極爲艱鉅，他必須要保持良好的狀態，就像賽馬廳出賽的馬匹，要贏一場賽事，必須養精蓄銳，全力出擊！

在歐陽公館，任何物資都不缺乏，包括武器、豐富的食物和女人在內。

對於女人，他只選擇可愛，他認爲擁有可愛，已經很足够，他甚至彷彿已忘掉了飄飄。

但他眞的可以忘掉飄飄嗎？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一）

天上月，又如鉤，長街冷清清的，只有一個身形臃腫的乞丐，有氣無力地蹲在路旁，等候着善心人的施捨。

他戴着一副眼鏡，鏡片是漆黑的，而他的手裏，除了瓦砵之外就是一根木拐。

看來，他不但是有病，而且還是個瞎子。

天氣其實並不冷，但他却穿得很多。

但在這時候，街上行人稀少，他蹲在那裏已兩小時，但却連一毛錢也沒得到。

街角有一幢雖然古老，但却建築宏偉，氣派豪華的大厦，那是穆三爺的寓所。

穆三爺本是富豪人物，但却在賭桌上輸掉一大半祖業，險些連這幢寓所也輸掉出去。

他痞定思疼，知道賭下去一定會傾家蕩產，於是把心一橫，與黑道上的人物打交道，終於搭上了上海大亨車金庭，把寓所搖身一變，變成一座規模宏大的賭場。

這賭場場子很旺，而且座上賭客，全是有頭有臉，非富則貴的人物，不到三年，穆三爺已把他以往輸掉的錢全都賺回。

可是，他並不快樂，因爲他現在已成爲車金庭的傀儡。

車金庭可以讓他發財，但也同樣操縱了他這個人，無論車大老闆要他做甚麼事，他都只能點頭，絕不可以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所以，他眞的不快樂。

但這時候才後悔，却已太遲了。

後悔，的確無濟於事，他唯有再想辦法。

他想了好幾個月，却只想出了一個辦法。

這辦法就是殺了車金庭。

× × ×

已是凌晨一點二十分，車金庭終於在賭場的門外出現，一輛華麗的轎車，已在門前等候着他。

他不但是賭場的幕後大老闆，也是這賭場的賭客。

他喜歡牌九，而且輸的次數很多，幾乎每賭十次，就有八九次成爲輸家。

可是，這並不等於輸錢。

因爲他輸的次數雖然多，但只要一發神威，他會在一晚之內，把整個月輸的錢全部贏回來，而且還會反敗爲勝，變成大有斬獲。

所以，雖然他經常輸錢，但長年累月計算下來，他却反而是個大贏家。

這有甚麼秘訣？是不是單憑幸運，或者只是偶然？

很少人知道，甚至許多人以爲他在賭桌上輸了不少錢，只是，每個人都知道，車大老闆是輸得起的。

這一天晚上，他又輸了。

贏得最多的，是這賭場的一個常客，他就是歐陽公子。

歐陽公子是和車金庭一起出現在門外的，兩人都似乎有點倦意。

車金庭登上車子，他向歐陽公子揮了

揮手，大笑着說：「你很幸運，明天俺不跟你賭啦！」

歐陽公子也是笑了笑，道：「那很好，只要不再賭，我就贏定你了！」

車金庭大笑，轎車接着駛離開去。

× × ×

車金庭已走了，車子已在黑暗中消失了踪影。

穆三爺在賭場西方一列窗子前，臉色很不好看。

他已聘請了殺手，他們聲言將在這一天車金庭離開賭場的時候，就殺了這位車大老闆。

可是，車大老闆已走了，這些殺手還是沒有採取行動。

穆三爺恨得牙癢癢的，但却又沒處發作。

他早已知道，那個臃腫的瞎子叫化，就是殺手之一。

他叫黑牛，其實並不是身材臃腫，只是在衣服上動了手脚，令人看來很不順眼而已。

他也不是瞎子，他手裏的木拐並非用來引路，而是可以用來殺人的鋒利武器。

穆三爺曾親眼看見，黑牛用這根木拐，輕描淡寫地，就把四隻同時向他怒撲過來的惡犬，全部解決，一隻不留。

這木拐裏暗藏利刃，而且都餵上了劇毒，相當厲害，穆三爺就是希望黑牛用這木拐對付車金庭。

可是，車金庭已走了，黑牛還是沒有任何異動。

穆三爺知道，黑牛還有幾個幫手，可是，他們也沒有露面，彷彿根本就不想對付車金庭。

他們是不是臨陣退縮？

這時候，又有一輛同樣華麗的轎車，緩緩地駛了過來，那是歐陽公子的新車。

那瞎子叫化黑牛，突然把漆黑的眼鏡垂到鼻尖下，露出了一雙細小而充滿殺機的眼睛。

他答應穆三爺行刺車金庭，但他眞正的目標，却不是車大老闆而是歐陽公子。

他只是憑着刺殺車金庭的藉口，來方便自己和一千兄弟行事而已。

穆三爺的人當然不會干涉他，因爲他們都已接獲秘密的指示，毋須對附近的可疑人物採取任何行動。

可是，穆三爺怎樣也想不到，黑牛並非眞的爲自己而行刺車金庭，他要殺的是歐陽公子！

× × ×

四個身手矯健，暗藏殺人利器的殺手，已悄悄的接近了歐陽公子，他們距離歐陽公子只有二十尺左右。

只要黑牛的命令一發出，他們就會發動兇狠毒辣的攻擊，據黑牛估計，他們這幾個人之中，可能會有人傷亡，但歐陽歡也最少有八九成機會，死在他們的手下。

這是賭博，但黑牛認爲，己方必佔上風，對於一個賭徒來說這已很值得一博。

黑牛的攻勢訊號，是一聲尖銳的竹哨聲。

他已拿起竹哨子，準備把它吹响，但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迅速掩住了他的嘴巴。

黑牛臉色一變，正想一個肘拳打出去，忽然整個人完全呆住。

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掩着自己嘴巴的人，居然入是蔡老么。

蔡老么凝視着他，面色沉肅：「你今天萬萬不能動手，因爲在目前，這人殺不得！」

黑牛怔住，再看看歐陽公子，他已登上車子，絕塵而去。

蔡老么這才放開了手，黑牛立刻激動地說：「你還沒有死，那好極了，咱們要大事慶祝，但剛才咱們放走那小子，無異是縱虎歸山……」

蔡老么沉聲道：「你以爲可以殺得了他？」

黑牛道：「俺不殺他，他就會幹掉咱們！」

蔡老么搖搖頭，道：「現在不會這樣了，他已經是我們的合夥人。」

黑牛怔住，臉上的表情變得很奇怪：「俺……可沒聽錯罷？他……他是你的合夥人？你們要合夥幹些甚麼事？」

蔡老么長長的吸了口氣：「這種事，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向你說清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你們是否還信任我，是否還願意跟我共同進退？」

黑牛連想也沒有想，立刻說：「你是上海灘的第二代賊王，咱們是賊王黨的人，咱們若不跟你，還會跟誰？只要你說一句，咱們就算跟你到天涯海角，也是絕無怨言，也絕不會有人退縮、後悔的！」

蔡老么面上的表情也開始變得激動了，他用力按住黑牛的肩膊：「我早知道，你們都是好兄弟，全是有種的好漢，來，咱們到老王的酒舖裏喝幾杯，然後再商量一下，以後該怎麼做！」

這時候，四個黑衣漢子走了過來，他們都是賊王黨的殺手，一向對蔡老么忠心耿耿。

他們看見蔡老么在這裏出現，俱是又驚又喜。

黑牛笑了笑，說：「老大叫俺暫時不與那厮計較，先喝幾杯再說，誰不去的，就是狗種！」

（二）

老王的酒舖，本已打烊，但一聽見黑牛的聲音，老王立刻就從被窩裏爬出來，拉開了大門。

老王是黑牛的老朋友，他雖然年紀不老，但却老成持重，人緣很好，而他自釀的高粱酒，更是大獲好評！

黑牛一進入酒舖，還沒有坐下，就已捧着一瓶酒喝個不亦樂乎。

蔡老么沒有像他那樣牛飲，只是用小杯子慢慢的喝。

黑牛喝了大半瓶酒，豪氣頓生，忽然在酒舖內，耍一頓拳脚功夫，老王看了，不由大聲喝采。

黑牛却忽然停下來，長長的嘆了口氣，又把剩下來的酒喝得乾乾淨淨。

蔡老么也嘆息一聲，搖頭道：「拳脚功夫再好，但可以逞威風的時代，恐怕已不長久了。」

黑牛一拍桌子，點點頭道：「老大說得一點不錯，再快的拳脚，再厲害的武功，也擋不了洋槍子彈的威力，那怕是武松

再世，縱然力可斃虎，但一遇上槍火，還不是要再赴陰曹，去也！去也！」

老王走了過來，皺着眉：「你們兩個今天怎麼啦？」

蔡老么瞧着他，苦笑一下：「這幾年來，你過的是太平生活，但可知道，天下現正大紛亂中，我總是覺得，一場可怕的大災刼，不出十年之內就要發生。」

老王吃了一驚：「甚麼大災刼？」

「大戰！」蔡老么沉聲說道：「中國就像是一塊肥肉，世界各國，莫不想狠狠的咬一口！」

黑牛冷冷一笑：「甚麼咬一口，簡直是想把我們的國家全都吞進肚子裏！」

蔡老么說道：「現在，東武會已逐漸在華北一帶，建立了他們的勢力，會長薛慕飛雖然是個中國人，但他却在爲日本軍閥辦事！」

黑牛哼的一聲：「總有一天，老子要他嚐一嚐拳頭的滋味。」

「拳頭中用個屁！」蔡老么冷冷道：「東武會很快就會擁有大批精良武器！」

「甚麼武器？」黑牛忙追問。

「當然不是刀斧劍戟，而是又長又短的洋槍，還有大量火藥！」蔡老么沉聲道：「薛慕飛是賈國賊，一旦再擁有這批武器，那時候誰也不容易把他制服！」

黑牛眼睛裏露出了憤怒的光芒：「這些武器是甚麼人供給他的？」

蔡老么道：「上官汪。」

黑牛道：「這大漢奸還沒有死？」

蔡老么道：「倘若我們　去幹掉他，他也許會長命百歲！」

黑牛緊握拳頭：「他從那裏弄來這許多軍火？」

蔡老么道：「你不必太緊張，上官汪現在還未曾得到這批武器。」

黑牛聽得有點糊塗了，他盯着蔡老么：「老大，你說清楚一點，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蔡老么喝了一杯酒，才慢慢的把事情詳細說出。

黑牛聽完後，才恍然大悟：「難怪你要跟歐陽歡合作，這事也的確義不容辭，無論怎樣，決不能讓薛慕飛、池橫十五郎得到那些軍火！」

蔡老么握着了他的手，說：「黑牛，你是答應跟我一起去對付曾霸、上官汪那些兇徒了？」

黑牛也緊捏着他的手，大聲說：「這是關乎千萬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俺就算拚掉這條牛命，也絕不讓他們如願以償。」

其他四個賊王黨的黨徒也同聲附和：「黑牛說得對，我們雖然是賊，却還是中國人，絕不能容忍賣國賊胡作胡爲，殘害自己的同胞！」

蔡老么深深的吸了口氣：「好兄弟，你們果然是我的好兄弟！」

「我也去！」突聽一人叫道。

黑牛一怔，瞧着老王：「你也去？去甚麼地方？」

老王一本正經地說：「當然是去對付那些叛國賊！」

黑牛牢牢的盯着他：「你有多少斤兩？你可知道，他們全是窮凶極惡，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老王挺着胸，眼睛裏露出堅定的神色：「我知道他們是魔王，但我可也不是一塊豆腐！」

黑牛冷冷一笑：「就算你是塊磚頭，他們一掌就可以把你砍開兩截，甚至變成粉碎！」

老王瞪着眼，忽然衝上前揪着他的衣襟：「他敢瞧扁了我？」

黑牛一怔，繼而笑道：「別人都叫俺衝動牛，想不到今天你的火氣居然比我更猛。」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老王忽然一拳重重打在黑牛的肚子上，「我幼讀經書，曾練武功，允文允武，却在這裏賣酒渡日，這太混帳了！」

黑牛的肚子，皮粗肉靱，等閒之輩，就算在他肚子上打十拳，再踢八脚，他也絕不會叫疼的。

但這時候，他挨了這一拳，居然連臉色都變了，一張黑臉，最少比平時灰白了幾分。

他額上甚至已疼出了冷汗。

「老小子！」黑牛吼叫一下：「想不到你還有點勁兒，來，咱們好好較量一下，看看你是否眞的有這個本領，可以去對付山賊之王和那些賈國賊！」

蔡老么沒有阻攔，只是說：「別太認眞，點到即止就算！」

黑牛大笑：「你別担心，俺會……」話猶未了，老王已一脚蹬在他的胸膛上，他急閃，但却已慢了一步。

黑牛猛吸一口氣，再也輕鬆不來，老王却冷冷笑道：「笨牛，你再不識趣，後果堪虞！」

黑牛不甘示弱，突然用盡氣力，像一頭瘋牛般衝向老王。

他的拳脚功夫，向來硬橋硬馬，一拳撞出，那股力度可不是開玩笑的。

黑牛的拳已打了出去，老王却全無閃避之意，也筆直的打出了一拳。

兩拳相撞，就好像是兩塊石頭碰在一起。

黑牛同時怪叫一聲，身子蹌踉地後退五六呎，站定一看，粗大的拳頭竟然已紅腫起來。

老王却連動也不動，若無其事地站在原處。

黑牛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說：「眞想不到，你居然是個會家子，果然眞人不露相，厲害！厲害！」

老王上前，拍了拍他的肚子：「你沒事罷？」

黑牛一笑：「你以爲俺是紙糊的？俺肚子沒事，只是拳頭疼一些。」

蔡老么淡淡道：「老王若不手下留情，恐怕你現在已經躺在床上了。」

老王凝視着蔡老么：「老大，我也要參加這一次行動，你答應嗎？」

蔡老么道：「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任務，你不怕？」

老王嘆息着，道：「與其渾渾噩噩渡過一生，倒不如幹點大事，就算是死也死得轟轟烈烈，不會辱沒了祖宗！」

「對！」黑牛豪氣頓生：「老王說得一點也不錯，老大，就讓他跟着咱們，把那些混帳的東西一個個踢進第十八層地獄裏！」

蔡老么握着了老王的手，終於說：「歡迎你也加入我們的行列，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會幹得很出色！」

老王很感動，差點沒掉下眼淚：「老大，我會盡力而爲的。」

蔡老么笑了：「來！咱們再喝三杯，歡迎老王也和我們在一起！」

於是，每個人都喝了三杯。

黑牛忽然問道：「我們在甚麼時候出發？」

蔡老么道：「明天，咱們召集所有的弟兄，看看還有多少人願意跟着咱們，後天清晨，就一起出發！」

黑牛道：「每一個人都要去，不去的就是懦夫！」

× × ×

「後天清晨」，轉眼間已變成今天，變成了現在。

黑牛沒有說錯，每一個人都願意參加這一次行動。

蔡老么總共召集了三十六人，連同他自己和老王，就是三十八人。

本來，還有幾個賊王黨的兄弟也想去，但他們却在江邊碼頭一役，受到創傷，至今仍然未曾復原。

七點二十分，距離火車開行的時間只有十分鐘。

黑牛在車站大堂，悄悄走到蔡老么身邊：「我們現在該上車了。」

蔡老么却東張西望，沒有回答。

「老大，你還要等人嗎？」黑牛怔了一怔。

「嗯，來了。」蔡老么突然面露笑容，向大堂門外迎了出去。

黑牛頓覺眼前一亮，他怎樣也想不到，蔡老么等待着的，居然是個婀娜多姿，明艷照人的紅衣女郎。

蔡老么把她帶過來，黑牛看得連眼珠子都不會動了：「她……她是……」

「她是梅小姐，」蔡老么微微一笑：「梅可愛。」

「噢，原來是梅小姐……」黑牛很有禮貌地向她鞠了一個躬，然後才說：「她是來給你送行的？」

蔡老么搖搖頭：「不，她不是來送行，而是陪我一起去，難道你沒看見，她已挽着自己的行李？」

黑牛吃了一驚，正想說話，梅可愛已淡淡笑道：「你一定就是黑牛了，你是不是不歡迎我？」

「不，」黑牛連忙搖頭，但接着却說：「只是，我們這一次到外地公幹，並不有趣，說不定……說不定要到和尚寺裏住十天八天，妳是一個女孩子，恐怕不大方便……」

蔡老么笑了笑：「你甚麼時候開始懂得在女人面前胡扯一頓的？」

黑牛訕訕一笑，道：「雖然不一定會到和尚寺裏求宿，但這一次的行程，十分枯悶，那是千眞萬確的，所以，俺才會那樣說，梅小姐千萬別見怪。」

「我不生氣，」梅可愛嫣然一笑，「我早就知道，你是個很好的人，只是，我早已知道，此行不但不會枯悶，而且還會有極其緊張刺激，兇險萬分的遭遇，所以，我才會跟着阿蔡一起來的。」

「阿蔡？妳叫他阿蔡？」黑牛又是一怔。

「不好聽嗎？」可愛微笑着說。

「不，太好聽了，」黑牛說：「尤其是妳這樣稱呼他，簡直連俺的骨頭都有點酥了。」

忽見老王氣呼呼的走了過來：「火車快要開了，你們……」

說到這裏，他才總算看見了梅可愛。

可愛向他微微一笑，老王不由呆住：「這位……」

「梅小姐！」黑牛一笑，說：「她是我們當中，唯一的巾幗英雄！」

× × ×

火車終於駛離上海。

天氣很好，但每一個人的心情都並不怎樣輕鬆，因爲他們都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機會重回上海，再睹這美麗大都市的風貌。

但沒有人臨陣退縮，每一個人都戰意如虹，誓要奪取軍火，一挫上官汪與東武會的氣燄！

（三）

駱駝鎭就在駱駝嶺下。

但這裏沒有駱駝，只有馬和騾子，也有不少農民，用牛來拉車運載人和貨物。

駱駝鎭民風純樸，而且更是附近方圓百里內，最太平的一座市鎭。

這裏沒有强大的防禦力量，只有一個民衆安全守衛隊，隊員八十人，但其中一大半已遠赴他方謀生，有些去了廣州，有些去了上海，也有人遠渡重洋，去了南洋一帶，不知何日才回故里。

原來這市鎭雖然太平，但却並不富裕，雖然不至於一貧如洗，糧食不繼，但要賺大錢，發大財，却是全無機會的。

年青人多半好高騖遠，尤其是有人到大都市發了財回來之後，其餘的人莫不爲之雄心勃勃，也要到外面去闖一番事業，希望他日能衣錦還鄉，光宗耀祖。

人同此心，漸漸地，駱駝鎭的壯丁只剩下了一小半。

但有人發財回來，却也有人客死異鄉，而且死前弄得身無分文，狼狽之極。

於是，比較胆小的，不圖急進的，就留了下來，在駱駝鎭安居樂業，不再存着飛黃騰達之想。

幸而，這裏的確比別的地方太平，最少，山賊從來沒有刦掠此處。

是不是因爲這裏有民衆安全守衛隊？所以山賊不敢率衆來犯？

不！這一支守衛隊，用來唬嚇一般小毛賊還差不多，要對抗那些兇悍厲害的山賊，無異是螳臂擋車，無論怎樣，他們萬萬不是山賊的敵手。

尤其是山賊之王曾霸那一股悍匪，他們若攻殺進來，恐怕不到半小時，這裏就會變成一座「死鎭」。

但曾霸却不會洗刦駱駝鎭，理由只有一個：他娶了本鎭鎭長的女兒爲妻。

換而言之，駱駝鎭的鎭長，就是曾霸的岳丈大人，這位山賊之王雖然殺人不眨眼，但却很有尊卑觀念，所以就算他再兇殘再沒人性，也絕不會動駱駝鎭的主意。

也有人說，曾霸天不怕地不怕，就是

怕了「山賊夫人」，倘眞如此，他更不敢騷擾到駱駝鎭了。

有曾霸這麼樣的人物看顧着，其他的盜匪，當然也不敢將虎鬚，跑到駱駝鎭上撒野。

所以，駱駝鎭多年來一直太平無事，而曾霸的手下，倘若沒有曾霸的命令，也不敢輕易踏入鎭內半步。

（四）

牆上的古老大鐘，敲响了八下。

上午八點正，范老爺才睡眼惺忪的，從竹床上爬下來，他瞧了瞧大鐘，不由嘆了口氣，喃喃道：「人說年紀大了，會睡得較少，這兩年來，我却是越來越遲起床啦……」

說到這裏，嗆咳了幾聲，吐出一口濃痰。

他披上了一件大衣，緩緩地走出了臥室。

臥室外面，是一條不長不短的走廊，他正要走出去，家僕范有却匆匆走過來：「老爺，外面有人要拜會你老人家。」

范老爺花白的眉毛緊緊皺起：「是甚麼人？」

范有遞上一張拜帖，范老爺一瞧，喃喃道：「蔡老么？從上海來的蔡老么？」

范有說：「老爺若不想見這個人，可以把他趕出去！」

范老爺臉色一沉：「人家既然備具拜帖而來，好好歹歹也要會他一會。」

范有吸了一口氣，道：「這個蔡老么，似乎就是上海賊王黨的頭子……」

范老頭冷冷一笑：「不管他是何方神聖，既然來了，你家老爺就不怕會一會他，雖然你沒聽過，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兩句說話？」

范有忙道：「老爺是善心人，一定福有攸歸，福壽康寧——」

「別多說無聊話了，陪我出去。」范老爺一整衣衫，雖然還未洗臉，但却已精神抖擻，和剛才睡眼惺忪般的神態，大不相同。

穿過走廊，就是古色古香的客廳，一個青衣人，筆直也似的站在大廳門外。

在他身旁，有兩個灰衣大漢，正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彷彿監視着一頭猛獸的兩個獵人。

這兩個灰衣人，一個叫沈大觀，另一個叫高猛，兩個都是駱駝鎭上的著名英雄人物。

他們曾經在駱駝鎭外的一條山道上，勇擒一名採花賊，又在半年前，大戰一羣餓狼，把狼羣逐走、殺掉、保障鎭上居民的安全。

他們都是鎭長范長雄的義子，而這大屋子裏的范老爺，也就是鎭長。

× × ×

蔡老么神態安詳，表現斯文淡定，看來一點也不像個賊，更不像是個給人稱爲「賊王」的盜賊首領。

范老爺看了他半天，忽然面露笑容，緩緩道：「一表人材，不愧是上海灘的英雄好漢！」

蔡老么一抱拳，道：「晚輩只是個賊漢，不是好漢，范老爺休見笑了。」

范老爺雙眉一皺：「盜亦有道，自古以來，不知幾許英雄豪傑，出身於草莽綠林，是故盜亦有俠，相反來說，世間上幾許被人譽爲君子，俠客、豪傑之輩，其實却是卑鄙小人，暗地裏做出不知多少傷天害理之事，所以嘛，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焉！」

蔡老么不禁爲之動容：「范老爺確有眞知卓見，只是，晚輩雖非眞小人，却也難與君子、俠客相提並論。」

范老爺哈哈一笑道：「休客氣了，請坐。」

轉目環視背後，向范有道：「人家連腿也站痠了，何以還不奉茶？」

范有忙道：「是！是！」

范老爺瞧着蔡老么，道：「來！咱們坐下來，慢慢詳談！」

蔡老么不再客氣，緩步進入客廳中坐下。

范有奉上一盞嚴茶，他喝了一口，覺得清香凜冽，道：「茶很好，只是不够燙熱。」

范有面色一變，正想說話，范老爺却已揮了揮手，不准他開口。

范老爺乾咳兩聲，才道：「太燙熱，恐怕你喝不下去，還是溫和一點，比較容易入喉。」

蔡老么道：「中國人，現在本來就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倘若人人都怕燙，不敢火中取栗，只怕不到十年，就會發生一場浩刼。」

范老爺目露深思之色，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話：「蔡先生言中有物，只是老朽年邁昏庸，頭腦不清醒，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蔡老么沒有立刻回話，只是又再淺淺的呷一口茶。

范老爺看着他，忽然又說：「蔡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個非凡人，你今天找我，要說的必然是非常重要的說話，却何故吞吞吐吐，不敢直言？」

蔡老么嘆了口氣，沉聲說道：「晚輩既然來了，又豈會不敢直說？只是……」

說到這裏，環顧四週一眼。

范老爺立刻做了個手勢，向范有、沈大觀和高猛說：「你們都退出去，沒有我的囑咐，誰也不准進來。」

范有不敢說甚麼，匆匆退下，沈大觀却說：「義父，此人來歷不明，只有你老人家，咱們實在放心不下。」

蔡老么緩緩站直了身子，盯着他的臉：「你姓沈？還是姓高？」

沈大觀冷冷一笑：「看來，蔡先生對咱們這裏的事，都很瞭解，告訴你，我姓沈，沈大觀便是區區。」

蔡老么一抱拳：「果然是本鎭的英雄人物，在下已久仰多時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拜訪拜訪。」

「拜訪是不必了，閣下是上海灘的大紅人，舉足輕重，叱咤風雲，怎會把咱們這些無名小卒放在眼內？」沈大觀言辭之間，已是很不友善，很不客氣。

范老爺却沒有阻止，似乎也想藉着這一個機會，拈一拈蔡老么的斤兩。

蔡老么神色自若，淡然一笑，道：「沈兄言重了，在下雖然只是一個盜賊頭子，但自信做人還有點原則，范老爺年高德

劭，深獲百姓欽敬，除非我是個瘋子，否則又怎會對這位老人家存有毒害之念？」

沈大觀冷冷一笑：「人心叵測，咱們身爲義子，自然應該小心一點，還望蔡先生包涵一二。」

蔡老么悠然笑道：「這一點我絕不會放在心上，易地而處，我也會這樣做。」

沈大觀牢牢的盯着他：「蔡先生果然是明白人。」

蔡老么微笑着，盯着他：「但兩位也必須明白一件事，倘若我要對范老爺不利，就算你們寸步不離，我也可以把他殺害的！」

沈大觀、高猛兩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就像是一對憤怒的拳師狗。

范老爺還是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用一種冷靜的目光盯着這三個人。

沈大觀突然狂吼一聲，拳頭迎面打向蔡老么的鼻樑。

但蔡老么很輕易的就閃了過去。

高猛也同時發出刺耳的怪叫，拳影一幌，急打蔡老么兩邊太陽穴。

這一着兇殘毒辣，任何一拳打個正着，都已可擊殺對方有餘。

可是，他這兩拳剛打出，就忽然看見一道銀光，在自己的胸腹間急劃而過。

高猛大吃一驚，人已蹌踉跌在地上。

他一摸下去，滿手是血，不由得連臉都青了。

沈大觀怒喝一聲，怪叫道：「姓蔡的，你果然不懷善意！」

他也掣出了一把尖刀，疾刺蔡老么面龐。

這一刀，快如閃電，來勢洶洶，但刀尖已將刺在蔡老么面龐的時候，刀勢却又急速一變，向下直劃了過去。

他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在蔡老么的胸腹間劃一刀。

他出手乾淨俐落，動作矯健有如一頭豹子，蔡老么好像已無法閃避開去了。

但忽然間，蔡老么居然蹲了下去，而且蹲下的姿勢很怪異，臀部距離地面很低，看來就像是坐在地上一樣。

「嗤」的一聲，沈大觀的刀已從蔡老么的頭上劃過，幾乎劃在他的眼珠上。

倘若這一刀再伸前一點，蔡老么最少會瞎掉一隻眼睛，甚至完全變成瞎子。

可是，沈大觀根本沒有這種機會。

因爲他這一刀去勢已盡，而蔡老么的動作，却快得令他連看都看不清楚。

他只聽見「蓬」的一聲，肚子已重重的挨了一腳。

沈大觀痠得滿頭冷汗，他並不是體格孱弱的人，在練武或者跟別人交手的時候，經常會給人揍幾拳，踢幾腳，但却從來沒有給人一腳就踢得幾乎要跪下來。

但這時候，蔡老么這一腳，却彷彿一枚砲彈，令他無法抵受得住。

高猛瞧着沈大觀，兩人的面色都是難看到了極點。

他們是這鎭上的一流高手，可是，在三兩個照面之間，就給人打得滿地亂爬，這實在是太丟人了。

沈大觀的刀子已跌在地上，高猛却抓起它，還想向蔡老么撲過去，跟他拚命。

「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還不給我住手！」范老爺的聲音突然响起：「若不是蔡先生手下留情，剛才那一刀早已要了你的性命，還想再拚，不怕臉紅嗎？」

沈大觀嘆了一口氣，按住高猛：「算了，義父說得對，我們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

高猛一手握刀，一手掩住肚子，臉上陣紅陣白。

范老爺上前，揭開他的衣裳：「瞧！蔡先生這一刀若用力一點，必然把你連腸子都割破，你還會這樣輕鬆嗎？」

高猛長長的抽了口冷氣，倚在牆上，整個人似已陷入虛脫的狀態中：「我……我眞的是那樣窩囊？」

范老爺冷冷一笑：「武學之道，深如瀚海，正是無涯無盡，又有誰能天下無敵？再說，蔡先生若要殺我，此刻你們必已屍橫地上，還不給我退下去？」

沈大觀、高猛互望一眼，再也不敢逞强，匆匆狠狠退下。

廳內已只剩下范老爺和蔡老么兩人。

范老爺的眼睛看着廳內的一盆蘭花，過了很久，忽然緩緩道：「蔡先生，你到底想找誰？」

蔡老么目光一閃：「老爺想必已知道了？」

范老爺輕輕的嘆了口氣：「我只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衰翁，你來到這裏，當然不會是爲了我這個老人。」

蔡老么道：「你認爲我想找誰？」

范老爺摸着盆子，慢慢的說出了六個字：「我的女婿曾霸？」

蔡老么神色凝重，點頭道：「不錯，我是來找他的，而且一定要找到他！」

范老爺笑了，笑得有點奇怪的味道：「他又闖出了甚麼禍事來？」

蔡老么沒有隱瞞，直言不諱道：「他盜走了一批殺傷力極强的軍火，而且數量相當大。」

「軍火？」范老爺乾笑了一聲：「他的胆子眞不少，是不是想自己建立一支軍隊？」

「不但他想，我也想。」

「你想建立一支軍隊？」

「當然想，每一個有野心，有魄力的男人都應該會有這種想法，這一支軍隊，最好有一百萬人，或者二三百萬更妙！」

范老爺又笑了，他凝視着蔡老么：「你若眞的擁有這支軍隊，那又怎樣？」

「那麼，我就是最有權勢的人，誰敢不服從我的命令，就槍斃他，就算別的國家軍隊來犯，我的軍隊也可以把他們擊殺，甚至以牙還牙，一直反攻到他們的領土裏去！」蔡老么彷彿說得很認眞。

范老爺不再笑了，只是淡淡道：「不錯，男人都有征服慾和權力慾，不瞞你說，我年輕時，也曾有過這種夢想，但這僅是夢想而已。」

蔡老么道：「天下間能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人，畢竟只有少數，但這極少數的人，却往往操縱着千萬生靈的命運。」

范老爺道：「我的女婿，他也會有這種夢想，但却一定無法成爲事實。」

蔡老么道：「他到底只是個山賊，手下人數再衆多，也無法成立甚麼軍隊。」

范老爺看着他，面上的表情漸漸變得

很沉痛：「你到底要怎樣？是不是政府機關派你來的？」

蔡老么搖搖頭，哂然笑道：「我怎會是政府機關派來的？別忘記，我是上海的賊王，他們沒抓我去上吊，已經是鴻福齊天。」

范老爺沉默一會，道：「曾霸擁有那批軍火，數量總共有多少？」

蔡老么道：「確切的數目，晚輩還不很清楚，但據估計，最少可以讓一師軍隊使用。」

「一師？」范老爺長長的吸了口氣：「這可不簡單，這混蛋眞好胆，竟然暗裏幹上這麼一票買賣。」

蔡老么道：「政府機關爲了這件事，大起震動，他們一定志在必得，但憑朱一圖的本領想得回失物，恐怕難之又難。」

「朱一圖！」范老爺乾笑兩聲，「這傢伙本來就是不學無術之輩，他能够高踞要職，全憑老父朱潮英在軍政部門有良好關係，否則，他早就給人攆了出去。」

蔡老么道：「但這幾年來，朱潮英已老了，在高層的影响力逐漸減弱，朱一圖再無優異的表現，恐怕也很難保住這個職位。」

「別談朱局長了，」范老爺盯着蔡老么：「你找我女婿，目的自然也是那些軍火了？」

蔡老么淡淡道：「就算我否認，你也不會相信罷？」

范老爺道：「你若眞的否認，我會相信。」

蔡老么一怔：「爲甚麼？」

范老爺看着他，過了很久才說：「因爲我相信你不會騙我這個老人家。」

這就是范老爺的理由，雖然聽來甚至好像有點可笑，但他却說得很認眞，蔡老么不禁爲之一陣感動。

「晚輩不否認，」他長長吐一口氣，「我的確是爲了這批軍火而來的。」

范老爺的目光忽然變得像針般尖銳：「你以爲我的女婿是甚麼人？是一頭豬？還是一隻沒有爪和牙的獅子？」

蔡老么神色不改，平靜地說道：「他是山賊之王。」

范老爺目光冰冷如雪：「你可聽說過，他是個怎樣的人？」

蔡老么道：「晚輩所知不多。」

「那麼，你不妨聽着，」范老爺瞳孔收縮，緩緩道：「六年前，他抓到了一個小偸，而這小偸胆大包天，居然想盜走『蜜糖兒』。」

「蜜糖兒？」蔡老么一怔。

「那是一匹馬，千里馬，」范老爺淡淡地說：「牠的主人，本是另一個山賊的，但曾霸已把他五馬分屍，然後把殘骸蒸熟，拿去餵狗。」

蔡老么道：「那小偸又怎樣了？」

「挨鞭子，」范老爺冷冷一笑，「他要盜馬，曾霸就把他當做一匹馬，不斷的鞭打他，而且用的鞭子，是有倒刺的，一鞭打下去，用力一扯，身上的皮膚就會給扯去，那種滋味，簡直比千刀穿心還更要命。」

「他死了？」蔡老么問。

「當然死了，」范老爺面上彷彿泛起光芒：「你會的，因爲晚輩知道，你老人家雖然很疼愛女兒，但却更加愛國。」

范老爺皺着眉，道：「你的說話，我不懂。」

蔡老么道：「曾霸已準備把這批軍火，賣給大漢奸上官汪，而上官汪却與東武會掛上了鈎。」

「東武會？」范老爺的臉色變了，「薛慕飛的東武會？」

「不錯，這批軍火若落在薛慕飛的手裏，車洋人和漢奸勢必如虎添翼，遭殃的，還不是咱們中國人嗎？」蔡老么沉聲說道：「曾霸雖然爲非作歹多年，但他最嚴重的罪行，却還是這一次！」

范老爺的臉色發白，連手也在顫抖：「這畜牲！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蔡老么道：「咱們必須制止他們這一次的交易，而最妥善的辦法，就是釜底抽薪，把軍火刼走！」

范老爺凝視着他：「所以，你現在必須要找到曾霸，而且，還要越快越好！」

蔡老么點點頭：「確然如此。」

范老爺道：「你也許會殺了他？」

蔡老么道：「在那樣的情況下，就算我不想殺他，他也絕不會放過我，咱們必將成爲死敵。」

范老爺嘆了口氣：「這眞是太可怕的刼數，倘若可以避免，我這副老骨頭寧願少活幾年，早點休息也罷。」

蔡老么道：「現在時間已很迫切，咱們必須比上官汪更早採取行動。」

范老爺沉默下來，頹然地坐在一張梨木花椅上。

他在沉思，臉色蒼白得可怕，顯然不知道該怎樣抉擇。

蔡老么沒有催促他，這件事，的確難爲了這老人。

足足過了五分鐘之久，范老爺才開口說話：「給我三天時間考慮考慮怎樣？」

「三天？」蔡老么一怔：「爲甚麼要如此之久？」

范老爺嘆了口氣：「也許因爲我老了，人老處事，總是難免要審愼一些。」

蔡老么搖搖頭，道：「這樣不行，我們若比上官汪慢一步，日本人就必然可以得到這批軍火！」

范老爺也搖搖頭：「年青人，你別太着急，我知道你有你一套，但你也必須要相信我這個老人家，總之，我絕不會在這件事情上，偏帮着自己的女婿。」

蔡老么正想說話，范老爺又已截然說道：「蔡先生，你若還尊重我這副老骨頭，就別再迫我，三天之內，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說到這裏，蔡老么已無話可說。

「既然這樣，晚輩告辭了！」他不能不走，因爲他知道，就算再賴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的。

× × ×

蔡老么走了。

范老爺的面色很沉重，他坐在椅子上，很久很久還沒有移動身子一下。

沈大觀忽然走了進來道：「蔡先生走了？」

「不錯，他已走了，」范老爺嘆了口氣，道：「但他却留下了一副担子讓我來挑。」

沈大觀一怔：「他在攪甚麼花樣？」

范老爺瞪了他一眼：「大觀，你對蔡先生客氣一點好不好？」

沈大觀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閉上了嘴巴。

范老爺默然半晌，忽然問：「阿猛的傷勢怎樣了？止血了沒有？」

沈大觀道：「他傷的並不算深，現在已沒有甚麼大碍。」

范老爺瞧着他：「你呢？剛才那一脚，滋味可還不錯罷？」

沈大觀面上微微一紅，道：「我還挺得住。」

范老爺道：「既然你沒事，就由你來陪我走一遭。」

「往哪裏去？」沈大觀皺了皺眉。

「去找一個人，」范老爺冷冷道：「我已整整一年沒見過他，倒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經長出了三頭六臂！」

如來佛祖要見姜子牙

（一）

這是一座大山。

山谷內，樹蔭蔽天，猿啼鳥鳴，一片蒼鬱深沉的景象。

在深山野嶺中，每有妖魔邪惡，毒害途人之說。

這一座大山，也不例外。

相傳在一百年前，此山中有一奇石，突然爆裂，石內居然爆出一嬰兒，放聲大哭。

適值此時，一僧侶路經此地，他明知此嬰兒乃妖魔托世，但仍於心不忍，乃將之帶出此山，交給一婦人哺育。

這婦人生性仁慈，雖然自己本身已有兒女成羣，但仍十分疼愛此子，視如己出。二十年後，妖魔已成爲壯茁少年，他孔武有力，智慧過人，但却畢竟是邪魔妖孽化身，漸漸開始幹出衣冠禽獸的暴行。

他姦殺村民，毒殺養母，並放火燒毀其家，甚至活吃人肉。

這時候，昔年的僧侶，已成爲法力高强的大法師，他驚聞噩耗，立刻趕至。

然而，那妖魔已重返大山之中，只是留下了纍纍血債。

法師雖然慘爲極高，已絕少事情可以令他大悲大喜，但當他目睹此等情況後，仍然難免不爲之勃然大怒，他決定要找這妖魔，爲民除害。

他獨自闖入深山之中，與妖魔展開生死決戰。

法師道行高深，終於擊敗了妖魔，但却未能把他殺死。

妖魔身負重創，藏入一石洞中。

法師却在石洞外，建茅廬，日夜看守着，不讓妖魔外出。

那一段期間，是這裏最太平的時候。

然而，法師陽壽有限，終於在三十年後，坐化於茅廬之外。

妖魔又再重現，經常出動，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有時候狂性大發，就挖掉路人的肝臟，吃得滿嘴鮮血，好不嚇人。

五年前，有個善心人，花了一大筆錢，請了十幾個茅山道士來捉妖，但結果，所有道士都給妖魔殺害，沒有一個能活着回來。

經此一役，還有誰敢在這條可怕的山路上走動？

× × ×

天色灰濛，欲雨而未雨。

一隻猴子，蹲在一株大樹上，用一種好奇的目光盯着兩個人。

也許，牠平時的確很少有機會可以看見「人」。

這兩人走的並不快。

他們走不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其中一人的年紀太老了，他走得相當吃力。

這人居然是范老爺。

他走在前頭，沈大觀跟在後面，他們爲甚麼在這麼可怕的地方上走動？

（二）

行行又重行，兩人已入深谷中。

沈大觀沒有說甚麼，但却是滿腹疑團，范老爺要找甚麼人？爲的又是甚麼事？

道路越來越難走，有些地方滿是泥沼，而有些地方却荊棘滿途，根本就不像是一條路。

范老爺忽然停了下來，對沈大觀說：「你是不是有點害怕？」

沈大觀一怔：「怕甚麼？」

范老爺道：「難道你沒聽過，這裏有妖魔鬼怪？」

沈大觀搖搖頭：「妖魔鬼怪並不可怕，最可怕的還是人。」

范老爺目露深思之色，忽然笑道：「說得眞好，假若有一天，這世界全被毀滅，能毀滅世界的一定不會是甚麼妖魔鬼怪

，而是人！」

沈大觀的臉色忽然變了，變得一片蒼白。

范老爺瞧着他：「甚麼事？」

沈大觀伸手向范老爺背後一指：「妖……妖怪！」

范老爺緩緩轉身，立刻就見了一個青面獠牙，身高幾乎一丈的巨人。

沈大觀不由向後倒退了三步：「義父，快走！」

范老爺却完全沒有躲避的意思，巨人又已向他逼近了一步。

巨人獰笑，忽然伸出兩手，好像是揑斷范老爺的脖子，但范老爺還是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只是說：「如來佛祖要見姜子牙！」

巨人怔住，雙手立刻縮了回去，他不再獰笑，臉上露出了恭敬的神情。

沈大觀的臉不禁一陣發熱，他現在才總算看清楚，這巨人的「獠牙」，是僞造鑲在牙齒上的。

這巨人當然不是甚麼妖怪，只是長得比一般人高大許多而已。

巨人不再露出兇相，而且還在引路。

不久，他們已來到了深谷的盡頭，裏面赫然有一座深沉的堡壘。

范老爺盯着沈大觀：「你現在該知道，我是來找誰的了？」

沈大觀點點頭，他知道，義父要找的人，就是山賊之王曾霸！

× × ×

堡壘中，火炬高燃，把每個人的臉龐，都映照得一片通紅。

范老爺和沈大觀都被慇懃招待，桌上擺滿了豐富的食物，還有剛溫好的美酒。

范老爺沒有客氣，又吃又喝。

也許，他走了太多的路，的確很飢餓了。

沈大觀年青力壯，但却比范老爺吃得還少。

他彷彿有一種不吉的感兆，却又無法用言語說出來。

等到他們都已吃飽了，曾霸才慢條斯理，緩緩地出現。

他的身材並不算高大，但却一臉驃悍殘酷之色，就像是森林裏最可怕的山貓。

他臉上木無表情，看樣子，似乎並不怎樣歡迎這位岳丈大人的駕臨。

沈大觀的心冷了一截。

雖然食物很豐富，但主人的態度却很惡劣。

曾霸緩緩地走到范老爺的面前，第一句說話就是：「你找我有甚麼事？」

范老爺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說：「這裏說話，不方便。」

曾霸冷冷笑：「那麼，你跟我來。」

范老爺跟着他走，沈大觀也跟着。

曾霸猛然回頭，瞪了他一眼：「你在這裏，好好的吃喝！」

沈大觀臉色一變，范老爺也揮了揮手：「你不必跟着我了。」

沈大觀無話可說，只好坐下。

他知道范老爺一定有很重要的說話，要跟曾霸面談，但那究竟是甚麼事，他却是無從知道。

× × ×

曾霸帶着范老爺，來到了一間石室之中。

石室四週，空空如也，中間只有一張石桌，兩張石櫈子。

兩人面對面的坐着，臉色都同樣的深沉。

「你刦走了一批軍火，有沒有這回事？」范老爺開門見山，立刻就這樣說。

曾霸瞳孔收縮：「果然是爲了這件事情。」

范老爺冷冷道：「你敢否認嗎？」

曾霸嘿嘿一笑：「大丈夫敢作敢爲，幹得出也不怕認了，那又怎樣？」

范老爺沉聲道：「我知道你向來好胆量，既然搶了，我這老人家也沒有甚麼話好說，只是怎樣賣掉這一批貨，恐怕還是大有商榷餘地。」

曾霸冷冷的看着他，等他說完，才道：「這是我的買賣，我自有分寸。」

范老爺道：「我要知道，那個買主是誰？」

曾霸皺了皺眉：「這種事，你少操心好了，總之，事成後，我給你一萬塊！」

范老爺臉色一寒：「我要的不是錢。我只想知道，你這一批軍火，將會賣給甚麼人？是不是上官汪？」

曾霸的臉色也冰冷如雪：「你倒知道得很詳細！」

范老爺抽了一口涼氣：「眞的是上官汪？」

曾霸點點頭，道：「不錯，因爲他出得起高價，不賣給他又還該賣給誰？」

范老爺怒道：「你可知道，這厮是個漢奸？」

曾霸冷冷一笑：「管他是漢奸還是殺父仇人，只要付得起錢，就算是老婊子也可以把這些軍火抬回妓寨裏去！」

范老爺氣得連眼都白了，他指着曾霸：「你……你眞不是個人，秀姍在哪裏？我要見她！」

「秀姍」就是范老爺的女兒，曾霸的妻子。

曾霸沉下了臉：「你以爲我會怕了你的女兒？」

范老爺怒喝道：「你管不着，她在哪裏？」

曾霸冷冷一笑：「她也和你一樣，冥頑不靈，反對我把這些軍火賣給上官汪，結果……」

說到這裏，他忽然彎下了腰，把石櫈移開。石櫈移開後，下面還有一塊石板。

他用力把石板揭開，地底下原來居然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臉色慘白，一雙眼睛睜得很大，似乎不相信居然會有人一刀殺了自己。

刀仍插在這人豐滿的胸膛上。

「秀姍！」范老爺睚眦欲裂，撲了上前。

曾霸桀桀一笑：「你的女兒向來兇慣了，等到我眞的刺她一刀，她才知道，最兇惡的不是她，而是我！」

范老爺大怒，一拳打在曾霸的臉上。

但曾霸却比他更快，一掌重重切在他的頸際大脈上。

范老爺立刻倒了下去，他再也站不起來。

蔡老么一刀把高猛刺得連連後退。

（三）

三天之期已屆，蔡老么再度登門求見范老爺。

范有擋駕，道：「老爺不在。」

蔡老么拍了拍衣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非要見他老人家不可。」

范有沉下了臉：「老爺眞的不在，你還是改天再來罷！」

蔡老么皺着眉，還是不肯離去。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大叫：「老爺回來了！」

大聲呼叫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

他趕着一輛馬車，在范家門外停了下來。

范有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他走到馬車旁，盯着那人：「你是說我家老爺回來了？」

漢子淡淡一笑：「你家老爺，可就是范鎭長？」

范有連忙點頭：「正是。」

漢子道：「他就在車廂裏。」

范有打開車廂門，却沒看見范老爺，正待回頭問那漢子，那漢子居然已騎着馬走了。

他騎走的，正是這輛馬車的馬。

現在，馬車只剩下了車，沒有了馬。

范有大感奇怪道：「這厮莫不是個瘋子？」

這時候，蔡老么却在他後面叫了起來：「這箱子大有蹺蹊，快來看看！」

「箱子？甚麼箱子？」范有皺了皺眉，走了過去。

剛才，他也已看見車廂裏，放着一個鐵箱子，但他當時關心的只是范老爺，這箱子裏有甚麼東西，他自然沒有閒情逸緻去理會。

這時候，他再看看那鐵箱子，忽然臉色一變，道：「這……這箱子好像……有點腥臭！」

蔡老么神情肅穆，道：「在弄開這鐵箱子之前，你必須心裏有個準備，莫讓裏面的東西嚇你一大跳！」

范有有點不耐煩：「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三歲大的娃娃——」

但等到他打開箱子的時候，他却忍不住發出尖銳驚惶的怪叫。

他全身都已僵硬，彷彿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他還沒有死，但箱子裏却有三個死人的頭顱。

無論是誰，他的腦袋和身子分了家，都一定已經是個死人，而這箱子裏，正有三顆腦袋，給人用刀齊齊整整的切割下來，然後很整齊地排列在這鐵箱子裏。

那赫然竟是范老爺、范秀姍和沈大觀的腦袋！

× × ×

這是沉痛的一擊，不但范有支持不住，蔡老么也有窒息的感覺。

他緊握着雙拳，彎下了腰，想嘔吐。

他並不是沒有見過慘酷的流血事件，在上海，砍殺一個人，有時候就像割下一棵葱那麼平常。

但這時候，他心中激憤的程度，却是無以復加的。

他已知道，范老爺爲甚麼要自己等三天。

這老人不愧是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但他的女婿却是個禽獸。

蔡老么不由深切後悔，自己不該找范老爺的，但現在，范老爺却爲了這件事，慘死在曾霸的手下，還有范秀姍，沈大觀，也一起走進枉死城內。

可是，事情已到了這地步，後悔又有甚麼用？

他突然用奔跑的速度，折回客棧。

客棧裏有酒，酒不算好，但却够猛烈，够厲害。

這正有蔡老么現在最需要的東西，他很快就喝了兩瓶，漸漸地，他舌頭開始發漲，脚步也有點站不穩了。

他還要喝第三瓶，但他一伸手，抓到的却不是酒瓶，而是一隻手。

一隻柔若無骨，肌膚賽雪的手。

「把酒拿過來，」蔡老么大叫，盯着這人：「給我！給我！」

「除了酒之外，甚麼我都可以給你，」那是梅可愛，她現在顯然比蔡老么清醒得多。

蔡老么瞪着眼：「妳能給我甚麼，范老爺他們三個人全都死了，妳能讓他們復活嗎？」

梅可愛毫不畏縮，緩緩地說：「別人的事，我管不了，但我可以讓你好好的睡一覺。」

蔡老么怒道：「睡個屁，我現在甚麼都不要，給我酒！給我酒！」

梅可愛嘆了口氣，終於還是把酒瓶遞上。

蔡老么接過酒瓶，正想喝，忽然有人迎面一掌疾切而來，剛好砍在他的頸後大脈上。

這剎那間，蔡老么忽然清醒了，但這段清醒的時間却極短暫，因爲他很快就已昏倒過去。

× × ×

蔡老么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了「三軟」。

第一是床很軟，第二是自己的身子也很軟，還有一軟，那就是「軟玉溫香抱滿懷」。

可愛在他身旁，就像褓姆侍候嬰兒，體貼關懷，無微不至。

蔡老么長長吐出一口氣：「我睡了多久？」

可愛回答：「五小時三十五分。」

蔡老么瞧着她：「妳眞的已算得那麼準確。」

可愛在他的鼻子上輕輕咬了一口：「我若算得不準，那一掌可能已要了你的性命。」

蔡老么苦笑：「牧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妳若眞的狠心殺我，我死了也是心甘情願。」

可愛瞪着他：「你當我是甚麼，蛇蝎美人，還是盤絲洞裏的蜘蛛精？」

蔡老么忽然抱緊着她：「不管妳是仙子還是妖怪，我已給妳迷住了。」

可愛嫣然一笑，水汪汪的眼睛彷彿像是無邊的大海，可以同時淹死十萬個蔡老么。

「別傻氣了，現在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

「對，光是談情不幹事，人類早就絕種了。」蔡老么忽然硬了起來，好像要硬幹一次。

他已把可愛壓下去。

櫻唇朱紅、乳房怒挺，這誘惑絕不是正常男人拒絕得了的。

「阿蔡……」她低聲漫叫，兩條修長而結實的腿已緊緊的挾住了他。

蔡老么嘴唇乾燥，全身血液彷彿都在沸騰着。

他終於讓可愛得到了充實。

這本是人生最銷魂、最美妙的時刻。

但可愛却忽然在他的耳畔說：「殺你的人來了。」

（四）

蔡老么的動作本已進入瘋狂的狀態，但這句說話，却像是一桶剛溶化的冰水，在他的頭頂上迎頭淋下來。

蔡老么立刻停止了一切動作。

他耳力聰敏，果然聽到一陣極輕盈的脚步聲，緩緩地逼近過來。

可愛那種蚊吶般的聲音又在他耳畔响起：「我們躲到門後去，要快。」

蔡老么沒有遲疑，馬上遵照她的說話去做。

房門是對着大床的。

就在他們剛躲到房門側邊的時候，忽然响起了一陣驚天動地的子彈呼嘯聲。

數十顆子彈，在短短十幾秒的時間內同時穿過房門，一直向房子裏掃射過來。

蔡老么緊緊貼着可愛，兩個人都可以感覺到，不少子彈就在自己的面前不足三寸距離左右，飛嘯而去。

他們的臉都白了，那不單是驚懼，而且還有更大的憤怒。

倘若這時候，他們還在床上翻雲覆雨，這些子彈就會穿過身體的每一個部份。

蔡老么忍不住立刻就要衝出去，跟這兇手拚命。

但可愛却拉着他，緊拉不放，一雙眼睛却盯着女人最不該看的地方。

蔡老么這才醒覺，匆匆抓起衣裳褲子穿上，才追出去。

他一打開房門，立刻就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黑牛，」蔡老么大叫：「那混蛋跑到哪裏？」

黑牛看見蔡老么沒事，這才鬆一口氣：「俺以爲你已變成黃蜂窩了。」

蔡老么道：「有沒有看見兇手？」

黑牛搖搖頭：「當時俺正在茅坑，一聽見槍聲就已趕出來，除了看見房門穿了幾十個洞之外，甚麼都沒有看見。」

這時候，四週已圍滿了人，而這些人，最少有一大半都是賊王黨的兄弟。

蔡老么忽然說：「老王呢？」

「對，」黑牛臉色一變：「這老小子在哪裏？」

× × ×

每一個人都在找尋老王，但却遍尋不獲。

他一直都跟黑牛在一起，絕少單獨在外邊走動，但這時候，這個老誠持重的老王却不見了。

蔡老么很担心。

黑牛道：「老大，他也不是一頭豬了，他會照顧自己的。」

蔡老么嘆了口氣，喃喃地道：「但願如此……」

（五）

當黑牛正在茅坑的時候，老王正在房子裏修剪脚甲。

他的脚甲其實並不長，而且也很乾淨，但他却有個習慣，就是每天都要把它修理修理。

當他修剪完第十隻脚趾的時候，忽然看見門外走廊，有個穿黑色大衣的人，正在用一種鬼鬼祟祟的姿態，走近蔡老么的房子。

老王雖然只能看見這人的背影，但是却已感覺得到，這人極可能會對蔡老么不利。

他正想大叫提出警告，這人已在大衣裏抽出一柄手提機槍，瘋狂地向蔡老么的房子掃射過去。

那是極震撼心弦的十數秒，老王簡直呆住了。

這個穿黑色大衣的殺手放槍後，立刻向左方後門飛奔。

他跑得極快，而且手裏又有這種殺傷力如此駭人的武器，但老王却毫不遲疑，立刻就追了上去。

殺手沒有回頭，一口氣奔出半里，才停了下來。

這時候，他才向後面望去。

他看見了老王，老王也牢牢的盯着他，好像怕他會飛上天空去。

殺手初時面色驟變，但等到他肯定附近再也沒有任何人的時候，他却輕鬆地笑了起來。

「你一直跟着我跑到這裏，是不是向我討債？」殺手悠然一笑，淡淡的說：「我這個人，老媽子多，老相好多，債主更是遍及大江南北，有時候眞的多到連我自己都算不出來。」

老王冷冷一笑：「我的確是來討債的，我討的是血債！」

「血債？」殺手一怔：「血債血償，這種玩意可奢侈得很。」

「別裝蒜了！」老王緊繃着臉：「剛才，你殺了一個民族英雄，我現在就要你馬上陪他在一起。」

殺手忙道：「且慢，我有話要說，你暫時萬萬不能動手。」

老王目光如刀，喝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殺手乾咳一聲：「首先，你該知道我的姓名罷？」

老王冷笑道：「我叫老王，你姓甚名誰，說不說我都不在乎，反正死人不需要有名字。」

殺手搖搖頭：「你錯了，人死留名，雁過留聲，你就算眞的要殺了我，最少也該爲我立一塊碑！」

老王有點不耐煩：「快說！」

殺手道：「我叫董星宇，是蘇州著名的董十一少爺。」

老王一呆：「你是董星宇？就是那個一夜之間，輸掉一千五百畝良田，最後連祖業也全都輸乾輸淨的董十一少爺？」

殺手苦笑一下，點點頭：「不錯，那幾天，我的手風實在是太差了，抓住天槓雙梅，還要輸給莊家地王至尊，眞是倒楣之至。」

老王冷冷一笑：「就算你是董十一少爺那又怎樣？」

董星宇嘆了口氣：「我這個敗家子雖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却從來沒有爲錢財這種東西，就去幹傷天害理的事。」

老王怒道：「還在狡辯，剛才你已殺了一個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甚麼民族英雄？」董星宇也彷彿生氣起來，「我剛才殺的只不過是一個大盜頭子，他是上海的强盜，而且不像是個膿包，咱們就在拳脚上拚個死活好了！」

董星宇咬了咬牙，冷笑道：「原來你也是條笨蟲……」

話猶未了，老王已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

董星宇冷哼一聲，右拳同時怒擊。

他已挨了一脚，但這一拳居然像是長了眼睛，依舊打中了老王的面龐。

金王急退，勉强才站穩了樁。

他儘量讓自己鎮定下來。

剛才這麼一交手，雙方都已拈出了對手的份量。

董星宇冷冷道：「你的脚很快。」

老王道：「你的拳頭也不賴。」

董星宇道：「我們還打不打？」

老王大聲吼叫道：「不打的就是龜孫子！」

董星宇眼色一變，他當然不願意成爲龜孫子。

兩人立即又展開激烈的搏鬥，你一拳我一脚的，砰然有聲，燦爛之極。

五分鐘後，兩人都氣呼呼地，瞪着對方。

他們的臉上，都是一塊青一塊腫的，誰也沒有佔到甚麼便宜。

董星宇首先開口：「你叫老王？」

老王一拍胸膛：「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老王！」

董星宇裂嘴一笑：「你的功夫的確不賴，我要贏你，相當困難。」

老王說：「我要殺了你，也同樣地不易。」

董星宇忽然伸手一指：「槍還在哪裏，你爲甚麼不跑過去檢起它？」

老王說：「若要開槍，最先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你。」

董星宇道：「但你抓住槍的時候，若

開槍掃射過來，我也早活不成了。」

老王道：「所以，我們都是笨虫。」

董星宇道：「物以類聚，黃鼠狼交的朋友也一定是黃鼠狼，而不會是一頭大象，或者是一隻河馬。」

老王道：「所以笨虫交的朋友，也一定是條笨虫。」

董星宇目光一閃：「你願意和我交朋友。」

老王道：「你若不是個卑鄙的殺手，我倒願意有一個笨虫朋友。」

「我是敗家子，是賭徒，也是一個殺手，」董星宇目光遙望着遠方：「但我自信還不是個卑鄙的小人。」

老王道：「殺手不一定是壞人，但你刺殺蔡老么，却是大錯。」

董星宇皺了皺眉：「你一直說他是個民族英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王道：「說來話長。」

董星宇說道：「長也好，短也好，你一定要說出來，否則今天晚上我一定睡不着覺。」

老王默然一會，終於把事情源源本本說了出來。

× × ×

說來的確話長，但老王總算一口氣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

董星宇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等到老王說完了，他喃喃道：「眞是這樣的？」

老王冷冷道：「我是笨虫，笨虫絕不可能會謊造這種故事來騙人。」

董星宇抽了口氣：「你沒有騙我，那麼是我給別人欺騙了，他們利用我去殺蔡老么，讓我以爲他是個漢奸！」

老王沉聲道：「現在，大錯已鑄成，蔡老么死了，你怎樣也補償不了。」

董星宇的臉色一片蒼白：「他們好可惡，借刀殺人，我去找他們算帳！」

「他們是誰？」老王問。

董星宇回答道：「是大武堂的黑白雙刀。」

「是黑夜神楚滔和白煞星冼震？」

「就是他們！」董星宇怒道：「我還以爲他們還有點民族正氣，誰知道竟然是這樣的人！」

老王沉吟半晌，道：「以這兩個人的作風，絕不會隨便找殺手去行刺別人，在他們的背後，必然還另有主謀者。」

董星宇想了想，道：「不錯，即使蔡老么死了，對他們也沒有甚麼好處。」

老王道：「大武堂在甚麼地方？」

董星宇道：「從這裏向東走，大概一小時左右便可到達。」

老王咬了咬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董星宇道：「他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已改變主意，待我先進入大武堂，首先發難，你在外面呼應，如何？」

老王道：「對，抓住黑白雙刀，然後再把幕後人揪出來，爲蔡老大報仇！」

董星宇點點頭：「就是這麼辦，咱們馬上就走！」

他檢回那柄機槍，正要向前行，老王却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你眞是勇敢極了。」

董星宇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老王冷冷一笑：「你以爲我們有八十萬大軍，可以把大武堂的人全部幹掉？」

董星宇呆了一呆：「怎麼，原來你是害怕咱們勢孤力弱？」

「這不是害怕，而是實在勢孤力弱得太不像話！」老王冷笑說道：「勇敢是好事，但過份勇敢，盲目的勇敢，就會變成送死！」

董星宇搔了搔脖子，又摸了摸鼻尖，訕訕一笑，說道：「想起來，你的說話也不無道理，大武堂少說也有好幾十個嘍囉，咱們現在只有兩個人，的確是大大的吃虧。」

老王說：「要對付敵人，必須知己知彼，咱們現在該回到客棧，然後再從長計議，只是……」

說到這裏，面上不禁又露出難過的神色，良久才接說道：「蔡老大是你開槍射殺的，我眞不知道該怎樣向那些弟兄們解釋。」

董星宇挺着胸膛：「大丈夫敢作敢爲，既然幹了，就不怕認，他們若要宰了我爲蔡老么報仇，我也絕無怨言。」

老王嘆了口氣：「看來，你眞的是笨得可以，難道你絕不懷疑，我剛才說的都是假話，也許，蔡老大眞的是個漢奸，而我此刻正在騙你回去呢？」

董星宇哈哈一笑，說道：「既然自認是笨虫就該笨得澈澈底底，笨死了也是活該！」

老王瞧着他，不由也笑了起來：「原來我眞的找到了一個笨虫朋友！」

孤雁離羣英雄氣短

（一）

一輪急驟、兇暴的槍聲，把整間客棧的人都弄得提心吊胆。刺客已走了，但蔡老么却在爲老王而担心。

他有點悶，獨自在街上沒目標地走，就像個無家可歸的浪子。

忽然間，他看見了兩個人迎面走了過來。他笑了，笑得很興奮：「老王！你跑到哪裏去了？」

老王瞧着他，却連嘴巴也合不攏。

他比蔡老么更驚訝、更意外：「你還活着？」

蔡老么哈哈一笑：「那混蛋的子彈沒有眼睛，找不着我的身子，也射不中我的腦袋。」說到這裏，忽然盯着老王身邊一個人：「這位是誰？」

老王正要開口，這人已苦笑着說：「我是條笨虫，也就是那個混蛋。」

蔡老么怔住，完全怔住，過了半晌，他才皺着眉頭說：「是你開槍的？」

這人點點頭：「是的，絕對不假。」

蔡老么道：「那槍呢？」

那人道：「已埋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等到需要的時候才再拿出來使用。」

蔡老么道：「你叫甚麼名字？」

「董星宇。」

「蘇州董十一少爺？」

「正是區區。」董星宇說。

蔡老么瞧了瞧老王，又再看了看董星宇，忽然嘆道：「我都明白了。」

老王奇道：「你明白甚麼？」

蔡老么道：「你們曾經打過架，而且還不分勝負，結果，識英雄者重英雄，兩人握手言和，然後又回到這裏。」

老王、董星宇互望一眼，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

蔡老么看着董星宇，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膊：「你是個怎樣的人，我也曾略有所聞，告訴我，是甚麼人要你殺我的？」

董星宇回答道：「是大武堂的黑白雙刀。」

「大武堂？」蔡老么臉色一變：「大武堂，其實也就是東武會的一個分部！」

「東武會！」老王的臉色也變了：「那麼這一定是薛慕飛和上官汪的主意！」

蔡老么沉聲道：「看情況，東武會的人，已對我們密切監視着！」

老王道：「倘若他們已到了這裏，那批軍火早就該搬走了。」

「那也不一定，」蔡老么搖搖頭，道：「曾霸是個極貪婪的人，他會藉着這一次機會，重重的敲東武會一筆，但他訂的價錢越高，雙方交易的時間也一定會更加拖長。」

老王目光一亮：「這對我們是很有利的。」

蔡老么道：「但現在東武會既然已經插手了，我們要進行搶奪軍火，將會倍加困難。」

董星宇忽然笑了笑：「你不斷在我的面前，說出這些機密要事，是不是準備殺了我？」

蔡老么倏然一笑：「你爲甚麼會這樣想？」

董星宇道：「在不久之前，我曾在你的房子外，瘋狂地開槍。」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蔡老么淡淡地說：「連老王也已經和你交上朋友了，我爲甚麼還要對你加以防範？」

董星宇怔了怔，忽然說：「他只不過是條笨虫！」

蔡老么道：「那麼，你就當我也是一條大笨虫也好了。」

老王不由大笑：「妙極，賊王黨很快就要變成笨虫黨了！」

（二）

鎭上一切如常，但骨子裏却已隱藏着險惡風雲，一場驚天動地的暴風雨，隨時會突然爆發。

夜已深，客棧裏的人多半已熄燈就寢了。

一羣行動快速，詭異神秘的黑衣人，悄悄的潛入客棧內。

他們都以黑布蒙面，腰懸長刀，東洋刀。

來的赫然是一羣東瀛武士。

掌櫃不在，伙計也不在。

其中一個黑衣武士，用極快速的手法，打開一間房子的木門。

房內無人。

另一個武士再打開另一間房子，仍然是空空如也。

而黑衣武士雖然蒙住了臉，但却還是可以看見，他們的眼色變了。

其他武士再打開餘下來的房子，仍然是空無一人。

他們心知不妙，正要撤退，忽然其中一人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一把利刀，已貫穿過他的胸膛。

一個黑臉大漢，殺氣騰騰，手持利斧：「統統做翻了，別讓他們以爲中國人都是飯桶。」

這大漢當然就是黑牛。

這些東瀛武士雖然悄悄的來，但却一下子就掉入賊王黨佈下的陷阱裏。

蔡老么，梅可愛、老王、甘雄全都出現了，加上其他兄弟，這陣容不可輕視。東瀛武士只有十二人，而且剛才已經宰掉了一個，形勢自然未許樂觀。

可是，蔡老么的心忽然冷透。

因爲他已看見，在客棧外，還有敵人，而且人數之多，出乎他想像之外。

最少有逾百黑衣漢子，把這客棧重重圍困！

「蔡老么，你是螳螂，可惜背後還有俺兄弟這兩隻黃雀！」

蔡老么猛然回頭。

兩個臉上表情殘酷有如食屍鷹的中年人，正冷冷的盯着他。

這兩人一個身穿白袍，另一個却穿黑袍，正是大武堂的黑白雙刀，黑夜神楚滔和白煞星冼震。

楚滔盯着蔡老么，桀桀怪笑着：「閣下在上海，也許是一號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到了這種山區之地，恐怕就不由得你稱雄稱霸了。」

蔡老么聳聳肩，冷冷道：「看樣子，我們似乎已墮入兩位佈下的天羅地網。」

冼震乾笑着，道：「常言有道，强賓不壓主，這裏到底不是上海，你若是知趣的，就該命令你們手下的人，各斷右臂，然後滾回上海去！」

蔡老么雙眉一蹙：「各斷右臂？這是甚麼規矩？」

冼震獰笑着道：「俺的規矩！丟掉一隻右手，還有左手，總比死不全屍好得多了。」

蔡老么冷冷一笑：「這法子，是不是東洋人教你的？」

冼震勃然變色道：「看你的樣子，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麼我們也不客氣了，上！」

「上」字一出口，一排黑衣漢子已像蚊子般湧了過來，他們的手裏，有着各式各樣的武器，一股濃重的殺氣猝然逼了過來。

黑牛怒道：「兔崽子，俺怕你的就是鳥漢！」

突聽一陣驚人的槍聲，呼嘯而來。

老王同時大叫：「笨虫，幹得好！」

那一排黑衣漢子，有如滾地葫蘆般，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冼震連臉都白了，急急躲開一旁。

但楚滔却閃避不及，臉上連中三顆子彈，當然是再也活不成了。

只見董星宇手持機槍，不斷向那些黑衣漢子瘋狂掃射，這一下子，眞箇威力不凡，世間上又有誰的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住槍彈？

可是，槍彈忽然用罄。

「得！得！」董星宇再也射不出一顆子彈出來。

立刻有一條紅色的影子，迅速接近，來到了他的背後。

老王陡地大叫起來：「笨虫，小心背後——」

董星宇早已察覺到，一道寒光，正閃電般向自己急劃下來。

那是一柄刀。

董星宇急以槍擋，但刀勢依然不變，繼續疾砍下來。

「唰！」一聲異响，這一刀竟然連那柄手提機槍也齊中砍斷，刀勢再落，已沒入在董星宇的頭顱內。

董星宇臉上沒有駭然之色，只是呆呆地瞪着眼前一個紅衣人。

這紅衣人的裝束很怪異，頭上也紮着一塊鮮紅的布巾，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刑場上的劊子手。

老王陡地蹲了下來，神情顯得很激動，很痛苦。

雖然他認識董星宇並不久，但却已把他當作是一個老朋友。

但他們只是相處了短短的時間，一把鋒利的刀就已砍在董星宇的頭顱上。

× × ×

董星宇緩緩地躺在地上，一雙眼睛還是向上直瞪，但呼吸却已斷絕了。

紅衣人的眼睛，却盯着蔡老么。「你該知道，我是甚麼人罷？」

「薛慕飛？」蔡老么目光一寒。

「正是薛某，」紅衣人淡淡一笑，「你是憑那一點，認出我就是東武會的薛慕飛？」

蔡老么沉聲道：「薛家的斬魔刀，鋒利無匹，今日總算是大開眼界。」

薛慕飛看着他，忽然笑了笑，說道：「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旨才這位十一少爺，殺人無算，槍彈射個不亦樂乎，薛某現在還他一刀，那正是天理循環的現眼報。」

蔡老么也牢牢的看着他，眼睛裏似已噴出了火：「你是中國人，但却出賣千千萬萬中國人，做東洋人的走狗，還在這裏大放厥辭！」

薛慕飛神色不變：「你喜歡說甚麼，現在就說到够好了，要罵，隨便罵，反正你可以罵人的時間，已不會太長久了。」

黑牛忽然怒叫起來：「殺呀！爲甚麼還不殺過來？咱們雖然是賊，但却還愛惜自己的國家，不像你們，簡直數本忘宗，連禽獸也不如！」

薛慕飛盯了他一眼：「你就是那個叫黑牛的小子？」

黑牛道：「正是你老子！」

薛慕飛說道：「看你也是個不可多得的勇士，只可惜明珠暗投，倘若跟着薛某，成爲東武會的一份子，必然前途無可限量。」

「少放屁！」黑牛怒道：「俺現在只想剝掉你的皮，吃掉你的腸臟！」

薛慕飛淡淡一笑：「大丈夫坐言起行，你既然有這樣的打算，爲甚麼還不走過來？咱們一個對一個，誰也不准別人帮手，大概够公平了罷？」

黑牛厲聲道：「此語當眞？」

薛慕飛微微一笑，道：「在衆目睽睽之下，又怎會說了不算數？」

黑牛衝前，正要上前厮殺，蔡老么却疾喝道：「停下來！」

「老大！」黑牛氣呼呼地。

蔡老么面色鐵青，怒道：「你若還當我是老大，就要聽我的命令，沒有我的准許，誰也不能胡來！」

黑牛無奈，只好垂頭喪氣的退下。

薛慕飛悠然一笑，凝注着蔡老么：「黑牛要決鬥，你阻止了，是不是想親自上陣？」

蔡老么冷冷答道：「要我奉陪，也無不可，只是有個條件，先讓我的人離開這裏。」

薛慕飛哈哈一笑：「你倒顧慮週詳，想用自己來換回這數十人的性命。」

黑牛大叫道：「咱們不走，就算拚了，也未必見得會打不過這羣烏合之衆。」

「黑牛說得對！」甘雄大聲附和。

賊王黨中人，士氣仍在，戰意絕對不成問題。

但蔡老么却看出，敵我形勢眞懸殊，眞的火併，恐怕會全軍覆沒。

這是他極不願看見的事。

薛慕飛又默然半晌，才道：「就算我放他們走，他們也不肯走，我知道，你們是很講義氣的，所以，你們也只好死在一塊。」

說到最後一句說話，他獰笑不已。

但也就在這時候，槍聲忽然又再响起來。

七八個黑衣漢子，先後中槍，慘叫倒下。

薛慕飛臉色驟變，他已聽出，這一次的槍聲，分別從幾個方向傳出，也就是說，開槍射擊自己手下的，絕對不止一人。

這麼一來，倒是連蔡老么也是莫名其妙。

剛才槍彈橫飛，他知道一定是董星宇的傑作，但現在董星宇已給薛慕飛一刀殺了，那麼現在槍聲卜卜，又是些甚麼人？

蔡老么不知道，薛慕飛更不知道。

但槍聲此起彼落，東武會的爪牙一個一個躺了下去，却是使他大爲震駭的。

雖然，這一次射擊的，並不是手提機槍，但却數目衆多，一槍幹掉一個，後果也是不堪設想。

他是東武會的首領，他身上也有槍。

但除了他之外，東武會裏目前就沒有人擁有槍械了，這是極其不利的。

他終於不再逗留下去，帶着東武會的人，四散而去。

大武堂，其實也就是東武會裏的一份子。

這一次，他們是有備而來，打算把蔡老么的賊王黨，一網打盡。

他們本已有了很好的機會，但忽然殺出一羣槍客，却使他們無法不倉皇散去。

蔡老么也是不明所以，究竟是甚麼人救了他們？

(三)

東武會的人已走得一個不剩，放槍爲賊王黨解圍的人也一直沒有現身。

黑牛怪笑着：「聽故事也聽得多啦，這是神仙打救嘛，想不到居然降臨到咱們的身上來了。」

甘雄瞪着他：「神仙會開槍嗎？」

黑牛一呆，接着笑道：「開槍的神仙，倒是聞所未聞，放屁神仙却是不少。」

蔡老么奇道：「甚麼放屁神仙？」

黑牛瞧着甘雄，怪笑道：「這厮曾經做過相命先生，綽號上海神仙，據說靈驗得令人噴飯。」

蔡老么不由一聲失笑：「靈驗就是靈驗，爲甚麼要說是靈驗得令人噴飯？」

黑牛哈哈一笑，道：「總而言之，咱們賊王黨有個放屁神仙，也就是了。」

甘雄哼的一聲：「少點廢話，咱們現在幹的是正經事。」

黑牛呵呵地一笑，忽然怔怔的瞧着老王。

老王一言不發，臉色蒼白得可怕。

黑牛瞧着他，他却目不轉睛的瞧着董星宇。

黑牛笑容立斂，緩緩地走上前，嘆道：「這小子倒是一條好漢……」

「甚麼小子？他叫董十一少爺！」老王的聲音很激動，「他眞的是條笨虫，槍膛裏的子彈用光了，還不快點逃跑！」

黑牛神色黯然：「唉，又有誰能想得到，那混蛋的刀竟然連槍都可以砍開兩截？否則，董十一少爺也未必會死在那混蛋的刀下。」

老王抱起了董星宇，忽然吼叫道：「黑牛，馬上去找一副上好的棺木！」

× × ×

據記憶所及，老王從來沒有命令過黑牛做任何事情。

這是破題兒第一遭。

黑牛沒有抗拒，現在，就算老王叫他去挑十担豬糞回來，他也不會有半點的遲疑。

董星宇是老王的朋友，黑牛也是老王的朋友。

爲朋友兩肋插刀，赴湯蹈火，尚且萬死不辭，又何況只是去找一副棺木？

黑牛立刻就去找。

蔡老么馬上派八個手下，跟着他，而且囑咐各人要小心行動。

這是非常時期，可怕的攻擊，會隨時隨地發生在他們任何一個人的身上。

經過一番查詢，本鎭並無長生店。

沒有長生店，當然也沒有棺木。

黑牛急死了，喃喃罵道：「他媽的，這小子眞是死得不合時宜。」

後面一人嘆道：「人都死了，罵他作甚？」

黑牛立刻回頭，盯着這人。

他叫陸如鹿，五短身材，但却胆色過人，善使猴拳，平時跟黑牛在一起喝酒，練習拳脚功夫。

「俺幾時在罵董十一少爺？若不是他掃出一排子彈，說不定我和你都已給東武會的兎崽子砍翻了。」

陸如鹿訕訕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了。」

黑牛皺着濃眉：「但這下子，俺可頭疼死了。」

陸如鹿道：「這有何難哉？」

黑牛雙目一睜：「你有辦法？」

陸如鹿道：「這裏雖然沒有長生店，但木材店總該有罷？」

黑牛冷冷的看着他，道：「有木材店？棺木？」

陸如鹿點點頭：「正是如此。」

「放屁！」黑牛「呸」的一聲：「老王要的是一副上好棺木，咱們若弄個不倫不類的箱子回去，那算是甚麼？」

陸如鹿嘆了口氣，說道：「但在這種地方，根本就沒有棺木，教咱們到那裏去找？」

黑牛冷冷一笑道：「辦法總是有的，用腦筋，總不成天上會掉下一副金棺材下來。」

陸如鹿苦笑道：「這可難了。」

黑牛想了想，忽然道：「這裏的人雖然不算多，但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倘若忽然有個人死了，他們又該到甚麼地方去找棺木？」

陸如鹿嘆了口氣：「剛才咱們不是問過人家了，他們說，要跑到三百里外的螳螂村，那裏才有長生店！」

「三百里，」黑牛啐了一口：「俺放他媽的狗屁，俺總不相信，這地方上居然連一口像樣點的棺木也沒有。」

陸如鹿道：「沒有就是沒有了，就像在沙漠裏，你想找一口井，一座湖，簡直是做夢。」

黑牛怒道：「你少開口！」

陸如鹿討了個沒趣，只好閉上嘴巴。

× × ×

快天亮了，黑牛和八個賊王黨的兄弟，像瞎蒼蠅似的，東鑽西找，但却是一塊像樣一點的木板也找不到。

黑牛咬了咬牙，忽然說：「三百里雖然遠一點，但總比空着手回去好。」

陸如鹿吃了一驚：「你眞的要去螳螂村？」

黑牛冷冷道：「不去螳螂村，難道你又有甚麼辦法？」

陸如鹿搖搖頭：「我沒辦法。」

但他才說出這句話，忽然又失聲道：「有副好棺木來了。」

黑牛一怔，正想罵他，突然怔住。

他看見街上有兩個人，正抬着一副棺木，大步的走了過來。

抬棺木走過來的，是兩個穿着得很整齊的男人。

看他們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是會在街上抬着棺木到處走動的人。

但現在，他們却抬着一口黑漆得發亮的棺木，迎面向黑牛而至。

黑牛立刻攔住兩人：「停下停下！」

兩個抬棺木的人，在他還沒有開口之前，就已停下。

黑牛向那棺木一指道：「這是甚麼東西。」

前面的一人說道：「裝死人用的木箱子。」

黑牛皺了皺眉：「俺不懂，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

這人說：「有人說它是棺木，也有人說它是棺材。」

黑牛道：「很好，俺正用得着。」

這人一怔：「你用得着？不是嚇人罷？這是死人才用得着的東西。」

黑牛冷冷一笑道：「俺用它來睡覺可以不可以？俺用它來拉矢可以不可以？只

要俺高興，甚至可以把它砍成一塊一塊，然後用來烤吃豺狼肉！」

陸如鹿皺着眉：「黑牛，你這樣太過份了罷？」

黑牛臉色一變：「俺怎樣說，干你甚麼事？」

陸如鹿道：「這可不對，棺木是人家的，就算你用得着，也該向人懇求割愛才是。」

「割愛？」抬棺木的男人呵呵一笑：「這種東西又不是甚麼寶貝，割什麼愛，你們不嫌棄，在下雙手奉送，也省得抬來抬去。」

說完，兩人放下棺木，掉頭就走。

黑牛倒是怔住了，他大叫：「慢走，多少錢，俺給回你們。」

「不必了，免費奉送，只希望你並不是自己需要用它——」

兩人瞬即消失在遠方。

黑牛大奇：「這是怎麼一回事？」俺找了大半天，找得連腿都酸了，也找不着，但忽然却有一副棺木從天而降，哈哈，有趣！」

陸如鹿却沉着臉：「黑牛，只怕事有蹺蹊！」

「甚麼事有蹺蹊？」黑牛瞪了他一眼：「這是俺運氣好，這兩個混蛋準是小偷，盜走了人家的棺木，遇上咱們，自然嚇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還不放下棺木逃之夭夭嗎？」

陸如鹿苦笑了一下：「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故事而已，細心想想，你說的這種事可以一信嗎？」

黑牛大聲道：「爲甚麼不可以一信？管它什麼來歷，拐了回去再算！」

陸如鹿嘆了口氣：「你說抬就抬，你是牛，我是鹿，鹿是馴和的，牛是脾氣暴躁的，總不成在這裏和你打架。」

黑牛呆了一呆，忽然壓低嗓子：「唉，好兄弟，俺的火氣近來是猛一點，總之，辦好這件事情後，俺請你喝酒便是。」

陸如鹿聳了聳肩，沒說甚麼。

兩個賊王黨的兄弟，動手抬棺木，但才挑上肩，兩人的臉色都變了。

「黑牛，好重。」

黑牛濃眉一皺：「甚麼好重？難道人家抬得起的東西，你們就抬不動！」

「你來試一試！」其中一人苦着臉說道。

黑牛「呸」的一聲：「他媽的，都是飯桶！」

他捲起衣袖，大步上前，也試試抬起這副棺木。

一抬之下，連黑牛的臉色也變了，他立刻放下，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眞的重得厲害。」

陸如鹿吸了一口氣：「棺木裏一定有具死屍。」

黑牛道：「就算是死屍也不會重得這麼厲害。」

陸如鹿的眼色又是一變：「比死屍還重？」

黑牛道：「好像是裝着一大堆鐵！」

「鐵？」陸如鹿楞住：「棺木裏裝鐵？這豈非怪事？」

黑牛道：「說書先生講故事，在棺木裏甚至有人放下黃金，偷運出境。」

陸如鹿道：「你在甚麼時候開始變得財迷心竅的？」

黑牛道：「俺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陸如鹿瞧着棺木：「裏面一定有古怪，打開瞧瞧，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黑牛道：「讓俺來動手，你們都遠遠退開去！」

陸如鹿一怔道：「咱們爲甚麼要退開去！」

黑牛冷冷一笑：「虧你常常自誇足智多謀，倘若這棺木裏暗藏機關，你們站在這裏，豈不是全都完蛋？」

陸如鹿不由連連點頭，接着又說：「但它若眞的是個機關陷阱，那麼你……」

「俺死了，還有你們，怕個鳥？」黑牛一拍胸膛，「別再嚕嚕囌囌，統統滾開去。」

沒有人離開，所有人仍然站在原處。

其中一人道：「要死，大家死在一塊，不然，你站開去，讓我來打開它。」

黑牛的臉色變了，他突然撲前，一拳就打在這人的肚子上：「雷得，你少放狗屁，要逞英雄，你們還不是時候，這件差事，俺幹定了，誰再胡說八道，俺不再客氣……」

陸如鹿嘆了口氣，道：「咱們還是退開去罷。」

× × ×

每個人都已退開，遠遠離開黑牛，遠遠離開那副神秘的棺木。

裏面有甚麼東西。

一個死人？一堆廢鐵？滿是石頭？還是黃金？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盯着黑牛和那副棺木。

黑牛孔武有力，而這副棺木也並不難開，他很快就把棺蓋移了下來。

沒有機關暗器，也沒有甚麼嚇人一跳的事情發生。

但黑牛的眼睛却忽然亮了，臉上露出了興奮，不敢置信的神色。

「來，來，你們都過來！」他不斷的揮手。

每個人都立刻湧了過去，看看棺木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

一看之下，所有的眼睛都亮了，棺木內，居然全是槍械和彈藥！

陸如鹿揉了揉眼睛，把其中一支短槍拿起，在手中拈了拈份量，道：「是眞傢伙。」

黑牛吸了口氣，道：「別再看了，放回棺木裏，咱們馬上回客棧。」

（四）

在客棧的後園子裏，有一間破舊的柴房。

柴房裏擺放着的本來只有柴薪，但現在却多了一樣東西——一副漆黑的棺木。

棺蓋已打開，裏面全是性能良好的槍械，和極充足的彈藥。

蔡老么雙眉緊皺，神色凝重。

黑牛和陸如鹿，已再三把詳細的情況說出來。

甘雄搓了搓手，道：「看來，是有人在暗中助咱們一臂之力。」

黑牛道：「一定是昨晚把東武會擊退

的人。」

「我也是這麼想。」甘雄完全同意這個見解，「但他們又是誰？」

「是歐陽公子，」蔡老么終於開口：「是他派人到這裏，接應我們的行動。」

甘雄道：「但他們爲甚麼不直接向我們闡明一切？」

蔡老么道：「他若可以直接參與這一次的行動，也不必勞煩到咱們了。」

甘雄還想說話，蔡老么却已打斷了他的話題，道：「無論如何，這一批武器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即使是東武會，他們高手雖然衆多，但決不可能擁有這許多槍械和彈藥。」

黑牛點頭道：「對，我們有了槍彈，形勢就截然不同了。」

甘雄却皺着眉：「開槍這種事，看似容易，但我却從未學過。」

蔡老么說道：「雖然，要練成一手好槍法，絕不容易，但只是開槍，倒不難學會。」

甘雄道：「是否老大教我們開槍？」

蔡老么點點頭：「這個不成問題，但現在你們只能開空槍，不能用子彈射擊，免得驚動敵人。」

黑牛笑道：「這倒過癮之至，甚麼刀法，拳脚功夫，一下子就變成了垃圾。」

「你瘋了，」蔡老么臉色一寒：「這是甚麼說話？倘若有了槍彈，就荒廢了武功，總有一天，會給人打得焦頭爛額。」

黑牛笑意立斂，不敢再說甚麼。

此後，一連三天，蔡老么不斷教導手下練習開槍的基本手法，每個人都孜孜不倦的在苦練。

只有老王，他不學開槍，只是在鎭外的一個小山崗上，默默陪伴着一座孤墳。

× × ×

大清早，黑牛就到處找尋老王。

在客棧中，遍尋不獲，甘雄嘆息着，說道：「他必定又是去陪伴那個十一少爺了。」

黑牛一跺脚，怒道：「人都死了，他爲甚麼不陪他一起鑽進泥洞裏？」

「少罵一句好不好？」老王的聲音却忽然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黑牛回頭，看見老王衣履整齊，精神奕奕的站在自己背後。

「俺不是罵人，只是放屁而已！」黑牛連忙陪笑說。

老王雙眉一蹙：「你近來怎麼了？老是說放屁放屁，很動聽嗎？」

「你罵得對！俺以後不再說放屁這兩個字就是！」

「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甚麼？」

「難道你不知道，咱們現在就要進攻山賊之王曾霸的堡壘？」

「怎會不知道？」黑牛忙道：「老大的命令已發下來，剛才俺就是到處找你，怕你不知道這件事情而已。」

老王冷冷一笑：「你若以爲自己的消息最靈通，那可錯了，老大早就把這行動向我說得清清楚楚。」

黑牛道：「老大怎會知道曾霸堡壘所在？」

老王道：「這倒要去問問他了。」

這時候，蔡老么已走了過來，他看了衆人一眼，緩緩道：「是范老爺說的。」

黑牛聽得吃了一驚：「他的鬼魂出現了？」

蔡老么道：「他雖然死了，而我也沒有看見他的鬼魂，但范有却找到了一張地圖。」

「地圖？甚麼地圖？」黑牛忙追問下去。

「就是山賊之王曾霸賊巢所在地！」蔡老么說。

黑牛沉聲說道：「好極了，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一次，曾霸的報應來了。」

「黑牛，別得意忘形，」蔡老么神色凝重，緩緩道：「曾霸若是容易對付，他早已給別的山賊吞掉了，他能够成爲山賊中的王者，自然有其不可輕侮的力量。」

「怕甚麼！」黑牛拍了拍腰間的火槍：「咱們有這東西！」

蔡老么瞳孔縮成一綫，冷冷的盯着他：「你學了多少時間槍法？」

黑牛舌頭一伸，道：「三天。」

蔡老么冷笑道：「但是你可曾想到，曾霸盜走那批龐大的軍火，已超過半年之久，他手下的嘍囉，也一定已學了半年槍法！」

黑牛臉色一變，道：「這也不錯，咱們雖然有槍，但他們也早已有了！」

蔡老么沉聲道：「這一戰，將會是極其兇險的，但爲了要完成任務，咱們絕不能退縮！」

黑牛道：「這個自然，誰若貪生怕死，俺一槍就結束了他！」

「住口！」蔡老么怒道：「你這是不切實際的廢話，我現在要求大家好好考慮一下，誰若不想去，就別去，尤其是家中有老少需要自己照顧的，更要三思，此一去，我們也許只有幾個能活着回來。」

這時候，賊王黨每一個人都已齊集。

衆皆默然，沒有人出聲。

蔡老么吸了口氣，又說：「大家別期望碰運氣，我們甚至可能任務失敗，沒有一個人能活下去！」

還是沒有人有任何表示。

甘雄站在蔡老么身邊，忽然說：「誰不願意去，就站到門外去！」

終於有個人緩緩地走出門外。

有人覺得意外，有人無動於衷，也有人暗暗鬆了口氣，心想：「這人當然不該去！」

走出門外的人，赫然是梅可愛。

× × ×

蔡老么是無動於衷的一個人。

黑牛却有點不知所措，他走到蔡老么的面前：「梅小姐不去，那是很合理的，她畢竟她是個女兒家，但留在此地，恐怕也不怎麼樣安全。」

他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說話，蔡老么面上的表情還是沒有半點變化。

梅可愛也是默然無語。

她走了，似乎馬上就要離開這個充滿血腥的市鎭。

黑牛吃驚道：「她一個人回上海？」

蔡老么神色漠然，道：「她自有分寸，我們不必爲她担心。」

黑牛怔住，他實在想不到，蔡老么居然會如此無動於衷，彷彿根本就不認識梅可愛這個女人。

她眞的走了。

在蔡老么的眼睛裏，忽然升起了一層霧。

他心裏到底想着誰？想着些甚麼事？

直搗黃龍血滅賊王

（一）

在那陰森的堡壘外，一羣勇敢的戰士，正在悄悄的向它接近。

每一個人都小心翼翼，提高警覺。

這裏，已在山賊之王曾霸勢力範圍之內，要偷襲曾霸，實在絕不容易成功。

但他們已別無選擇餘地。

已是黃昏，在這蒼鬱的山谷裏，光綫早已黯淡異常，但對於偷襲者來說，黑暗却無疑是最佳的掩護。

終於，夜幕低垂，山谷中一片黑暗。

倘若在這時候才進入山谷，他們必然寸步難行，而且很可能會迷失方向。

在黑夜裏，是毒蛇猛獸最活躍的時候，他們將會更加危險。

幸好，他們已接近了堡壘，有了固定的目標，心情也穩定下來。

只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不禁十分緊張。

籌劃已久的行動，即將展開。

雖然，他們都有了厲害的武器，但敵人方面，極可能也已使用同樣厲害的槍械武器。

刀斧硬碰的場面，賊王黨的人都見識過不少，但如此規模龐大的槍戰，他們還是第一次經歷。

這情況，就像是第一次登臨戰場的士兵，心情自然是相當的緊張。

然而，沒有人退縮。

唯一離去的，只有梅可愛。

× × ×

七點三十五分，天色已完全漆黑。

甘雄首先進入堡壘。

可是，堡壘內竟然空無一人。

蔡老么暗呼不妙，速速下令撤退。

但就在這時候，槍聲迭响，幾個賊王黨的人都已中槍倒下。

黑夜裏，深谷中出現了無數槍手，子彈呼嘯之聲不絕於耳。

蔡老么心中一沉，事情比想像中還要困難得多。

他暗自慶幸，堅持要梅可愛離去，她若一起來到這裏，更難以照應了。

蔡老么迅速下令，賊王黨的每一個人，都要退入堡壘內。

他們很快就在堡壘內聯合一起，但心裏却難免爲之啼笑皆非，他們本來準備攻破這堡壘，但現在却變成給人逼入堡壘中，非要穩守着它不可。

槍聲不斷，雙方互有傷亡。

黑牛雖然初學開槍，但居然也給他擊殺了兩人，不由大是興奮，向身旁的甘雄怪笑道：「瞧！俺又打中了一個！」

甘雄沒有回答，只是斜倚在牆角。

黑牛忽然看見有條人影不斷閃動，正挨着堡壘石牆踫近過來。

「砰」！黑牛又放一槍，這一槍更準，把這人的臉轟得血肉模糊，頓時「骨碌」一聲仆倒下去。

黑牛又是一陣興奮：「老甘，這下子可精采了罷？」

甘雄却還是不理睬他。

黑牛生氣了，揪着他的衣襟：「你聾了……？」

才說出三個字，神色大變。

只見甘雄的臉，就像剛才那人一樣，已給子彈打中，滿面都是血漿。

「老甘！老甘！老甘！」黑牛嘶聲大叫，一雙粗壯的手顫抖不已。

但甘雄早已嚥氣，再也不會回答。

黑牛大怒，放下甘雄衝出去，連放三槍：「你們這些賊子賊孫，俺黑牛跟你們拚了！」

但他才衝出去，背後就有人用力抽他兩條腿。

黑牛一個踉蹌，跌在地上，只見老王瞪着他：「瘋牛，你這樣衝出去，只是白送死！」

黑牛怒道：「少放屁！」

「放屁放屁！放你娘個屁！」老王忽然左左右右，正正反反給他賞了七八個耳光，「你早就答應過我，不再說放鳥屁，現在却又再放屁，還要衝出去做別人的槍靶子，你算甚麼？大英雄嗎？呸！只不過是條笨虫而已！」

說到「笨虫」兩個字，忽然又想起了董星宇，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黑牛給老王打了七八個耳光，呆住。

他從來沒有給人這樣對付過，若在平時，他就算拚着吃三刀六斧，也一定跟這人拚命。

但這時候，他却只是呆在那裏。

過了很久他才跪在地上，痛苦地看着甘雄：「老王罵得對！老王打得好！俺要好好保存這條生命，來爲你報仇雪恨！」

蔡老么就在不遠處，看見這情景，只能長長的嘆了口氣。

情況比想像中還更惡劣，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這堡壘外，還有多少敵人。

曾霸顯然也想把蔡老么的人，全都趕入堡壘中，然後來一個甕中捉鼈。

只是，他恐怕也想不到，賊王黨居然也擁有這許多威力强大的槍械。

否則，曾霸的爪牙早已衝進來，把蔡老么等人殺得片甲不留。

（二）

黑夜漫長，槍聲漸漸疏落了。

蔡老么已下令，倘若沒有把握，就別再胡亂開槍，虛耗彈藥。

雖然，他們並不熟悉堡壘內的形勢，但他們只要穩守兩三處主要通道，敵人不容易衝殺進來。

最後，槍聲已完全停止。

但戰爭並非就此結束，曾霸是在準備着下一次更猛烈的攻勢。

蔡老么挨在一個窟子旁邊，神情肅穆，但却很鎮定。

老王悄悄的走過去，低聲道：「你看曾霸在打甚麼算盤？」

蔡老么道：「你可聽過『狡兔三窟』這句說話？」

老王目中寒芒閃動：「你是說，這堡

壘底下有暗道？」

「十之八九！」蔡老么緩緩道：「曾霸在這裏，已有相當時日，這堡壘就算本來沒有暗道，他也會挖掘一條出來，以備不時之需。」

「這推斷很有理，他是綠林梟雄，工於心計，一定會爲自己準備另一條路。」

「我們進入堡壘毫無困難，全然是曾霸故意安排的，」蔡老么緩緩道：「就算不是故意安排，他也一定希望我們進入堡壘。」

「不錯，我們若在山谷外，一旦四散而去，他要把我們全部擊殺，反而不是容易的事。」

「但在這堡壘中，他却很有機會，把我們所有的人全部解決，」蔡老么詳細分析戰局：「但有一點他必定會大感意外，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配備着槍械，甚至有人成爲雙槍將。」

老王點點頭：「若不是這樣，曾霸的人早已封住主要通道，衝殺進來。」

蔡老么冷冷一笑：「目前戰火停頓，但這僅是暫時性的，他們遲早會衝殺入堡壘中。」

老王面色一變：「但這恐怕還不是主力所在！」

「你說對了，」蔡老么目露讚賞之色，慢慢的說道：「他們眞正的主力，會從暗道中突然掩殺過來，把我們殺個措手不及！」

老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現在他們並不急於這樣做，也是相當狡猾的。」

蔡老么點點頭：「現在，我們仍然相當清醒，體力還是十分充沛，但却絕不可能在這時候突圍而出。」

老王道：「這時候衝出去，只會變成槍彈的靶子。」

蔡老么道：「曾霸也算準了我們不會冒這個險，所以，他大可以集中力量，從暗道掩殺出來，向我們施以突擊。」

老王道：「這一着很毒辣，在這段時間內，我們每一分每一秒都處於警戒狀態，但他們却大可以先睡一覺，等到我們已疲累的時候，才再動手。」

蔡老么冷冷一笑，道：「他們本來就是以逸待勞，再經過這一番消耗戰，他們無疑會佔更大的優勢。」

「再加上暗道的突擊，我們幾乎已立於必敗之地。」老王苦笑着說。

蔡老么冷冷一笑，道：「可沒這樣便宜，曾霸雖然佔盡優勢，但他也並非全無缺點。」

老王吸了口氣，點頭道：「對，這就像是一局棋，雖然對方已兵臨城下，但我們還可以覷準對方的弱點，施展致命的一擊。」

蔡老么微笑着：「你也已看見曾霸的弱點？」

老王道：「我想，曾霸的弱點，可能也正是他優點所在。」

蔡老么點頭一笑：「你說對了，這一戰的關鍵，就在那條暗道。」

老王臉上掠過了一絲興奮的神色：「只要我們知道那地道的出口在那裏，他們的『奇兵』就會變成槍彈靶子！」

蔡老么道：「我們的手上，有五柄手提機槍，而且彈藥充足，他們若從暗道裏過來，咱們就用兩柄機槍不斷向暗道掃射過去！」

老王道：「這才教他們也知道甚麼叫措手不及。」

蔡老么嘆了口氣：「別歡喜得太早，要知道這條暗道的出口在何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王道：「咱們可以找。」

「找？」蔡老么皺了皺眉，嘆道：「恐怕很難，倘若可以在短短時間之內找到暗道出口，這暗道也未免是建造得太兒戲了。」

老王吸了一口氣，說道：「但這却是生死存亡關鍵所在，難道咱們坐以待斃不成？」

蔡老么眉毛一揚：「辦法總是有的，但必須要冒一冒險。」

老王道：「無論如何，冒險總比等死好。」

蔡老么道：「你也贊成冒險，那好極了。」

老王道：「老大，你要我怎樣幹，儘管說好了。」

蔡老么道：「甘雄死了，黑牛太衝動，這裏需要你來主持大局。」

老王面色一變：「你要往那裏去？」

蔡老么道：「找暗道出口！」

他接着又說：「在這堡壘，一定有暗道，只要我們能掌握它，曾霸得意洋洋的時間就不會太長久了。」

說完，向堡壘內掠了過去。

（三）

堡壘內，全是賊王黨的人。

堡壘外，殺手處處，而且全都佩備槍械，可說是殺機四伏，形勢兇險異常。

已是凌晨一點，山谷裏除了怪鳥悲鳴和野獸吼嘯聽之外，一片寧靜。

一個槍手，倚在樹上打瞌睡，突然給人重重的打了一拳。

槍手大吃一驚，猛然驚醒，他一張開眼，就已看見一支漆黑的槍管對準了他。

「邱總管……」槍手臉色大變，連聲音都在發抖。

揍他一拳的，是個滿面鬍子的灰衣人，也是曾霸的心腹手下——總管邱羣。

邱羣冷冷的盯着這槍手：「你是不是很想睡覺？」

槍手臉如死灰，忙道：「不想睡覺！不想睡覺！」

邱羣看着他，怒道：「現在是生死大戰的時候，誰稍有疏忽，都可能給那些王八蛋轟掉腦袋，你居然還在睡覺，是不是想早點回老家去？」

那槍手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才想說話，邱羣又已截然說道：「不必講廢話，記着，把眼睛睜大一點，說不定會有個人從樹木間爬過來，在你的腦袋上打穿一個大洞！」

「小的知道了！小的知道了！」槍手迭聲說。

邱羣這才一搖三擺的走了開去。

等到邱羣已走遠了，這槍手才喃喃的罵道：「他媽的，臭架子！」

× × ×

邱羣是個很喜歡擺架子的人。

他是曾霸的多年朋友，兩人自幼青梅竹馬一起長大，曾霸做了山賊之王，邱羣也成爲了山賊之王堡壘的大總管。

這就難怪他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

他重重的教訓那嘍囉一頓，覺得自己實在是一個很有威嚴的人物。

他在堡外監視，却不知道正有個人，也在目不轉睛的監視着他。

他左右巡視了一會，在一塊巨石旁坐了下來。

他要手下精神奕奕監視着堡壘，但自己却已有了倦意，鬆懈下來。

也許，他認爲這堡壘外，已全是己方勢力範圍之下，目前既無戰火，自己也該趁這個時候，休息片刻。

但他正想閉目養神的時候，冷不防背後有隻手伸了過來，緊緊箍着他的脖子。

邱羣沒有叫出聲，因爲他根本就叫不出來，而在此同時，他還聽見背後有個人冰冷的聲音在耳畔响起：「跟我回堡壘，若稍有異動，休怪槍下無情！」

邱羣用力地點頭。

在他的背脊上，的確有一支槍管，對準着他的心臟，只要一開槍他必死無疑。

× × ×

蔡老么並不是往堡壘內找暗道，而是繞了一個圈子，冒險爬出堡外。

他要深入敵方，最好能抓住曾霸。

他已在歐陽公子的資料上，見過曾霸的照片，但在這黑夜中，要找尋曾霸，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而且，曾霸未必一定就在這山谷裏。

他可能已帶着精銳手下，在暗道的另一個出口處，準備隨時潛入堡壘。

蔡老么挾持着邱羣，重回堡壘。

但當他們轉入堡壘的最後一剎那，槍聲突响。

蔡老么的左腿中了一槍，血流如注。

邱羣趁機反抗，在蔡老么的胸腹間連打四五拳。

曾霸的手下在遠處放槍，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邱羣，還以爲是賊王黨的人，於是，槍聲再起。

蔡老么怒叫起來：「蠢材，快進堡壘，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這可不是恫嚇之詞，邱羣見勢色不對，也慌忙進入堡壘再說。

老王已在裏面接應，邱羣才進入通道，他就用一柄尖刀抵着邱羣的咽喉。

蔡老么總算沒有再中槍，他伏下了身子，咬緊牙關爬了進來。

這時候，黑牛也已走了過來：「老大，你怎樣啦？」

蔡老么喘着氣，坐在地上，額上已冒出了黃豆般的冷汗，但他却還是說：「我沒事，先把這位邱總管縛起來再說。」

黑牛立刻拿出繩子把邱羣牢牢的緊縛着。

邱羣不認識蔡老么，但蔡老么却已從那槍手的口裏，知道這人就是堡壘的「邱總管」。

老王匆匆爲蔡老么視察傷口。

他看了好一會，不由抽了口冷氣：「子彈已嵌入肌肉裏。」

蔡老么咬着牙：「管它是入肉還是入骨，黑牛，問這位邱總管，堡壘的暗道在甚麼地方？」

他叫黑牛去「問」，自然包括了「逼供」的成份在內，黑牛會意，不由分說首先一拳打在邱羣的鼻子上。

邱羣平時威風八面，除了曾霸之外，就只怕范秀姍這個女人。

但現在，連范秀姍也已給曾霸幹掉，邱羣在堡壘中的地位，更是崇高。

可是，落在黑牛手裏，他的威風就只好拿去掃地。

他吃了幾拳，也不必再下甚麼嚴刑，就已供出一切。

蔡老么沒有料錯，堡壘中果然有條秘密的地道。

曾霸的戰略，也完全和蔡老么、老王分析出來的一模一樣。

× × ×

拂曉時份，地道出口處，果然殺出一羣可怕的槍手。

在此同時，堡壘外也响起了槍聲，但那並非主力所在，而是引開賊王黨的注意。雖然邱總管已「神秘失踪」，但曾霸却仍然按照原來的計劃行事。

原來他以爲邱羣已在槍戰中喪生，屍體未曾被發現而已。

他這樣想，因爲當他接獲邱羣失踪消息的時候，他已在山谷後的地道入口處，正準備攻入堡壘。

他怎樣也想不到，蔡老么居然能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把邱羣擄刼，逼問出暗道的所在！

× × ×

誠如蔡老么預言：「這一戰的關鍵，就在那條暗道。」

雖然他的腿吃了一顆子彈，但却認爲這是十分值得的，因爲他已掌握了暗道，他的血並沒有白流。

兩柄威力强大的手提機槍，把暗道裏的槍手殺得措手不及，陣脚大亂。

他們以爲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堡壘，想不到反而變成自投羅網。

老王沒有學怎樣開槍。

但這時候，他抓住了一柄手提機槍，却很冷靜地把子彈一排一排的掃射出去。

地道內傷亡纍纍，雖然也有人還擊，但却因形勢急亂，無法命中老王。

子彈的呼嘯聲，在暗道內顯得格外驚人。

老王終於把來犯者全部擊殺，他吐出口氣，向另一個用手提機槍和自己並肩作戰的漢子說：「我們贏了！」

那漢子面帶笑容道：「不錯，我們贏了……」

老王的臉色忽然一陣蒼白：「你……你怎麼啦？」

漢子忽然搖搖欲墮，他一直用機槍掩住了胸口。

這時候，老王終於看見，他的胸膛有血。

他已中槍，而且很要命！

他終於仰天倒了下去，但在嚥氣前，面上還是帶着勝利者的笑容。

（四）

在火炬照耀下，蔡老么在暗道裏找到了一個人，這人的身上最少中了七八槍。

他面目猙獰可怖，就像個吃人魔鬼。

他本來眞的是個魔鬼，而且吃人不吐骨，但從此之後，他不會再吃人了。

他就是曾霸！

蔡老么長長的吐出口氣：「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句說話眞是一點也不會錯。」

老王道：「他死了，怎樣找軍火？」

蔡老么冷冷一笑：「只要邱總管沒有死，我們就還有機會。」

老王道：「對！我去問他。」

× × ×

曾霸的屍體被拖入堡壘內，邱羣的面色看來就像曾霸般難看。

蔡老么坐在一張椅子上，用刀般鋒利的目光盯着他：「邱總管，你並不是個愚蠢的人，應該知道，那批軍火雖然很值錢，但和閣下的性命相較，還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邱羣面如死灰，道：「就算我交出那批軍火，你們也同樣會殺了我！」

「放屁！」黑牛怒道：「咱們豈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卑劣小人？只要你說出那批軍火在甚麼地方，俺保證沒有人敢動你一條汗毛！」

邱羣却沒開口，只是看着蔡老么。

蔡老么盯着他：「黑牛說的，也是我可以保證的，我這個人的耐性不太好，一分鐘之內，你不說出軍火藏在甚麼地方，黑牛就會殺了你！」

三十秒後，邱羣已屈服下來。

他甚至主動代表山賊之王的手下，向賊王黨投降。

（五）

一箱一箱的軍火武器，已在深谷的一個大岩洞裏發掘出來。

蔡老么眉頭大皺，如此龐大數量的軍火，怎樣運出去？

就在他苦思無策的時候，深谷中突來訪客。

那是一個頭髮梳理整齊，衣飾煌然的中年人。

他自稱任無敵，山東十七大寨的寨主任無敵。

蔡老么接見他，但看來看去，都無法證明，這人就是任無敵。

「歐陽公子也來了，你不相信，可以親自問他。」這個自稱任無敵的中年人淡淡地說。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山谷裏果然又來了一羣人。

這一羣人，最少有二三百之衆！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從上海遠道而來的歐陽歡。

× × ×

歐陽公子左顧右盼，微笑道：「幹得好，東武會的人知道了，一定會氣得死去活來。」

蔡老么坐在一箱軍火上，說：「這位先生，是不是十七大寨的總寨主？」

「當然，」歐陽公子點點頭，「難道你以爲他是甚麼人？」

蔡老么淡淡道：「但我却認爲，他不像山東人。」

歐陽公子「哦」的一聲：「那麼，你認爲他像誰？」

蔡老么凝視着他，臉上的表情突然變得有如怒獅般憤怒：「他是上官汪！」

上官汪！漢奸上官汪！

賊王黨每一個人，他們的臉色全都變了。

歐陽公子還是若無其事，淡淡道：「你若認爲他是上官汪，就把他當作是上官汪好了。」

蔡老么咬緊牙關：「你一直在利用我們，根本就沒有和任無敵有所聯絡，你只是爲上官汪做事，爲東武會奪取這一批軍火。」

歐陽公子悠悠一笑：「你現在總算明白了，本來，我們不必這樣做的，要怪就只好怪曾霸開的價錢太高，池橫將軍認爲難以接受，所以，就派上官汪和在下來處理這件事。」

蔡老么冷冷一笑：「你以爲現在已穩可得到這批軍火？」

歐陽公子淡淡說道：「經過整夜的激戰，你們賊王黨剩下來的還有多少人？」

蔡老么突然全身一陣冰冷。

現在他們剩下的人，恐怕只有一小半而已。

而歐陽歡，却帶來了二百餘人。

雖然，賊王黨的人擁有槍械，但這二百餘人，也有四分之一，擁有同樣厲害的武器。

這一戰若是爆發，賊王黨勢必全軍覆滅。

他不怕死，賊王黨的兄弟也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但死在這種卑鄙小人之手，却是憾事，他們將會死不瞑目。

然而，大勢如此，蔡老么又有甚麼辦法可以扭轉乾坤？

看來，他們只好把軍火雙手奉上。

但他們甘心嗎？

不！他們絕不甘心，每個人都已有了拚盡最後一口氣的打算。

蔡老么又看見了薛慕飛，他一臉得意洋洋的樣子，目光狡猾而可怕。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深谷中又再槍聲大响。

一個身材肥胖，身穿軍服的軍官在一株大樹下發號施令：「把歐陽歡和薛慕飛的人全部逮下來！」

接着，殺聲震天，竟然有數百軍人，掩殺過來！蔡老么精神大振，他已知道，那軍官就是朱一圖！

× × ×

朱一圖給人的印象，向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窩囊官員。

但這時候他却一洗頹風，指揮若定，在這深谷裏，迎頭痛擊東武會和歐陽歡！

歐陽歡咬牙，恨恨說：「我知道這窩囊一定會來，却沒料到他來得這樣快！」

他這句說話，是說給上官汪聽的。

上官汪却已臉孔鐵青，一言不發。

他也有槍，但他才拔出手槍，背後已連中三顆子彈。

開槍的是蔡老么。

歐陽公子急忙找尋隱蔽地方藏身，而深谷中已展開了激烈的槍戰。

這一戰，朱一圖立下大功！

他率領着的，全是素有訓練的精銳戰士，而且武器優良，槍法奇準，戰火一經爆發，自然大佔優勢！

薛慕飛也和上官汪一樣，飲彈身亡。

剩下來的歐陽歡，再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他本是個聰明人，自然知道，這一敗之後，將會有怎樣的後果。

他不再等待朱一圖的逮捕，自己已吞下了一顆毒藥，半分鐘後，就毒發身亡。

（六）

深谷一戰，慘烈異常。朱一圖總算一改作風，打了一場極漂亮的勝仗。

他走到蔡老么面前，緩緩道：「你雖然本來是個賊，但爲了不讓這批軍火流入東武會手上，你却變成了咱們中國人的大英雄！」

蔡老么苦笑着：「我只是一個被人利用的蠢材而已。」

他忽然問：「棺木裏的軍火，是局長供應給咱們的？」

朱一圖點點頭，微笑道：「不錯，但我們軍方的人，却不適宜在那個時候表露身份，只能暗中給你們幫忙。」

蔡老么想了想，忽然道：「東武會既然已和歐陽歡暗中勾結，何以還在客棧中向咱們襲擊？」

朱一圖道：「這是歐陽歡的疏忽，他雖然聰明絕頂，但却居然一時大意，沒有把你們的事，向東武會詳細解釋，薛慕飛不知就裏，却又以爲你們是我們軍方派來的，那一伙，他們實在打得十分窩杜。」

蔡老么道：「但當時若不是朱局長暗中解圍，繼後再贈予軍火武器，我們的情況將會不堪設想。」

他忽然又說：「軍方何以不把賊王黨的人，當作漢奸看待？」

朱一圖淡淡一笑：「因爲我知道你們絕不會是漢奸。」

蔡老么一怔：「爲甚麼這樣肯定？」

朱一圖道：「因爲我相信『三十八』的說話。」

「『三十八』，這是不是一個間諜？」蔡老么望定了他。

「不錯，她美麗而機智，果敢不凡，且對你一見鍾情。」朱一圖笑咪咪的說。

蔡老么優住了：「她……她就是梅可愛？」

「不是她還有誰？連她也在說你的好話，我又還有甚麼可以再懷疑的？早在很久以前，我們就已懷疑歐陽歡勾結東洋人，作出損害國家民族的勾當，所以我們就派她到歐陽公館臥底！」

蔡老么眞的優住了。他忽然優優瞧着一個人，那正是「三十八」——梅可愛。

可愛沒有回上海。

忽然間，她走到蔡老么的面前，一本正經的說：「我現在要正式逮捕你。」

朱一圖淡淡一笑：「他犯甚麼罪？」

可愛說：「他護花無力。」

朱一圖大笑：「妳是個女將軍，巾幗不讓鬚眉，又何必他來保護妳？」

可愛冷冷一笑：「他保護不力的女人，並不是我，而是飄飄姑娘！」

蔡老么又怔住：「她怎樣了？」

可愛說：「她在上海，趁歐陽歡離去的時候，把小飄救了出來，小飄成功脫離魔窟，而且還離開了上海，但飄飄却給歐陽歡的手下殺了！」

蔡老么臉如土色，但却又莫名其妙：「小飄？小飄是她的甚麼人？」

「是她唯一的妹妹，歐陽歡軟禁着她，藉此挾制飄飄！」

蔡老么恍然大悟，飄飄爲甚麼會嫁給歐陽公子，而且爲甚麼處處遷就丈夫，一定要自己跟歐陽公子合作。

他呆在那裏，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突然用盡生平氣力，大聲吼叫道：「我要回上海，找那些混蛋算帳！」

朱一圖陡地喝道：「抓治不法之徒，自有巡捕房的幹練人員，你少逞英雄好不好？」

蔡老么正要說話，可愛已說道：「兇徒雖然殺了飄飄，但在同一時間，他們遇上了巡捕房的人，雙方發生激戰，結果兇徒六死一傷，而傷者也已嚴重殘廢！」

蔡老么怔住，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回上海？」

朱一圖盯着他：「你最好到南方。」

「南方？」蔡老么道：「我爲甚麼要到南方？」

朱一圖看着他，說道：「她的故鄉在江南，她要逮捕你回到故鄉去。」

× × ×

江南是好地方，可愛是好女兒。

世間上還有甚麼事情，會比陪着一個好女兒回到江南這個好地方更愉快，更寫意？

他身上的創傷已漸漸復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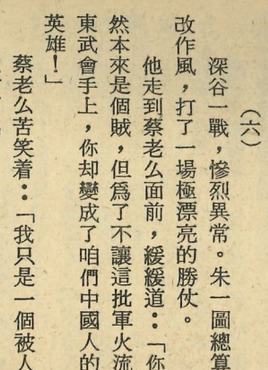
他曾爲國家流血、拚命，但却也曾經是個「賊王」。

（全文完）

環球新書介紹

大內殺手

黃鷹著



俠客秦步歌從一個妓女口中獲知一項大秘密，隨而掀起了一場大屠殺，秦步歌浴血千里，難逃一死，在他死前拚了最後一口氣，將消息送到萬花莊去，莊主常護花與他是生死之交，這是決不可以不管，但，這一管却惹來大禍，萬花莊被夷爲平地，常護花死裡逃生，與另一批牽入此事件以丨玉骨銷魂丁龍飛爲首的殺手，聯手對抗，常護花亦從此一變而成大內殺手，受命於龍飛，接受三月特殊訓練，效力當今天子。到底這個大秘密，牽連著甚麼？而與朝廷對抗的又是怎樣的組織？（每本$6.00）

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隆中客・文
黃耀基・圖

雛鳳啼聲（下）

前文提要：

蘇州是江南有名的好地方，在閶門內茶館來了三個不速之客是關外白山雙煞夫婦古少甫呂絳珠、黑水游龍速振川，他們都是橫行白山黑水之間的黑道高手，這次來江南金漫堡想奪取「藏眞圖」和堡主的一對如意夫人，正在商量對策，座上又多了一個不速之客辣手魯班上官尉加盟，只要財物，他是金湯堡水道機關的設計人，還具有武功，四人共分水陸兩路出發，他們的行動被金湯堡暗設的暗樁——閶門茶館發覺，及時在半路截擊，遇上堡主金無畏的一雙夫人——谷中英谷中蘭等人，一場撲殺就展開序幕了……

老俠巧裝扮　施計制魔頭

獨孤鈺這魔頭也的確够厲害，儘管他在恆兒兄妹再增眞力之下感到手中兵刃運轉遲滯，而一時之間沒法接腔，但十招之後，又扳成平局，並冷笑道：「小雜種，將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吧！」

恆兒兄妹畢竟閱歷較差，兩次增加眞力不能奏功的情況之下，一時之間，居然也沒接腔，而只是加速施展「三百六十週天劍法」中的精妙絕招。

旁觀者清的谷中英入目之下，嬌聲喝道：「星河倒瀉，赤地千里。」

「星河倒瀉」是「三百六十週天劍法」中的精妙絕招，而「赤地千里」却是「赤松六式」中的絕招。

比較起來，「赤松六式」又比「三百六十週天劍法」更玄妙，也更具威力。

金無畏自從練成「赤松六式」之後，劍下不曾有三招以上的敵手，明師出高徒，恆兒兄妹儘管跟隨金無畏的時間不長，但她們天資聰慧，悟性特佳，對於冠絕今古的「赤松六式」劍法已有相當的造詣。

所以，谷中英才特別加以提醒。

聞言之下，恆兒笑應一聲「得令！」

「得令」聲中，還以左手向敏兒比了一個旁人沒法了解的手式。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恆兒陡地騰昇五丈有奇，一式「星河倒瀉」，劍氣森森，有如由半空中傾瀉一道銀色瀑布。

敏兒却並未施展「星河倒瀉」，她配合乃兄使出的，却是一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招式——「卞莊刺虎」。

由於恆兒那全力施展的空中攻勢威力太强，而敏兒那招「卞莊刺虎」，又實在太稀鬆平凡。

這情形，儘管獨孤鈺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但匆促之間，却沒法多想，而不得不全神對付恆兒。

他，幾乎是未經大腦攻慮地橫移尺半，一方面是爲了避開凌空下擊的恆兒的銳鋒，以便於招架，另一方面，却是爲了避開敏兒的那很平凡的一刺。

因爲，橫移尺半之後，敏兒的長劍怎麼也够不到刺中他了——敏兒的那招「卞莊刺虎」，是像初學乍練的新手一樣，站在原地刺出的。

但事實上，獨孤鉌這一「招」，只能說是作對了一半。

那是說，他閃避恆兒凌空下擊的銳鋒，是做到了，而且，也接下了恆兒那全力的一擊。

但，敏兒那本來是怎麼也够不到的那招最平凡的，「卞莊刺虎」，却意外地將他刺個對穿——左肋進，右肋出。

因爲，敏兒出其不意地，突然施展通臂神功，持劍的手臂突然增長一倍，因而本來是够不到的那一刺，不但够到，而且還綽綽有餘了。

一聲慘呼，不！只能算是半聲慘呼。

因爲，獨孤鉌慘呼未畢，已被恆兒順手一劍，人頭已滾落一旁。

獨孤鉌頸項中噴出的鮮血，饒是敏兒退得快，也給濺上一大片，不由使她嬌嗔地向乃兄白了一眼，道：「你瞧！」

恆兒連忙陪笑着說道：「妹妹，嬸嬸最疼妳，明天準會給妳做一件更漂亮的新衣……」

這剎那之間，古少甫，呂絳珠，班嘉大師等人都臉色爲之大變。

敏兒頓足嬌嗔道：「我不管，我要爵你親自幫我洗乾淨。」

谷中英含笑說道：「丫頭別淘氣，還有三個强敵在等候你們兄妹去伺候哩。」

這時，古少甫才冷笑一聲，道：「谷中英，妳還打算讓這對小娃兒上場？」

「是的，」谷中英含笑接道：「今宵，金湯堡是由娃兒掛帥。」

谷中蘭也含笑接道：「這就是說，金湯堡出來的三尺孩童，也是能獨當一面的頂尖兒高手。」

由於恆兒兄妹方才表現突出，谷中英姊妹倆的言語神色之間，都洋溢着太多的讚許和興奮。

一陣輕快脚步聲疾奔而來。

谷中英沉聲喝問：「甚麼人？」

她背後傳來一串蒼勁語聲，道：「金夫人，老朽長沙鏢局總鏢頭范九如，不久之前，曾承恆兒兒妹相救，並承金大俠折節訂交。」

恆兒，敏兒已飛身迎了上去，雙雙拉着范九如的手，搖撼着道：「伯伯，你怎麼也來了？」

范九如含笑接道：「伯伯特地來看看你們，也順便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他一邊說一邊古少甫等人瞟了一眼，臉色微微一變，道：「這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哈哈哈……」

范九如這一縱聲大笑，加上他那令人費解的話，不由使得現場中正邪雙方羣雄都將視綫投射過來。

恆兒搖搖范九如的手臂，道：「伯伯，你是怎麼啦？」

「沒甚麼。」范九如含淚笑道：「孩子，伯伯太高興了……快！快替伯伯引見你們的師娘。」

當下由恆兒替他引見谷氏姊妹和優曇大師之後，雙方自然免不了一番客套。

這時，范九如才注意到那已經身首異

「主兇太厲害，現在你們不必知道，等三年之後，你們武功大成，你師傅會告訴你們的。」

恆兒殊感失望地道：「還要等三年，太久了。」

范九如道：「三年的日子，很快就會過去的，而且，目前的這幾個，都是主要幫兇，尤其是三個男的，當年還輪姦過你的母親。」

恆兒那清澈的雙目中，滿含怨恨地在古少甫等人的身上掃視，默然不語。

敏兒却是一挫銀牙道：「獨孤鉌那賊子，我還想刺他幾個大窟窿。」

范九如道：「孩子，人死不記恨，目前，還是打點精神，宰這三個幫兇吧！」

一頓話鋒，又轉向谷氏姊妹道：「金夫人，目前在場的鼠輩，一個也不能讓他們漏網，否則，讓那主兇知道兩個娃兒的下落，後果堪虞。」

谷中英笑笑道：「范兄請放寬心，這兒已有萬全的準備，這批鼠輩，保證一個也逃不了，至於那個主兇，我倒是希望他現在就趕來，一次解決更好。」

古少甫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呂絳珠也笑問道：「金夫人，現在，是否還由兩個娃兒掛帥？」

「當然！」谷中英笑笑道：「知道你們是娃兒毀家殺父母的仇人之後，更應該由娃兒掛帥。」

話鋒一頓又起：「小淘氣，聯手上！先宰那個番僧。」

恆兒莊容說道：「嬸嬸，恆兒還有些疑點，先要問明一下。」

谷中英點點頭道：「好！你問吧！」

恆兒轉向范九如道：「伯伯，那些賊子們，跟我杜家，究竟有何仇恨？」

范九如漠然地道：「據伯伯五天前所聽到的情形，好像並無任何仇恨。」

「那他們爲甚麼要殺我全家？」

「爲了一枝千年參王。」

「千年參王是我爹的？」

「不錯。」

「當時，將我們兄妹救出來的到底是誰？」

谷中英搶先接道：「優孩子，救你們兄妹的，自然是你們的啓蒙師傅『通臂神猿』呼延哲了。」

恆兒優優地笑了一下之後，却又小臉蛋一綳，向古少甫問道：「姓古的，你都聽到了？」

古少甫陰笑道：「聽到又怎樣？」

「有沒有窕杜你們？」

「沒有，但有一點，我要順便加以說明，當時，救你們兄妹的人是矇着面，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知道又怎樣？」

「如果知道他是呼延哲，則呼克山冷香奴早已化成一片刻灰，你們兩個小雜種也早就骨化形銷了。」

恆兒冷哼一聲，沒接腔。

古少甫笑道：「你不信，我不妨再告訴你一個事實，當時，那個救你的人，曾經挨了咱們頭兒的一掌，咱們頭兒斷定他活不過七天，所以，當時才沒追。」

恆兒冷笑道：「鬼才相信，現在，我師傅他老人家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古少甫道：「那一定是服過甚麼千年參王之類的靈藥，不過，現在嘛！他也跟你們兩個小雜種一樣，活不了多久了。」

一頓話鋒，又道：「你還不相信？」

恆兒優優地一笑，說道：「我當然不信。」

古少甫道：「我再說明一個事實，十年前，呼延哲就不是咱們頭兒的對手，咱們頭兒服過千年參王之後，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已成了半仙之體，如果現在找上冷香幼，呼延哲還能逃過一死嗎！」

恆兒茫然地道：「是嗎？」

「當然是的。」

「可是，我還是有點不相信。」

「你很快就會相信的。」

「我……我不知道……」

這當口，谷氏姊妹，優曇大師等人都已發覺恆兒的神色不對。而臉色爲之大變，谷中英更是沉聲大喝道：「恆兒！不要跟對方的目光接觸。」

谷中英已練成「天魔寶籙」上的神功，身兼正邪兩派之長，她的喝聲中，貫注了「天魔寶籙」上的「虎嘯功」，別人聽來，平淡無奇，但聽在逐漸着迷的恆兒耳中，却有如仲夏沉雷，震得他身軀一顫，霍然清醒。

他楞了一下，才怒叱一聲：「好賊子，你會使妖法！」

谷中英道：「那不是妖法，是來自天竺國的『惑心術』。」

優曇大師也沉聲說道：「記着，不可跟對方的目光接觸。」

接着，又高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古施主跟法華庵主大悲神尼有何淵源？」

「沒甚麼淵源。」古少甫披唇一哂，道：「妳以爲，莽莽江湖中，只有大悲老尼才懂得『惑心術』？」

優曇大師道：「沒有淵源，那是最好不過。」

谷中英沉喝一聲：「恆兒，敏兒聯手齊上，速戰速決！」

「是！」恆兒，敏兒恭應聲中，雙雙揮劍撲向古少甫。

但古少甫却像是足下裝了滑輪似地，一下子疾退丈外——

只見人影飛閃，「噹」然大震中，班嘉大師已跟恆兒兄妹殺得難解難分。

恆兒兄妹方才聯手殺掉獨孤鉌時，不論武功，機智，都有傑出的表現，在在都足以證明，他們年紀雖小，却都是難纏難鬥的强敵。

在通常情形之下，像這樣的强敵，避之猶恐不及，又豈有强行出頭之理。

所以，班嘉大師之所以强行出頭，代替古少甫出手，只有兩種理由。

——理由之一是地位問題，古少甫夫婦是頭兒，身爲屬下的班嘉大師，理當代勞。

——理由之二是班嘉大師具有遠超於獨孤鉌的高明身手，自信可以獲勝。

現在，事實證明，九成九是第二項理由。

因爲，這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二十招，居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我無意也不想竊聽別人的隱私，但你們口中的『杜金龍』三字，却引起我的注意……」

「你是杜金龍的甚麼人？」

「我是他的師兄。」

古少甫莫測高深地笑了一下。

范九如又道：「所以，當時，我才悄然欺近，獲知當年血案的梗概。」接着，又冷笑一聲，道：「也所以，我方才才說，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古少甫陰笑道：「發覺了師弟的滅門仇人，不挺身復仇，却悄然逃走，你很够義氣呀！」

范九如道：「隨便你怎麼說吧……」

他，摩挲着恆兒兄妹的頭頂，神色黯然地，道：「孩子，伯伯很慚愧，自己沒力量替你們爹娘復仇，只好趕到這兒來告訴你們……」

恆兒截口接道：「伯伯，千萬別這麼說，殺父母之仇，本來是要由我們兄妹自己來湔雪的。」

敏兒也仰首說道：「如果您當時逞血氣之勇，貿然出手，對方人多勢衆，您決不是他們的敵手，萬一您被他們殺死了，不但我們兄妹會很難過，而且連一個送信的人都沒有，豈不是更加不好。」

范九如含淚點首道：「好孩子，難得你們年紀輕輕，都這麼明理懂事。」

恆兒接問道：「伯伯，這幾個中，誰是主兇？」

范九如道：「連已被你們殺死的獨孤鉌在內，這四個都不是主兇。」

「那……主兇是誰？」

班嘉大師使的是一枝形如鹿角，長達三尺以上的奇門兵刃。

雖然是鹿角形，當雙方兵刃相接時，却能發出金鐵交鳴聲。

像這情形，按說應該是金屬製成的鹿角才對，但恆兒兄妹的「磁力廻旋劍」，却對它一點尅制作用也沒有。

而且，它也不畏懼鋒利的寶刃。

所以，連見多識廣的優曇大師，也忖不透那究竟是甚麼質料製成的。

× × ×

班嘉大師不但兵刃怪異令人費解，所使的招式也是怪異而又辛辣。

以恆兒兄妹的身手，以二對一的情況之下，居然激戰百招還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恆兒兄妹畢竟年紀太小，在久戰無功，兵刃上的尅制作用失效，連突然施展的「通臂神功」也沒法殺傷對方之後，在復仇心切的情況之下，不由沉不住氣，而施展出與敵偕亡的招式來。

所謂「與敵偕亡」的招式，也就是完全放棄防守，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招式。

站在班嘉大師的立場，自然不願意與對方同歸於盡。

但以恆兒兄妹的身手，使出拚命招式來時，是何等威勢。

所以，班嘉大師在不願同歸於盡的心情之下，就只好節節後退了。

班嘉大師並邊退邊狂笑道：「兩個小雜種，黔驢技窮了吧！」

恆兒脆聲笑道：「小爺的玩藝兒還多着哩！小妹，『赤胆驚神』！」

話聲未落，他們兩兄妹的寶劍上迸射出一片五彩光華，一齊向班嘉大師激射而來——

班嘉大師只發出半聲慘呼，就被絞成十多塊，死狀之慘，令人怵目驚心。

「赤胆驚神」是冠絕今古的「赤松六式」中最具威力的一招。

嚴格說來，恆兒兄妹對「赤松六式」還最多只能算是已具七成火候。

但由於他們施展「赤胆驚神」時，還貫注了武林三絕藝中的「春花競艷神功」，儘管他們的「春花競艷神功」也是最多只能算是已具七成火候，但兩般絕藝同時施展，却發揮了相乘的威力。

因此，功力奇高的班嘉大師，半招都不曾接下，就死得慘不忍覩。

這剎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一片死寂中，正邪雙方都有兩種不同的表情。

谷氏姊妹，優曇大師，范九如等四人，都是一臉的興奮，欣慰。

古少甫，呂絳珠夫婦，却是一副令人莫測高深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恆兒敏兒兄妹則目含痛淚，「嘀嘀」低語着。

谷中英等人的興奮，欣慰，是情理中事。

恆兒，敏兒的含淚低語，也是常情——他們是在默禱他們父母的在天之靈。

最不可思議的，該是古少甫夫婦的表情了。

以目前雙方實力來說，羣俠方面已佔了絕對的優勢，縱然他們夫婦的功力高過已死的獨孤鉅，班嘉大師二人，有絕對把握可以殺死恆兒兄妹，也能有把握逃過谷中英等人的這一關嗎？

何況，羣俠這邊，功力最高的主將金湯堡堡主金無畏還沒出面哩！

那麼，他們夫婦憑甚麼還這麼鎮靜？是故裝鎮靜，以困惑對方？

是對以速振川爲首的「水路奇兵」寄以厚望，藉以旋乾轉坤？

或者是另有甚麼出奇制勝的伏兵，和錦囊妙計？

× × ×

沉寂了少頃之後，范九如首先打破沉寂，歡呼一聲，道：「孩子們！殺得好！殺得妙！」

谷中英却向古少甫笑笑道：「你們兩夫妻好像對已死的兩個，連一點兒兔死狐悲的感覺都沒有？」

古少甫淡然一笑，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人生就是這麼回事，又有甚麼好『兔死狐悲』的。」

話鋒一頓，又道：「就以妳我來說吧！現在，咱們都還活得好好的，但，待會情況如何，誰又能料定？」

「我能料定，你已經死定了！」

接口的是恆兒。

話出招隨，兄妹倆雙雙撲向古少甫。

這兩個娃兒好像事先已有默契——不管對誰，都是兄妹聯手齊上。

而且，一出手就是「赤松六式」中的第一式「赤手屠龍」。

很顯然，兄妹倆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

但是這回，兄妹倆的行動却並未能盡如心意。

因爲，古少甫夫婦倆，也顯然已有默契。

恆兒兄妹倆的攻勢才發動，就被古少甫夫婦分別截住。

古少甫對敏兒，呂絳珠對恆兒。

二對一變成一對一，恆兒兄妹的威力自然打了折扣。

同時，古少甫夫婦的長劍上套上了一個不知是甚麼質料的半透明的套子，好像能抗拒「磁力廻旋劍」的吸力作用，使得恆兒兄妹的威力又減低了一部份。

再加上古少甫夫婦本身的功力也高于已死的獨孤鉅和班嘉，因此，滿以爲一招「赤手屠龍」就可以殺死對方的恆兒兄妹，却並未如願。

「赤松六式」劍法，雖名爲六式，却是一式之中有九個變化，也等于是五十四招。

但儘管有上述情況，恆兒兄妹未能一招殺敵，「赤松六式」仍然不愧是冠絕今古的曠代劍法。

當古少甫夫婦分別接過「赤手屠龍」時，禁不住信心大增地同聲笑道：「『赤松六式』也不過如此……」

笑聲未落，恆兒兄妹的第二招「赤虹貫日」已相繼使出。

在這招「赤虹貫日」中，古少甫夫婦不得不被迫退了八尺。

這回是恆兒兄妹殺出了信心，相反地，古少甫夫婦却難免不暗地心寒了。

須知「赤松六式」的招式是一招比一招玄妙，威力也自然一招比一招强，這情形，古少甫夫婦自然早已有過耳聞。

現在，兩招之中，就被迫而不得不後退八尺，以後的情況，豈非更糟？

古少甫夫婦心頭的驚凜未畢，恆兒兄妹的第三式「赤地千里」已緊接使出。

「赤地千里」中，古少甫夫婦又被迫退丈八之外。

當他們又在後退中勉强接過第四式「赤兔追風」時，已呈强弩之末，連手中的兵刃也運轉遲滯起來。

恆兒兄妹一面以第五式「赤心泣鬼」發動更凌厲的攻勢，一面同聲大喝：「鼠輩納命來……」

古少甫夫婦够絕，也够狠，居然沒有在第五招中「納命」。

不過，雖然沒有「納命」，却已掛了彩——古少甫右大腿血潰殷然，呂絳珠左臂沁血，髮髻被削掉，鬢亂釵橫，狼狽已極。

「赤松六式」在「冷面鐵心乾坤聖手」金無畏手中，沒有三招之敵。

而目前，古少甫夫婦却已接下五招而不死。

儘管恆兒兄妹不能跟乃師金無畏相提並論，但平心而論，古少甫夫婦能接下五招，已足以自豪了。

× × ×

當恆兒兄妹發動「赤松六式」中的最後一招「赤胆驚神」時，古少甫夫婦已無餘力招架而只有閉目等死的份了。

當恆兒兄妹的劍勢有如漁翁撒網地分別「網」向古少甫夫婦時，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聽得冷哼震耳，人影如電掣似地一閃。

古少甫夫婦已分別站立三丈之外，恆兒、敏兒却有如泥塑木雕似地呆立當場。

傲立恆兒兄妹身邊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鬚髮斑白，滿臉橫肉，却紅潤有如嬰孩的灰衣老者。

這灰衣老者的行動，實在太快速了。

他，于古少甫夫婦生死一髮間，將其托出三丈之外，並同時制住恆兒兄妹，近在一旁替恆兒兄妹掠陣的谷氏姊妹、優曇大師等人連搶救的念頭都轉不過來，而只有臉色大變地乾瞪眼的份兒。

那灰衫老者冷電似的目光凝注古少甫夫婦冷哼一聲道：「你們兩個，可眞會辦事！」

古少甫夫婦噤若寒蟬，連大氣都不敢出。

那灰衫老者接問道：「速振川呢？」

古少甫恭應道：「回主人，速振川已按預定計劃進行，想必已經得手了。」

那灰衫老者道：「這兩個娃兒是甚麼人？」

古少甫道：「是金無畏的徒弟……」

「那兩個女的呢？」

「他們是金無畏的夫人，谷中英、谷中蘭。」

「很好，太好了，眞是見面勝似聞名，哈哈哈……」

那灰衫老者一陣怪笑之後，古少甫這才諂笑說道：「啓稟主人，還有一個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這兩個娃兒，就是您正在找尋中的杜金龍的孽種。」

「你……你沒弄錯？」

「絕對錯不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

「是兩個小雜種自己說的。」

「當年，救他們的就是金無畏？」

「不！那是『通臂神猿』呼延哲。」

那灰衫老者點首笑道：「很好！這是意外的收穫。」

一頓話鋒，又道：「金無畏呢？」

古少甫道：「到目前爲止，還沒出現過。」

呂絳珠接口說道：「金湯堡的主將，都集中在這兒，金無畏可能是在金湯堡坐鎮。」

那灰衫老者只「唔」了一聲，沉思未語。

這段時間中，羣俠這邊，沒有任何反應。

按說，恆兒兄妹被制，谷氏姊妹與優曇大師等，理當奮起搶救才對。

但事實上，除了當恆兒兄妹被制的剎那之間，他們曾經臉色大變之外，目前的表現，却是令人莫測高深。

除了范九如一臉惶急，不時向谷氏姊妹投過求援的目光之外，谷氏姊妹，優曇大師等三人，都是眼觀鼻，鼻觀心地，一副無動于衷的冷漠神色。

那情形，就好像他們完全是局外人一樣。

那灰衫老者向谷中英沉聲問道：「你們四個，爲何不說話？」

谷中英含笑反問道：「你認爲，我們該說些甚麼呢？」

那灰衫老者冷笑道：「當然是自動獻出藏珍圖，向老夫告饒。」

谷中英嬌笑道：「向你告饒，你就會饒了我們？」

她這麼一笑，有如牡丹盛放，令人心醉。

那灰衫老者苦笑道：「妳，不愧是顚倒衆生的一代尤物，老夫生平，對女色一向不太感興趣，但妳這一笑，却使老夫怦然心動。」

谷中英道：「怦然心動又怎樣？」

這回，谷中英是繼以媚笑，其魅力足以使百煉鋼化成繞指柔。

那灰衫老者呆了一下，道：「老夫要你們姊妹倆陪伴老夫，以娛晚年。」

「很好！這應該說是我們姊妹倆的光榮。」

「這是說，妳已經答應了？」

「我們姊妹倆，能够不答應嗎？」

「你們會心甘情願？」

「不！是心不甘，情不願。」

「那你們爲何不反抗？」

「以目前情況來說，你應該比我們更清楚，反抗等於是螳臂擋車。」

此刻的谷中英，不僅是用咀在說話，連眼睛、眉毛、和全身的媚勁，全都「動員」了。

那灰衫老者顯得色迷迷地笑道：「不錯，這都是實情。」

谷中英媚笑道：「我這個人沒別的長

處，只是一向實話實說，也最識時務。」

說話間，她輕擺纖腰，搖曳生姿地緩步走向那灰衫老者身前，笑問道：「老人家能否請先行示知姓名來歷？」

那灰衫老者道：「老夫百里松……」

谷中英截口媚笑道：「就是三十年前，將關外武林鬧得天翻地覆的『天池怪客』百里松前輩？」

「不錯。」百里松含笑點首道：「眞難爲妳，年紀輕輕的，也能知道老夫的來歷。」

谷中英雖然駐顏有術，外表看來有如花信年華的少婦，但實際年齡已快接近四十大關了。

以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婦人，還被人稱作「年紀輕輕」，似乎有點兒唐突。但如以百里松目前的年齡來說，却也是很自然的事。

谷中英笑得花枝亂顫地，道：「百里前輩眞會說笑，奴家已經該算是老太婆的人了，還能算是『年紀輕輕』嗎？」

現在，他們相距不足五尺，谷中英這一使出渾身解數，使得百里松更形感到媚力逼人，而顯得有點渾陶陶地，涎臉笑道：「算，算，當然算。」

谷中英道：「奴家雖然生得晚，當前輩威震關外時，奴家還在孩提之年，但前輩的威名風範，却早已于先父口中聽說過，可以說是心儀已久。」

「想不到，妳的迷湯功夫，也跟妳的美貌一樣，令人心醉。」

「前輩已經心醉了？」

「老夫不但心醉，全身都醉了哩！」

「其實，奴家說的，字字由衷，絕對不是迷湯功夫。」

百里松笑問：「那麼，現在，妳應該是已經心甘情願了？」

谷中英故裝迷糊地反問道：「甚麼心甘情願呀？」

「陪老夫共度餘年。」

「是的，現在已經是心甘情願了。」

「妳妹妹呢？」

「她嘛！她一切都聽我的。」

「那麼，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當然！奴家雖然是婦道人家，說的話，却也一向是說過就算。」

百里松好像是意亂情迷地，說道：「好！看在妳的情份上，待會，金無畏和這兩個小雜種，老夫也都可以給他們一條生路。」

「多謝老爺子！」

「百里前輩」變成了「老爺子」，稱呼方面已套近了一步。

而事實上，他們之間的有形距離，却不止近了一步，而是近了三步。

不過，這回不是谷中英向前，而是百里松向前挪動了三步。

現在，他們雙方已到了伸手可及的距離。

面對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絕代佳人，言笑晏晏，香澤微聞，百里松好像已經忘記他那形將就木的年齡，全身都飄飄欲仙了。

「老爺子，奴家不能不提醒您一聲。」谷中英的媚目中放射着一股異樣的光彩，嬌軀也挪動一步，自然地以左手握住對方的右手腕脈。

按一般常情來說，只要扣住對方腕脈，眞力驟增之下，對方就會半身麻木，形同廢人。

但目前的事實却不然，被制的百里松若無其事，制人的谷中英反而是臉色大變地，芳心不由地往下直沉。

因爲，她所扣住的，好像不是一個人的手腕，而是一段剛剛由火爐中取出來的鋼條——又硬又燙。

她的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整個人也跟恆兒兄妹一樣，不能動彈了。

這對羣俠方面來說，等于「屋漏又遭連夜雨」，不但谷中蘭、優曇大師等人臉色再度爲之大變，谷中英本人更是長嘆出聲，默然垂首。

百里松伸手在谷中英的香腮上扭了一把，笑道：「丫頭，現在，妳該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谷中英沒接腔。

百里松又道：「丫頭，在老夫面前使『攝魂大法』，是不是等于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谷中英仍未接腔。

百里松道：「方才，妳說過，妳所說的話，一向就說過就算？」

這回，谷中英「唔」了一聲。

百里松道：「這『說過就算』，是說過就算了，還是說過就算數？」

谷中英忽地嫣然一笑，道：「當然是說過就算了。」

「好一個小滑頭！」百里松呆了一下，道：「妳，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谷中英含笑反問：「爲甚麼我不能笑出來？」

百里松苦笑道：「妳好像吃定老夫了，諒準老夫捨不得殺妳。」

谷中英道：「捨不捨得殺，是你的事，我可不曾求過你啊！」

百里松道：「老夫說過的話，不是『說過就算』，而是說過『一定算數』，不殺你們就是不殺你們，但一身武功却必須廢除。」話鋒略爲一頓，又道：「至于能不能消受你們姊妹倆的艷福，更不成問題。老夫賣刀未老，老夫雖然已是望七之年，但精力方面，絕對不遜于二十郎當歲的年輕小伙子哩！」

谷中英沒接腔。事實上，谷中英也根本沒聽到對方的話，而無法接腔。

原因是：她被百里松要廢除她的功力的那句話，震驚得楞住了。

如果這時候百里松就廢掉她的功力，可怎麼辦？

幸虧百里松未立即廢掉她的功力，是精目向優曇大師，谷中蘭，范九如等三人一掃，道：「你們三個，怎麼說？」

谷中蘭含笑反問道：「你說呢？」

百里松道：「我說嘛！最好是自動投降，面子上好看一點。」

谷中蘭道：「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正是這樣想法。」

范九如抗聲道：「不，金夫人，俗語說得好，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范某人寧可血濺五步，也不願自動投降。」

谷中蘭苦笑道：「范大哥，你爭的是面子問題，其實，面子能值得幾文錢一斤，而人却只能死一次啊！范大哥，還是看開一點吧！」

谷中英也附和着道：「范大哥此時此地，可千萬不能逞血氣之勇。」

優曇大師也高喧佛號道：「范施主，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咱們認命吧！」

范九如怎麼也想不到谷氏姊妹、優曇大師等人會如此沒有骨氣，幾乎想破口怒叱。但他畢竟沒有罵出來，而只是頓足長嘆，連連搖頭不已。

百里松忽然沉叱一聲：「甚麼人？」

松林外傳來速振川的語聲道：「屬下速振川。」

話聲中，雜沓的脚步聲也由遠而近。

百里松道：「事情辦好沒有？」

速振川的語聲道：「回主人，事情都辦好了，不過……」

「不過怎樣？」

「金無畏不肯就範，屬下等人又奈何不了他，給他走掉了。」

「只要事情辦好了就行，人走掉了不要緊，遲早會落網的。」

沉沉夜色中，一行十二個人魚貫地走了過來。

爲首一人就是「黑水游龍」速振川。

緊隨速振川後面的，是一乘四川滑竿式的敞篷轎子，端坐轎子上的，是大腹便便，即將臨盆的金無畏的三夫人柳蘭春。

柳蘭春後面是「辣手魯班」上官尉。

再後面是二個勁裝佩劍的彪形大漢。

這情形，已很明顯，以速振川爲首的「水路奇兵」已收到預期的效果。

柳蘭春被刦持，金無畏下落不明，金湯堡是澈底的失敗了。這對谷氏雙姝等人來說，等于是火上添油，雪上加霜。

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金無畏能够及時趕來，將劣勢扭轉過來。

以目前羣俠方面的絕對劣勢與絕望處境來說，就算是金無畏及時趕來了，憑他一個人的力量，能够隻手遮天嗎？

× × ×

那一行人在丈遠外停了下來。

速振川向百里松躬身行禮，道：「參見主人。」

「罷了！」百里松擺擺手道：「將經過情形說明一下。」

「是！」速振川恭聲說道：「回主人，一切經過，都如預定計劃，由水底暗道進入金湯堡，首先刦持柳蘭春，脅迫金無畏交出藏珍圖並自毀功力，才能保住柳蘭春的性命，但金無畏只交出藏珍圖，却不肯自毀功力，屬下們能力有限，只好讓他走掉了。」

「金無畏臨走時怎麼說？」

「他說，請主人善待他的夫人，一年之內，他一定設法救回去。」

「一年之內救回去，哈哈哈……」

百里松仰首一陣狂笑之後，道：「先將藏珍圖呈上來。」

「是。」

速振川探懷取出藏珍圖，快步向前，雙手遞了過去。當百里松伸手接取時，速振川忽然十指暴彈，一片五彩光華過處，百里松已被制得有如泥塑木雕。

這變化，實在太意外了。

饒是百里松的功力高到已成半仙之體，還是着了速振川的道兒。

不！不是中了速振川的道兒，是中了「冷面鐵心乾坤聖手」金無畏的道兒。因爲，目前的速振川，是金無畏所喬裝。

當金無畏突然發難的同時，谷中蘭，優曇大師二人也配合着快如電掣地解了恆兒兄妹和谷中英的穴道。

一舉制住百里松之後，金無畏立即卸除僞裝，並以本來嗓音笑道：「很抱歉，由于你功力太高，不得不用點心機。」

話聲中，回手凌空連點，又點了古少甫，呂絳珠二人的穴道。

百里松頹然一嘆，道：「金無畏，你够高明，但絕不光彩。」

金無畏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氣，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憑眞功夫，我可能不是你的百招之敵，而我，于公于私，都必須殺掉你。」

百里松默然無語。

金無畏又道：「現在，我可以坦白告訴你，當你們這批人遠在百里之外，我就獲得消息，所以，我佯作遠出狀，實則在暗中監視你那批手下的行踪……」

古少甫插口問道：「速振川，上官尉二人都被你殺掉了？」

金無畏笑笑道：「是的，但上官尉還活着，因爲，王記茶館中的上官尉，就是我金某人所喬裝。」

古少甫長嘆無語。

金無畏又向百里松道：「閣下也够高明，由于我事先沒發覺你的行踪，你的突然出現，幾乎使我一着錯，滿盤輸。」

（以下轉入第98頁）

俠情短篇故事

高陽生・文
黃耀基・圖

丹心碧血

夜闖王府　竊取罪證

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這兒是古洪都——南昌府的百花洲。滕王高閣臨江渚。

一男，一女，上了滕王閣。

憑欄側立——這樣的站立姿勢，二人四目，可以顧到四面八方的動靜，沒人可以逃過二人的眼光。

就是飛鳥也難遁形。

可不是，一隻孤鶩，斜掠暮空，消失蒼茫，立刻引起二人的注視，一直目送到不見了他的影子爲止。

顯然的，他和她是時刻留心任何可疑的跟踪，總是步步爲營，小心翼翼的不敢稍有鬆懈。

夜幕深垂，闃無人跡，雖是天高氣爽的深秋，一入夜，就涼意侵入，金風颯颯，在白天，百花洲也好，滕王閣也好，遊人接踵，川梭不絕，日頭西斜，都已賦歸，沒有秉燭夜遊的雅人了。

有，就是這一男一女，兩位特殊的騷客。

男的是美男子，俏丈夫，英姿煥發，在他那子都、宋玉似的玉面上，緊鎖雙眉，透出心情沉重與無限煩憂之色。

女的更是傾國傾城，描不成，畫不就，那張臉蛋兒，施丹則太赤，傅粉則太白，吹彈得破，宜喜宜嗔春風面，這時也像感染一片秋霜肅殺之氣。

本是一對人見人羨，天造地設的璧人，卻因各懷重重心事，或因激烈爭吵之後，都沉默如死！良辰美景奈何天，大煞風景了。

男的終於長長地噓出一口氣，好像吐出胸中千斤重壓的鬱怒，開了口，劃破了沉寂：「紫蓉，我也許錯怪了妳！只是，我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若不洩恨，枉生人世了……」

女的幽怨，悲憤地幾乎掉下來珠淚，哽咽地捧頭，截口：「王郎，你——還是不脫世俗之見？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了，總之一句，只要心願得償，能够消弭這場刀兵殺戮，不使大江南北生靈塗炭……此身已受逆藩之辱，不能再侍王郎，我死也瞑目了。」

她緩緩地閤上星眸，低下頭去，兩行珠淚，再也控制不住，如斷綫珍珠掉個不住。

豈止是「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實是「最是惹人腸斷處，美人珠淚半盈睫」！

滿面憤激，咬牙切齒的男人也突然一歪頭，淚流滿頰：「英雄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他迅速揮袖抹去淚痕，仰天長嘆：「罷了——」

女的嚶嚀一聲，撲入他的懷中，哀泣欲絕。

男的輕舒猿臂，把伊人緊緊摟住，頻移下巴，摩擦她的如雲秀髮，她如泣如訴地細語：「王郎，逆藩初見禮賢下士，僞

裝賢明，我依照你的意思，巧通關節，得賣身入府爲婢，二年八個月，安然無事。却未想到逆藩好色貪淫，叛跡漸露，荒淫更甚，終被他沾污了……我本想和他同歸於盡，只是不能白死，爲了你的委託，我一定要完成任務……王郎，你等着好了，那份名單到手，你照我們的約定的時候行事就是了。」

「蓉妹，眞難爲了妳了，也是我不好，爲了要報答守仁伯的大恩，想掌握逆藩造反的證據，我枉爲男子漢，無法深入逆藩的心腹，才請妳設法賣身入府潛探，却未料到如此結果……唉，但願我能忘掉這一件事，我又如何能忘掉這件奇恥大辱呢？」

她哭泣得更傷心了，千言萬語，無話可說，只有付諸一慟，雖杜鵑啼血，不過如此，哭得他也心碎了，目射厲芒，挫牙有聲：「我不殺此賊，誓不爲人，蓉妹，今夜我就一劍闖王府……」

「不——不行，」她淚人兒似的仰面搖頭：「王郎千萬不可任性胡來，如早半個月，你來了，我還會考慮和你與奸王拚一拚命，如今不行了，你若逞血氣之勇，白送性命一條……」

「我不信，憑你我二人雙劍合璧，就是龍潭虎穴，也殺它一個馬仰人翻，爲了湔雪奇恥大辱，就是刀山劍海，我王中原也要闖它一闖！去！」

她淚眼迷糊地連連搖頭：「不可以，王郎，死有泰山之重，鴻毛之輕，你千萬不可送死！」

「這却是爲何？我偏是不信邪，馬上就……」

「不，奸王這二天遠離府邸，就是溯江北上，專爲親迎匡廬五老去了，你想一下，自問合我們二人之力，是不是五老對手？」

他木然呆立，如洩了氣的皮球，茫然地：「匡廬五老？他們乃一代宗師，前輩名宿，功力通神，爲何會受奸王之聘？這是什麼世界呢？」

「還不是功名利祿動人心，奸王一出手，就送五老每位黃金萬兩，明珠百顆，白璧十雙，一人高的東海珊瑚樹各一株，其他古玩賞物無數，尊以國師之號，誘以未來大富貴，封妻蔭子，五老就一口答應下山了，奸王爲示禮遇，親自出迎去了，我也是利用他不在府邸空隙才能伺隙出來的……」

他忿然冷笑：「老賊把妳寵擅專房，當然對妳行動特別注意了……」充滿了醋意。

她低頭拭淚：「由你說好了，奸王自知逆謀在心，對內外一向關防嚴密，王邸人員，任何人出府，都必須登記報備的，我託詞探望姑母，才得到此，爲防奸王手下耳目太靈，我不能再久留了，王郎，請緊記我們約好的事，我走了……」

他尚有餘言未盡，眷戀不捨之意，她已掙脫他的纖臂，翩若驚鴻地閃身下閣，臨去又回頭道：「王郎珍重啊……」

他呆呆地如夢初覺，抖顫地舉手示意：「蓉妹——多珍重，爲我們的未來，珍重！」

× × ×

宸濠王府徹夜燈火通明，內府亂成一片！

——是王府內院突然在深更半夜有幾處失火，也是最要緊的「檔案庫」，「珍藏庫」，「內務庫」等隱密地點，平時刁斗森嚴，戒備如鐵桶，就是王府中人，非有硃符牌號，也不能擅入一步的雷池禁地，現在却有火神光臨了，以王府外面層層禁衞，外人是絕難進入的，蒼蠅也飛不進去，突然起火，也決非府內失愼所致，在一陣大混亂之下，人多手衆，火頭迅被撲滅，燒毀之處不大，却使王爺宸濠大爲震怒，咆哮如雷，一面坐鎭大廳，下令內外徹查可疑之處，一面召集文武部下，研究爲何失火。

二更前，他在王府大宴匡廬五老，剛送走五老去臨江賓館安歇，就出了這個亂子，實在使他感到灰頭土臉，大罵手下全是膿包飯桶……

快到五更天了，府內手下陸續報告上來。

縱火嫌犯尚未查出，但也尚未發現有外人潛入王府縱火的跡象，正繼續追查內府。

「檔案庫」有被人潛入翻亂跡象，是否失竊？正在依照副本官册比對查證中，火未燒及檔案。

「內務庫」錢糧帳簿有被人撕脫部份，正在徹查，有被火燒少許帳册，及水漬若干。

「珍藏庫」有七號，九號，十一號三大鐵櫃被撬開跡象，初步點算，失竊貓眼石、祖母綠、翡翠、明珠、白璧等若干件，詳細數目等點清數字呈報！

宸濠王爺不以爲意的道：「明明是有外人潛入王府偷盜，臨走縱火示威或故意分散妳注意力，你們還敢說沒有外人進入跡象嗎？眞是混帳！火速追踪破案，如果被傳說出去，本藩豈不教天下恥笑？你們有面子嗎？」

手下喏喏連聲中，他又笑了：「如確是外來，此賊身手高明，孤恨不得收爲己用，傳話出去，如自行投到，孤決不追究治罪，反而重賞，能生擒回府者，同受上賞，天下有誰不知孤家愛才如命，求賢若渴？」

話聲未了，一位俏婢，由內府奔來，跪在階下：「王爺，奉王妃吩咐，稟告急務。」

「快報上來——」

「回王爺話：紫雲宮貴妃不見了，遍尋無着！」

宸濠如聞迅雷，大驚失色，霍然暴起，大喝：「孤的愛妃不見了？必被外賊刼去！好個賊子，刼財刼色，竟胆大包天刼到王府來了，立即傳牌下去，封鎖水陸兩路，畫影圖形，嚴令每個關卡，一定要緝拿歸案，如有走漏洩密，失察人員一律殺無赦！」猛拍玉案，雙目怒張，狀若噬人而食。

各人都知道，王爺只有暴怒到極點時，才會這樣可怕，只見他氣喘如牛，咻咻不絕地又吼叫着：「通知水陸關卡，生擒外賊與逃犯來獻者，賞黃金二萬兩，官陞三級，誤事者提頭來見！」

階下暴喏，令出如山，王府轅門，急

騎馳出，蹄聲如暴雨，馳向四面八方，八百里火漆文書連同王府金牌就在一天一夜之間，遠達千里之外了。

大家都不知道王爺爲何對一個失踪的妃子爲何如此重視？如此震怒？如此驚師動衆的限令窮搜，必得始甘心。

其實，也只有宸濠心中明白，少數心腹智囊在猜測，必是有關重大的機密或證據在這位妃子手上，怕洩密，關係太大了，才會這樣。

× × ×

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時序十月，已經降霜。

正當霜下正濃，寒意最重的五更天，兩條人影，踽踽貫行在山谷樵徑間，是一對村愚裝束的老夫婦，誰也看不出他倆老口子就是名震天下武林的「碧血娘子丹心客」。

男的就是「丹心劍客」王中原。

女的是「碧血娘子」魏紫蓼——在宸濠王府化名「柳含烟」，因她愛穿紫羅衫，碧羅裙，宸濠寵愛無比，爲她特建「紫雲宮」。

他倆已經奔逃了三天三夜了，力盡筋疲，專揀深山小路走，是魏紫蓼的主意——她對奸王宸濠太清楚了，奸王如發現準備造反起事的花名册與各路兵馬的錢糧帳册及和朝中大臣勾結密謀的來往密扎失竊，一定會先懷疑到她身上，因爲奸王對她偏寵，任何奸謀逆計都在枕蓆得意時告訴她了，她一失踪，奸王必絕對不放過她，不止急令水陸兩路關卡嚴緝，也必派出王府所有的高手分路截殺……

所以，她雖然竭盡所能的趁奸王與手下一等一的高手與智囊們都在前面歡宴匡廬五老的空隙，內府只有一般人手的空檔，以最快的方式暗襲幾處守衛人員，取走了一批珠寶、名册、帳册，再放了幾把火，故佈外人潛入，刼財刼人再放火的迷陣，由一片混亂中潛出王府，一和接應的王中原一會合，就雙雙化裝易容，照預定計劃，專抄山路捷徑北上。

目的是能偷渡關山，不經過驛路各處關卡，把所有的奸王謀反證據送到明宮大內……」

旭日暉暉，他倆停在一處山谷絕巔之頂，坐下休憩。取出乾糧，却難下嚥，王中原說：「蓼妹，妳好好調息一下，我去灌一袋山泉……」

「不要！你也歇着。王郎，太累了，最好找個山洞，好好歇一天。我們已三天三夜沒閤眼了。」

「也好，」王中原站起來：「我就去找山洞，一同去也好。」

她乏力地站起來，又搖頭：「不，還是趕一程，能早一刻過江，就早一刻安全，王郎，咬牙走吧！……」

王中原憐惜地：「蓼妹，我想：照妳走的這條路，一定大出他們意外，想不到我們放下水陸不走，會走這條山路，依我看，前面就是徐家埠了，沿永修黃沙山路過幕阜山就是鄂北通山了，一到武漢三鎮，奸王就鞭長莫及了，不如先歇一天，養足了精神再趕路。」

「不行，」魏紫蓼雙眉緊鎖地說道：「王郎，我突然想起了此路多險，可說不通，不如轉向江州府（九江），再由孤邊荒野雇船過江，也許更出奸王意料之外，這是兵法中虛虛實實的運用，對！就這麼走吧。」

「唉！蓼妹，我想不通了，妳明知江州近匡廬，可以說是五老大門口，他們既受奸王之聘，此時一定廣佈羅網，何況，水路是第一大關，『隣陽孽龍』董大江和他拜弟『翻江蛟』皇甫淼早已受奸王控制，一定爪牙遍佈，我們豈可自投虎口？」

魏紫蓼搖頭：「王郎有所不知，我忘了這邊有九宮惡道，早被奸王收買，血冠道人不止奸詐無比，九宮劍陣更霸道，我想，還是走水路比較安全！」

王中原無可奈何地：「我們竟變成這也怕！孤也怕了？蓼妹，我們已經易容化裝了，牛鼻子們人手再多，也未必每條山路都有人？即使對面碰上，也未必能看破我們的行藏……」

「王郎，血冠奸詐無比，我心中已起警兆了，才想避開這條路……小心，好像有人來了？走吧。」

她艱難地移動脚步，實在太乏力了，不必裝，也極像一個老弱村婦了。

王中原半扶着她，沿着樵徑走，脚步聲响，由左邊密林中岔道上走來一老一少，一看就知是山農採樵的，都帶了斧頭、柴刀、繩索，這一老一少，看到他倆，也意外一怔，站定了，老的拱拱手：「二位爲何這麼早就走山路？」

王中原忙抱拳：「我……老朽和老伴要去探親，不料却迷了路，在山內轉了一夜……」

老者點頭呵呵：『太辛苦了！寒舍就在不遠處轉角林子內，二位老表不妨先到寒舍歇歇脚，吃點東西再趕路……」

江西人對人習慣叫「老表」，不管一表三千里，乃淳厚風俗，拉親近，見人就熟之意，王中原連連道謝，未置可否，老者却熱心地回身引路，「老表請——小虎，你趕頭回去，要你娘先做好熱的吃食歇客。」

那個黑鐵樁似的小伙子一點頭，撒腿就跑回頭路，王中原不安地，由衷地道謝：「怎好打擾老丈？」

魏紫蓼忙道：「老牛，就叨擾老表一頓好了。」

老者慈祥地笑了：「還是表嫂隨和，請——」

猛地，前面傳來：「小虎」——那個小伙子一聲驚叫：「你們——是誰？」

桀桀怪笑震天：「無量壽佛，小施主，你站好別亂動，道爺們是來接那兩位大財主親戚的——」

老者和王、魏二人已邊說邊走，走近林邊了，一聽話聲，王、魏二人駭然失色，互看一眼，魏紫蓼悄聲急語：「豁出去，只有拚了，我絆住他們，你快先走，到八里舖會合，先到先等，不見不散，如三日內有一個不到，就自行過江，來生再會了……」

却被震耳狂笑打斷：「不忙，不忙，二位老表，貧道的馬前神課眞靈，總算等着了……二位也不必瞞了，我們已偷聽半天了！哈哈，柳王妃，貧道連轎子也備好了！就請上轎，恭送王妃回府……」

嗖嗖嗖！風聲响個不住，分由密林樹梢上掠下了十八個中年道士！一字排開，中間爲首一個年約六旬的老道，頭戴朱紅道冠，七星道袍，削腮無肉，巨大鷹勾鼻，三角眼，一字眉，十分異相，手執鋼絲鐵柄雲帚，咧開血盆大嘴，居然向王魏二人稽首爲禮，他身後十七個中年道士却滿面獰笑，殺氣騰騰的各按喪門劍的劍柄。

魏紫蓼先向愕然怔怔的老者檢衽爲禮：「先謝過老丈，無法叨擾了。請二位馬上回府，難女和外子要和這班惡道一決生死了……」

王中原已迅速由大包裹中抽出兩劍，一手遞給魏紫蓼，他自己已拔劍出鞘，嗆啷龍吟，寒鋒一泓，那老道仰面一哦：「貧道幾乎走眼了，原來夜闖王府，刼財刼色的大俠，竟是丹心劍客王大俠當面？見到足下火氣劍才知道……」

魏紫蓼冷叱：「血冠賊道，姑奶奶就讓你見識一下助紂爲虐的下場……」

她也亮劍，碧色照眼，寒氣逼人，老道一怔，失聲脫口：「碧血玄鋒？原來柳王妃竟是碧血娘子魏女俠，哈，難怪了，王爺雖走眼不識人，却識色，對妳愛如性命，爲何私奔小白臉……」

王中原不等魏紫蓼開口，立即行動，人已身隨劍進，飛射老道：「我來見識一下九宮劍陣……」一劍七花，七點寒光，已罩向老道七大要穴。

老道狂笑一聲：「擺陣！上！——」人已倒射二丈，避過了王中原劍招，手探肩頭，拔出了長達四尺四寸的喪門劍！

王中原揮劍再擊老道，嗆啷啷，已被二枝劍左右圈住，二個中年道士掠到，其他十五個道士已繞圈游走，劍尖斜指，有高，有低，有左，有右，姿態各異，角度不同，行家一看，就知道是虛實莫測，變化無窮的劍陣，一出齊出，王中原已陷身劍陣內，一失招，就會刺成大刺蝟了。

老道大步走向魏紫蓼：「魏王妃，貧道不敢冒犯鳳駕，就請上轎——」

只見他舉手一招，密林中又掠出四個道士，抬着一頂軟輿。

魏紫蓼焦急地又向呆立出神的一老一少萬福：「請二位快走，速離險地……」

老道大笑：「不忙，王妃上了轎，貧道保險他二位及他們全家太平無事，半個不留，也不會讓任何人知道今天的事。王爺急令：只要王妃回府，絕對保密，天下無人知道有過這回事，一概不再追究，請王妃放心就是了……」

魏紫蓼大怒：「賊道竟想殺人滅口，對無辜的人也下毒手，我和你拚了！」揮劍攻出，老道振劍封架，厲笑一聲：「這叫在數難逃，誰叫他們碰上來的？爲了王爺威望，留不得半個活口……」

他的話被中斷，魏紫蓼已一口氣急攻十九劍，漫空劍影，血冠道人忙于招架，無暇開口了，却突然翻腕連吐二十七劍，迫得他連連後退，急叫：「請老丈和小兄弟快走，惡道要對你們下毒手，你們最好和家人立即先撤走……呀……」

她說話疎神，左肩被喪門劍掃削下一片白肉，血流如注，老道狂笑：「王妃快住手，貧道也看得心疼不忍……看我先打發他們上路回老家！」

話未了，他已騰出一手，摘下了頭上朱紅道冠，「呼」地拋出，閃電般地旋轉着掠向四丈外的呆立小伙子，魏紫蓼阻截不及，大叫：「快伏下！」小伙子應聲伏地，那頂道冠在小伙子立身處一個迴旋，作弧形一圈，倏地斜掠向二丈外的老者！

魏紫蓼大叫：「老丈快……」話未完，右腿又中了一劍，她翻身疾滾下斜坡，老道狂笑剛出，又窒住了，旋轉疾斬老者的道冠已被老者一手接住，踩在脚下，嘆了一口氣：「的確是爲虎作倀，狐假虎威，濫殺無辜，罪不容赦，牛鼻子，老夫容你不得——」話落，左手斧頭拋出，右手柴刀也丟出，却比道冠還快，一斧，一刀，都飛向血冠老道。

老道揮劍繞身，雪光一片，護住全身，只聽一陣金鐵交震，老道的精鋼喪門長劍斷成十幾截散落，一斧，一刀，深插在老道胸前與左腰間，血濺如雨，老道面如惡鬼，扭曲變了形，抖顫地哀呼：「天絕刀，盤古斧，你……你是天台山樵董老古？」歪倒了！雙眼都凸出眶外死了。

那小伙子一聲震天虎嘯，林木蕭騷，也是飛出一斧一刀，還揮舞繩索，破空作嘯，慘叫聲中，二個中年道士各中一斧，一刀，倒地氣絕，另三個道士，被繩索攔腰纏住如棕子，撞跌一堆，劍都脫手了。

王中原已在劍陣中負劍七處，全身浴血，快要力竭等死，一下子倒下五個對手，大奮神威，連展三劍絕招，三個道士橫屍地上，剩下的狂呼驚叫，四散奔逃。

王中原以劍拄地，喘息欲絕。魏紫蓼掙扎起身，向老者跪下：「原來是漁、樵、耕、讀四大名宿中的董老爺子，大恩難報，難女和外子……」

老者點頭：「魏女俠，王壯士，不用俗套了，妳眞是由宸濠那裏出來？」

魏紫蓼含淚點頭：「逆藩蓄謀造反，難女竊走幾件重要罪證，只不過爲了避免刀兵四起，生靈塗炭，如能把罪證送到當朝，即使來不及預防叛亂，也可掌握先機主動，減少黎庶刼難！……」

老者連連點頭：「很好，很好，用意至佳，老夫應當援手才對……」

魏紫蓼恭謹地雙手捧起大包裹：「老爺子，奸王造反罪證全在這裏，另外珠寶等物，難女與外子自知沒有能力送上京去了，敬請老爺子勞神費心……」

老者擺手：「有老夫在，你倆口子天下去得，王守仁是老夫布衣之交……」

魏紫蓼失血過多，忙道：「老爺子，奸王新聘了匡廬五老，難女和外子萬萬不是五老對手……」

老者白鬚炸立，目射神光，拂鬚狂笑：「這五個老不修？好，魏姑娘，妳和王壯士先到寒舍止血養傷，拿我們四個老不死的四絕竹牌動身上京去，恰好『洞庭漁隱』晏老兒帶了他二個寶貝孫兒和孫女來寒舍作客，前頭七十里外就是修江，你倆口子可和他們祖孫一同坐船，由修江進贛江，直上江州過江北上，別說匡廬五個老兒胆上生毛，也不敢亂動，就算宸濠敢用水陸兩路兵馬，憑我們四絕竹牌，也可號召各地武林同道與奸王週旋到底……」

她大喜，叩下頭去，王中原也過來跪下叩頭：「遵老爺子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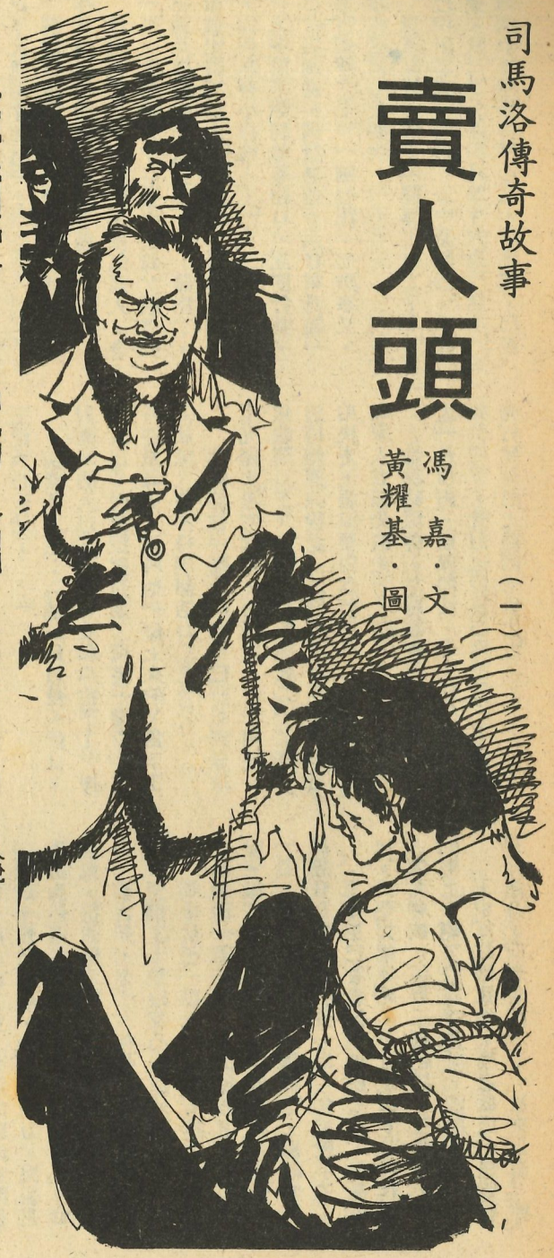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一）



盜墳領賞　弄巧反拙

那人開着一部殘舊的汽車，在夕陽斜照之下行駛着，這本來是一部名貴的車子，而且車身本來是金色的，但是因爲已經太舊了，所以雖然在夕陽之下，許多東西都會映照成金色，但是偏偏這部車子就不顯得金色，而是看上去很骯髒，好像一塊石頭。

那車子的目的地是一座巨大的莊院，莊院有圍牆圍着，四面都是荒涼的野外，圍牆是保持得很光鮮的白色，有一度關着的鐵柵門，可以望進裏面，不過却還是看不到屋子，因爲裏面有很大的園地。

車子也進不去，因爲柵門是鎖着的。這部殘舊的金色車子在柵門的面前停下來，按响號角。

沒有反應，他不耐煩地再按一次。

差不多兩分鐘之後，柵門邊的圍牆後才閃出一個人來。這使開車的人大感意外，因爲他看見是一個穿着殘舊牛仔褲，花格子襯衣，鬍子相信有兩天沒有刮過的高大中年人。臉相是奸狡而殘酷的。雖然以貌取人，不一定可靠，這個未必就是壞人，但是這樣一個富貴人家，聘請的守門人或者花匠，照理都應該揀樣子好看一點的，而這個人的樣子和打扮都是不如理想。

「什麼事情？」那人以無禮的態度在柵門裏面問。

「我是來找唐偉德先生的。」車中那人說：

「你是誰？」門內的人問。

「我叫劉藝。」車中的人說。

「沒有聽過這名字，」門內的人不大感興趣地搖搖頭，「沒有預約的人，唐先生是不見的！」

「但是我找他有要緊事。」車中的劉藝說。

「你認爲要緊，他未必認爲要緊，」那人說，「你還是改天再來吧。」說着就轉身要走。

「喂！」劉藝伸頭出去叫道，「你告訴他，我殺了黑鷹！」

那人停下來，定住了一陣才慢慢轉過來：「很有趣。」

「唐先生不是出賞格要黑鷹的命嗎？」劉藝說，「我是來領那二十萬元的。」

「你把屍體帶來嗎？」門內的人問。

「沒有，」劉藝說，「這是沒有可能的，不過我帶來了這個！」他把一隻帆布包遞出車窗之外，揮動着。

那人遲疑了一下，打開了柵門上的一度小門，他可以從這小門內走出來，但車子則開不進去。他走到車子旁邊，低頭看看劉藝。劉藝是一個相當瘦削的青年人，看來相當英俊，幾乎給人一種斯文的感覺，也許因爲他的皮膚由於給長期日晒而變得很黑，所以那種斯文的感覺就很淡了。

那人伸手要接那隻包裹，劉藝却收回來了，說：「我是要交給唐先生的！」

「你當我是守門的人嗎？」那人不悅地說，「你要見唐先生，就先得過我這一關！」

劉藝祇好把布包交給他。那人打開來看看，看見這布包裏面有四件東西。

第一件東西就是一條金屬的頸鍊，頸鍊上面懸着一個金鍊牌，鍊牌上鐫着圖樣乃是一隻古式的鷹。第二件東西就是一條已經相當古舊的皮帶，而皮帶扣上的圖樣亦是同樣的一隻鷹。第三件東西是一隻黃金的指環，指環的方形表面上鐫着的也是一隻鷹，也是同樣的。這其中因爲黃金是不會舊的，所以還是黃澄澄的，而鍊子却是銀質，所以已經開始生出絲黑色的銹來了。第四件東西却是一撮頭髮，頭髮上是染了血漬的。

那人格格笑起來，一面驗看着這些東西。

劉藝說：「假如黑鷹不是死了的話，沒有人能夠從他身上取下這些東西的。那

些頭髮反而不是很好的證明，可能是任何人的頭髮。」

「好，」那人說：「這也算是不錯的證明了，你可以進去了！」揮揮手，便轉身回進了那度小門之中。

劉藝等着，但是那人却是一直向前走，劉藝剛剛要開口催他的時候，那人却反而轉過來催劉藝。那人說：「唏，怎麼了？你！進來呀？」

「你不打開門，」劉藝說：「我的車子怎麼開進來？」

那人又格格地笑起來：「你不是開車進來，你是走路進來。這裏不是任何車子都可以進來的！」

劉藝也並不覺得自己的車子就是任何車子，但是決定暫時忍耐着。假如他有機會，他一定對唐先生數說兩句這人的不是。目前，他就祇好下了車，提着那隻布袋，步行着進入那小門之內。

那人停下來等着他。

劉藝到了身邊的時候，那人又伸手一指，說：「你沿這條路直走到屋子去就是了！」

「你肯信任我嗎？」劉藝諷刺地問。

那人冷酷地瞪了他一眼：「這裏是龍潭虎穴，你進來了，就攪不出什麼花樣來的！」

劉藝經過了這人的身邊，大踏步向屋子走過去。這時，那人便是在他的後面了。劉藝忽然聽到身後槍响，同時亦感到腿子發軟，天旋地轉。當天地轉完了，停定下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已經倒在地上，一條腿在流着血。

全身都麻痺了，不能够動。

那人手上有一把手槍，槍咀對着他。剛剛放過槍的火藥烟還是正在空中消散着。顯然那人從背後向他的腿子射了一槍。

「不……不要！」劉藝痛苦而恐怖地叫道。

「別担心，」那人說，「你是不會死的！」他走過來，在劉藝的身上搜一搜，把劉藝身上的一把手槍和一把刀子搜去了。劉藝中了槍之後，身體受震，這兩件武器都未及取出來使用，被搜去了之後，他就要拿來用也已經太遲了。

「你……」劉藝哀鳴地說，「不能够……這樣對我！」

「我不能够嗎？」那人哈哈笑起來，又一手拎起了劉藝那隻布袋。

這時有三個人跑着來了，顯然是因爲聽到槍聲而趕來的。劉藝看他們的模樣就覺得不妙。沒有一個是打扮得齊整的。其中一人問道：「發生了什麼？」

這三個人都是手中拿着槍的，看見劉藝中了槍，餘下三人便連忙警戒地向四面張望。那個打中劉藝的說：「放心好了，他是一個人來的。」

那三個人的注意力又再放回劉藝的身上，對劉藝都表示懷疑。那開門的人又說：「他說他殺死了黑鷹，他現在是來找唐先生領獎。」

那三個人看了劉藝一陣，忽然都哈哈笑起來。其中一人說：「他是個小丑嗎？他來這裏開玩笑！」

「這……是眞的！」劉藝說，「我——有證物，你……讓他們看看我帶來的東西！」

那個開門的人把劉藝帶來的布袋遞前，說：「他帶來了這些東西！」他並不笑，顯然並不認爲那袋東西是開玩笑的，他把袋子打開來，讓他那三個同伴看看袋子裏的東西。三個人每人拿一件，祇剩下那撮頭髮在袋子裏，細細地驗看着。

「唔，」其中一人說，「這看來是黑鷹的東西。沒有人能夠從黑鷹身上騙到這些東西的！即便是一個最美麗的女人也不能！」

「我……不是來胡混的，」劉藝滿頭大汗，喘息着說，「讓我……見見唐先生……」

四個人交換了一陣眼色，其中一人說：「好，他是來見唐先生的，讓他見唐先生好了！」

他們走上前來。假如劉藝以爲他們是要把他扶起來的話，那他是猜錯了。他們祇是其中兩人執住劉藝的手臂！就把劉藝向屋子那邊拖回去。

劉藝的一條腿子已經受了傷，不能够充份地用腿支持自己的體重，給這樣一拖，痛得哀聲叫了起來。

但是這幾個人毫不留情。他們就這樣把劉藝拖着，沿路而行，劉藝的一隻鞋子給擦得從脚上脫了下來了，於是他就是那隻脚首先給擦破了襪子，跟着皮肉也給擦得脫去了。雖然這與他的槍傷的痛苦比較起來是差得遠了，那一槍即使沒有射斷了他的骨頭，亦是揩過骨頭的。

劉藝在痛苦的浪潮之中幾乎無法弄清楚是發生了什麼。後來，他發覺停下來了，再張開眼睛，才發覺自己是已經到了那座大屋子的前面。

露台上有一個戴着黑眼鏡，穿着白色西服與黑白二色的名貴皮鞋的中年男人坐在一張露台椅上，兩脚就擱在一張几上。他雖然沒有結領帶，那身衣服却是乾淨而齊整的。他正在吸着一根幼幼的方形雪茄，而那四個人已經把袋子裏的東西向這人出示了。

那人不停地把雪茄一吸一噴着，臉上的表情是嚴肅的。他終於把注意力轉到劉藝的身上，說：「唔，這些東西是眞的，連頭髮也是眞的。」

「我的確沒有騙你們！」劉藝說。

「你殺死了他？」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問道。

「是的。」劉藝咬牙忍着痛說。

「在什麼地方？」那人問道。

「在老虎山！」劉藝說。

「你說謊，」那白色西服的人說，「老虎山是野蠻人的地方，沒有人能到那裏去的。」

「這就是爲什麼黑鷹躲到那裏去，」劉藝說，「黑鷹與他們有交易。黑鷹把軍火運去賣給虎山族人。他以爲他躲到那裏去就沒有人能追上他。」

「那你又怎麼能追到那裏去而追上他呢？」那人問。

「我本來就是在老虎山長大的，」劉藝說，「我與虎山族人更有交情！」

「你怎樣殺他？」那人問。

「很慚愧，」劉藝說，「我是伏擊的。我從他的背後偷偷放槍——你知道的，

要追上黑鷹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殺死他就更不容易——而且，唐先生祇是說要他的頭。」

「那你爲什麼不把他的頭帶回來作證呢？」

「路遠天熱，」劉藝說，「而且，虎山族人不喜歡人家把屍體帶走，死在那裏就葬在那裏。這情形比較特殊。我認爲把這些東西帶回來已經是足夠的證明了！」

「唔，」那人說，「你對老虎山的情形似乎相當清楚，也許你說的是眞話！」

「我可以……見唐先生嗎？」劉藝問道。

「你認得唐先生嗎？」那人問。

「我見過他一次，不過他不認識我。」劉藝說。

那人可惜地搖搖頭：「你們不應把他打成這個樣子，這樣，他就是拿到了賞金也要多用一筆醫藥費了！」

「是他幹的！」其餘三人指證那個開槍的人。

「我還以爲他是來胡混的呀！」那開槍的人說，「我不相信他講的是眞話！」

劉藝相信會很希望這些人因此而爭執起來，這樣，他被射了一槍，也算是能出一口氣了。但是並沒有如此。

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揮揮手中的雪茄：「好了，帶他去見見唐先生！」

劉藝又給拉了起身，而這一次他受到的待遇總算客氣一點了，他並不是給拖着走，而是給提了起來，兩脚不觸地。雖然這樣，他的傷腿是又會有另一種痛苦的，不過拖着則是更痛的。

他在痛苦之中祇是覺得情形很不對，却又沒有細心觀察的能力。他沒有注意到廳中的傢俬擺設都是變成凌亂得很的，不是一個富貴人家應有的樣子。

跟着，他就看到了唐先生，而咀巴也彈開了，變成張得大大的。他見過唐先生，所以認得。唐先生不知道他是誰，不過現在却也沒有關係了。因爲唐先生是永遠不會認識他了。唐先生已經死去了。

唐先生兩隻手給繩子縛着手腕，而繩子是搭過近屋頂處那些西班牙式的深色木樑，就這樣把他吊在那裏，兩脚離地。他的眼睛也是翻白着，定定地凸出來。胸部的幾個子彈洞，以及子彈旁邊的乾血顯示他不但是已經死掉了，而且還是死掉了很久了。

劉藝的喉嚨裏發出着「格格」的聲音，那是因爲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他掙扎，那二個扶着他的人便放手，他的腿子落地，傷處受震一痛，使他又叫了一聲，倒在地上。

他看見原來那個穿着白色西服的男人原來也是跟着來了的，現在就站在他的身邊。從地面望上去，這個人好像比平常人高了一倍似的。

那人揮揮手中的雪茄，格格地笑起來：「現在你心願得償了，你已經見到了唐先生，不過，恐怕唐先生却是不會給你什麼賞賜的！」

「你——你們是什麼人？」劉藝吶吶着問。

「我是黑鷹的弟弟，」那穿白色西服的人說，「有聽過我嗎？」

「沒——沒有！」劉藝又吶吶着。

「那就是你的損失了，」那穿白色西服的人說，「不過也難怪你，很少人聽過我的名字，我的作風跟我的哥哥不同，我不喜歡揚名，一個人鋒芒太露並不很好，樹大招風嘛。所以他要逃走，而有人要追殺他！」

「我——我沒有殺他！」劉藝尖聲叫起來。

白鷹的黑白皮鞋殘忍地在他腿部中槍的地方踢了一脚，劉藝一陣強烈的痛苦，再一聲尖叫，便暈了過去了。

當他再醒過來的時候，他是用冷水潑在身上潑醒的，腿子還是在劇痛着，而他發覺原來他是已經整個人吊了起來了。就像唐先生那樣。事實上唐先生就是吊在他的旁邊。那個白鷹就站在他的面前，又正在吸着一根新點上了的雪茄。由於白鷹已經透露了身份，劉藝就更加感到這個人的可怕了。

「我——我沒有殺他！」劉藝極力回憶起了暈倒之前發生過的事情之後，就哀鳴道。現在這個不是會因爲他殺了黑鷹而給他獎金的唐先生，而是黑鷹的弟弟白鷹，他的講法就也不同了。

白鷹又深深吸入一口雪茄，噴出來，不慌不忙地說道：「唐先生犯了一個錯誤，他以爲祇要有錢，就可以買到我哥哥的頭。但是這種事情，不是肯出錢就可以的，還要有實力。他就是沒有實力。他要我哥哥的頭，我哥哥給他弄得很狼狽，所以就必須採取一些行動，保護他的安全了。殺死了他就是最好的辦法。沒有人出錢，就沒有人會要我哥哥的頭了！」

「我沒有殺死他！」劉藝又哀求道：「我眞的沒有！」

白鷹却似乎祇是顧着在自說自話。他說：「你知道我們是怎麼進來的嗎？也是用與你差不多的方法。我們求見唐先生，說我們可以接受這個任務，他自然樂於接見我們。見到了他，他就落在我們的手上了。」揮揮雪茄，「很可惜，替他工作的人，僕人們，都死得太無辜了。」

顯然白鷹這些人是把唐先生家中的上上下下人等全部都殺掉了，不過目前，劉藝最關心的却還是自己的性命。他又哀鳴道：「我沒有殺他！請不要殺我！」

白鷹的雪茄忽然在他的肚皮上一戳，是用點了火的一頭。劉藝此時上身的衣服已經沒有了，雪茄的火咀在他的肚皮上炙出「吱」的一聲，熄掉了，而劉藝吐出一聲尖叫。

白鷹的眼睛看着他，然而眼睛却是躲在黑眼鏡的後面，看不見神采的，這樣的眼睛才是最可怕。白鷹冷酷地說：「呀，現在，你又說你是沒有殺死他了，那麼，你帶回來的證物又如何解釋呢？」

白鷹揮揮手中的雪茄，就有一個人走上前來，劃火柴替他點上了。白鷹這雪茄是多一重的威脅，因爲隨時可以在劉藝身上再捺熄的。

「這——這是——我——我來行騙的！」劉藝正在痛苦之中盡他的能力運動着腦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很難說得出什麼討好的話的。

「也許你現在是騙，剛才不是騙，」

白鷹說，「這些東西並不是僞造的。這是我弟弟的東西，我認得！」

「我——我——他是死了，」劉藝說，「但不是我殺的！我——我在他給埋葬了之後再把他的屍體掘出來，拿了這些東西！」

「嗤！」那雪茄的火咀又在他的腹部的另一個部位捺熄了，劉藝又尖叫起來。

「這是眞的！」劉藝又叫道。

「是誰殺他的？」白鷹問。

「我不知道，」劉藝說，「殺他的人已經走了我才去的。」

「難道你不問嗎？」白鷹問。

「這些事情——多問沒有好處，」劉藝說，「能夠殺死黑鷹的人，要把我也殺死，一定沒有困難。多問也是有危險的，我不過是想發財吧了！」

白鷹的雪茄又再點上了，他繞着劉藝走來，在已經亮起來了的燈光之下細細地觀察着劉藝的身體。

「唔，」白鷹說，「你的皮膚很黑，你是到過那些地方的，這是久經日晒，跋涉長途造成的黑！」

「但我眞的沒有殺他！」劉藝說。

「你？」白鷹在他的腿後踢了一脚，使他搖擺起來，「以你這樣的人才，就是從背後放槍殺他的本領都沒有！」

「對呀！」劉藝說，「我祇是存心投機吧了，我還以爲——我——我以爲可以這樣賺到一些錢！」

「那麼是誰殺了他？」白鷹問。

「我眞的不知道，」劉藝說，「我沒有去查。我是來領錢的，難道我還要查明是誰殺的，向唐先生報告嗎？這樣唐先生就未必肯付錢了！」

「但是殺死他的人却不來領賞？」白鷹說。

對這個問題，劉藝知道答案，然而他却不敢說出來。

倒是白鷹的一個手下代爲回答了。那人說：「黑鷹的敵人多得很，會有不是爲了錢而殺他的！」

「我——我猜也是這樣！」劉藝忙附和道。

「他是怎麼死的？」白鷹問劉藝。

「是中槍死的。」劉藝說。

「什麼地方中槍？」白鷹問。

「兩眼中間！」劉藝又回答。

「面對面？」白鷹說，「殺他的人一定很厲害了？誰有本事這樣做？」忽然暴怒和把雪茄一丟，吼叫起來：「就這樣浪費了，我們殺姓唐的都是爲保存他的性命，却有人殺了他了！」

他的手下們都沒有做聲。

「現在，」白鷹說，「我又得找人復仇了。我們得找這個殺了他的人！」

其中一人指着劉藝：「我們怎知道不是他？」

「他還不配爲我的哥哥刷鞋！」白鷹不屑地說，「有本事殺死我哥哥的人不會膿胞到現在給吊在這裏，亦不會像一個女人那樣哀求饒命的。」

「我——我可以爲你查出來！」劉藝說。

「怎麼查呢？」白鷹問。

「我可以回到老虎山去打聽一下，」劉藝說，「別人是不容易進去的，但是我可以進去。」

白鷹嘲諷地看着他：「你——你要多少酬勞呢？」

「這個——用不着了。」劉藝說。

白鷹冷笑：「沒有人會不要酬勞替別人做事的，你今天來這裏，也不過是爲了要錢吧了，所以，還是不要亂開支票！」

「我祇要你讓我追隨你，」劉藝說，「反正我是一個人，做不了什麼大事，我也希望能夠有機會追隨一個有本事的。」

白鷹一個手下笑起來：「有人要做你的門徒呢！」

白鷹回過頭看着劉藝。

「這是眞的，」劉藝說，「當然我是需要一點活動費！我實在很窮！」

白鷹向劉藝上下打量了一遍：「憑你這樣的腿子，在替我查？」

「你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劉藝說，「等腿子好了之後——反正人已經死了，又不是等着你去救命！」

白鷹再看看他，聳聳肩：「也許這是可以考慮一下的。」他說着走出去了，與他的手下們一起到了露台上。

劉藝傾耳而聽，聽到他們是在露台上討論這件事情。在已經昏暗的天色之中，劉藝看到二樓的樓梯欄邊有一隻人手硬直地伸出着，是有一個人死在這裏。白鷹果然是在這裏進行大屠殺，在這屋裏的人都死光了，剛好不在這裏的人算是幸運者，而在白鷹他們未走之前擅回來的就是不幸者。劉藝也是一個不幸者。他希望他由一個不幸者轉變爲一個幸運者。假如白鷹接受他的提議，他就可以逃過一死的命運。

白鷹他們還是在露台上商量着。白鷹說：「不！」「不！」「不！」他的手下提出來的獻議他都否決。

爲什麼要等劉藝的傷好起來？他沒有這許多時間。他不信任劉藝，劉藝隨時看風駛悝，這種人可以出賣任何人，而且劉藝的本領亦不可靠，這種人，敗事的可能性多過成事的可能性！爲什麼他們不可以另找一個人進老虎山去探探？這世界上並不是沒有別人能夠進入老虎山的……

劉藝的死期似乎越來越近了。他們靜下來了。

劉藝看見一個火點一飛，是白鷹吸剩了一半的雪茄丟在露台上。

他聽不到他們講話的聲音。他們是走進了花園中去商量了。那些人能夠說服白鷹嗎？但他們是受白鷹指揮的，似乎白鷹說服他們的可能性會更高……

跟着，劉藝就忽然聽到車子開動的聲音。

是兩部汽車開動，正在離開這屋子，他們要走了！

劉藝張開咀巴，但沒有叫出來。

他並不是很想爲白鷹效力的，祇不過爲了保存自己的性命，無可奈何吧了。既然白鷹要走了，而臨行亦不殺他，他就樂於留下來了，即使是這樣給吊着，長受痛苦，也是好的。

他們會不會再回來？又什麼時候才有人來這裏救他呢？

他相信白鷹他們是不會回來的。他們一離開，就是不打算回來的了。假如他們

是打算回來的，他們一定會留下一個人來看守着之類。

那很好，他們不回來就好了。黑鷹和白鷹都不是容易相處的人，他很難肯定他們什麼時候會改變主意而把他殺掉！

劉藝在痛苦之中，嗅覺也因而大受影响。他並沒有嗅到那股烟的氣味，但是他的視力是仍在的，他可以看到那些烟。而尤其是現在天已黑下來了，一點點光也是可以看到的。有烟必有火，他就是可以看到那生烟的火。

着火的就是那木板搭成的露台的地面。剛才白鷹的雪茄丟在那裏，現在已經把地板點着了。

露台正在着火，這樣熱而乾燥的天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露台的木板已開始升起火舌。

「救命！」劉藝以沙嗄的聲音叫着：「救命！」

但是誰會聽到呢？即使他能够跑到花園門口去叫喊，也叫不到什麼人來的？這個地方是那麼荒僻。

有人看見着火而叫救火車來救？那亦會是太遲了，救火車是趕不到來的。

「救命！救命！」劉藝還是在叫，一面極力掙扎，掙扎使他的身子好像一隻鐘擺似的擺動起來，一下子盪到唐先生的屍體吊着的地方，幾乎與唐先生迎面一碰，使他大爲恐怖，但他又不能不繼續掙扎。他與唐先生的屍體碰了幾下。假如他掙脫了，他就可以爬出屋子，到花園中去。屋子着火，是不會連花園也燒掉的。

但是掙扎無效，那繩子並不受掙扎的影响。也許那個縛他的人是受過童軍訓練的，懂得打那些越掙越緊的繩結？

他很快就掙扎到完全沒有了氣力。

他的傷口的流血，本就已經使他剩下來的氣力沒有多少了。

他就這樣軟軟地吊在那裏，看着火在燒。

奇怪，這火會生出那麼多的烟，使得整座花園都白烟瀰漫，從另一邊窗口望出去也是烟，而且還有爆炸，是什麼爆炸？

跟着電光一閃，又「轟隆」一聲巨响。劉藝又驚又喜地發覺，那是行雷閃電的聲音。天有不測之風雲！剛才還是那麼好的天氣，現在却下起大雨來了。他看見花園中的其實不是烟，而是雨！

多麼好的運氣，那木的露台淋濕了，火就燒不着了。

果然，大雨狂洒下來，那火就沒有什麼發展，還未燒得旺到足以把淋濕了的部份也烘乾的地步。

於是，雖然大雨未能直接把火淋熄，那火還是燒不旺，後來就自動熄滅了。

劉藝的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天旋地轉，跟着就失去了知覺。人就是這樣的，本來就應該是已經支持不住的了，但是爲了自己的性命安危着想，就硬支持下去，到知道自己是安全了的時候，一放棄，人便失去了知覺。

劉藝就是這樣子。現在他就暈了過去了。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發覺他已經身在醫院中，腹子給一大段石羔包紮着，不易移動，而人也是飄飄然，懶懶洋洋，還是昏昏欲睡的。這是因爲他是從麻醉藥的效力中恢復過來，神經鬆弛得很。

剛剛醒過來的人是毫無記憶的，而精神也不易集中。一時之間，他無法記得他是爲什麼在這裏。後來，經過了一番思索，他才記起來了。

跟着而來的就是一陣戰慄。他是被救了而給送進醫院來了。那即是說，唐先生一屋子的人都被屠殺了的事件亦是已經給發覺了。他如何解釋他是在那裏幹什麼呢？警探們一定會對他問許多問題，而且一定不會那麼容易相信他，因爲他自己本身的紀錄也不很好，並不是一個身家清白的人。他雖然得回了性命，却也還是有好一番麻煩的。

他呆在那裏，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不敢做聲，也不敢按鐘通知護士他是已經醒過來了，雖然這是他必須面對的現實。

後來，有一個護士出現在門口，看見他醒過來了，便把醫生找來，爲他檢驗一番。

醫生說：「沒有什麼大碍了，你很幸運，祇是腿骨給撞碎了一點，假如子彈歪半吋，你的腿骨就要斷掉，一生走路都要一拐一拐的了。現在，你祇要在這裏休息幾個星期，出去的時候就是好人一個。」

「呃——」劉藝說，「多謝你！」

除此之外，他就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了。

那護士說：「你覺得餓嗎？」

「餓不餓也是要吃點東西，」醫生說，「人是需要營養的！」

護士拿來了一些熱的流質食物餵他吃，劉藝却是食而不知其味的，而這並不全是爲了麻醉藥的影响，有大部份是因爲他担心着必然來臨的盤問。

他剛剛吃完，就另外有人進來了。

進來的人却是令劉藝感到意外的，一個是非常美麗裝束入時的年輕女郎，另一個則是一個高大而豐神俊朗的英俊男人。

他們都不像是警探，因爲警探的薪水是負担不起他們那些名貴的衣着的。

那個護士避開了，出了病房，關上門。那個英俊的男人說：「讓我來介紹吧，這是唐小姐，是唐先生的姪女，是剛剛從美國趕回來的。我叫司馬洛。」

「你是——？」劉藝說。

「這裏是私家醫院，」司馬洛說，「警方把你交了給我。」

劉藝懷疑地看着他，不知道自己的聽覺是不是有誤，通常祇有把人交給警方而已，現在却是警方把人交出來？

司馬洛說：「我知道你的底細，劉藝，我已經調查過了，你還是跟我們合作好一些！」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唐小姐問。

「我看！」司馬洛說，「最好是由劉藝講出來。」

「你——你也不知道嗎？」劉藝看着這個美麗的女人。

「唐小姐也是聽聞噩耗，剛剛回來吧了，」司馬洛說，「她看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就把我找來，要我把兇手找出來。我還沒有機會告訴她這是怎麼回事，而

且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究竟是什麼人？」劉藝看着司馬洛，又問道。

「我找兇手的本領相當高強，」司馬洛說，「我相信唐小姐找我，可以說是找到了最佳的人選了。」

「而我是出得起錢的，」唐小姐說，「除了司馬洛的一份之外，假如你能供應有價值的情報，你亦可以得到一份！」

劉藝忽然失笑起來：「也許！唐小姐，你又是犯了跟唐先生同樣的錯誤！唐先生出五十萬元賞金要買一個人的頭，於是這就造成了自己的殺身之禍。殺死他，那個人的頭就不必担心失去了。」

「這是我略有所聞的一部份，」司馬洛說，「不過情形是不同的。第一，唐小姐並不是懸賞任何人做這件事情，而是託我做這件事情。我要捉的人即使殺死了唐小姐也還是未曾安全的，他還是要過我這一關，第二，做這件事的人是我。你以爲有很多人有能力能够從警方的手上把你拿過來的嗎？」

劉藝忽然有所憶，說道：「哦，原來你是那個司馬洛！」

「我就是那個司馬洛！」

司馬洛這個人的確有不尋常的本事，而且除了不尋常的本事之外，他也有不尋常的聯絡。他與一個世界性反罪惡組織有很密切的聯絡，這個組織的主持人莫先生也經常聘請司馬洛去解決那些棘手的案件。顯然，這也就是司馬洛能够把劉藝從警方的手中拿過來的理由了。當警方發覺兇手可能已逃出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不容易追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認爲，還是交給司馬洛來處理好一些。

劉藝說：「唐小姐，這件事情，還是由開始說起吧。你的貴親唐先生——請恕我講得不大好聽——他是一個老尚風流的人物。他收了一個十八歲的美麗女孩子做情人。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樣的，總之，有一天，這個女孩子出去打獵，就沒有回來了。唐先生派人去找尋，查出了這個女孩子是跟一個外號叫黑鷹的人走了。這個黑鷹是一個逃犯。在這個地區，拳頭和槍和財勢就是法律。這些唐先生派去的人——三個人，黑鷹把他們殺掉了一個，捉住了兩個。這個女孩子當着這兩個人的面說，她不要回來了，她要跟黑鷹走。然後黑鷹就把這兩個人放回來，向唐先生報告！」

「我知道我的叔父是一個怎樣的人，」唐小姐說，「因此他就出五十萬元要買黑鷹的頭？」

「不是這樣簡單的，」劉藝說，「在這件事情發生了一個月之後，這個女孩子就死去了，是黑鷹把她槍殺的。有人看見，他喝醉了酒，打她，她要逃走，他就開槍把她殺掉了！」

「看見的人呢？」唐小姐問。

「假如你是奇怪黑鷹爲什麼不把目擊的證人也消滅掉！」劉藝聳聳肩：「那是因爲黑鷹根本就是已經太多罪行在身了，就算是多一兩條罪，也是一樣的，給捉到了之後也不能再判得更重，所以他也懶得殺死目擊證人了，他是在一座荒郊農場中做這件事情的，那農場的主人是一個普通人——」

「你是說他是善良的人？」司馬洛插咀問。

「是的，」劉藝顯得有點難爲情的，「這就是我的意思，總之，這農場的主人把屍體送回來了，唐先生很傷心，他是很寵愛這個女孩子的，他認爲假如黑鷹好好待她，那他就忍下這一口氣算了，反正她是自願走的，但是黑鷹把她這樣糟塌，唐先生就很生氣了，於是他出五十萬元買黑鷹的頭，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勢力有名譽的人，他不能够這樣失去面子——」

「你是說他也是一個出名的惡人？」唐小姐問。

「你好像不贊成他的作風。」劉藝說道。

「我不能說我是贊成的，」唐小姐說，「不過他是我的叔父，而且在他身邊的人完全無辜的，而這些人都給殺掉了！」

「總之這件事情的前因就是如此的了。」劉藝說。

「也許唐先生的確是犯了一個錯誤，」司馬洛說：「他不是官方，官方可以這樣懸賞，他也這樣懸賞，祇要他死去了，他的懸賞就是無效的了，當然，他的自信心一定很強，沒有想到他是可以給人碰到的。」

「他知道黑鷹是沒有能力來找他的，」劉藝說：「因爲黑鷹是正在忙於逃亡，他沒有想到的是黑鷹有一個弟弟白鷹會出頭，我也是沒有想到，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白鷹這樣一個人。」

「白鷹，」司馬洛說：「這一次的事情就是白鷹做的了？」

「是的，」劉藝說：「這也許是你不知道的一半。」

他把他在唐先生那座巨宅裏的遭遇詳細講了出來。

「唔，」司馬洛說：「那麼黑鷹是已經死了，是誰殺他的呢？」

「我不知道。」劉藝說。

「你沒有問嗎？」司馬洛問道。

「我本來就並不重視是誰殺他的，」劉藝說：「而且，我也發覺沒有人願意提起這件事情。老實講，好奇心當然是有的，我實在也問過，但是沒有人肯對我講什麼？」

「你說你是在那裏長大的，」司馬洛說：「你對老虎山裏的人情風土應該很熟悉，他們是習慣不肯提起一個死去了的人的嗎？」

「其實這並不是他們的習慣，」劉藝說：「我祇是認爲在白鷹的面前不好講出來，當他們不容許把屍體帶走，而且是葬在那樣一個地方的時候——」

「葬在一個怎樣的地方？」唐小姐問道。

「沒有墳墓，」劉藝說：「祇是埋在荒野的泥土之中，上面放幾塊石頭，這就是表示那裏的人不尊重他，而且事實上，他必然是做了一件很對不起當地人的事情，也因此我便更認爲不適宜提出太多問題了。」

「那麼可能是當地人殺他的了？」司馬洛問。

「不是，」劉藝說：「假如是當地人

殺他，而他又是做了一件對不起當地人的事情，那殺死他的當地人就是一位英雄，當地的人自然就應該會樂於談論了，是外來的人殺死他的。」

「爲什麼外來的人殺他就不能提呢？」唐小姐問。

「兩個理由，」劉藝說：「第一，這個外人是一個他們也畏懼的人，他們怕有人爲黑鷹尋仇，假如他們透露什麼，這個殺死黑鷹的人也許會不高興，第二，黑鷹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情，却不是由他們親自懲治，而是由外人所殺，他們也引以爲慚愧，一個人認爲是慚愧的事情，也最好是不要多問爲佳……」

「我還以爲老虎山中的人是無所畏懼很兇悍的。」唐小姐說。

「但是黑鷹却是一個他們所畏懼的人，」劉藝說：「黑鷹本領高強，他們奈何不了他，也許他們聯合起來，羣起而攻，那是可能把黑鷹殺死的，不過事實則並不是如此，黑鷹是兩眼之間中槍而死的，殺黑鷹的人一定本領比黑鷹更高強，而且槍法更好。」

「而且還是一條好漢，」司馬洛說：「與黑鷹面對面決鬥！」

「你怎知道不是偷襲？」唐小姐問。

司馬洛微笑：「對這種事情，我是有專門知識的，一個開槍偷襲的人不會射兩眼之間，而是一定射身體，因爲頭部目標小，不易射中，兩眼之間就更難射中。」

「這倒是眞的，」唐小姐說着，又問劉藝：「那麼你實在又是到那裏去幹什麼呢？」

「我祇是到山中去採藥，」劉藝說：「有什麼便宜的東西，例如皮草之類也買些回來，賺點錢，當我聽說黑鷹也到了那裏的時候，我自然也打聽一下了，因爲他的頭到底是值五十萬元的，我並不打算殺他，因爲我自知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的，我祇是打聽一下，當我知道原來黑鷹已經死去了的時候，我就喜出望外，以爲我是交了好運。」他苦笑着看看自己腿子上的石羔。

「於是你就偷偷去把墳墓掘開而拿了那些東西作爲證物。」司馬洛說。

「是的，」劉藝說着，又讚嘆地搖搖頭：「我奇怪是誰的本事那麼大，可以這樣把黑鷹殺掉！」

「也許你更應該奇怪爲什麼黑鷹的弟弟白鷹不殺你！」司馬洛說。

「我不是差點燒死了嗎？」劉藝說。

「把烟蒂丟在露台上祇是意外？」司馬洛說：「假如他們是要把你燒死，他們會澆汽油點着火的。」

「這個——」劉藝覺得司馬洛更有道理。他吶吶着，又問道：「那麼，爲什麼白鷹不殺我呢？」

「祇有一個理由，」司馬洛說，「他要留下你來傳話。」

「傳話？」劉藝問。

「假如你也死掉了，」司馬洛說，「那就沒有人知道唐先生是誰所殺的了，你活着，你就可以講出來！」

「這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劉藝說：「他這樣做，豈非等於是在怕沒有人會追究他嗎？」

「你沒有聽過有白鷹這個人，我却是聽過的！」司馬洛說，「亦有不少人聽過，聽到過這個人並非難事，祇是要找到他才是難事。」

「不過，」劉藝說，「這對他仍是沒有好處呀！」

「現在，」司馬洛說：「他已經成功地宣傳了一點，那就是，他讓人家知道，黑鷹是已經死了，而且他亦知道了，他使人知道，他是一定不會干休的，兇手是誰，現在還是未曾知道，但是那個兇手却不敢肯定白鷹不知道他是誰，白鷹對他永遠會是一個威脅，因此那個兇手可能會決定先下手爲強，去把白鷹除掉了。」

「那樣，」劉藝說，「豈不是就中了白鷹之計了？」

「是的，」司馬洛說：「那樣就是中了白鷹之計了，白鷹用不着去找，那個兇手也會自己送上門來，這也就是白鷹爲什麼留你活着了，你現在大概也明白了你的運氣是多麼好了吧。」

「我的運氣眞是好極了。」劉藝說。此時，他就難以自制地發抖起來，而額上冒出了很多汗。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看着他，劉藝這個人，牽涉進了一件他自己管不起的大事中，現在很慶幸能够得回性命而退出了。

劉藝又說：「那我現在該怎辦呢？」

「跟我合作。」司馬洛說。

「我——我沒有能力幫助你去捉這個白鷹？」劉藝說：「而且我的腿子又受了傷。」

「你的合作就是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否則，你會提早出院的。」

「我——我並沒有拒絕回答問題，」劉藝說，「我知道什麼，我都是願意告訴你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是去掘了黑鷹的墳墓，取去了黑鷹身上這些東西，墳墓裏還有些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道？」劉藝說。

「你沒有搜清楚嗎？」司馬洛問。

「我又不是一個盜墓賊？」劉藝抗議地說：「我——」他的臉又慚愧地紅起來，因爲其實他的行爲亦是不見得與盜墓賊高多少，「我沒有打算在那墳墓裏找尋什麼值錢的東西，因爲唐先生這邊出到五十萬元的懸紅，這已經很够了！」

「想清楚吧？」司馬洛說：「仔細記憶一下。」

「你怎麼了？」劉藝說：「這與找尋白鷹有什麼關係？現在你就像變成要找尋殺死黑鷹的兇手了。」

司馬洛看着他：「你是正在教我做事嗎？」

「對不起，」劉藝又尷尬地說。的確，他是沒有什麼資格，向司馬洛查根問底的。

「再想清楚？」司馬洛說，「那墳墓裏還有什麼呢？」

「那是很難講的，」劉藝說，「連棺材都沒有，屍體也開始發腐了，我把它掘出來，盡快拿了我要的東西，又再埋起來，很可能還有其他東西也說不定，但那不是我要找的東西。」

「詳細形容了一下。」司馬洛說。

劉藝祇好詳細地形容他掘墳盜屍時的情形。

司馬洛並沒有插咀提出問題，祇是等他講，當劉藝講完了之後，他沉默着。

「你是要找尋什麼嗎？」劉藝問。

司馬洛沒有回答劉藝這個問題，只是說：「你提到有一隻皮袋還掛在黑鷹的身上，那隻皮袋裏面有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劉藝說：「我猜那裏面應該是沒有什麼重要東西的，那是一隻用以裝載乾糧的皮袋，在那些荒涼的地方行走，總是需要帶這樣一隻袋子的，常常會走到一些地方，根本沒有食物。」

司馬洛又撫着下頷沉吟着。

劉藝問道：「你究竟是要找尋一些什麼呢？」

司馬洛還是不回答這個問題，却從上裝的內袋裏取出一張摺疊着的紙條，打開。原來這張紙乃是老虎山的地圖，司馬洛說：「你告訴我那墳墓是在什麼地方。」

「難道——難道——」劉藝說：「你也要去掘一掘？」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既然你也可以掘，難道我就不可以嗎？」

劉藝聳聳肩，祇好把那張地圖拿過來，而司馬洛遞給他一枝筆，劉藝就在那地圖上繪畫出那座墳墓所在的地方，當然，這樣大一個地方，這樣小一張地圖，墳墓又是那麼小，方位是很難畫得準的，不過劉藝指出，那墳墓就是在其中一座山谷之中附近山谷有些什麼特徵，而在他離開的時候，他是如何把那些石頭砌回原樣。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去找，」劉藝說：「不過，假如你要去找的話，應該也是沒有太大的困難的，那墳上的石頭會保持原樣，而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應該不會有人去碰的。」

「很好，」司馬洛看看腕錶，「我看，你以是需要休息了，假如還不讓你休息，醫生會進來抗議了，有什麼其他問題，我遲一些會再問你！」

「那我以後如何呢？」劉藝問道。

「你以後就留在這裏休息着，」司馬洛說：「直到這件事情辦妥了爲止，在這裏，你是安全的，當白鷹消滅了之後你才出去，你也應該不會有危險！」

「謝謝你。」劉藝說着，明顯地舒了一口氣，因爲他的確是很担心自己今後的安全問題的。

司馬洛回轉身，才發覺那位唐小姐原來已經不在了，他走出病房，護士正在走廊中等着，他問護士：「唐小姐呢？」

「唐小姐到樓下去了。」護士回答。

「樓下的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怎麼知道？」護士說，「他是來探病的人，我管的祇是病人吧了！」

司馬洛連忙跑下樓去，到了醫院的花園中，看見唐小姐，正在那裏花徑中散步着。

司馬洛說：「怎麼了，你聽着聽着，却忽然失去了興趣？」

「你現在已經被撤差了。」唐小姐說。她的神色是冰冷的，顯然很不高興。

「爲什麼呢？」司馬洛顯得莫明其妙地問道。

「因爲，」唐小姐說：「我不滿意你的工作態度。」

「你要教我怎樣工作嗎？司馬洛問。

「我是出錢的人，」唐小姐說，「我似乎應該有權做主的？」

「那你不滿意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似乎忘記了你要做的是什麼工作！」唐小姐說，「你好像認爲你要找的人是殺死黑鷹的兇手，而不是殺死我叔父的兇手！」

「殺死你叔父的兇手是白鷹。」司馬洛說：「劉藝不知道白鷹是在什麼地方，問他也沒有用的，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聽過有白鷹這個人！」

「那麼，」唐小姐說，「你又問什麼黑鷹的墳墓呢？還不是很多餘嗎？」

「我是有我的理由的，」司馬洛說：「在你找我之前，我已經在留意着黑鷹兄弟！」

「那我是找錯人了，」唐小姐說：「我的錢不是這樣用法的！我出錢，請你爲黑鷹復仇？」

「你似乎忘記了？」司馬洛說：「我還沒有拿你的錢？」

「幸而是如此，」唐小姐說，「讓我找別人好了。」她一扭身就走向醫院的停車場，坐上了她開來的車子。

「唏，等一等，」司馬洛叫道。

但是她毫不理睬，她開了車子，就飛馳而去。

司馬洛聳聳肩，慢慢向他自己的車子走回去。

× × ×

晚間，天又下雨了，而且下得很大。

唐小姐也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在這樣天氣裏不願意出外，於是她洗了一個澡，提早準備上床，那時不過是十一點多鐘，門鈴却响起來了。

她詫異地走到門口，就着門洞向外窺望一下，看見來的是一個陌生男人，她皺着眉頭，問：「找誰？」

「唐婉芬小姐嗎？」那人說，「我是波比。」

「你？」唐婉芬說：「請等一等！」

她跑回睡房裏，找到一件晨褸披上了，然後再出來開門，那人閃身而入，對她微笑着。

「你不是應該中午就來的嗎？」唐婉芬說。

「對不起，唐小姐，」波比說：「我這個時間才方便，」

「假如你是這樣不守時，」唐婉芬說：「一遲到就是半天，那我怎麼能信賴你替我做事。」

「唐小姐，」波比說，「我也是喜歡準時的，但是有時却不適宜準時。」

「爲什麼？」唐婉芬問。

「這就要看看當地的環境，」波比說，「也許有什麼人正在等着我之類，那就不大好了。我遲到半天，等我的人很可能以爲我不會來，就走掉了！」

「哦，原來是這樣！」唐婉芬說。她認爲這個人的講法也很有道理，「那麼，我相信你是能够替我做好這件工作的！」

「我是一個職業高手，」波比說，「你的朋友，是不會無緣無故推薦我的！」

（未完）

恐怖鬥智連載故事

鬼鎮捉妖（一）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五鬼運財 福兮禍至

這裏本來不叫鬼鎮，也絕不像現在這般荒涼頹廢，幾沒人烟的。

三年前未曾來過這裏的人，他絕難想像當日此地是如何興旺繁盛，以前來過的，現在重來，他也難以置信，三年的時間會產生這般巨大的變化。

鬼鎮這名稱只有三年，而我們的故事也是發生在三年前……

不怕鬼的人

深秋的清晨，碧空如洗，雖然有强勁的秋風，但燦爛的陽光依然照得人們身上煖洋洋的。

郭三手自他那座古老深宅走了出來，迎着太陽伸了個懶腰，然後邁着步子望酒仙樓走去。

青石板的街道在陽光下，泛着光，街旁屋簷下一個賣花生的老頭，含笑向他打招呼：「半仙哥，你又上酒仙樓啊？」

郭三手對他點點頭，自顧而去。

× × ×

郭三手來這個鎮只有六七年，可是鎮上的人跟他蠻熟的。剛來時有人問他甚麼名不叫幹嘛叫三手？這不是有點那個嗎？

郭三手總是滿臉帶笑地說：「俺小時候算了個命，算命的說咱長大了會捉鬼，俺爹便替俺取了個三手的名字！意思是說，俺多了一隻手，那是捉鬼用的！」

當時鎮上的人都笑開了，有人說：「老大，你眞的會捉鬼呀？咱是說眞的！」

郭三手板着臉說：「你看俺像是說笑的樣子麼？俺雖未捉過鬼，不過鬼見到俺便跑得無影無踪啦！」

衆人不由又笑了起來，不料郭三手却被激怒了：「笑甚麼？你們以爲俺是說書先生，還是戲台上的大花臉？滾你娘的蛋！不信俺可試給你們看！」

一個鬍子花白的老頭排衆而出。「老大，你要是說眞的，咱鎮上便有間鬼屋，鬧了好幾年，都沒人敢住進去，你若不嫌，咳，倒是一間現成的大屋，也省得你四處張羅找人建新的！」

「有這種便宜事？要多少個大洋？」

「那屋是無主之物，你若能把鬼趕跑，誰還敢要你的錢。」

說也奇怪，自從郭三手搬進大屋後，却未見他有絲毫異常之處，過了兩個月，郭三手突然把鎮上的幾個老頭叫了去。

衆人見他說得玄虛，便大着胆子跟着他走入那座陰暗，似迷魂陣的大屋，只見牆上壁虎亂竄，橫樑牆角滿是蜘蛛絲，一股子霉味兒直衝腦門，只怕好人住在這裏，就不是有鬼也得變成病人。

郭三手却似沒事人般，一直把那羣心頭忐忑，臉青唇白的隣居帶至後宅的一個敗廢的小花園內。

花園內花却沒一朵，倒是野草幾乎及膝高，郭三手用手扒開野草，大聲說：「你們看，今早俺拿了柄鋤頭，打算清理一下這些野草，沒想到掘了幾下，却掘出一

大袋袁大頭！」

衆人忍不住伸頭一望，可不是袁大頭，花花白白的一大堆，在陽光下發出刺眼的光芒。

這刹那，衆人都暗暗後悔起來，悔恨自己爲甚麼這般胆小，讓這一大包大洋白白送給個外地人！

那個白鬍的老漢顫着手嚅嚅地問：「老大，你怎會這般巧，三兩下便掘到……」

郭三手嘆了一口氣，正容地說：「俺也不怕說與你們聽，昨夜俺睡到一半，忽然看見五隻小鬼捧着一包東西，在我身前轉來轉去，俺一氣之下，便抄起趕蚊的拂子追了出去，追到這裏，只見那些小鬼把那包東西拋在草中，鬼不見了，東西也不見了，俺只好返回內屋，沒想到讓門檻勾着，摔了一大跤，一痛便醒來了，原來是發夢哩！」

他用目光得意地掃了衆人一下，那些驚恐詫異萬分的隣居，忽然覺得他雙眼竟能發出異光，都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

大白天，也不知是甚麼東西在草叢中啾叫，尖銳短促怪嚇人的。

「所以俺今早便拿了鋤頭在這裏挖掘，嘿嘿，俺一個人也用不着這許多，不然還把它帶入棺材窩裏！」郭三手一把把那包大洋撿了起來。「來，大伙兒都拿點去買酒潤潤喉吧！」

還沒待大伙兒來得及說幾句塲面話，白鬍老頭丁大叔昏暗的目光忽然亮了起來，尖聲地叫：「快……你，你……布上有，有……印！」

衆人一看，那塊包大洋的白布果然清清楚楚地印着幾個瘦骨嶙峋的掌印，看樣子不是那種鬼東西留下的，難道是人！

這刹那，大伙兒齊聲說：「老大不用客氣，這是五鬼運的財，咱命薄福淺生受不得！」

郭三手見衆人執意不收，便在黃昏在大廳堂裏擺了兩桌酒席。

應邀而來的隣居，吃的雖是山珍海味，却苦得發澀。

廳堂內四根兒臂粗的紅燭，燒得正旺，映得牆壁一片紅光，可是衆人老是覺得大屋內鬼氣陰森，生似在帳後藏着了什麼生人見不得的東西。

看看喝得差不多了，郭三手便站了起來，舉杯說：「各位鄉親隣居，俺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大伙兒的厚賜，俺是決定在這裏住下來了，死也死在這裏。」

死字一入耳，大家心頭都是一凜，只見郭三手仍然笑口吟吟地說：「俺是個粗人，不懂說話……俺就敬大伙兒三杯，這也算是一種禮數吧！來，都乾了吧！」

此刻，氣氛才稍見活潑，喝了一杯，郭三手又叫：「再來再來，俺說三杯便是三杯，今夜不醉無歸！」

一個四十多歲的教書先生姓齊，寫得一手好字，平常鎮上有人辦紅白兩事兒，需要用筆的都找他，因此大伙兒都叫他齊夫子，當下齊夫子說：「不才量淺，請郭兄見諒！」

「三杯還嫌多？俺是百杯不倒！」郭三手說：「今日無論如何請大家賞個臉，改天俺請齊夫子寫些對聯兒張貼張貼！」

齊夫子苦着臉說：「不才實在是……咦，誰拍不才的後腦？子曰非禮勿動！」

他後面的人笑罵說：「夫子不喝便認了吧，却來窺枉咱後面的！」

齊夫子一臉正經地說：「不才讀的是聖賢書，豈會平白亂說！那隻手冷颼颼的，冷得不才……」他突然說不下去了，身子像篩斗般亂抖。

這刹那，大伙兒的心頭也都是一沉，禁不住斜眼睨向帳後，心裏都是巴不得這頓酒早點散席。」

郭三手說：「別怕，萬事有俺哩！」

話音未落，不知從那裏吹來了一陣風，陰森森冰冷的砭人肌膚，大廳裏忽然一暗，四根紅燭齊皆熄滅。

衆人一顆心都似要跳出口腔外，半晌忽有人尖叫起來，這聲音硬是像道士的招魂鈴，使衆人魂歸肉體，都亂了起來了，椅桌杯碟砰砰亂響，要想逃跑，一對脚都不聽話，硬是栽在那裏，似生了根般。

只聽郭三手大聲喝道：「什麼東西還不給俺現出來！」

帳後倏地飛出幾團綠光，青幽幽的似是來自地獄。

陰風又刮了一陣，綠光在大廳中亂飛，衆人哇地大叫起來，有幾個胆小的，早已跌倒地上，喉嚨上好像塞了塊臭泥團，胡胡低响叫不出聲來。

郭三手說：「原來又是你們五個小鬼！再不走俺便把你們煮吃了！」他的聲音也好像與剛才不一樣。

啾啾幾聲鬼叫，帳後忽然飛出五個身穿滿清官袍的東西，足不沾地的自衆人頭上掠去，穿過庭院，在牆頭後消逝。

良久，衆人才魂魄歸來，這才發覺那四根紅燭不知何時又亮了，幽綠的鬼火也不見了，桌上的杯碟東歪西倒狼狽不堪。

郭三手說：「對不起，讓五個小鬼敗了大伙兒的興，咱再喝兩杯吧！」

衆人那裏還喝得下？丁大叔顫着聲說：「老大，你若有心，改天才在酒仙樓擺兩席壓驚酒吧！」

「嘿吶！俺怎地沒想到！」郭三手輕拍了一下後腦地說。

齊夫子忽然指着郭三手語不成句地說：「郭……你，你……眼睛……爲甚麼……有，有光……」

郭三手咧牙一笑。「許是剛才沾上鬼氣！」

齊夫子嘩地叫了一聲，癱軟地上，衆人忽聞一股臭不可聞的味兒衝得腦門陣陣發昏。

不知誰叫說：「齊，齊夫子尿流屁滾啊……」

郭三手忙說：「快把他拉上來，地上還有鬼氣，萬萬不能睡在那裏！」

這話一出，衆人發一聲喊，只恨爹娘少生一條腿，也不理他什麼，一齊向大門跑去。

郭三手無可奈何，只好把齊夫子背去他館子中。

事後，齊夫子足足病了三個月，才勉强可以下床。

丁大叔年老體衰，經不得驚恐，更兼整着一口氣跑回家中，也病了，沒熬上幾天便撒手去了。

可是郭三手却完全像個沒事人似的，他不但沒病，而且日漸一日發福，於是鎮上的人便叫他郭半仙了，有人還親嫟地叫他半仙哥哩！

郭三手六年來都住在鬼屋內，他後來要請幾個工人服侍，可是鎮上的人誰肯去衝撞那種東西？任他郭三手出手如何大方，也沒人去應徵。沒奈何，他只得去外地請了幾個精壯的漢子。

郭三手發達並沒有忘記鎮上居民對他的情意，不時捐錢修橋築路，修廟送藥，而且他對鎮上的父老說，假如他有年歸西，便把一切家當財產捐出來，讓人建個慈善堂，收容窮苦無依的老人。

也因此，鎮上的人，雖然覺得郭三手有點異乎常人，表面上對他都十分恭敬尊重。

賣唱的人

郭三手一路與熟人打招呼，不一會兒便到了鎮中心，酒仙樓便在這裏，左右附近都是客棧旅店，要不便是布莊糧店，好不熱鬧。郭三手笑瞇瞇地走上二樓，這是他的習慣，每天早上都是如此。

跑堂的也每天替他留下靠窗的一個座頭，這常常見他一到，連忙擦桌抹椅招呼他坐下。

酒仙樓的酒與菜都有點名氣，可是上午賣的却是糕點及清茶，郭三手啜了一口熱茶便撥出插在腰帶上的旱烟桿兒，捻了一撮烟絲，輕巧地塞在烟鍋內，又慢條斯理地點燃，悠閒地抽吸起來。

掌櫃先生梅七放下算盤隔遠向他賣乖：「早哇，半仙哥！您老身體眞是越來越棒，眼看你來了六七年，起碼長多了十六七斤肉啦！還是你有福氣！像咱，越吃越瘦，整天沒神沒氣，跟您老哥差多啦！」

郭三手哈哈一笑。「你也不錯嘛，整天坐在櫃枱裏，腰桿兒也不彎一下！」

掌櫃的嘻嘻笑了一笑。「您夫人沒陪您來？」

「那娘兒還在睡大覺！」郭三手噴了一口烟，神情奇特地笑了一下。

掌櫃又說：「您老眞是比小伙子還能幹嘛！」

一干茶客都哈哈笑了起來，郭三手也笑着說：「老啦，跟以前差多啦！」

原來郭三手前幾年討了個老婆，才二十出頭呢，人說飽嗳思淫樂眞的沒錯，自從郭三手討了女人，晚上也不出來串門子找老兄弟喝酒啦，晚飯剛過，大門便關得連絲縫兒也沒有。

掌櫃歪着頭訝：「半仙哥，今兒中午你定要在這兒吃飯！」

「有甚麼喜事？莫非你老哥娶姨太太麼？」

「訝那裏的話，咱這身老骨頭不比您老哥！」梅七瞪大一對老鼠眼，故作神秘地訝：「昨天晚兒，來了一男一女，男的已經五六十啦，女的才十七八哩，長得像朵鮮花似的，訝是來找塲子賣唱的！咱就叫她唱兩句聽聽，哈！他娘的皮，還眞能聽哩！」

郭三手敲掉烟灰，截口笑訝：「你老弟，便叫她在床上唱給你聽？」

大堂裏又爆開了一陣笑聲，梅七尷尬地一笑：「人家還有個老子哩！等下她就唱，您老哥多坐一會吧！」

「人呢？」郭三手輕輕巧巧地問了一句。

「住在隔壁的鴻福旅館！」

郭三手忽然訝：「您老弟的村莊糖糕怎麼還不端來！」

「別急就來！」

郭三手不但沒多坐一會，而且走得特別快，梅七詫異地說：「老哥，您……」

「俺要回去，叫那娘兒也來，看看熱鬧！」

梅七哦了一聲，忙說：「那咱們把您的位子留着！」

郭三手下了樓，並沒有回家，在附近兜了一圈，却走入鴻福旅館。

那裏的鄭掌櫃，翹着一嘴鬍子說：「稀客稀客，老哥找誰？」

「俺是六親死絕才逃荒來此地，有誰可找？」郭三手低聲說：「俺聽梅七那老不死的說，你們店裏住着一朵鮮花……」

鄭掌櫃露出一個恍然大悟的神色。「是這個呀！呶！走廊那個瘦老頭就是她爹，咱瞧他倆沒一點相像，什麼屁父女，說不定也是那個那個的！哈哈！」

郭三手陪他笑了一下，便叫頭向走廊望去，只見一個瘦老頭手上捧着一盆水自房內走了出來，他臉色先是迷惘繼而一變，目光也逐漸遲鈍。

瘦老頭像是滿襄心事在他旁邊走過，郭三手輕輕對掌櫃說：「看這個老的熊像，也知道那個嫩的是什麼貨色，」說罷便轉身出去了。

鄭掌櫃忙說：「這可不一樣呀……」

郭三手回頭對他搖搖手，快步離開了，這次他眞的回家了，到了街角，走得匆匆，拐彎時跟一個漢子撞了個滿懷。

「是你，阿貴！」郭三手揉着胸膛罵了起來：「他媽的，你走路也不帶眼！」

那漢子一張長臉鬍子雖然刮得精光，頰下及腮邊還是一片青慘慘的顏色。「老爺，小的正忙着找你啊！」

「什麼事兒？」郭三手忽然站直身子，眼角往四處一瞥，「天要下雨了嗎？」

「夫人找你回去！」阿貴向他打了個眼色。

郭三手哼了一聲。「這娘兒！」轉身急步回去。

一個青年迎面而來，笑問：「阿貴哥，您前天不是說要進城，怎麼這快回來，找不到小妹子呀！哈哈！」

阿貴低着頭跟在郭三手的背後急步而去。

那青年望望他的背影一眼：「這人每趟進城都是十天八日的，這次……」

× × ×

郭三手在晌午前安然再上酒仙樓，而且帶了他那個甚少露面的夫人，兩人親親熱熱地坐在窗前，人說老夫少妻格外恩愛，果然沒錯。

梅七連忙吩咐跑堂拿菜添酒，殷勤招呼。

「掌櫃，你不是說有人唱歌嗎！俺特地把她帶來，你千萬莫讓俺難看！」

梅七忙彎腰說：「就來就來，你老莫急，您看，還有不少位子哩！」

隔了一忽，酒仙樓的樓上不但座無虛設，而且連甬道及門口都擠滿了人。

梅七又分開看熱鬧的人羣走來：「半仙哥，人多得很哩，您倆到前面吧！」

郭三手搖搖手。「不用啦，咱窮漢子出身的，不很慣，這裏就行啦！」

樓上大堂正中少開了二張桌子，在那裏草草地搭了個小台子，上面還放着一張板櫈兒。

只見跑堂小黃大聲叫：「諸位借光，來啦來啦！」

靠門的人羣突然亂了起來，小黃一雙粗壯的手臂拚命張開，背後一個瘦老頭，一把山羊鬍子亂鬨鬨的，臉色蠟黃，怕沒四兩肉，老頭提着一把胡琴，抱拳向四周作揖。

一陣秋風自窗口吹了入來，衆人鼻端忽聞一陣芬芳，薰得人人精神一振，喧嘩鬧騰的大廳突然靜止了，靜得只聞粗重的呼吸聲。

只見人羣一個白衣麗人婷婷嫋嫋地走了出來，那女子略低着頭，走得急，帶來了一陣香風。

瘦老頭上了台，放下胡琴，拱手道：「老漢姓巫，人稱巫三胡，靠着一點微末技藝，四處混飯吃。來到貴鎮，盤川用盡，不得已出來獻醜，希望各位大人大量，多多包涵，多多捧場！小娟，還不上來跟諸位父老大哥見個面兒！」

大廳堂內又鬧翻了，不知誰先鼓起掌來，接着廳堂內他們响了個春雷般，歷久不停。

那白衣女子，左手略提旗袍的下擺，輕輕巧巧地踏上台子，却露出一雙十分精緻的紅綢布面的鞋子，上面用珠子繡着一對蝴蝶，衆人雖未曾見着她的芳容，却先在心中喝了一聲采！

郭三手悠閒地抽着烟，瞇着雙眼，露出一個奇特的神情，目光却未曾離開過台子一眼。

只見那個小娟，在月白色的旗袍衿上披着一方鮮紅色的絲巾兒，格外顯得醒目，右鬢還簪上一朵蹙黃色的大菊花，白的，紅的及黃的配在一起，本來十分刺目，可是這些顏色在小娟身上却又有另一種神秘的感覺，清雅，飄逸，大方。

小娟舒出羊脂般白的玉手，抽下紅絲巾，捲轉在兩掌的手指中，然後把手放在右腰處，略屈着腿，向衆人福了一禮。

猛地一個像京戲中的亮相，直起腰來，抬起頭來，露出一張美得難以形容的臉龐來，台下的聲音一下子又靜止了，甚至連呼吸聲也聽不到，生怕吐氣大一點也會把這個像水晶般的美人兒吹倒！

郭三手也是目光一亮，這小娟的五官若把它們分開，也不見得特別出色，但合在一起却起了莫大的變化，不但美艷而且自然，難得是沒有那種令人不敢追視的感覺，却有一種親切感，覺得她是人，是美人，不是仙女！

小娟見這些未見過世面的赤佬，人人都是張大了嘴巴，眼珠兒瞪得像龍眼核般，不由嫣然一笑。

廳堂突然發出好幾道混濁的呼氣聲，就在這當兒，悠揚輕快的胡琴聲响了起來，小娟把紅絲巾半捲在嘴前，輕輕踏前幾步，半啓朱唇，一串銀鈴般的聲音便自她喉管中滾了出來：

青青的山坡，白白的羊，郎在青山白羊中；

淙淙的河水，紅紅的魚，妹在河邊洗衣裳。

伊呀呀，伊呀呀……洗好衣裳不回家，登上山坡找郎踪。

小娟一曲既終，衆人仍以神遊九霄，直至她又把雙手放在腰際福了一福，才有人啊地叫了一聲，接着便是如轟雷似的掌聲，掌聲中又夾雜着喝采聲，歷久不停，直似欲把酒仙樓的屋頂也掀下來般。

郭三手雙手也不停地鼓動着，臉上却竟沒笑意，他那個女人的神情却有點瘋了，目光露出的盡是厭忌之色。

巫二胡待一切吵雜的聲音稍停，才拉動弓子，奏了一段小調，過後巫小娟又唱了一段，這次掌聲更响，不斷有人把錢拋飛台上。

巫二胡放下胡琴，向四方抱了好一陣拳。「多謝諸位厚賜，老漢及小女感激不盡！」

不知誰叫道：「再唱一曲吧！」

巫二胡忙說：「小女出道不久，年紀也輕，老漢怕熬壞了她，訂了個規矩，每天只讓她唱一曲！各位若要捧場，明天請早吧！」

「不行，咱們走了十里路專誠來聽她唱歌的！」

「請諸位多多包涵包涵！」

小娟忽然開口說：「爹，既然諸位大爺如此盛意，女兒今日便破例，再唱一曲罷。」

梅七忙說：「待吃了飯再唱，別唱壞了嗓子！」他這是爲自己的生意着想，你奶奶的，你們賺了錢，老子還未有着落呢，他們只聽歌不吃飯，老子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巫二胡接訝：「掌櫃的說得有理，大爺們先用飯，讓小女也歇一會兒，再獻醜吧！」

衆人無可奈何只好坐下叫飯叫菜，塡飽肚子。

郭三手匆匆吃了飯，未等巫小娟開腔再唱，便拉着他女人下樓走了。他女人的神色顯然十分不願意，可是却不敢拗她男人，一步一回頭地走下去。

五鬼鬧宅

這一天，鎮上的人談的全是巫小娟唱歌的情況，講者口沫橫飛，聽者却暗嘆自己走寶，一個賣藝的歌伎竟然在鎮上掀起了一陣旋風，使生活在平靜中的鎮民起了一陣漣漪。

這一切似乎不是好事，但禍事却隨着巫二胡兩父女的到來也悄悄迫近。

入夜之後，喧騰的小鎮又逐漸趨於平靜，但郭三手那座古老大屋附近的狗却吠了起來。狗吠聲之後，便聽見郭三手及他的僕人在宅裏大聲呼叫，深秋的夜風頗烈，附近的隣居雖然聽見叫聲，却聽不清他們訴些什麼。

他們雖然好奇，但說什麼也沒人肯冒險去探個究竟，六年多前那一幕如今仍使他們印象深刻，每次想及都不由冒起一股

寒氣。

黑幕終於拉開，陽光又再洒遍小鎭的每一個角落。

丁大叔的兒子丁皓一早便留意那座大屋的一切，太陽尚未照至牆頭，只見郭三手的四個僕人揹着包袱臉色蒼白的離開。

丁皓心中奇怪，忍不住追上去揪着一個叫大牛的僕人問道：「牛哥，你們去那裏？」

大牛睜開一對滿佈紅絲的眼睛，嚅嚅地說：「回老嘛！」

「什麼事兒這般匆急？半仙哥對你們不錯嘛！」

「咱沒說他不好！」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丁皓心頭無端端的揪緊。

大牛的臉色更加蒼白，說話也不靈俐了：「你……我……卅問……」

丁皓心頭一沉，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他更不能不問個明白：「牛哥，昨夜……昨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莫非……莫非……」

大牛身子如篩斗般抖了起來，荷荷地叫了一聲，聲音滿含着恐怖：「五，五……五個……」

丁皓身子一震，脫口呼了起來：「五鬼，五鬼又來鬧宅呀！」

牛哥尖叫起來：「你，你怎會知道？你……莫非你……」他突然大叫一聲，用力一掙，「嗤」地一聲，後衣破了一塊，他也顧不得了，像碰到鬼般沒命地飛奔過去！

這剎那，丁皓像傻了一般，腦子中空蕩蕩的，偶爾目光瞥及那座大屋，身子突然起了一陣慄抖，嗚也叫了一聲，拋下手上那塊破衣角，歪歪斜斜奔了過去。

他一口氣奔到郝老頭家門，郝老頭的一個僕人來福，訝然地問：「什麼事兒啊？丁皓子，看你像奔了十里路似的！」

丁皓喘了好一陣氣才說：「五鬼又鬧宅來啦，五鬼……弄死了我爹，現在又來啦！」

來福大吃一驚，顫着聲問：「什麼五鬼鬧宅……丁皓子你快說清楚！」

「郝，郝大叔……我要告訴他……」

郝大叔內堂聽得外面的叫嚷聲，便抄起桌上的烟桿兒，十分不滿地走了出來：「誰在這裏窮嚷嚷的！」

丁皓看見郝大叔出來，趕緊走前幾步，沒料讓石階絆了一下，叭地一聲跌倒地上：「大叔，五鬼又鬧宅來啦！」

「丁皓子，你瞎說什麼？」

「眞的眞的！俺沒瞎說！剛才我拉着大牛問過了，他說昨夜五鬼又來了！」

郝大叔臉色一下子變了，喃喃地道：「難道這五隻小鬼如今不怕半仙啦！」

「大叔，昨夜我聽見他們屋裏大叫大吵，鬧了半夜呢！所以才起了個大早，覷機抓住大牛問個明白！如今他們都跑光啦！」丁皓說得急，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半晌才說：「大叔，你快想個辦法！」

郝大叔今年六十七歲，身子還頗硬朗，他在鎭上是德高望重的人，雖然鎭上還有個鎭長，但人們都當他是太上鎭長，有什麼鷄毛蒜皮的事兒都來找他商量，有什麼爭執也都找他排解。

他還算有點見識，胆識也比丁皓的老子大，想了一下，便問：「都跑光了？郭三手呢？他也跑了？」

「剛才我只見到他的四個僕人捲着被蓋走啦，沒見到其他人，這當兒他還在不在，咱便不知了！」

郝大叔舒了一口氣，安慰他說：「放心吧，半仙不會走的！再說那五鬼由來已久，就從未試過跑到外面來興風作浪，作賤過什麼人，你回去吧，等下我去找半仙問一問！」

「但我爹爹……」

「你爹爹是自個嚇瘪的！」郝大叔揮揮手，「快回去吧，不要亂鬧鬧的把鎭上的人都嚇瘪了！」

丁皓嗯了幾聲，想想郝大叔的話也有幾分道理，這幾年那五隻惡鬼就眞的未曾對外頭作弄過人！喘了一口氣，便瘸着腿出去了。

× × ×

郝大叔返回內堂也不告訴自己老伴，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又淨了手，在菩薩前上了一注香才抄起烟桿帶着來福出去。

雖說郝大叔胆子較大，但一望見那座古老陰森，而又充滿恐怖及神秘的大屋時，一顆心也不禁打起鼓來，不用說叫他進去，就是拍門也有點忐忑。

回頭看看來福，只見他低着頭遠遠站在背後，生似不知他來此是爲了給主人壯胆的任務似的。

郝大叔心中罵了聲：「沒用的傢伙！」只得自己硬着頭皮伸手去拍門。

手掌尚未沾及門扇，那扇漆油斑斑駁駁的暗褐色大門，忽然「呀」地一聲打了開來，郝大叔吃了一驚，忍不住尖叫一聲，只這剎那，後衣已被冷汗弄濕。

「什麼事兒，老大！」門裏露出一顆腦袋。

郝大叔見是郭三手，這才用手拍拍胸膛。「差點沒讓你給嚇死！」

郝三手微微一笑。「老大，進來喝碗酒吧！」

郭大叔一顆頭搖得像賣貨郎的鼓子般。「不啦不啦，老漢只想問你兩句話而已，站着就成，站着就成！」

郭三手詫異地說：「到底是什麼大事兒，讓您嚇成這個樣子！」

「咳咳，聽說，聽說貴宅昨夜……昨夜那五隻東西又來……有這回事嗎？」

郭三手笑罵了一句：「狗娘的！準是大牛他們口疏漏了出去！俺已吩咐他們要走隨便，不得漏出半個字！他娘的皮！」

「這樣說來是有這回事啦！」郝大叔忽然覺得自己的一對脚再也支持不住體重，連忙用那根長長的烟桿拄地，饒得如此，身子還是像篩斗般亂抖。

郭三手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比骨頭還白的牙齒，他雙眼又似有光芒射了出來了。「老大別怕，那五隻小鬼雖然近來道行高了不少，但到底還不是讓俺趕跑了嗎？沒事的，俺殺氣重，它們不敢亂來！」

不知怎樣，郝大叔忽然覺得他的笑容也有點使人吃驚，禁不住又打了個寒噤，顫着聲說：「半仙哪，那種東西根本不能理喻，你現在錢也有了，不如搬出來另建一座新屋子住吧！犯不着跟那種，那種……

……一般見識呀！」

郭三手沉聲說：「不行，俺是個念舊的人，想當年俺來鎭上還是個窮棒子，如今想來全是仗這座大宅的福，說什麼也不搬啦！」

郝大叔情緒略爲平靜，嘆了一口氣，說：「半仙哪，咱是瞧着你是個本份又善良的人的份上，才多說兩句，你可別嫌咱年老嘮叨啊！咱說你還是搬出來住吧，搬出去咱保證沒人敢說你一句閑話！」

郭三手十分固執，還是搖頭說：「老大咱這個心意六年前已定了下來的了，你也不用多磨嘴皮子！」

「半仙！」郝大叔忽然提高聲音說：「你不怕，但屋內還有女的啊！還有阿貴呢？」

「她呀！哈哈，俺一夜摟着她，她還怕個什麼？阿貴也不怕，他決心跟着咱！」郭三手深有感觸地說：「這年頭，這種人眞難得呀！」

郝大叔也生氣地說：「你這種人也是難得！」他咳了幾下，轉頭大聲說：「來福，咱回去吧！」

× × ×

丁皓聽了郝大叔的話，一顆心雖然寬了不少，還是不敢立即回家，在街頭磨蹭了好一陣，這才想起，家中不但有老婆，尚有一個妹子，今年才二十歲，自從爹爹死後，他便把她送去外婆家寄居，直至上個月妹子才回來，他琢磨了一下，自己一個男人還容易解決，還是趕緊回家，跟小妹商量一下，明早叫她帶着嫂子，一同去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吧，待事情平靜了再說。

想到這裏，他連忙奔回店舖，匆匆開了舖，又交代了伙計一些事，才大着胆子兜了半圈子，自家後門進去！

他怕自己的老婆害怕，便拖着妹子的手到了個沒人的地方，悄悄地把郭三手大宅鬧鬼的事跟她說了。

他妹子叫丁潔，閃着一雙大眼睛，疑惑地說：「不會吧，你見過麼？」

丁皓踩脚道：「大妹，你這是什麼話兒！阿哥若碰見過，還能站在你臉前嗎！不要說廢話！」

「那不得了？五鬼鬧宅關咱們什麼事兒！」

「哎呀，大妹你不怕，阿哥是信你，但你嫂嫂却是受不得驚嚇的！你現在便收拾收拾，下午便帶你嫂子去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要不然就去她外家也好！我叫長壽送你們去，路上有個男人方便一點！」

丁潔老大不願意地說：「阿哥你爲什麼不親自送嫂嫂去！」

丁皓急得手忙脚亂。「我的好妹子，咱要是生意能放得下咱也想去避幾天！」

「我們走了，你又如何？」

「把門鎖起來，我到店舖裏睡！」

丁潔微微一笑。「店舖裏就安全？你請了什麼菩薩坐鎭？」

「那裏比這裏遠點嘛……」丁皓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要是有什麼事，這裏的人便先替咱擋着點了！再鬧得兇，阿哥也會去找你們！」

× × ×

丁皓離了家，鎭上的人都知道郭三手那座鬼宅又鬧鬼了，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虧得郝大叔四處規勸，事情才沒再鬧大。

晌午了，不知誰叫了一聲：「上酒仙樓聽歌呀！大白天那來的鬼！不用自個嚇瘪了！」

這句話比靈咒還奏效，剎那間，酒仙樓又被人羣擠得水洩不通了。

今日郭三手來遲了，到了酒仙樓下，已是插針難入，也不知是誰喊了聲半仙哥，人羣忽然像碰見瘟神般讓開了。

郭三手輕輕托着他那個豐滿圓臉的女人的後腰，微笑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瘟神來勢極快，人羣散得更快，人家拚命往後擠，讓出一條通道給郭三手及他女人上樓。

郭三手隨便挑了個位子，說聲借光，那些人便連椅也不坐呢，霍地跳開，郭三手却似沒事人般大刀金馬坐下，他女人也依在他旁邊，一雙胡核般大的眼珠子往台子邊投望過去。

這也難怪，郭三手是半仙而已，半仙跟鬼也差不了多少，人們對這種東西也是敬而遠之的！

小娟又唱起歌，衆人瘋狂痴迷的程度，比昨日更有甚之，也因此掌聲及叫聲也更响了。

大伙兒在這段時間裏才把內心的恐懼驅走，暫時忘記了五鬼鬧宅的事。

今日小娟只唱了兩曲便離開了，郭三手扒了幾口飯也離開了。

大家在驚慌及興奮中過了一個下午，天色逐漸暗了，黃昏前，天空上佈滿了一大片烏沉沉的雲朶，呼呼的大風刮得人人靜不開眼皮子。

鎭上的一切活動好像都靜止了，有些店舖也提早關了門……

炊烟四起的時分，有幾個人却聽見自郭三手屋內傳來一道充滿驚恐的尖叫聲。

飛屍

這聲尖叫之後，天地間又再恢復了寧靜，天也逐漸黑齊，夜色像張巨大的黑幕般把小鎭籠罩起來。

郝大叔吃了晚飯，坐在石埕上抽着烟。他老伴不停嘮叨着：「今日也不知撞到什麼邪，一個勁兒地抽着烟！眼睛又沒盲，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分了，一隻脚都伸進棺材裏了，還坐在那裏喝西北風！」

「別嘮叨啦老太婆！俺抽了一口烟便進去！」郝大叔不耐煩地說。由早上開始，他一顆心都未曾寧靜過，往日這個時候，他便上床了，今日却沒睏意。

他老伴明知他的牛脾氣，到房內取了件厚衣替他披在肩上。「進去吧，現在老啦，不比少年人！」

郝大叔心裏一陣溫暖，摸了老伴的手兒一下，親昵地說：「老太婆，咱就知道你心中還有我這個老頭！」

「呸！老鬼，你說什麼？咱若心中沒有你還會伴了你這大半輩子麼！」

話音未落，忽然門板上像擂鼓般被人拍响。

郝大叔心頭一沉，看了老伴一眼，揚聲問：「誰呀！」

門外有人驚恐地叫道：「郝大叔，咱老爺死啦，你，你快去看看！」

郝大叔一顆心似被人揪緊：「你，你是誰啊？」這倒不是他故意問的，實際上門外那人聲音又尖又沙壓根兒難以辨認。

「我是阿貴啊！大叔，快開門！」

郝大叔推開老伴，大聲叫道：「來福！快點燈！」他霍地奔前幾步，把大門拉開，一張蒼白扭曲的臉龐立即呈現在他面前，借着微弱的燈光，看了好一陣，郝大叔才認出他果然是郭三手的家僕阿貴！

「你主母呢？」

「她還在家內守着老爺的……」

郝大叔嘆了一口氣，說：「也眞難爲她一個女人，年紀輕輕的，帶路吧！」

他老伴在後頭叫了起來：「老頭，你瘋啦？你要去那裏？哎呀，救命呀，來人呀！快把他拉住吧！」

來福也說：「老爺，那個地方，實在，實在……」

郝大叔一顆心也是跳個不停，可是發生了人命，却不能不去，便說：「我先去瞧，你快去叫人來！」

阿貴跌跌撞撞拉着郝大叔而去，到了門口，郝大叔一雙脚實在再沒點氣力了，可是却被阿貴拖了進去：

一入大門便猛地覺得一陣風迎面撲來，陰陰森森的說不出的難受。「阿貴，你老爺……在那裏呀？」

「在內堂！大叔！好歹跟咱進去看一看！」

庭院中幾棵梧桐樹，樹葉在夜風中沙沙亂响，似鬼啾叫，投在地上的樹影，更是如鬼魅般亂竄。

「格格格！」郝大叔的上下牙齒再也忍不住，急速的碰撞起來。

奇怪的是大廳中也似有什麼聲响，自帳後霍地衝出一股陰風來，桌上的油燈登時熄滅了。

郝大叔把阿貴抓得緊緊的，幸好阿貴年青力壯，半拖半架的把他拉了入去。郝大叔索性閉起雙眼。

大廳後是一道長長的暗廊，兩旁是廂房，郭三手人丁少，平日這些房子也沒住人，透出一絲霉味兒，暗廊的地板是木造的，人踏在上面，砰砰亂响。郝大叔心中不斷地唸着：「唵嘛阿彌陀佛，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弟子一生未曾做過一件虧心事，千萬得保祐弟子……」

過了廂房，又是一個石埕，石埕後是二進，郭三手平日便住在裏面。

郝大叔耳畔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到了大叔，您站穩點！」

郝大叔睜開一絲眼縫兒，有點刺目，那是光，他的心便較定下了，吸了一口氣，站穩雙脚，把眼睜開，只見這裏是間房子，桌上點着台蠟燭，一個白衣人嗚嗚地哭着。

郝大叔慢慢轉過頭去，那白衣人也轉過頭來，臉上一抹青一抹白的，可不是郭三手的那個女人林巧姐！

這剎那，郝大叔才看到床上躺着一個人，直挺挺的，一看便知不是好兆頭。

「大叔，三手他，他沒氣了。」

「無端端的，怎會如此？」郝大叔顫着聲問，眼光却不敢望向床上。

「你看，你看，」林巧姐尖着聲叫。

郝大叔忍不住轉了一下頭，一看之下，魂飛魄散，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外，只見郭三手頸脖上一團黑黑的指痕，一條暗紅的舌頭長長的伸了出來，一對眼珠子似要爆了出來，那模樣兒比鬼還難看幾分。

「怎會這個樣子的？」

那女人忽然哭了起來。「那五隻惡鬼，天剛黑便自帳後撲了出來了，三手沒想到會來得這麼早，便讓他們抓住了，後來，後來便……」

郝大叔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眼睛不由望向床上那套錦帳，生似那五個鬼東西又會再撲出來似的。

「他們以前不是挺怕半仙的麼？」

「是的，半仙來了，他們說被他的殺氣弄得沒法子住下去，只好跑到荒山墳地修煉，如今是長了道行才來報仇的！」

郝大叔上下牙齒又再碰撞起來了，顫了好一陣才緩過一口氣。「他，他就是不聽老漢的勸告，如今報應不是來了？現在怎辦？」

那女人倒也大胆。「請大叔找個人來幫咱們守着靈，說什麼也多一分胆氣！」

「誰……誰肯來……來……」

「大叔，三手已把他的田地全捐了出來，鎮上的倒沒個像樣的麼？好歹也得找個人來，只一個也便够了，咱等下替他換過衣服便把三手移出大廳，反正一切也都是便利的了！」

郝大叔一怔，又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不瞞大叔你，三手一早便算出他壽元已盡，所以才不搬走哪！他怕他走了，那五隻東西會四處出去找他，鬧得人心惶惶，反而不美……」

阿貴接口說：「是以老爺已把壽衣靈位等都暗中準備好了，前幾天便叫我入城辦理，生怕在本鎮採辦會驚着了隣居！」

郝大叔心想郭三手的確是個好人，便慨然說：「好吧，無論如何老漢便替你找個人來看一兩夜！」

林巧姐說：「這就拜託了，多花點錢咱也沒所謂，一天十個袁大頭吧！」

郝大叔胆氣似乎較壯，一拍胸膛。「有錢使得鬼推磨，不怕……」可是鬼字出了口，心中便驚恐起來了，看也不敢再看郭三手的屍體一眼便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也不知跌了多少跤才跑出那座令人三魂不見六魄的大屋，到了外面，北風呼呼，樹葉沙沙亂响，他望了大屋一眼，又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顧不得筋骨疼痛，朝家門方向沒命地奔過去！

× × ×

郝大叔跑到家中，只見屋子裏燈火通明，坐着不少人，他老伴見他滿臉青白，吃驚地問：「老頭，你，你沒驚着吧！」

郝大叔一屁股坐在板櫈上，半晌還說不出話來，有人連忙說：「大嫂，快去拿碗羌湯來！」

郝大嫂這才如夢方醒，慌忙走入內堂，可是，郝大叔也眞是好樣的，沒等羌湯捧出來，便已緩過氣來，開口說話：「郭半仙斷氣啦！咱剛才親眼看見的！」

廳堂上的人明知不是什麼好事，但還是有人忍不住問：「半仙是如何死的？」

「五鬼，五鬼鬧宅……」郝大叔牙齒又打起仗來了，剛才那一幕驀地翻上心頭，臉色刷地又變得雪白。

此刻剛好他老伴捧了羌湯出來，他伸手接了過來，一口喝乾，長長吐了一口氣。一個年紀已不少，頭髮已斑白的說：「老大你先抽口烟吧！」

又有人立即熱情地遞上烟桿來，郝大叔也老實不客氣地抽了起來，一袋烟遞後才把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

衆人都臉臉相覷起來，臉上並沒有什麼透露出來，可是心中却着實害怕。

那個白髮老頭又說：「老大，你討的這個差事……咳咳，可不好辦呀，目前這情況，即使是一百個袁大頭守一夜也沒有人肯去呀！」

郝大叔使勁把烟灰敲掉，嘆息一聲：「可是郭三手着實是個好人哪，人家明知災禍即將降臨，還念着隣居的情份，不肯搬開！姚老三，你說咱怎好回絕人家。」

姚老三登時不吭聲了，郝大叔又說：「再說這些年來，人家也着實做了不少好事，而且他已答應喪事遞後，便把田地賣掉，把錢捐了出來，說什麼咱們也得表示一下心意，否則人家事後也會怪咱們是沒情沒義，狗娘養的！」

這話一出，大伙兒更加開不了口了。

遲了半晌，才有一個壯年的說：「大叔的意思是想叫誰去呢？」

「你呢？你肯麼大風？」郝大叔反問一句。

那個叫大風的壯年，身子一震，一雙大手一個勁地亂搖。「咱可沒這個胆量，大叔還是找別人吧！」

「都是些沒用的傢伙，」郝大叔生氣地說：「咱像你這個年紀……咳……」

姚老三忙說：「要守夜的，一定找家中沒老沒幼的去，否則，萬一有了什麼三長短兩，不是又多了一件災禍嗎？」

衆人臉色又是一變，一顆心撲通撲通地亂跳，都恨不得趕回家中縮在被窩內。

郝大叔沉吟了一下，說：「這話大有道理，咱們找些還未成親，家中又沒老的小伙子吧！」

「這種人可不多！」不知又有誰說了這麼的一句：「依咱看，不如算啦，天亮後再說！」

郝大叔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這年頭，年輕的都是些沒情沒義的傢伙，世風日下呀，小三子，你家中只有個大妹子，不如你去吧！」

那青年臉色一丁子便變了。「俺老實說是個沒情沒義的人，大叔是個德高望重的人，不如大叔自個去吧，您老是可代表咱們的心意。」

郝大叔一口氣幾乎覺住，乾咳了一陣，就是出不得聲來。

姚老三忽然一拍大腿，說：「上個月不是自外地來了個要飯的麼？也許他會看在十個袁大頭的份上肯去也未定！」

大風說：「對，咱們別告訴他半仙是讓，讓……扼死的！」

郝大叔心想這可不妥，可是小三子剛才那句話的確嚇得他說不出話來，便轉過臉說：「既然你們都贊成，這件事便由你們去辦吧，咱剛才跑了一陣，再也走不動了！」

姚老三慨然地說：「好吧，就這樣決定，老漢去找他！」

郝大叔忙道：「多帶幾個人去，提幾盞燈去！」

大風及小三子忙說：「咱陪姚三叔去一趟！」

三個人提着燈，頂着西北風走去鎮旁的土地廟，費了好一陣才把那乞丐叫醒，這乞丐年紀不大，平日有點傻呼呼的，此刻聽見有這種的差事便一口答應了，還滿口地道謝。

三人心中高興，臉上却不敢露出一絲神色來，大風提燈走前點，把乞丐送至大屋門口，姚老三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連忙說：「你兩個誰脫一件外衣外褲給他換上吧，趕明兒到老漢家拿錢買條新的。」

於是大風脫下外衣，小三子脫下長褲，着乞丐換上，乞丐滿心高興，換了衣服便走進去了。

姚老三等三人見他進去，便飛也似的跑了，說眞的，剛才站在屋外，也直感有股陰風兒往身上鑽呢？

三人也不回家睡覺，一直跑至郝大叔家，心想這夜能平安渡過也就萬萬大吉了，還顧得睡覺麼？

× × ×

乞丐踏上大廳石階便說：「你們要僱人守夜麼？俺來了！」

阿貴看了他一眼，露出一個笑意，說：「你來得正好，來，喝一口酒暖和一下，只是酒已不多！」

乞丐傻呼呼地問：「死的是誰？」

「叱，咱老爺！」阿貴食指指一指廳上桌子旁邊的一張床舖，上面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模樣兒說有多難看，便有多難看！

他還不知道哩，若非郭三手臉上口鼻處，此刻已貼了張棉紙，上面又壓了些紙錢，只怕早嚇昏了。

乞丐又看了桌子另一端，只見一個穿着白蔴衣的女人哭哭啼啼地燒着紙錢，桌上的白燭，火光在夜風中不斷地搖幌着，投影如鬼魅般在牆上竄來竄去。

乞丐雖然傻，但此刻也禁不住一陣心悸。

「嗚——」地一聲慘叫，像鬼嚎般在頭頂上响起，乞丐啊地叫了一聲，手上的酒洒了大半在地上。

那女人抬起頭來，乞丐又叫了一聲：「你，你，你是人還是鬼？怎地臉上這般難看！」

那女人淡淡地說：「你莫怕，剛才給鬼刮了一巴掌。」

乞丐身子一震，酒杯在他手上滑了下來，「嘟噹」一聲，摔個粉碎！

他喉頭胡胡作响。「鬼，鬼……什麼鬼……你，你別嚇我！」說到這裏，他似乎胆氣稍壯：「俺可不怕鬼！」

阿貴大喜，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有你在此，咱胆子也大了不少，來喝一口！」他在椅下拎起一瓶酒，先爲自己灌了一口，「怕個屁，他媽的，熬了兩天兩夜，咱便跑了，他娘的到那裏找咱！」

乞丐說：「對對！」接過酒瓶兒，一仰頭把那小半瓶酒，一下子喝乾！

聚寶盤中紙錢終於燒成灰燼，一陣北風自庭院中捲了入來，灰燼四處亂飛，火光又一陣亂搖，桌頂上的帳子獵獵亂響，風吹樹葉的聲音更似是鬼魂的脚步聲，乞丐又坐立不安了。

林巧姐又低低地哭了起來，乞丐心頭着慌，忙說：「你莫哭，你莫哭！你一哭俺便怕啦，要哭天亮了才哭吧！」

林巧如白了他一眼。「你看着點，別讓樑上那頭黑貓跳下來！」

乞丐身子一陣慄抖，他也曾聽過有關這類的傳說，但還是顫着聲問：「要是黑貓跳，跳下來……會，會怎樣？」

林巧姐的聲音也變了。「立即把牠趕走，千萬別讓牠沾上屍體，要不然，要不然……」

阿貴尖聲叫了起來：「夫人別說下去了！」

「好吧，我先瞌一會兒，你們可得小心一點！」林巧姐說罷便伏在案上。

阿貴說：「咱先瞌一會，下半夜輪到咱當值！」

「咬呀，咱一個人可有點怕！」

「怕什麼，死人也怕？哧，你以爲十個袁大頭是這般好賺的麼！」阿貴也不理他，歪着頭，倚着牆打起盹來。

乞丐越坐越心寒，坐了一會兒，肚子餓得咕咕亂响。他已餓了大半天，再喝了點酒，更加難受，抬頭一望，只見神枱上放着一大疊包子，心想現在也沒人看見，不如拿個來塡塡肚子再說，可是想起這是給死人吃的東西，又自猶疑了。

忍了半晌，終於大着胆子，站了起來，躡手躡脚走至桌前，輕輕拿了一個包子，又跑回椅子旁，心驚胆跳地坐下，狠狠地咬了一口。

猛地聽見一個嘶嘶的聲音，他後背登時冒起一股寒氣，拿眼四處一望，看了好一陣，才發覺床舖上那死人臉上的棉紙，不知什麼原因不斷地翻動，也不知是風吹還是死人在吐氣！

他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硬是定下神來，外面分明沒有樹葉搖動聲，那麼……不敢再想下去，霍地把那口包子吐了出來，又把手上的那大半截包子拋掉！

那包子貼着地，歪歪斜斜地滾了出去，說也奇怪，竟然向床舖滾去！

乞丐呻吟了一聲，雙脚一軟，撲地跪倒地上：「鬼，鬼大哥，咱，咱只吃了一口，趕明兒……買十個賠你，你千萬別怪我……」

他喃喃說罷，又俯身叩起頭來。剛叩了兩下，只聽頭頂上又「嗚——」地一聲怪叫，像小兒啼哭，又像惡鬼勾魂似的！

他再忍不住叫了起來：「饒命呀！我，我吐出來還給你！」說罷直起腰來，伸手入咀裏亂挖！

就在這當兒，一團黑影自上飛了下來，却是那頭黑貓，那頭黑貓閃着一對綠幽幽的光芒向他望了過來，那模樣兒說不出的邪惡，妖異。

乞丐呻吟了一聲，幾乎暈厥過去，黑貓惡狠狠地瞪了他一下，牠向床舖走去！

這剎那，乞丐突然醒起林巧姐的話，也不知從何處生了一股氣力，霍地自地上撲起：「你別過去，求求你別走過去！」

那黑貓見他追來，走勢更急，霍地一個虎躍跳了起來，四脚在郭三手的胸膛一踏一彈，向帳後竄去！

乞丐掙扎地站起來，目光一落，只見郭三手身子一陣抖動，猛地直挺挺地坐了上來，也不知怎樣已跳下了地，雙手齊肩伸得畢直，一跳一跳地向乞丐迫來！

乞丐尖叫一聲，說不出的恐怖，叫聲未止，已癱軟地上！說也湊巧，他身子剛倒下，郭三手恰好自他身上跳過！

乞丐的那道叫聲使得林巧姐及阿貴也都驚醒過來，林巧姐脫口呼道：「三手，三手……你，你……」

她不叫猶自好，一叫之後，郭三手一個斜跳，改了個方向，向她迫去！

林巧姐雙手扶着桌子，牙齒抖得格格亂响。「三手，三手你別嚇我……這樣會嚇死人的……別過來呀……」

神枱被他拉得咿咿呀呀亂响，燭光如幌，說不出的恐怖。阿貴瞪大雙眼，一臉蒼白地望着郭三手的後背，嚇得連逃走也忘了。

郭三手突然停在林巧姐的臉前，一動不動，林巧姐的神情好似略爲平靜。乞丐却更加緊張，心想千萬不要發出一絲兒聲音，偏偏一對牙齒不聽話，碰得震天價响，不想再看，一雙眼睛却硬是拿不開。

他想老天爺實在作孽，爲什麼不叫他昏過去！「波」地一聲响，猛覺褲襠裏一陣熱流洶湧而出，腦子吃那臭味一薰，更加暈不過去！

郭三手站了一會兒，突地又是一跳，只聽一道尖銳刺耳又短促的聲音自林巧姐喉嚨中滾了出來——

郭三手頭一伸，咀巴伏在林巧姐頸上不動了。

乞丐心頭怦怦亂跳，心想這可好啦，人說屍體一碰着人，扼死了那人便會倒下，他慢慢移動身子，拚盡全力爬了起來。猛聽「撲」地一聲，林巧姐的身子自郭三手的手甲滑落地上，乞丐心頭一跳！「撲撲！」忽見郭三手轉過身來，滿臉滿嘴都是鮮血，雙眼發出兩道怪光，向他瞪來。

乞丐大叫一聲：「娘呀——」霍地又仆倒地上！

阿貴尖叫一聲，亡命地向庭院跑出去。「啾啾！」郭三手雙脚亂跳，同他追了出去！

「嗚——」地一聲怪叫，一團黑影自內堂撲了出來，白燭倏地無風熄滅！

「嗚——」惡鬼勾魂似的聲音又再响起，乞丐再也挺不住，暈倒過去！

殭屍吃人

乞丐醒來後，大叫一聲跌跌撞撞衝了出去。街道上靜悄悄，天際只露出一絲曙光，天地間一片灰濛濛，有幾戶人家紗窗上還露出燈光。

「鬼來啦！鬼大哥……你，你千萬別過來！」乞丐一邊亂嚷，一邊拔足而逃！

坐在郝大叔家中的大風及小三子，聽見乞丐的叫聲，互望一眼，打開大門衝了出去！

「乞丐！你什麼時候出來的！」

乞丐看見他兩人，吃驚地叫了起來：「你，你千萬別過來！我，我把吃下去的

包子吐回給你！」

大風及小三子心中又驚又詫，忍不住前後把他圍住。「乞丐，你說什麼，誰來找你？」

「鬼！你，你別跳過來……」乞丐雙眼發直，咀角歪斜，一道口涎淌了下來，突然嗚嗚地哭了起來：「黑貓……跳上去……郭大爺跳下來……他，他他他……吃了郭大嫂，又要吃我啦！」

「胡說！」大風忍不住說：「誰要吃你？」

乞丐大叫起來：「他就在後面，他追來啦，快跑……」說罷猛地把大風推開，抱頭向鎮外奔去！

大風及小三子不由回頭一望，四周空空蕩蕩，可是兩人却好沒來由的打了個冷噤，一言不發，低着頭跑回郭大叔家裏。

姚老三見他兩人一臉青白的跑回來，忍不住問：「那個乞丐呢？又碰到什麼事兒，臉青唇白的！」

「那乞丐被嚇瘋了，說什麼郭大爺在後面追他……此刻已跑遠了！」大風說。

小三子也接口說：「他，他還說什麼郭大爺吃了郭大嫂哩！姚三叔，你看這裏鬧什麼玄虛？」

姚老三臉色又青白了，顫聲說：「這個，這個會不會是那乞丐的胡言亂語！」

大風遲疑地說：「但他總不會無端端地發瘋！」

姚老三打了一個寒噤，剛巧郝大叔睡了一忽，聽見聲音跑出來問個究竟，大風及小三子便一五一十地把乞丐的那些斷斷續續的話轉述了一次。

郝大叔沉吟了一下，不由咬呀地叫了起來：「莫非昨夜有頭什麼黑貓跳上郭三手的屍身上，而郭三手便，便……所以吃了他女人？這，這可造孽啊！牛仙來了本鎮，眼看所作所爲的沒有一件是失德的事兒，死後，怎會怎會……」

姚老三喘了一口氣，說：「老大，幸好是吃了他女人，要是跑了出來造的孽便更大了！」

郝大叔白了他一眼。「吃了他老婆便不造孽？」

姚老三乾笑一聲：「也許，也許半仙認爲一個人在九泉之下未免會寂寞，所以，把他老婆帶下作個伴兒也對未定！這也叫夫妻同命嘛！」

郝大叔臉色這才稍霽。「天大亮後，咱再去看看！」

大風說：「不好，乞丐說郭三手還追着他，說不定他，他吃了他老婆後還未倒下……」

「混帳！」郝大叔罵了一聲：「你奶奶的白日見鬼！剛才你們可有見到郭三手麼？」

「這倒沒有！」

「定是那乞丐嚇壞了，胡言亂語！」

姚老三也說：「老漢也聽人說尋常的殭屍，碰到第一個人，一定……一定把他扼死，然後自己才倒了下來的！」

小三子打了個寒噤。「也許他不是尋常的……尋常的東西呢！」

郝大叔哼了一聲，輕斥說：「沒用的東西！胆子比老鼠還小！」

姚老三沉吟了一會，說：「咱先去把人找來，待午時才派幾個大胆的人進去看看！」

大風又說：「誰敢進去看的！」

郝大叔大怒：「你們不敢，咱去！老漢活了六十七歲，幾時聽人說過，鬼怪在大白日也會出來的！」

大風臉色一紅，低着頭不敢吭聲。

「咱是非進去看一看的不可，萬一那乞丐說的是眞的話，哼哼，那後果可就大了！」

小三子變色地說：「大叔，您是說他他還會出來作祟？」

郝大叔拿出烟袋子，捻了一撮烟絲塞在烟鍋裏，不耐煩地說：「你兩個人還不去替我把人找來！」

× × ×

不一刻，鎮上已有不少人圍在郝大叔屋外，其中還有那個賣藝的巫二胡。過了一陣，郝大叔跟姚老三自屋內走了出來，拿眼望了衆人一眼，只見人人臉色青慘慘的，眼中射出來的神色全是驚恐和緊張。低低地叫了聲：「大叔，早！」

郝大叔心中暗嘆了一聲，却不得不强提一口氣說：「諸位，昨夜郭半仙的事兒，大伙兒都是知道了個三五分了吧！現在眞相未明，咱也不想多說！老漢決定親自到那大屋看看！」他又拿眼望了衆人一下。「大白天是沒有什麼的，你們自認胆氣不輸老漢的，可以跟老漢一起走，不過却不要勉强！要去的現在就跟老漢來！」

郝大叔吸了一口烟，又是長長地噴了出來，昂首挺胸排衆而出，模樣兒直像古代那個廉頗老將軍！

也許是在大白天沒有什麼，更也許是郝大叔的豪壯，背後果然跟了十多二十個人，有老也有少的，其中還有那個巫二胡。一行人走到鬼屋外，只見大門洞開，圍牆上的磚灰在北風中，不斷地飄下來。

不用進去，站在門外便能望到大廳了，神枱上的一對燭台歪倒一旁，包子撒滿了一地，旁邊兒那一榻床舖上空空如也，什麼東西也沒有！

衆人的一顆心都似讓一隻無形的手揪緊了，雖說現在是在午時，今日陽光雖不猛，但還不致是那種烏雲滿天的日子，可是衆人還是自脚底下冒起一股寒氣，有幾個在後面的已悄悄往來路溜了回去。

郝大叔吸了一口氣，縮起一脚，烟桿兒使勁在鞋底上一敲，又緊一緊身才跨了入去。一踏入庭院，衆人身上那股寒氣更盛了，一陣北風吹來，樹上的枯葉紛紛地飄了下來。

郝大叔表面上十分鎮靜，實際上一顆心像弓弦似的拉得緊緊，他目不斜視，心中一個勁地唸着嘸嘸阿彌陀佛，一步一個脚印地登上石級，還未跨進門檻，隔遠已望見一個身穿白色麻衣的女人俯臉趴倒地上，看身材可不是林巧姐？

郝大叔心頭一沉，脚步不由一住，不知誰鬼叫了起來：「是，是…郭大嫂！」

郝大叔喃咕了一句：「放你娘狗屁，誰不知道，要你鬼叫狼嚎的！」他跨入門檻裏，猛聽「嗚——」地一聲怪叫，緊接着一團黑影飛也似地鑽入帳後，快得像一陣風，後面的人僅看見那幅帳幔無風自動，心中驚恐更加無以復加。（下期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在歸來山莊向師抱眞詢問關於「棋王棋后」的事，但師抱眞推說不知，並要王烈向趙池詢問，王烈只好離開歸來山莊……王烈前往田二楞家中，希望從田二楞口中探出趙南星失踪被殺的眞相，誰知在吃飯時，王烈突然腹部絞痛，心知必是中毒，急忙衝出屋外，跨上坐騎奔逃，不久坐騎衝入河中，而王烈也昏迷不醒，到他醒來，才知他被慧圓兩母女救起，此刻突聞屋外來了幾人要來抓王烈的，慧圓一掌一個，把來人擊昏在地，王烈急忙前來，揭開他們的幪面巾，却不認識他們……

棋藝不如人　連番遭敗北

王烈伸手摸摸其中一個中年大漢的全身，看出他是後頸中掌而昏厥的，心想這四人剛才與她正面爲敵，而她却能一掌砍中對手的後頸，由此可知她的身法一定異常神妙，心中更爲驚異，忍不住道：「慧圓女士，妳好厲害啊！」

慧圓微微一笑道：「沒甚麼，是他們武功不濟，不是我武功高强。」

她接着轉對女兒百里映紅說道：「紅兒，去提一桶水來，先把一個救醒，好讓王捕頭盤問他們的來歷。」

百里映紅應了一聲，入屋提出一桶清水，往其中一個大漢的面上一沖——

那大漢登時甦醒過來了。

王烈便把七星寶刀抵上他的心口，冷冷道：「這位朋友，你要死還是要活？」

那大漢默然有頃，才答道：「要死。」

王烈冷笑道：「你的意思是不想回答我任何問題，是麼？」

那大漢道：「是。」

王烈不料他態度竟然如此强硬，一時倒爲之束手無策，只因他目前的身份仍是太原府的捕頭，不能隨便殺人，對方直截了當的表示寧死不回答任何問題，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

不過，他對付歹徒已有豐富的經驗，當下笑了笑道：「很好，你既然不怕死，當然也不怕斷手缺足，現在我先要你一條胳臂！」

說罷，慢慢擧刀，做勢要砍斷他的一條胳臂。

慧圓忙道：「且慢！」

王烈回頭望她，問道：「女士有何指教？」

慧圓道：「妾身已皈依我佛，此處雖非佛門之地，却是我一片清淨之土，我不希望見到血腥。」

王烈聞言放下寶刀，說道：「女士請聽我一言，這些人要殺我，毫無疑問是要阻止我追查一件謀殺案，換言之這些人必與謀殺案有關，因此我必須逼他們供出身份來歷，此爲破案契機。」

慧圓神色冷漠地道：「你要怎麼處置他們，我都不過問，只不准在此傷人。」

王烈道：「女士的意思是要小可帶他們離開此地？」

慧圓點頭道：「是的。」

王烈皺眉道：「可是……小可體力未復，如何能够帶走他們四人？」

慧圓道：「我們母女可以幫忙，你打算送他們去何處，我們便幫你送到何處。」

王烈想了想，道：「小可打算送他們去歸來山莊，但此處距歸來山莊有百餘里之遙，咱們三人押着他們四人走百餘里路只怕不甚方便吧？」

慧圓道：「有個辦法：你體力未恢復，還要靜養兩天，不如由小女去歸來山莊通知師抱眞，請他派人來接去這四人，如此可以減少許多麻煩。」

王烈看了百里映紅一眼，有些不放心道：「萬一令嫒在路上遇上阻碍，她有能力自保麼？」

慧圓道：「除非遇上頂尖高手，否則不會有多大問題。」

王烈道：「往返約兩天的時間，在這兩天內，如何處置這四人？」

慧圓道：「把他們綑綁起來，囚禁在屋後那間柴房裏便了。」

王烈覺得這是唯一可行之策，乃回望百里映紅問道：「百里姑娘，妳可願帮小可這個忙？」

百里映紅點頭道：「好的，聽說師抱眞是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我早想去拜訪拜訪他，今天正好藉此得償宿願。」

王烈欣然道：「那麼，小可先向妳謝了！」

百里映紅笑道：「應該我向你道謝才是，我在這裏住了十多年了，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遠門，這回總算——」

慧圓神色一嚴，截口道：「紅兒，妳去便去，切記不可在路上惹出事端！」

百里映紅道：「是啦！是啦！」

慧圓道：「妳回房打點一下，立刻上路去吧！」

百里映紅應了一聲，高高興興的進入屋裏打點行裝去了。

慧圓隨亦入屋取出一捆麻繩，將四個中年大漢一一綑綁起來，然後分兩次將他們四人拖入屋後一間柴房中，爲恐他們醒後掙斷繩子逃走，又點了他們的昏穴，讓他們睡覺。

這時候，百里映紅已打點好了行裝，便拜別母親，上路去了。

王烈自服下那碗湯藥之後，腹痛已減輕不少，只是全身仍無力氣，慧圓要他回房躺下，他不放心囚禁在柴房中的四個中年大漢，堅持要在柴房中看守，慧圓只好也到柴房相陪。

這天中午，她又煎了一碗湯藥讓王烈服下，到了這天下午，王烈腹痛已消失七八，同時感覺體力已漸漸在恢復，心中十分感激，再度向她致謝。

慧圓微微一笑道：「不用客氣，不過我倒想知道你此次追查的所謂謀殺案的詳細情形，你可願意說給我聽聽麼？」

王烈對她們母女也懷着很大的好奇心，心想與她深談之後，說不定她也會提起她們母女在此「隱居」的原因，於是便從師素貞與趙南星私奔開始說起，將所有經過情形一一說出，只略去師素貞失身於仇香的一節不提，然後便說到自己昨天去田家追查而被下毒之事，最後說道：「雖然師姑娘否認殺死趙南星，但在未有確證之前，小可仍抱着懷疑的態度，但是昨天小可在田家的中毒，以至今天這四人的追殺小可，已可證明趙南星確是死於別人之手，與師姑娘無關。」

慧圓驚訝道：「這麼說，只要問出這四人的身份來歷，便可明白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是誰了？」

王烈點頭道：「是的。」

慧圓含歉道：「很抱歉，妾身已皈依佛門，不願見到血腥，不能讓你在此拷問他們，希望你不要見怪。」

王烈說道：「不敢，女士救我一命，恩同再造，小可已是感激不盡了，哪敢責怪。」

話聲一頓，接着乘機問道：「女士帶髮修行，與令嫒定居在這荒僻之地，是不是有——」

慧圓搖搖頭道：「妾身之事，不足爲外人道。」

王烈道：「小可是希望能有效勞之處，以報答救命之恩……」

慧圓又搖頭道：「謝謝，我們母女很好，並無任何困難。」

王烈心想她必是遇人不淑，被男人拋棄了，因此便看破紅塵，帶着女兒在此處隱居……這使他想起了師素貞的遭遇，但師素貞的情況比她更慘，她殺死仇香，又揹了個殺害趙南星的黑鍋，她的命運將來又是怎樣呢？

爲此，他不禁長嘆一聲道：「這世界眞是不公平……」

慧圓問道：「何事不公平？」

王烈道：「小可覺得男女之間很不公平，男人可以吃喝嫖賭而無事，但女人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太不公平了。」

慧圓目光一凝道：「你指的是誰？」

王烈道：「師素貞。」

慧圓聽了展顏道：「你很有同情心，將來嫁給你的姑娘一定很幸福。」

王烈雖是「老江湖」，但一觸及男女之情，臉皮也是很嫩，面色一紅道：「那裏，小可不學無術又愛管閒事，將來哪位姑娘跟了我，一定有苦頭吃。」

他接着道：「女士身手高强爲小可生平僅見，不知女士系出何門？」

慧圓微笑不答。

王烈道：「小可想向女士打聽兩個神秘人物的底細，以女士之技藝，或許知道他們的來歷——您知道『棋王棋后』這兩個人麼？」

慧圓臉色遽變道：「你……你……說甚麼？」

王烈道：「洞庭湖中有座小島，名叫鬼風港，那島上看似無人居住，其實却有兩位神秘人物隱居，男的自稱『棋王』，貌似中年却說已有一百二十歲以上；女的稱爲『棋后』，是個白髮老媼。他們似敵似友，手下各有十幾個青年男女，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他們竟以手下之人當作棋子，在那島上下棋……」

接着便說到自己受白牡丹之要求，去那小島上救人，白牡丹不幸反而被擒去等情一五一十說出來。

慧圓在聽他陳述的時候，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顯然心中震驚已極。

王烈發現她的表情與趙池和師抱眞聽到棋王棋后的事時一樣，便知她必知棋王棋后的底細，不禁暗暗稱奇道：「眞是怪事，他們好像都知道棋王棋后的底細，何以我從來沒聽人說過呢？」

他接着便問道：「女士想必知道他們的來歷底細，可否說給小可聽聽？」

慧圓本來滿面驚駭之色，聽了王烈這麼一問，立刻整容恢復常態，搖了搖頭道：「妾身已是世外之人，早已不過問武林是非，你所說的棋王棋后之事，妾身還是頭一次聽到，怎麼會知道他們的來歷底細呢？」

王烈苦笑道：「請恕小可直言無忌，我看女士的表情，分明知道他們底細，要是女士肯爲小可一道，讓小可救出那白牡丹兩位姑娘，便是一件功德無量之事。」

慧圓神色一冷道：「妾身確實不知此事，你要我怎麼說呢？」

王烈怕她翻臉，忙道：「是，請恕小可唐突之罪，今後再不提此事了。」

誰知慧圓雖不喜歡回答，却很喜歡發問，聽了王烈的道歉，微微一笑道：「你說的那個『棋后』，她大約多大年紀？」

王烈道：「她有滿頭銀絲，看樣子最少也有八十歲了。」

慧圓又問道：「容貌如何？」

王烈道：「臉上沒有多少皺紋，衣飾極爲高貴華麗，要不是已有滿頭白髮，實在看不出她已經是個年高八十以上的老婦人。」

慧圓道：「她與那位『棋王』下棋時，臉上的表情如何？」

王烈道：「很嚴肅。」

慧圓道：「還有呢？」

王烈道：「對不起，當時距離稍遠，小可沒看得很清楚。」

慧圓道：「你還記得那盤棋麼？」

王烈點頭道：「還記得。」

慧圓忽然一語不發走出柴房去了。

王烈呆呆望着她出去，心中疑雲叢生，暗忖道：「這女人問了許多『棋后』的問題，毫無疑問必知『棋王棋后』之事，可惜她却守口如瓶……奇怪，爲甚麼凡是知悉『棋王棋后』的底細的人都對他們二人的故事三緘其口呢？」

正在百思不解之際，忽見慧圓又走回柴房，手上捧着一個棋盤，她將棋盤放在王烈面前的地上時，王烈才看見棋盤上的紅黑雙方三十二顆子已經佈好，心知她要自己覆盤給她看，心中更是驚異。

慧圓含笑道：「妾身亦好奕棋，雖已

遁入空門，對此仍有濃厚興趣，王捕頭請將他們當日所下的情形覆一遍給妾身看如何？」

王烈當然是滿口應允，當即「炮二平五、馬八進七」的覆盤起來。

當覆到紅方最後一着「炮七平五」時，盤上的情形是黑方死了車馬炮和三卒，紅方死了雙車雙兵，黑方略顯不利，但紅方困死了雙車，攻擊力也打了折扣，距離勝負仍甚遙遠。

慧圓全神貫注的看完了最後一着棋，雙目仍然凝注在棋盤上，思考良久之後，才抬頭笑問道：「就只下到這裏爲止？」

王烈道：「是的，當時小可算定黑方會走『炮五進三』吃掉紅方中炮，因不忍見那些青年男女無端犧牲性命，乃現身喝止，不料喝聲一落，就有一顆烟幕彈在那大棋場上爆炸……」

慧圓微微一笑道：「你能看出黑方下一步棋是『炮五進三』，足見你的棋力也不弱。」

王烈道：「那裏，小可的棋力與那位『棋王』相差太遠了，否則後來也不會慘敗。」

慧圓道：「當然，你的棋力與那位『棋王』可能還有一段距離，但我看你也有中上棋力了。」

王烈反問道：「女士也認爲黑方下一步應該走『炮五進三』麼？」

慧圓頷首道：「是的，這是必然的一步棋，不拚掉紅方的中炮，黑方就要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了。」

王烈再問道：「依女士的看法，這盤棋若是繼續着下去，勝負誰屬？」

慧圓道：「黑方多死了兩個卒子，局勢較差，但紅方已無强大的攻擊能力，故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和棋。」

王烈道：「下到和棋時，雙方可能已傷亡慘重了吧？」

慧圓道：「不錯。」

王烈乘機問道：「他們雙方以活人來當作棋子，可以解釋爲是一種喪心病狂的瘋狂行爲，但是那羣青年男女又怎麼肯從容爲他們的棋賽而死呢？」

慧圓道：「這個……妾身亦想不通，也許……也許……唉！這的確是不可思議之事！」

王烈道：「兩國交兵，官兵爲國捐軀是大忠大勇的行爲，沒有人敢批評他們的死不太值得，然而他們只是在下棋，他們使用一般棋具照樣可分勝負，憑甚麼要拿活人來當棋子？」

慧圓默然不語。

王烈又道：「如今黑牡丹和白牡丹已落入他們手裏，兩位活蹦鮮跳的姑娘眼看也要沒命了！女士，妳是佛門中人，佛門中人應是慈悲爲懷——」

慧圓的表情又現冷峻，冷冷截口道：「妾身對他們並不解，你要妾身負起這個責任麼？」

王烈道：「小可……」

慧圓又打斷他的話道：「好了，不談這些事情，咱們來下一盤棋如何？」

王烈頗感啼笑皆非，道：「下棋，是一種戰鬪，女士既已遁入空門，何以對戰鬪殺伐仍有興趣？」

慧圓道：「棋，蘊含人生哲理，不能只視爲戰鬪殺伐。」

王烈道：「可是它的最終目的是勝利，女士對勝利——」

慧圓不待他說完，就瞪他一眼道：「閒來無事想跟你下一盤棋玩玩，那來這許多說嘴？你到底下是不下？」

王烈忙道：「下！下！下！不過小可棋力拙劣，女士要讓小可甚麼？」

慧圓道：「不讓。」

王烈道：「人家那位『棋王』讓我一車，女士怎可不讓？」

慧圓道：「我就是不讓！」

王烈心中暗覺好笑，心想輸給她一盤又算得了甚麼，於是點頭道：「好，小可領教女士的棋藝便了，但下得不好，請勿見笑。」

當下兩人重新將棋子佈好，由王烈拿黑棋，正要「炮二平五」的時候，慧圓忽然阻止道：「慢着，妾身還有個主意。」

王烈微怔道：「何事？」

慧圓道：「下棋若不賭些輸贏就沒意思，咱們來賭些輸贏吧？」

王烈笑道：「賭甚麼？」

慧圓道：「你贏妾身一盤，妾身便傳授你一門武功！」

王烈已知她身懷奇學，聞言大喜道：「好啊！」

慧圓一笑道：「但若是你輸了呢？」

王烈說道：「小可聽憑女士的處置便了。」

慧圓看了那四個中年大漢一眼，微笑道：「你輸一盤，妾身便釋放一人！」

王烈嚇了一跳道：「不，別的甚麼都可以，放人却是萬萬不可！」

慧圓板起臉孔道：「王捕頭，妾身於你有救命之恩，你現在又在妾身居處做客，一切應由妾身來做決定才是。」

王烈發慌道：「可是，他們四人是小可破案的關鍵，怎麼可以釋放啊？」

慧圓道：「不願意他們被釋放，你就得用心下棋，重視勝負！」

王烈呆然道：「妳……妳這個賭注，目的就是要小可用心下棋？」

慧圓微微頷首道：「是的，這樣才能很快提高你的棋力。」

王烈道：「不成，他們是重要的人證，小可不能拿他們做賭注！」

慧圓冷冷一笑，說道：「他們四人是妾身捕獲的，妾身要放他們回去，你無權干涉！」

王烈皺眉道：「女士救小可於前，復助小可於後，如今怎突然改變態度了？」

慧圓道：「妾身並未改變態度，如果有人來救他們，妾身仍站在你這一邊。」

王烈道：「既然如此——」

慧圓道：「妾身知道他們對你很重要，因此要你拿他們來做賭注，這樣你在與妾身對奕時才會全力以赴，妾身的用意僅止於此而已！」

王烈道：「輸一盤放一個？」

慧圓道：「對。」

王烈道：「下幾盤？」

慧圓道：「四盤。」

王烈道：「要是小可拒絕，女士便要立刻放他們回去？」

慧圓道：「不錯。」

王烈苦笑道：「阿彌陀佛，菩薩有靈的話，祂會生氣的。」

慧圓微笑道：「菩薩若生氣，祂就不是菩薩了。」

王烈嘆道：「女士這樣喜歡下棋，何不索性去洞庭湖找『棋王』下棋？」

慧圓怒道：「少嚕囌，你到底下是不下？」

王烈察言辨色，心知這個賭局避免不了，只得伸手到棋盤上下出了第一步棋。

他比較熟悉的戰術是中炮，故第一步棋是炮二平五，拉中炮開局。

慧圓不加思索，立刻應以馬八進七。

王烈馬二進三。

慧圓車九平八。

王烈車一平二。

慧圓馬二進三。

開始的幾步棋，雙方走得很快，之後便慢了下來，尤其是王烈，他說甚麼也不願那四個中年大漢被釋放，故志在必得，每一步棋均經愼密思考，儘可能了解今後的各種變化之後才敢移動棋子。

慧圓費時較少，態度從容，但行棋十分規矩，也是步步爲營，絕不冒險進擊。

雙方各進了十幾步棋後，王烈發覺雙方的軍力僵持住了，沒有一顆子可以再動，而偏偏此時又輪到他走，一時大感傷腦筋。

此際，他才領略到慧圓棋力的高超，由於籌不出對策，急得冷汗都冒了出來。

慧圓等待了好一會，見他遲遲不走，便禮貌的催促道：「該你走了。」

王烈不停的抓着頭髮，思考再思考，最後只好跟她拚掉一車。

但拚車的結果是，紅方的馬過了河，取得了攻擊的優勢。

於是，紅方開始着着進逼。

王烈只好全力防守，絞盡腦汁的抵抗紅方的攻勢，不敢求勝，但望能和。

雙方又走了幾步棋後，紅方以一車拚掉黑方的馬炮，然後炮打黑象將了一軍。

黑方士象一破，防守立呈薄弱，後來又看錯了一步棋，平白被吃掉一炮，形勢就更加不利，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了。

王烈眼看棋勢已非，便想冒險求勝，不顧一切揮軍反撲，但紅方陣形堅固，怎麼將也沒用，只好再撤軍返防，可惜已無力挽回頹勢，最後在紅方一着巧妙的棄子之下，被將死了！

慧圓微微一笑道：「你輸了。」

王烈嘆氣道：「妳棋力很强，該讓我一車才算公平。」

慧圓起身走去解開一個中年大漢的穴道，等他完全清醒之後，一脚將他踢出柴房，喝叱道：「放你回去，快滾！」

那中年大漢巳知她武功高得可怕，屁都不敢放一下，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

王烈眼睜睜看着她放走了一人，心中很不是滋味，暗忖道：「這婆娘是非不明，不識大體，那像個帶髮修行的出家人，可惜我的體力未復，否則便跟她打一架試試……」

慧圓回到他面前坐下來，笑道：「你這盤棋走得太小心，以致攻擊無力，下回要當心了。」說畢，重新佈置。

王烈道：「令嫒巳去歸來山莊，改天師莊主趕到此處時，如何向他解釋？」

慧圓道：「這我不管！」

王烈道：「小可的棋力不高，實在不是妳的對手，小可承認不敵還不行麼？」

慧圓道：「不行！」

王烈長嘆一聲道：「妳請聽我說，這最後一個若給放了，後果非常嚴重，不僅那師姑娘將含冤莫白，而且會造成許多不幸事件，攪不好就是一場武林浩刼，將有很多人會死亡，妳是皈依佛門之人，難道忍心看着天下大亂麼？」

慧圓冷然答道：「塵世間事，與我無關！」

王烈聽了大起反感道：「這麼說，女士如何能够修成正果？」

慧圓不耐煩道：「少嚕囌，第四盤棋你若是不下，我可要把最後一個放了！」

王烈肝火熊熊，幾欲破口大罵，但他終於還是隱忍了下來，只苦笑一聲道：「既然妳一定要爭取這無意義的勝利，小可成全妳便了。」

於是，雙方又重新佈棋，進行第四盤棋戰。

王烈自忖必輸，故走得有氣無力，下了幾十步棋後，又損失一匹馬，紅方大舉進攻，看情形也是「等輸」的份兒了。

慧圓着着凌厲，似欲一舉將黑方將死而後快，臉上竟然滿佈殺氣！

就在這時，王烈忽然發現有個可乘之機，黑方似可以棄車的手法連續將殺紅方，他想了又想，由於有前車之鑑，一時舉棋不定，不敢下手。

慧圓見他遲遲不走，有賴皮的味道，不禁冷笑道：「王捕頭，這一步棋你已經考慮半個時辰之久了！」

王烈目注棋盤道：「別急別急，這是小可最後一次機會，千萬輕率不得……」

慧圓道：「這盤棋你別想贏了。」

王烈微笑道：「未必，未必，也許小可有反敗爲勝的妙着哩！」

慧圓道：「你要是眞想跟我比坐功，那就更是輸定了，我可以一坐七晝夜！」

王烈忽然驅車直下，吃了黑士，喝道：「將軍！」

慧圓笑道：「你幹甚麼啊？」

說着，士五退四，吃下黑車。

王烈再橫車吃掉紅相道：「將軍！」

慧圓不加思索，起相吃掉黑車，哈哈笑道：「莫名其妙，那有——」

「再將軍！」

馬三退五！

是一着馬後炮！

慧圓又哈哈一笑，以馬四退五吃下黑炮，問道：「還有麼？」

王烈取過炮跨吃紅馬，說道：「再將軍！」

又是一着馬後炮！

慧圓臉色大變，驚慌失措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王烈笑道：「沒救了。」

慧圓滿臉通紅，扼腕道：「我太輕敵了！我太大意了！沒想到……哼！你……你倒會扮豬吃老虎啊！」

王烈贏了最後一盤，喜得眉開眼笑，手舞足蹈，道：「剛才我車吃士將軍時，妳若『帥五平六』吃車就不會死了，這是因爲妳局勢大好未加細算之故，以兵法來說，此謂驕兵必敗。」

慧圓一聽「驕兵必敗」四個字，好像觸動了她甚麼心事，忽然發痴發呆起來，喃喃自語道：「不錯，驕兵必敗……我爲甚麼改不掉這個毛病？」

王烈心頭一動道：「妳以前與人下棋，也曾因此而遭敗績麼？」

慧圓沒有回答他的話，目凝虛空發呆良久，才慢慢收回視綫，釘住王烈道：「再來一盤如何？」

王烈連連搖頭道：「不來了！不來了！我要保持戰果！」

慧圓起身走了出去。

不久，當她再度回到柴房裏時，手上拿着三本書，其中一本是白絹製成的，式樣非常精美，她先將它遞給王烈，說道：「你贏了妾身一盤棋，妾身說過要傳授你一門武功……」

王烈接過一看，但見絹册上寫着「蝴蝶十八變」五個字，不由一怔道：「這是甚麼武功？」

慧圓道：「輕功身法。」

王烈覺得自己的輕功身法雖非天下第一，也可列入高手之林了，故不大重視，隨意翻閱了幾頁，便遞還給她道：「妳收回去吧。」

慧圓詫異道：「你沒興趣？」

王烈道：「不，是沒工夫練習。」

慧圓道：「我原想傳授你一路劍法，但你是『快刀翁王遨』的孫兒，從小就以練刀爲主，如今改練劍法似不大好，因此才決定傳授你這門輕功身法，你爲甚麼不要？」

王烈道：「不是不要，而是小可有許多事情要辦，無閒定下心來練習。」

慧圓道：「這門輕功身法很值得一學，一旦學成之後，不論碰上如何厲害的武林高手，你都可憑這『蝴蝶十八變』而立於不敗之地呢！」

王烈道：「碰上像『棋王』那樣的高手，也能立於不敗之地麼？」

慧圓道：「至少可全身而退。」

王烈心動了一下，但隨又搖頭道：「算了，目前小可實在無心情習武，以後有機會再來敬領教益便了。」

慧圓道：「我問你：當你身在空中時，如果遇到奇襲，你能變換幾種身法閃避呢？」

王烈道：「一種。」

慧圓道：「只能變換一種身法是不够的，萬一攻擊你的敵人在兩人以上，你就躲不開了。」

語聲一頓，繼道：「而我這門『蝴蝶十八變』却可在空中連續變換三種不同的身法，而且可以同時攻擊敵人！」

王烈巳是武林高手，對各種武功都有相當精深的認識，覺得她所言匪夷所思，不禁生起興趣道：「眞的如此麼？」

慧圓將三本書納入懷中，舉步走出柴房，說道：「你出來，妾身施展一下讓你見識見識。」

王烈起身跟了出去。

兩人來到柴房外面的空地上，慧圓從地上檢了五顆鵝卵石遞給他，笑問道：「你會打暗器吧？」

王烈微笑道：「略懂皮毛。」

心中却在暗笑：「妳太瞧不起人了，我王烈甚麼功夫沒學過？說到打暗器，我三歲就開始練習，如今巳整整有二十年的功力了呢！」

慧圓道：「等下我躍上空中時，你可隨意發石攻擊我，一顆一顆來或五顆一起出手，悉聽尊便！」

王烈道：「萬一失手傷了女士，可別見怪。」

「不會。」

她話聲甫落，人巳一式「一鶴冲天」縱起四五丈高，姿態美妙巳極！

王烈喝道：「小心了！」

右手一抖，兩顆鵝卵石巳電奔而出，一上一下分取她左臂曲池和右脚曲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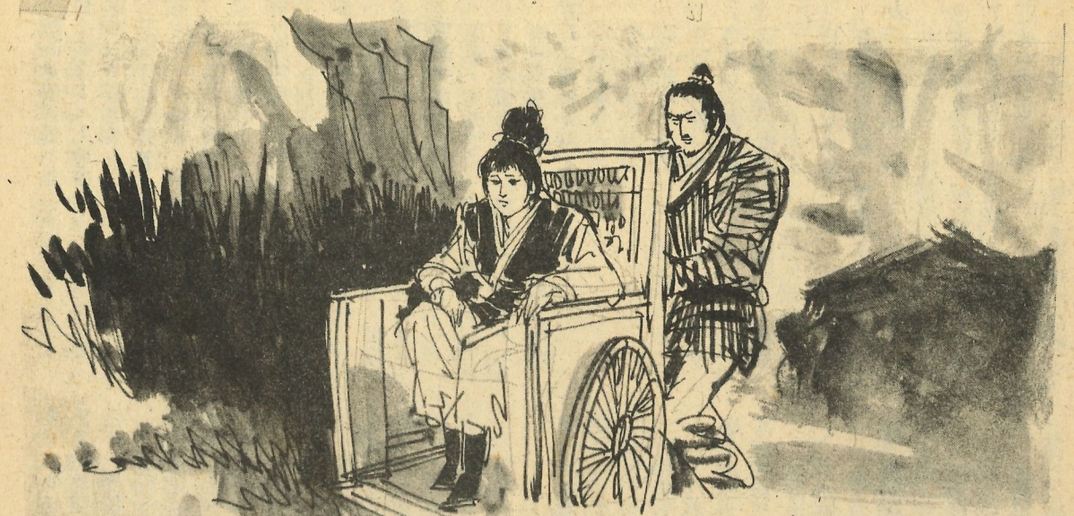
近距離的暗器，其速度之快，一般肉眼是看不見的，但是一般武林高手應付暗器的襲擊，並非用眼睛去看，而是用耳朵來聽，以聽風辨位來躲避或接住打到的暗器。

慧圓自然也是如此，只見她懸空的身子突然一弓，雙掌上下一探，很準確的接住了那兩顆鵝卵石！

王烈緊接着出手，三顆鵝卵石分三次打出，却形成一條直綫，再襲擊她右脚曲泉！——

他只攻擊她的脚上曲泉，可說有好心眼兒也有壞心眼兒，好心眼兒是：萬一她接不住而被打中，不會對她造成重大的傷害。壞心眼兒是：人在空中時，最不易躲避攻擊的就是那一雙脚。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葉孤鴻和南宮素剛離開小屋，便見鬼書生黑羅剎入屋想暗殺他截殺，自出道之後，第二次碰上勁敵，將鬼書生擊退後保護南宮素再繼續前行，第三次又遇上酒中仙紅衣醉漢要和他比武，他都能夠應付裕如，南宮素不由不敬服，經過瞭解才知他是萬劍山莊公孫無畏暗收的入室弟子，他們曉行夜宿，才趕到司馬山莊，而司馬青娥在杭春華陪同下比他們先到，見到葉孤鴻，衆人都愕然，經過南宮素介紹，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價值千兩黃金，鬼書生要殺的人。

龍公子暴斃　殺手受嫌疑

南宮素瞟了葉孤鴻一眼，道：「這也是眞的。」

葉孤鴻感激的看着南宮素，司馬如龍苦笑，道：「千兩黃金的僱用殺手大家也知道，是確有其事，這位葉老弟……」

葉孤鴻忙道：「叫小葉好了。」

司馬如龍道：「公孫莊主從來沒有提出你父母或者什麼的事情？」

葉孤鴻道：「我是一個孤兒，莊主是在莊外將我拾回去的。」

司馬如龍皺眉，青娥插口道：「在莊內有些師弟總是叫他小雜種——」

話出口他才知道不妥，忙住口，接問葉孤鴻：「小葉，我不是有意的。」

「不要緊。」葉孤鴻垂下頭。

司馬如龍把手一揮，轉問：「那個高永又是什麼來頭？」

話口未完，一個人便飛奔進來，正是司馬捷吩咐回來報訊的張全。

一口氣喘過，張全便稟告。「師父，那個紅纓錦衣侯來了。」

衆人齊皆一怔，司馬如龍忙問：「在那兒？」

「他向粥麵店的老闆打聽我們莊院的所在，向這邊走來，捷師兄與三個師弟隨後追踪，弟子則抄小路回來稟告。」

歐陽笑算盤上一陣撥打，道：「這件事有些奇怪。」

司馬如龍說道：「他也許還未與黑羅剎鬼書生聯絡上，不知道莊院所在並不奇怪。」

歐陽笑點頭，轉問張全：「你們怎知道他就是紅纓錦衣侯？」

張全道：「他扛着纓槍，簑衣下穿的是錦衣，捷師兄坐得較近店門看到了。」

歐陽笑沉吟着道：「我總覺得他這一次的行動有些魯莽。」

南宮靈沉吟着突然插口。「會不會他是發現了店子裏的是我們的人，故意向店子的老闆打聽？」

司馬如龍面色一變，道：「那捷兒他們追踪前去……」

「凶多吉少！」歐陽笑算盤急响。

司馬如龍一頓足，往外疾奔了出去，歐陽笑急步追前，南宮靈一聲：「妹妹你留在這兒看看。」亦追上。

青娥杭春華相顧一眼，杭春華道：「我們也去走一趟。」

「若是遇上了，你得找機會將他砍倒。」青娥擁着杭春華的臂膀，柔情萬縷。

葉孤鴻看在眼內，茫然若失，怔在當場。

× × ×

衆人才來到莊門，三個弟子已抬着司馬捷的屍體飛步走來。

司馬如龍一看，變色喝問道：「什麼回事？」

「捷師兄給紅纓錦衣侯殺了，我們追前去，可是那厮的輕功太好，又揀巷子走，幾個起落便不知所踪。」

司馬如龍沉聲問：「那厮是往那個方向去的。」

「東面——」

司馬如龍立即振吭大呼。「來人，備馬——」

× × ×

馬迅速拉至，除了司馬如龍歐陽笑南宮靈杭春華青娥，還有三大世家的三十多個弟子，一羣人浩浩蕩蕩，衝出了莊院。

風雨仍漫天，一羣人飛騎奔過長街，急激的馬蹄踏起了連串的泥濘，馬蹄聲急如驟雨。

他們都知道錦衣侯雖然是往東而去，在東面未必能將他追上，飛騎的狂奔急追其實只是一種發洩。

這種等待實在太苦悶了。

× × ×

看着當前不絕的風雨，葉孤鴻却顯得那麼的無可奈何。

南宮素一直留意着他，忽然問：「在想什麼？是不是要走一趟？」

葉孤鴻道：「說不定，我可以幫上一把。」

南宮素笑道：「你這個總管能够幫上什麼？」

葉孤鴻一怔，苦笑，南宮素接道：「你最好連騎馬也裝作不懂。」

葉孤鴻道：「這個我倒是眞的不懂，有生以來我還沒有騎過馬。」

南宮素道：「這也並不難學。」

葉孤鴻又想想，道：「不過，我就是不懂騎馬，也裝不了多久的。」

「到底是什麼地方不妥？」

「那個龍天遊知道我會武功。」

南宮素奇怪道：「怎會的？」

葉孤鴻苦笑道：「那天他在萬劍山莊鬧事之後，我曾經追上去教訓了一頓。」

南宮素笑問：「這是說，你將他打敗了？」

葉孤鴻點頭，南宮素輕哦一聲，道：「難怪方才他看見你，立即面色大變。」

葉孤鴻道：「他若是知道我裝作沒有武功，一定會說出來。」

「放心，有我呢。」南宮素表示完全站在葉孤鴻那邊。

葉孤鴻感激的看着南宮素說，不出話來，他活到這個年紀，除了公孫無畏、司馬青娥，就只有南宮素這樣友善對他。

南宮素接道：「錦衣侯來了，沈歸愚黑羅剎相信亦很快就會到來，你若是沒有一身武功，我也不會讓你留在一個這麼危險的地方。」

葉孤鴻不由問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那些殺手，爲什麼要跟你們作對？」

南宮素道：「是我們跟他們作對。」一頓又道：「但根究却是他們先殺了我們的人。」

葉孤鴻搖頭道：「我不明白。」

「你本就不是江湖人，當然不會明白江湖上的事情。」南宮素接道：「這簡單來說，就是江湖上有十七個殺手連成一氣，組成了一個殺人集團，而且必要時十七個殺手一齊出動，務求達到顧客的目標，他們以萬無一失來作號召，事實亦齊心合力打响了招牌，生意當然越做越大，江湖上的朋友人人自危。」

葉孤鴻道：「這麼嚴重？」

南宮素道：「走江湖的人有那個沒有仇敵？就說你，才下山，便已開罪了龍天遊，他若是沒有志氣，不難便會考慮到顧用殺手殺你的了。」

葉孤鴻怔住，南宮素接道：「我們三大世家的人亦被他們殺了不少，同仇敵愾，再加上一直都有密切的來往，才秘密聯絡起來，對他們採取報復行動，一口氣殺了他們十三個。」

葉孤鴻道：「江湖上的朋友若是都能够像你們這樣團結，事情大概也不會到那個地步。」

南宮素笑笑。「人總是自私的，就是我們三大世家，若不是都在十七殺手的死亡威脅之下，只怕也未必會這樣團結。」

葉孤鴻看着南宮素。「姑娘這樣說，好像還有其他原因。」

南宮素稍作沉吟，道：「說來這已是十年前的舊事，江湖上有三個殺手世家，總是跟我們作對，一心要取代我們在江湖上的地位，當時我們在江湖上鼎足而立，將我們毀掉，便等於控制整個江湖的了，而在更早之前，大家便對立，也是一個原因。」

葉孤鴻詫異問道：「你們又是怎會對立起來的？」

南宮素道：「開始是雙方的弟子因事爭執，大家都不肯妥協，再加上他們早已有稱霸江湖的野心，事情終於越鬧越大，甚至於不可收拾。」

「那後來怎樣？」

南宮素道：「我們終於找到了他們的根，迫他們不得不來一次決戰，在強弱分明的形勢下，死傷殆盡，事後我們調查，只走了他們三個後，兩男一女，一個男的年紀較大，姓沈，其餘一男一女，當時不過十來歲，現在當然都是成人了。」

「姓沈的就是沈歸愚？」

「應該就是了。」南宮素接道：「還有一個男的本姓郭……」

「不是姓高？」

「姓是可以改的。」南宮素又稍作沉吟。「至於那個女的一家，原是倭人，現在那個黑羅剎的武功，也是不類似中原所有，應該就是那些倭人的後代了。」

「其餘那十四個殺手……」

「除了爲首的一個我們仍然毫無綫索

，被我們幹掉的十三個我們事後亦已查清楚，與三個殺手世家並無關係，所以結盟，完全被動，我們才更加肯定，他們其實是被三個殺手世家的後人利用，也不得不對那三個人重新的估計。」

「還有的一個，其實又是什麼人？」

「那個人以我們調查所得，應該就是十七殺手的頭兒，十七殺手也是由他一手組織起來，至於他是那三個殺手世家後人的一個還是被利用，則不得而知。」

「到底他是什麼人？」

「現在仍然是一個謎，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無所知。」南宮素一笑。「本來紅纓錦衣侯與他一樣神秘，現在總算有些綫索了。」

葉孤鴻嘟喃道：「其實他是不是我那個高師兄，仍然……」

「你放心，我們不會濫殺無辜的。」

「若是證實了，你們也一定會把他殺掉？」

「當然。」南宮素說得很肯定。

「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好讓他知所悔改？」

「血債一定要血償！」南宮素一字一頓說。

× × ×

司馬如龍飛騎衝過了東郊長橋才停下，歐陽笑南宮靈雙騎左右隨即奔至。

算盤聲响，歐陽笑一聲長歎。「這種天氣要找一個人實在不容易。」

司馬如龍一手抹去面上的雨水，大笑道：「但我們就是找他不着也不要緊。」

南宮靈接道：「他總會回頭來找我們的。」

司馬如龍霍地回頭。「傳我的話，那一個發現此人，來報消息，賞銀百兩。」

這句話吩咐下來，高永若是仍然那一身裝束，周圍百里便再無藏身之地。

衆弟子轟然齊應，司馬如龍接將坐騎勒轉，一羣人原路奔回。

也就在這個時候，岸邊草叢一開，露出了高永的一張臉來，滿是驚怒之色。

司馬如龍的話他聽得清楚，又將會何去何從？

× × ×

雨終於停下，簷前仍滴水，司馬如龍回來莊院已兩個時辰，這時候正背負雙手，在內堂不住的踱步打轉。

他是在思量如何對付來敵，但青娥一步跨進，便立即發覺，停步回過身來，高手畢竟是高手。

「爹——」青娥垂着頭。

「趕了那麼遠的路，你還不去休息一下？」

青娥搖頭，司馬如龍接問：「是不是有事跟爹說？」

青娥立即點頭，欲言又止，司馬如龍「哦」一聲，接道：「是關係你的終生大事？」

青娥再點頭，看看司馬如龍，仍沒有話說。

「方才不是已經說好了？」

「可是……」青娥一聲歎息。

司馬如龍截道：「天遊那個提議雖然荒唐，但既出自他口，也就罷了，你還想怎樣，難道對杭春華一些信心也沒有？」

「姓杭的雖然有人撐腰，可是我也有。」

青娥偏身從龍天遊身旁走過，視如蛇蝎一樣，龍天遊不以爲意，繼續道：「你本來就是我的，我也一定會將你得到手，你瞧着。」

青娥頭也不回，急步離開，龍天遊也沒有追上去，只是大笑。

× × ×

這一天，大家都過得不怎樣開心，紅纓錦衣侯一直沒有消息，對杭春華青娥來說，龍天遊比錦衣侯更令他們不開心。

杭春華入夜之後，就抓着葉孤鴻拚酒，他喝的比葉孤鴻却最少多一倍，葉孤鴻的酒量却沒有他的好，到他醉得七七八八的時候，葉孤鴻亦已醉態畢呈。

杭春華繼續倒酒，最少一半倒在桌上，他索性拿起酒壺，往葉孤鴻的杯上一碰，嘟喃地道：「小葉，我們再……再乾一杯。」

葉孤鴻捧着酒杯，一個身子東倒西歪，含糊地應道：「大師兄……我不懂喝酒，再喝就要醉的了。」

「醉？」杭春華打着酒呃。「一醉解千愁，醉了最好……」壺中酒隨即倒進口內。

葉孤鴻有些詫異地道：「大師兄還愁什麼？」

杭春華一面搖手一面道：「你不知道的了……」

「誰說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杭春華又倒了一口酒。

葉孤鴻苦惱地喝掉杯中酒。「大師兄還有希望……」

「希望？」杭春華酒壺往桌上一頓，雙手一搖再搖，一頭栽倒地上。

葉孤鴻沒有伸手去扶，拿着空杯，搖了搖，瞪着眼呆看了一會，探手一抓，再抓，終於抓住了那個酒壺，一面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一面嘟喃道：「我小葉，早……早就絕望了……」

他說着，一面斟酒，一面往外走，似醉還醒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杭春華，說道：「大師兄，看來還是我的酒量好……好一些……」

他隨即舉杯，一杯酒却盡倒在頭上，可是他沒有在意，搖搖晃晃的繼續走前，走出了房間。

到了欄干旁邊，他把酒壺搖了搖，又往杯子裏倒，才倒到一半，便酒力發作，連人帶壺翻過欄干，栽進花叢裏，不省人事。

× × ×

天終於亮了，葉孤鴻朦朧中醒轉，坐起身子，右手仍抓着酒壺，搖了搖，一面掙扎起身一面道：「一醉解千愁，大師兄，我們再……乾一杯……」

他的左手還未摸上欄干，便已摸到了一隻手，那隻手冷冰冰的，他雖然還未清醒，仍然感到那隻手的冰冷有異常人。

「大師兄——」他拉着那隻手接問：「你的手怎麼這樣冷？」

他的眼睛仍然半瞇着，突有所覺，一下張開來，他總算看清楚那隻手的主人，急忙將手鬆開。

那是龍天遊，伏倒欄干上，雙眼暴睜，經已氣絕多時。

葉孤鴻伸手往龍天遊眼前搖了搖，看見龍天遊的眼睛一些反應也沒有，再往他的鼻子一探，不由怪叫起來，一下退出了數丈，跳過欄干，在走廊上到處亂闖。

他到底是初出道，很多事情都沒有經驗，何況這樣的一個大人物死在他身旁，又怎不嚇一大跳。

「大師兄——」他一面走一面叫，突然省起杭春華的房間並不是這邊兒，方待轉身，一個人已然從前面轉角轉出。

是司馬如龍，一看葉孤鴻的神態，便知道出了事，忙問：「你那位大師兄怎樣了？」

「老前輩——」葉孤鴻回身手一指。

「那邊死了人。」

「死了人？」司馬如龍一驚。「誰？你的大師兄？」

葉孤鴻搖頭。「是龍天……」

「龍天遊？」司馬如龍這才眞的大吃一驚，再見葉孤鴻點頭，忙掠了過去。

葉孤鴻自然追在司馬如龍的後面，這時候他已經完全清醒，並沒有將輕功施展出來。

來到龍天遊屍體旁邊，司馬如龍更吃驚，他原是仍以爲葉孤鴻大驚小怪，事情未致於這麼嚴重。

他迅速檢視了龍天遊的屍體一遍，回問葉孤鴻。「他怎會死在這裏的？」

「不知道。」葉孤鴻搖頭。「我醒來，就看見他倒在這裏了。」

司馬如龍霍地回頭振吭大呼道：「來人——」

語聲晴天霹靂一樣，遠傳開去，旁邊杭春華的房間應聲打開來，杭春華披衣而出，尤帶着酒意，看一眼，一怔道：「小葉——」

葉孤鴻手指龍天遊的屍體：「大師兄你看——」

杭春華目光一落，酒意全消，周圍脚步聲緊接傳來。

第一個掠到來的是歐陽笑，南宮靈、南宮素、青娥，還有三大世家的好些弟子也很快趕到來。

司馬如龍這片刻又已將屍體仔細再檢視一遍。

歐陽笑亦檢視了一會才問：「怎會這樣的？」

司馬如龍搖頭，手抵在龍天遊頸子上，道：「是劍傷，一劍致命！」

龍天遊的勃子上穿了一個劍洞，血經已凝結。

南宮靈隨即問道：「是那一個先發現的。」

「我——」葉孤鴻脫口一聲。

所有的目光立即落在葉孤鴻面上，南宮素第一個問：「不是你殺的吧？」

葉孤鴻苦笑搖頭。「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那是他們？」南宮素仰首往天望。

她說的他們當然就是那十七殺手，一聽這句話，衆人的眼睛不由的皆向周圍望去。

司馬如龍怒道：「昨天日間在莊外殺我的弟子，夜裏還進來再殺我的客人，是完全不將我們放在眼內的了。」

歐陽笑一歎。「本來就是的。」

司馬如龍目光落回龍天遊身上。「以他的武功，絕對沒有理由這麼容易被暗算，甚至一聲不發。」

南宮靈嘟喃一聲。「難道他們眞的是這麼厲害？」

歐陽笑道：「也許只是這位劍公子名不副實，不堪一擊。」

葉孤鴻一聽本待替龍天遊分辯幾句，但心念一轉，還是沒有說出來。

司馬如龍隨即一把將龍天遊的屍體抓起來，正要吩咐什麼，兩個玉瓶便在龍天遊懷中跌出，滴溜溜地滾動。

歐陽笑探手拾起了一個，拔開塞子，嗅了嗅，面色就變得很奇怪，司馬如龍看在眼內，脫口問道：「什麼東西？」

歐陽笑輕聲道：「春藥。」

「春藥？」司馬如龍一怔，語聲也高了一些，他的嗓門大，聽不到只怕沒有幾個了。

幾乎所有人齊皆一呆，南宮素嬌靨一紅，青娥更就垂下頭羞怯的挨着杭春華。

歐陽笑接將另一玉瓶也拾起，拔開塞子嗅嗅，乾咳一聲。

「也是？」司馬如龍接問。

歐陽笑點頭。「看來這位劍公子龍少爺平日可風流得很。」

「管他呢——」司馬如龍有些懊惱地。「只是龍老兒只得這個兒子，倘若知道他這樣死掉，不鬧個翻天覆地才怪。」

歐陽笑道：「他平日本就瘋瘋顚顚的了。」

南宮靈接道：「據說龍老前輩對他的

期望很大，難道他竟然沒有學上多少。」

歐陽笑道：「學武既要講天份，還要恆心，並不是有一個武功高強的父親或師父便能夠成功。」

言下之意，他對於龍天遊也並無好感，事實龍天遊進來司馬世家除了對司馬如龍還算尊重，對於其他人根本就沒有理會，完全不放在眼內的。

他所以尊重司馬如龍，也當然只是因爲司馬如龍是青娥的父親。

司馬如龍當然明白各人對龍天遊的感受，也沒有多說他什麼的不對，接喝道：「安兒，俠兒——」

兩個中年人左右上前，齊聲問：「師父有何吩咐？」

司馬如龍道：「我不是早已叫了你們分出一半人在夜間小心莊院各個出入的地方？」

司馬安道：「昨夜可是什麼異樣也沒有，各個出入口都很平靜。」

「那怎會有這種事發生？」司馬如龍搖頭。「沒用的東西！」

司馬安司馬俠一齊垂下頭，司馬如龍還要說什麼，脚步聲响，一個弟子急急奔來，到了他身前，一揖道：「師父——」

「何事如此匆忙？」司馬如龍喝問。

「龍老前輩來了。」

「龍在田那個老頭兒？」司馬如龍有些懷疑。

那個弟子點點頭。「就是那位龍老前輩。」

「不提不來，一提就來了。」司馬如龍以手加額。

衆人面面相覷，只有葉孤鴻例外，龍在田雖然有名難纏，他可是一些印像也沒有。

司馬如龍隨即一把將龍天遊的屍體抱起來，道：「我們到大堂再說。」

歐陽笑南宮靈跟了上去，那些弟子也不敢怠慢，南宮素看着在發呆的葉孤鴻，推了他一把。「你跟我來。」

葉孤鴻呆呆的跟了上去。

院子裏就只剩下杭春華青娥二人，青娥目送各人轉過迴廊，突然伏倒杭春華懷中哭起來。

「怎樣了？」杭春華輕撫着青娥的秀髮。

「我……怕……」青娥一個身子不住在顫抖，語聲也顫抖得很厲害。

「怕什麼，龍天遊的死與我們又沒有關係。」

青娥埋首杭春華懷中，痛哭失聲。

× × ×

走了一段路，南宮素越走越慢，突然一把將葉孤鴻拉到一株大樹後。

葉孤鴻詫異地望着南宮素。「素姑娘，什麼事？」

南宮素將手放開，反叉在纖腰上。「現在只有你與我兩人，該說實話了。」

「什麼實話？」葉孤鴻反問。

「龍天遊眞的不是你殺的？」

「當然是眞的。」

南宮素目光更緊。「你沒有騙我。」

「素姑娘，之前我說不大會武功，是騙你，但……」葉孤鴻顯得有些委屈。

南宮素截道：「你有你的苦衷，那件事我也已原諒了你的了。」

葉孤鴻苦笑道：「我沒有理由殺龍天遊。」

「是不是他找你算賬，你錯手將他殺了？」

葉孤鴻搖頭。「昨晚我醉得不省人事，只有他殺我。」

「你怎麼喝起酒來？」南宮素有些奇怪。「哦？還懂喝酒呢？」

葉孤鴻苦笑。「我可是不太懂，也不喜歡喝，但大師兄一定要我陪他，說什麼一醉解千愁……」

「你大師兄以前是不是這樣子？」

葉孤鴻沉思着道：「我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喝醉。」

「他很喜歡青娥的，是不是？」

「應該就是了。」葉孤鴻接道：「我也以爲青娥姑娘要嫁也該嫁給他。」

南宮素接問：「會不會他喝醉了酒，去殺了龍天遊？」

葉孤鴻慌忙搖手。「不會的。」

「龍天遊死了，只會對他一個人有好處。」

葉孤鴻固執地道：「大師兄決不是這種人。」

南宮素看着葉孤鴻，搖頭。「你自身難保，還這樣着急去替別人分辯。」

葉孤鴻忙問：「你現在相信我了。」

南宮素一笑，葉孤鴻喜極，不覺將手中酒壺舉起來，南宮素一把取過，道：「你還拿着這個酒壺幹什麼？」

葉孤鴻一呆，南宮素接將那只酒壺丟開，道：「我們去看看那個老頭兒。」

「那個什麼龍在田？」

「他既然來了，我們便得去看看。」

「歐陽老前輩說這個人瘋瘋顚顚。」

「據說也講道理的，怎麼？你害怕見他？」

葉孤鴻搖頭。「又不是我殺他的兒子，害怕什麼？」接把胸膛挺起來。

他當然不知道醉仙龍在田就是當日在林中路上強迫他動手的那個背負大葫蘆，身穿紅衣，矮矮胖胖的老頭兒，否則他的胸膛非獨不會挺起來，一個身子只怕還會矮了半截。

知道他身懷絕技的人並不多，龍在田却正是其中之一。

× ×

龍在田現在仍然是那樣子，圓圓的臉龐堆滿笑容，屁股坐在椅上，兩條脚却架上了桌子，雙手捧着那個大葫蘆，一面喝酒，一面大笑。

什麼地方在他的眼中也是一樣，侍候他的司馬世家的弟子也沒有一個敢說他無禮。

他們雖然並不是每一個都見過這個老頭兒，却都聽說過這老頭兒非獨難纏，而且喜歡捉弄別人，誰開罪了他，準得吃盡了苦頭，他也絕不會輕易罷手，就像要與你一輩子沒完沒了的，一有空便找到來。

他雖然不是一個壞人，却實在麻煩得很，連司馬如龍也怕他三分，更何況司馬如龍的弟子？

在他的椅旁這時候站着一個人，由頭至脚都用一方白布蓋罩着，既不辨面目，連衣飾也看不見。

司馬如龍抱着龍天遊的屍體走進來，老遠便已招呼：「龍兄——」

龍在田正在仰首喝酒，到放下酒壺，一個頭仍仰得老高，大笑着應道：「你跑到那兒去了，老夫還以爲你會率領弟子在門外恭迎哩。」

司馬如龍歎了一口氣，道：「龍兄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尚祈恕罪。」

龍在田大笑道：「現在才說不是太遲了？」

歐陽笑一旁趨上前，道：「龍兄久違了……」

龍在田瞇起眼睛，總算看到歐陽笑，又大笑。「原來是笑兒，你以笑爲名，怎麼苦着臉？」

歐陽笑歎了一口氣。「小弟實在笑不了出來。」

南宮靈亦上前，道：「晚輩亦笑不出來。」

龍在田目光一轉。「小南宮哦？三大世家的人都集中在這裏，好熱鬧哇，怎麼都垂頭喪氣？莫非死了人？」

司馬如龍方待告訴他，他已經跳下來，大笑道：「老夫給你們變個戲法，樂一樂。」仰首又喝了一酒口。轉到那個罩着白布的人一側。

歐陽笑不由問道：「這是什麼？」

「連人你都看不出？」龍在田大笑。

歐陽笑再問：「什麼人？」

「猜猜——」龍在田仰首又喝了一口酒。

歐陽笑苦笑，南宮靈歎了一口氣，司馬如龍抱着龍天遊的屍體更加啼笑皆非。

龍在田接道：「看你們是猜不到的了。」探手執着白布的一角，猛喝一聲：「變——」將白布掀起來。

單在白布內的赫然是身穿錦衣，手執紅纓槍的高永，一面的尷尬之色。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高永的面上，那三個見過他的弟子不約而同，脫口叫出來：「紅纓錦衣侯！」

歐陽笑終於打了一個哈哈，縱身便要撲前去，龍在田及時將葫蘆一擋，大笑道：「穿的是錦衣，用一柄紅纓槍的就是紅纓錦衣侯的了？」

衆人齊皆怔住，歐陽笑算盤一撥。「你說這個人不是紅纓錦衣侯？」

龍在田道：「這個人叫做高永，那是萬劍山莊，公孫老兒的二徒兒。」

歐陽笑道：「我們早就知道了。」

一個司馬世家的弟子接道：「昨天我們就是看見他在捷師兄屍旁。」

另兩個司馬世家弟子接道：「不會錯的，就是他！」

龍在田一瞪眼道：「你們也看見他殺人？」

三個司馬世家的弟子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歐陽笑反問：「那你又怎能肯定他不是？」

龍在田道：「他老子是老夫的好朋友，他是我親自送上萬劍山莊交給公孫無畏管教的，連我你們也不相信？」

衆人又呆住，龍在田接道：「你們還不明白，是有人打扮成他這樣子，爲非作歹。」

「那個人……」歐陽笑又一撥算盤。

「你這算盤聲討厭死了。」龍在田伸手往耳朵挖了幾下，接道：「那個人當然就藏在萬劍山莊之內，他也就是發現了那個人的秘密趕來通知你們，那知道狗咬呂洞賓，不知好人心。」

歐陽笑再問：「那個人到底是誰？」

杭春華青娥也就在這時候走進來，高永一見杭春華，脫口道：「大師兄——」

杭春華目光及處，一怔，歐陽笑隨即戟指杭春華。「你說就是他？」

龍在田插口道：「他只是叫大師兄，你聽到那裏去了？」

歐陽笑苦笑，方要說什麼，龍在田目光陡然一亮。「啊呀，哈哈——」大笑起來。

衆人循目光望去，只見南宮素葉孤鴻正由那邊走進來。

葉孤鴻南宮素一眼瞥見龍在田，齊都怔住在那裏，葉孤鴻要退後躲避已來不及了。

高永一張臉即時沉下來，龍在田却只是大笑不絕。

歐陽笑聽着奇怪。正要問，司馬如龍已開口：「龍兄在笑什麼？」

龍在田目光轉向司馬如龍，突然一呆，他終於看到了龍天遊的屍體。

司馬如龍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我們也想請龍兄看一個人……」

話口未完龍在田葫蘆已往肩後一拋，疾衝了過去，一下子從司馬如龍手中將龍天遊的屍體搶過來，却問：「這是那一個？是我的寶貝兒子？」

司馬如龍方要答話，龍在田已大叫起來，瘋瘋顚顚的，哭笑不分。

衆人怔怔的看着，沒一個作聲，龍在田叫了一會，猛一把將龍天遊的屍體塞進旁邊的椅子上，手指着大歎：「你八字不好，算命的批了你年少夭亡，現在果然就一命嗚呼。」

司馬如龍忍不住道：「龍兄……」

龍在田截道：「我這個兒子自小就是一個藥罐子，能够活到現在已經不易，死了他免得活受罪，我也省得麻煩。」

司馬如龍苦笑，龍在田臉色接一沉，大叫道：「但殺他的人，我却也絕不能放過。」目光接一掃。

司馬如龍點頭道：「這個當然。」

龍在田隨即大聲喝問：「到底是誰殺的？」

司馬如龍道：「我們才發現屍體，可能是十七殺手……」

龍在田截問：「那是誰先發現他的屍體？」

司馬如龍手一指葉孤鴻，龍在田目光一落，又大笑了起來：「是你——」

葉孤鴻吃吃地道：「我……我……」

龍在田大笑不絕，一屁股突然坐上桌子，反手將後背的葫蘆拿過來。

司馬如龍等了一會，忍不住問道：「龍兄所說的那個紅纓錦衣侯……」

高永那邊不等司馬如龍話說完，已戟指葉孤鴻大聲道：「就是他——」

「我？」葉孤鴻大驚失色。

杭春華一旁上前一步，說道：「二師弟，別開玩笑。」

青娥亦不覺脫口道：「小葉根本不懂

武功。」

南宮素忙亦替葉孤鴻分辯。「他只是萬劍山莊的一個下人。」

高永方要說什麼，龍在田已一個觔斗翻到葉孤鴻面前。「他們說，你不會武功，你自己怎樣說？」接又喝了一口酒。

葉孤鴻訥訥地道：「我……我……」

龍在田突然大喝一聲，葫蘆一旋，撞向葉孤鴻，這一撞之中暗藏七個變化，這七個變化一個也不少，在龍在田手上發揮至盡，痛快淋漓。

葉孤鴻瞧出那七個變化，也一一接下來，他出於被動，但一動之下，招式更有如流水行雲，而且都恰到好處，沒有一招是多餘。

只有臨敵經驗豐富，招式滾瓜爛熟，已臻化境的人才能夠這樣施展出來。

龍在田大笑。「你還是還手的好！」葫蘆雙手中滾轉，眩人眼目，身形突然凌空拔起來，「跌步鴛鴦」連環向葉孤鴻踢出了十三脚。

葉孤鴻避得左脚，右脚又踢到，急一個「鯉魚倒穿波」，疾掠了出去。

龍在田身形半空一旋，雙手一鬆，葫蘆曳着長長的繩子一個流星錘也似飛射前去。

葉孤鴻半空中再一翻，硬硬又往上拔起了丈多高，葫蘆在他的脚下飛過，一旋而回，仍然是撞他不着。

龍在田也就索性將葫蘆當作流星錘使用，喝叱聲中連環收發，眨眼間十八擊。

葉孤鴻一個身子飛鳥般在半空飛來飛去，一雙手搭柱子椅背桌面，身形便又飛舞起來，別的不說，就是這一份輕功便已經令人歎爲觀止。

杭春華瞪大了眼睛，青娥亦是，南宮素却不知所措，她很明白葉孤鴻不能不閃避，只是這樣子閃避下來，除非是白痴，否則絕不會不知道他非獨不是不懂武功，而且是一個高手。

司馬如龍看了一會，不由驚歎道：「好身手，好身手……」

歐陽笑亦道：「這一份輕功，我第一個甘拜下風，小南宮——」

南宮靈搖頭。「南宮世家的武功輕功第二，劍術第一，這第二的輕功與這位比較，却還是遠遜一籌。」

龍在田聽在耳裏突然把葫蘆一收，笑問各人。「各位，這算不算懂得武功？」

司馬如龍一怔，驚怒地走向葉孤鴻。

葉孤鴻身形落下，看見司馬如龍走來，連退了幾步。

高永那邊將纓槍一橫，截住了葉孤鴻的去路，道：「若非那天看見你與龍大哥過招，我還不知道你有這麼好的武功。」

葉孤鴻搖搖頭，高永接一聲斷喝：「你說，你這一身武功那裏來的，說！」

葉孤鴻又搖手，又搖頭，連聲說道：「我……我……」就是我不出原因來。

高永接說道：「那天，你用的是担挑，施用的是槍法，我練槍十五年，自問不如……」

南宮素插口道：「這是你太笨，怨得誰來？」

高永一怔，南宮靈接道：「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紅纓錦衣侯一直在萬劍山莊附近出現，果然就是藏在萬劍山莊之內。」

高永戟指葉孤鴻說道：「你出動的時候還故意穿上錦衣，以便必要時嫁禍於我，我自問與你無仇無怨，何以你要這樣嫁禍我？」

葉孤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反倒是南宮素又插口道：「就是他私下練了一身武功，也不能證明他是那個殺手，是那個紅纓槍錦衣侯。」

高永道：「可是他……」

南宮素截道：「連公孫無畏也不管他，你這個做徒弟的却來管他。」

高永又是一怔道：「師父他……」

南宮素道：「公孫老前輩明察秋毫，怎會看不出來，他留小葉在萬劍山莊，當然有他的原因，爲什麼你不去問清楚。」

高永道：「我想要問的時候師父已閉關。」

「偏就這麼巧。」南宮素冷冷的道：「我看你一張臉，陰陰森森的，才像個殺手。」

「我……」高永傻了臉。

南宮素接道：「我看你是知道秘密被我們發現，所以故意將罪名推到小葉的身上。」

南宮靈旁喝道：「妹妹——」

南宮素回頭道：「哥哥，小葉救過我的命，是一個好人。」

司馬如龍亦向龍在田道：「素兒的確是葉孤鴻送回來的。」

龍在田呵呵笑道：「你們不明白，他是藉此混進來，喏，第一個遭殃的，就是我的兒子。」

司馬如龍苦笑了一下，龍在田接道：「你們知道是什麼原因，就是我那個寶貝兒子，跟他交過手，知道他身懷絕技的秘密。」

歐陽笑南宮靈司馬如龍相顧了一眼，司馬如龍嘟喃道：「這也不無道理？」

龍在田接指高永。「你們就是不相信他，也得相信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可是如此糊塗，忠奸不辨的人？」

衆人不由苦笑，龍在田接又道：「若不是我老人家來得及時，你們死乾死淨，只怕仍然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司馬如龍嘴唇嗡動，話還未出口，龍在田話又已接上。「喏，他若是沒有清白，叫他說出師承來？」

所有的目光立時又集中在葉孤鴻面上，葉孤鴻一面的又着急又苦惱之色，欲言又止。

南宮素忍不住道：「小葉，你就告訴他們。」

葉孤鴻苦笑。「師父說過不能說。」

歐陽笑冷笑道：「若是光明正大，何以不能說出來？」

「小葉——」南宮素歎了一口氣。

葉孤鴻搖頭。「素姑娘，我眞的不能說……」

司馬如龍道：「以方才他用的招式來看，應該是萬劍山莊一脈。」

龍在田道：「我看也是，呵呵，莫非他是混在萬劍山莊之內偷學得來。」

葉孤鴻搖頭，司馬如龍接迫前一步，道：「老弟，今日你若不說出師承身份，莫怪我手下無情。」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馬國風雲

李璟·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期書至超人和張浩來到馬厩旁邊向白馬作馬語，瞭解馬羣的生活與賽事，然後離去，他事前約警司泰萊分頭偵察馬伕何樂，灰鼠馬之死因，而灰馬因打「激情素」過量，在賽事中顚狂越欄，至於何樂和工頭劉志祥致死的情況尚未摸清，泰萊叫探員許堅弄清楚何樂有沒有向非法外圍下注，和欠賭債，劉志祥是否外圍馬帶家和幕後情況……超人又再去找張浩準備下注外圍馬，與泰萊分手後直趨張浩寓所，張浩妻子告之剛才有二個陌生人把他叫了出去，超人心裏有不兆預感，立即衝上天台，豈料張浩已被兩名大漢從天台推墮樓下……

佈下監視網　找尋可疑人

至於天台欄杆邊緣那二名大漢，在那電光石火的剎那間，也嚇得呆住了一陣！

其中一個已想像到後果的可怕，當一個人由天台飛墮街上之後，勢必粉身碎骨，那時一定會引起街上的人的注意。說不定轉眼間就會有警察追查到天台上面來。因此，他不敢再猶疑了，回頭就走！

然而另一個呢，他却給眼前的奇異景象吸引住！

就當張浩跌在天台欄杆外不足十份之一秒的剎那間，他們站立的頭頂空間，驀地人影一幌，一條身形已搶先往下射，那絕對是「射」下去的速度，而不是「墮」下去。兩者之間似無分別，其實就大有分別。

「射」是主動，而且速度奇快！

「墮」是受到地心吸力的影響，只有跌得越低，速度才會越快！這就應該屬於被動了。

那「射」下去的身形正是超人，當他發覺張浩時，張浩已離開二名大漢的手部，身子開始懸空，所以他惟有一聲不响，屈膝彈腿，冲天飛去，搶在欄杆外面。

只見他有如燕子穿簾似的，身形急急下墮之時，雙手一撈，僅可以在半空中將張浩的身上衣服抓住。

張浩當時已暈倒過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一條腿已踏進了鬼門關之際，就及時被人拉了回來。

天台上那名大漢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像見了鬼似的，由欄杆俯視下去，由一條人影急下而變成二個身形一齊上升，簡直就有如電影拍特技一樣，也難怪他嚇得口呆目瞪，不知如何是好。

等到他懂得逃走時，超人此刻已將手中抓住的張浩放在天台之上，三躍兩跳，已搶在那名大漢的前面。

那正想急急逃去的大漢，從未見過剛才的神奇場面，也難以相信有人會飛，而且飛得那麼快，因此當他被超人截住的時候，雙足直發抖，就像見了鬼一樣。他仍然想逃去，可惜雙腿却不聽話，也走不動

了。

超人沒有去追另一名大漢。他覺得只要抓到一個就夠了。

他把那名大漢帶回到張浩的身邊來，張浩仍未甦醒過來。也許，他以爲自己已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去了。

「你們爲什麼要迫死張浩？」超人問那大漢。

「不關我的事。」那大漢道：「我們只不過受人指使而來，而且，實在也不想他死，只想迫他講出一些秘密。」

「張浩究竟知道一些什麼秘密？」超人也覺得奇怪。

那大漢道：「我老闆懷疑他跟劉志祥同一夥。」

「劉志祥？」超人怔了一怔，隨即又問：「可是地盆那個死得不明不白的管工老劉？」

大漢點點頭：「是的，就是那個管工，他先後在我們老闆那裏贏了不少錢，我們懷疑他有內幕貼士。」

超人道：「就是因爲贏了你們的錢，所以你們就要大開殺戒，是不？嘿！也怪不得政府要立例禁絕外圍了。」

「不！不！你誤會了。」那大漢立刻解釋：「人不是我們殺的，我們從未殺過人啊。」

「那麼，剛才你們不是提過那個老劉嗎？」

「老劉絕對不是我們殺的。」大漢道：「相反，我們正要找老劉問個明白之際，想不到他却被人殺死了。因此，我們無可奈何，才來找他——」

大漢又指指躺在天台上，仍未甦醒的張浩。

超人想了想，又問：「你以爲張浩會知道一些什麼？」

「有關賽馬貼士的內幕。」大漢道：「他既然與老劉同是一夥人，相信多少也會知道一些。」

「告訴我，你的老闆是誰？」超人盯實那大漢。

大漢囁嚅着，欲言又止。

超人冷然一笑：「你可以不說，我也可以跟你玩一種遊戲。」說着，一手把他抓起來，凌空飛起！

那大漢嚇得手忙脚亂，叫道：「別這樣，我說了。」

超人把他吊在半空中，嚇得幾乎昏了過去：「快些放我下來，我會詳詳細細的告訴你。」

超人於是重返地面，把大漢放在天台上的時候，張浩這時也醒過來了，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四處張望着。

超人問他：「張浩，你怎麼樣啦？」

「他們呢？」張浩摸摸後腦。當他看見那名大漢在身邊出現時，又說：「我沒有跌死麼？」

超人對他說：「我及時把你救回，他們是什麼人？」

張浩瞪了那大漢一眼：「他們是開非法外圍的。」

張浩瞪住超人，又說：「他們迫我講什麼內幕貼士，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知從何講起。」

那大漢道：「對不起，我們剛才無意害你，只是你驚慌過度，掉了下去。對不起啊！」

超人却對他說：「爲了證明你的誠意，最好你先坦白說出你的老闆是誰？否則我只好把你交給警察。」

那大漢其實對超人已是高深莫測，尤其是想起他飛出去救回張浩的剎那間情形，既神奇，也驚險！

因此，他說道：「我老闆綽號大鼻林。開非法外圍狗馬的，張浩和老劉他們，也常常光顧他。」

張浩立即更正：「我只是把馬纜交給一名地盆工友，他兼職做外圍馬的帶家，我根本不識大鼻林。」

超人道：「老劉生前是否贏了你們很多錢？所以就派人到地盆把他殺死？」

那大漢急忙搖頭否認：「不！別說老劉贏那麼三幾萬元，就是一些大戶在我們那裏贏上三幾十萬元，我們老闆也不會放它在眼內。」

「那麼，你們爲什麼殺老劉？」

「不是我們殺的，你弄錯了。」

「那麼，你們爲什麼又要找着張浩來了？」

「這件事很難解釋，老闆的確在那次賽馬中輸了大錢——不是輸給老劉那三數萬元，而是輸給其他人。因此，他覺得被人出老千。」

「賭馬也有出老千？」超人道：「我只聽人說過，馬場中有『標松柴』和『食夾棍』等等名堂，却從未聽有人會在馬場內出老千的。」

大漢道：「十賭九騙總沒有講錯啊，跑馬本身就是一種賭博，尤其是近年來，自從本市賽馬公司註册爲合法的專利事業後，注碼動輒數以億計。沒有人動腦筋是假的，因此，練馬師，騎師等等，都有些不良份子，與外間串同，做假馬，這就是我講的出老千了。因爲他們明明彼此講好某一場的賽果，臨場却突然變卦，連我們也輸了。這就等於出老千，亦即你剛才所講的標松柴啊！」

超人和張浩至此，才聽得比較明白：「原來如此！」

超人又問道：「你老闆與誰串謀做假馬？」

「我倒不清楚。」大漢道：「但是這一次，他幾乎輸到破產。唉！否則，我們又何必四出奔波，替他找答案。他知道老劉與張浩份屬好朋友，老劉被殺，似乎暗示他知道了一些內幕，所以我們老闆希望從張浩這裏找出一些綫索來！」

張浩道：「其實老劉與我並非十分老友，只是同情我輸得太多，老實說，如果我知道一些內幕，又何必輸到幾乎要跳樓呢？」

超人也說：「是的，你似乎找錯了門路。不過，我雖然不把你交給警察，你却要答允我一件事。」

「什麼事？」那大漢問。

「我要知道你的名字。同時，你以後要與我秘密合作，我保證你有好處。否則我就不客氣。」超人道。

那大漢支吾以對。

超人對那大漢道：「你沒有得選擇，要就見警察，要就與我合作，沒有第三條路。」

那大漢無可奈何，惟有聽超人的擺佈。跟住，超人在天台上與他談了一會兒。張浩則有如從地獄邊緣回來，驚魂甫定地說：「然則，我們明天是否仍然依計行事？」

超人道：「當然，一切計劃並無改變。」然後他又對那大漢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陳，陳廷。」那大漢道。

「好吧，陳廷，告訴我，你老闆大鼻林是否很信任你？」

「不！只能算是心腹之一。」

「那麼，你想不想賺一筆外快？」

「有此機會當然最好不過了。」

「那麼，你留意明天各路人馬下注的內容，然後設法通知張浩，我會給你一筆獎金。」

「我怕做不到。」陳廷說。

超人問道：「爲什麼？這些錢很易賺啊！」

「我知道有些大戶的下注，往往數以萬計，但電話却直接撥給我老闆，我們也不清楚。」

「然則，你可否知道下注的大戶是誰呢？」

「這方面反而我會知道多少。」

超人道：「這已經很够了。請你告訴我，那些大戶喜歡在他那裏下注？」

「有一名金行經理，通常一個電話就是三幾十萬元。」陳廷道，「老闆給他打個八五折。」

「是那一間金行？」超人叫張浩記下來。

陳廷繼續道：「紅葉金行的經理葉大順。」

「嗯——」超人想了一想，道：「這一次，大鼻林是否只想知道那老劉的貼士來源？」

「是的，老闆一向自以爲消息靈通，想不到這一次却陰溝翻船。」陳廷道，「他希望查出其中內容。」

「你當然也想向他有個交代吧？」超人問。

陳廷點了點頭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麼，你就照足我吩咐你的話去做。既可以向你老闆交代，亦可以在我這裏拿獎金，何樂而不爲。」

於是超人就把他的計劃說了一次，陳廷有些猶疑：「但是我的同事已逃回去了，我這麼遲才回去，他一定懷疑。」

「那就易辦了。」超人道：「告訴我，你想往什麼地方，我以最快速度送你回去。」

「西區。」陳廷道，「我那同伴也許已將車子開走。」

「放心！」超人於是叫陳廷閉上雙目，用手扶住他。

剎那間，就像騰雲駕霧一樣，凌空飛過來！張浩在天台上也看得呆住了！

半晌，超人又再單獨折返天台來。

張浩當時仍然留在天台上，因爲超人曾叫他留在那兒等他回來。超人果然很快就回來了。

「明天是決定性的日子。」超人道：「我要靠你下注，希望那匹白馬有靈，那樣我就可以替你還債了。」

張浩感動地說：「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報答你才好。你已不祇一次地救過我了。」

「只要你以後好好的做人，對妻子兒女負責任，就等於報答我了。」超人又說：「任何人都一樣，別人對你的幫助，只可能一兩次，眞正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還是你自己。所以說到底，還是要你生性、爭氣。」

「是的——」張浩慚愧地低下頭來。

超人又說：「我不反對別人賭博，自然包括賭馬在內，但是，賭博只可以當作一種娛樂，不可以作爲生活的一部份。換句話說：賭博要有閒錢，財不入急門，留作生活費的錢，最好不要拿去作爲賭注，那樣只有影响家庭的幸福。無論賭什麼都一樣，要有閒情、閒錢才可以賭，否則就寧願不賭。」

「我都明白了，只要你助我渡過這難關，以後我一定聽你的話。」張浩正想說下去！

那邊有一個人影出現：「爸爸……」

是個小孩子，他正是張浩的兒子張小泉。

張小泉只有八歲大，他氣急敗壞地走過來：「媽媽接聽了一個電話之後就感到不舒服，她叫你快些回去。」

張浩暗吃一驚！一邊拖住小泉朝住梯間走回屋內，一邊問道：「是誰撥來的電話？」

「我也不知道。」張小泉天眞地說，「媽媽好像很害怕，就像見了鬼似的。」

張浩抱起兒子，走落梯間去。他們正準備返回家中，突然就在黑暗的下一層梯間裏，撲出了二名大漢：「姓張的，我們等了你好久，那筆錢怎麼辦？」

張浩道：「再寬限三兩天好不好？」

「對不起，一個人的容忍是有限的，我們已給你一再拖延了。」二名大漢一齊湧上：「相請不如偶遇，何況我們正想入屋找你呢。剛才我們來過電話，你太太說你出去了。我們本來就打算將你兒子帶走，讓你帶錢去贖回，現在你們父子在一起，正是最好不過！」

說着，他們就動手要搶過張小泉。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超人已由後面趕到：「等一等！你們是什麼人？」超人瞪住他們。

那二名大漢之中，只有一個見過超人，自然也知道厲害。他扯扯同伴的衫袖：「走吧，改天我們再來找他算賬，今晚不是時候。」

「他媽的，別生人不生胆！」另一名大漢一手撥開他：「我們兩個有手有脚更有刀，怎會怕他一個？」

那大漢說着，首先放棄張浩父子，改向超人進攻！

另一名大漢原來就是曾經在投注分店門外，被超人教訓過的，自然知機，不敢去碰超人。他只好在旁，冷眼旁觀。但另一名持刀大漢却一湧而上，對住超人，舉刀相向，再朝準超人的心窩疾刺而來！

張浩一邊抱住他的兒子，一邊回頭張望，眼看超人這一回非死即傷，不由得大

吃一驚！

豈料反看超人不閃不避，竟然還挺起了胸膛，讓那大漢用利刀刺過去！張浩固然看得胆戰心驚，就是另一名大漢也看得整個人都爲之呆住了！

「鏘」的一聲，超人的胸前彷彿鑲了鋼板一樣，利刀隨即「卜」一聲，斷了！

持刀大漢難以置信地，看看超人，看看他的胸膛，又看看他手上的利刀，彷彿見了鬼似的，嚇呆了！

相反，超人站立在那裏，氣定神閒的問道：「你們那筆賬究竟怎麼算的？我也想知道一下。」

手裏只握住半截刀的大漢，雙足發軟，因爲，他從來就沒有見過這麼神奇的事情。

另一名大漢以前在投注分店門前領教過了，自然早已知道厲害，所以他才一直不敢動手，現在看見這情形，急忙回頭就走。剎那間，恨不得媽媽生他時給他多添兩隻脚。然而，即使他眞的多出兩隻脚又有什麼用？

只見一條人影凌空貼住天花板，飛落梯間去，及時截住了那名大漢的去路；那大漢在驚愕中雙足一頓，屈膝求情。仍在樓上與張浩父子在一起的大漢，目睹超人刀槍不入，還會飛行又傻住了一陣。

超人把企圖逃走的大漢抽回張家門外，對他們說：「你們不是要來收爛賬的麼？爲什麼又急急要走？」

那大漢苦笑道：「朋友，我們也只不過奉命行事，並非存心要來這裏找他麻煩的。」

超人道：「那些錢，我已經知道了一個數目，張浩只可以按照一般銀行利息計算，回去告訴你老闆，如果再要收高利貸，下次我會直接找他算賬。」

「是的，是的。我們都明白了。」大漢道。

「此外，由現在起，張浩一家三口的安全，由你們負責。」超人說，「以後他們有什麼事，即使少了一根頭髮，我都會去找你們算賬的。』

二名大漢又唯唯諾諾。超人這才讓他們離去！

超人陪同張浩進入屋內，張太太果然面帶愁容，見了丈夫和兒子之後，才舒了一口氣！

超人安慰她：「以後不會有事了。爲了替你們徹底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張浩明天要替我做一些事情，希望你不要介意。因爲他要去找一些非法外圍的人下注，這完全是我的主意。」

超人又和張浩商量了一會兒，這才離去。

張浩的兒子忍不住問：「爸爸，他可是神仙麼？」

張浩感動地說道：「他跟神仙差不多了。」

張太太也一再見過超人，她知道此人具有正義感，相信也是唯一眞正可以帮助他們的人。所以她只從旁提醒她丈夫：「這是你改過的大好機會，幸運絕不可能一再降臨的，希望你好自爲之。」

× × ×

警局的臨時羈留所之內，許堅探員也被扣留在這裏。他因爲酒吧命案，被牽涉在內。負責處理此案的羅德警司，公事公辦，認爲他可疑，所以將他繳械。

與許堅一齊在羈留所裏面的，還有外圍帶家林勝。

林勝是聽了許堅的吩咐才回到酒吧命案現場去的，想不到却被警探捉住搜身，於是原形畢露。

林勝本來也埋怨許堅，因爲如果不是許堅要他回去認人，他根本不會惹禍上身。但現在許堅本身也出了事，所以他也變了無話可說了。

許堅雖然身陷囹圄，却不忘泰萊警司的吩咐，於是不斷向林勝探索有關外圍公司的事。

從林勝的口供中，許堅知道了不少有關馬場內幕的事。例如非法外圍老闆，如何與練馬師、騎師勾結做假馬，如何「殺」掉熱門馬……等等。

所謂「殺」就是故意輸掉的意思。

凌晨四時左右，許堅和林勝都因爲疲倦過度，而昏昏入睡了。豈料突然有人在羈留所外面叫了入來：「喂！許堅，起來吧，你可以走啦！」

許堅雖然疲倦得很，而且睡意正濃，但聽了這麼一聲呼叫，也彷彿注射了一股興奮劑。

他整個兒紮醒後，看見一名同事正將羈留所的鐵閘打開，讓他出來。林勝也連帶被他們吵醒了。

林勝示意道：「別忘記我啊！」

許堅安慰他：「放心，我會設法把你救出去的。即使我未必有此能力，你也帮過我，畢竟也是我的朋友，我會叫他們好好待你。就是上法庭的口供，也保證對你有利，希望法官輕判。」

許堅探員被帶到羅德警司的辦公室。

羅德對他說：「兇刀刀柄上的指紋，已化驗過了，證實與你無關。現在我却要知道，當時你見過一些什麼人在那間酒吧裏面出現？」

許堅想了想，道：「酒保和我之外，另一角黑暗處，似乎還有一些酒客。」他又反問：「爲什麼不派人去問問『水桶吧』的酒保？」

羅德道：「我會的。現在你可以走了，見到泰萊，記得代我表示道歉啊！」

許堅探員離開警局之後，隨即駕車返家。

時間已是凌晨五時，這是一般人最熟睡的時刻，所以他並不打算去找泰萊警司。他準備返回他自己居住的地方，洗個澡，先倒頭睡一覺再說。

儘管街道上很靜，車少人稀，畢竟這是個繁華的都市，他在車子駛過市區時，一樣看見有行人，也是汽車匆匆掠過，只是比較少一些而已。

突然之間，許堅聽到了「吱」一聲——緊急的煞車聲，他也不由自主地，將車子慢下來，朝那邊馬路張望過去。彷彿停住了二輛不同款式的汽車。

天色還未亮，路燈也未熄；然而那些路燈不知是否因爲塵埃太多，把燈罩封得太厚，所以晚間的街道眞正能發生照明作用的，倒還是那些霓虹管——商戶的招牌以及廣告燈牌上的霓虹管。因此，當此等

霓虹管熄掉了之後，街道上又變得一片昏暗了。

許堅探員既是一名便衣警探，儘管看不清楚，也不難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路旁被強行截停的一輛小房車，裏面分明坐了一名身裁矮小的年青人，攔在他前頭的另一輛中型房車，這時却急急跳出三名大漢來！那三名大漢衝向那小房車，強行要拉開車門，車內的年青人當堂嚇得張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

許堅探員是個有經驗的警探，看見這情形也意會到即將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他立刻將他的車子掉頭，狂衝過去！

由於車子來勢既急且勁，令到那三名不懷好意的大漢以及躲在小房車裏的年青人，都傻住了一陣！

又是「吱」的一聲，許堅探員把車子煞停在二車之間，打橫擺在馬路中央，急急推開車門，衝落車去：「我是警探！」許堅一邊伸手摸向口袋取出他的身份證明文件，一邊伸出另一隻手摸向腰間，作勢拔槍！

由於此時此地，加上對方人多勢衆，來龍去脈又未弄得清楚，所以許堅認爲作出必要的戒備是十分須要的。

對方總共是四個人——三名大漢已跳落車，仍有一人留在那中型房車的司機位之上。當他們聽到許堅是警探時，竟然一窩蜂似的，急急退回那中型房車裏去，連車門也來不及關上，車子已絕塵而去！

這時候許堅才覺得自己「精極一世，蠢鈍一時」，假如他剛才把他的座駕車駛到那中型房車的前頭，對方自然就無法逃去。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反而那小型房車裏面的年青人有點喜出望外，因爲剛才他以爲大限難逃，想不到突然來了一個救星，難怪他又呆了似的，歇住了一陣，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反而要許堅過去向他查問。

那年青人身裁矮小，許堅探員只瞥了他一眼，就覺得有些面善。但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你是幹什麼工作的？」許堅探員掏出了警探專用的一本記事小册子來，問小汽車內的人。

「我是騎師。」那年青人道：「我叫范通。」

剎那間，許堅探員讓手部的一切動作都停止下來。

是的，爲什麼他老是想不起呢？范通——一名被馬迷經常諷刺爲「飯桶」的倒霉騎師，怪不得看來總覺得面善，因爲許堅本身就是一個馬迷。

「那班人爲什麼要打你？」許堅彷彿想起了其中也許會牽涉到一些內幕。

「嗯……」范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也不知道。」

「剛才的情形，相信你一定也同意，那班人分明想對你不利，如果你不坦白的說出來，我惟有帶你返警局去。」

許堅探員這一着果然收效，他——那騎師范通果然說道：「是否我說了出來，你就不必我跟你返警局？」

「那要看看事態是否嚴重了。」許堅道。

「如果我估計不錯，可能是恫嚇我。」范通道：「他們一定都知道我這時間要到馬場去操馬，所以才跟踪我。」

「你認得他們嗎？」許堅問。

「不！我並不認識他們。」范通又看看腕錶，「我够鐘要到馬房報到了，你可否上車詳談？」

許堅心裏想：他自己也有一輛自用車，如果他坐上對方的車子，豈非要把自己的車子停在這裏？

因此他對范通道：「你操馬要花費多少時間？」

「要先間練馬師，有時根本不用操，只踱步也够了。」

「那麼，我坐到你的車子裏來吧。」

許堅道：「不過最好你先等一等，待我把這車子停好了再跟你走。」

許堅把他的車子停向附近一處道旁，那兒有停車收費錶。然後他才回到范通的車子裏去。

他暫時不把此事當作一件案件，目的是要范通合作。因爲泰萊警司千方百計，亦無非要找到一個像范通這種人合作。現在正是機會啊！

范通一邊開車入馬場一邊對身旁的許堅道：「我們這種職業，經常被一些三山五嶽的人要脅，剛才那一班人，十之八九是這一類人。因爲過去我也被人要脅過，甚至有人要打跛我一條腿，如果我不依他們的話去做，總之，這行業並不好玩。」

「爲什麼你不報警？」

「報警？」范通苦笑，「難道你們警方一日二十四小時派人保護我嗎？還有，我的家人，安全也一樣成問題的。所以，我們只是有苦自己知。」

許堅忽然想起了，有時范通騎上一匹明明被認爲大超班的馬，亦一樣倒灶，看來另有內幕。

許堅探員既然存心要求范通合作，所以就對他說道：「我等你操馬，操完馬之後，我會帶你去見我的上司。」

范通吃驚地怔了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許堅向他解釋道：「你不必担心，我不會令你爲難的，我只希望你提供一些綫索。」

范通更覺忐忑不安：「坦白說，我不想惹事。」

許堅反而明白這種人的心理：「你這種駝鳥政策，只有縱容壞人，對社會絕無帮助，以其如此，我只有照足規矩，把你遇襲的事，交到其他同事偵查。」

范通心裏想：如此一來，豈非會令到他自己也變了新聞人物？更可能被賽馬公司的高層人仕追查，隨時也會引起種種誤會。那時只怕更加麻煩了。

因此，他對許堅道：「你上司會不會帶給我麻煩？」

許堅安慰他：「你放心吧，我們自會處處爲你着想。」

於是范通把車開入馬場內的停車場。

時間還早，六點未到，天也未亮。

范通對許堅示意着說：「你可以冒充觀晨操的，在石階上面一邊觀着操馬，一邊等我。我只操一兩匹冷門馬，好快就會來找你了。」

許堅探員只好依他說話，登上那邊石

階去。

石階上面，人不多。昏暗中，似乎只有三幾個而已。也許時間尚早，正式操馬的時間又未到。

其實許堅探員恨不得倒在床上睡覺去。因爲較早時他在警局裏根本無法入睡。這時候正倦得要命。

因此，當他伏在欄杆上的時候，眨眼間已呼呼睡去。

賽馬公司是專利事業，爲了招徠顧客，據講訂立不少「規矩」，例如爲了表示「公道」起見，連晨操時間也作出若干規定，非到一定時間，不准將馬匹快操，以免觀看晨操的馬評家看不清楚馬匹的狀態和蹄姿云。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練馬師爲了掩藏馬匹實力，每每喜歡在天色未亮之前將馬兒拉到跑道上去偷跳。因爲那時馬評家們，觀操客們均未到場，自然不知道該等馬匹的晨操時間的正確紀錄。

如此一來，將來的晨操表之上，該匹馬亦無「晨操情況」可供稽考。馬迷一個疏忽，跑出來時自然就是大冷門。正好迎合了幕後人「喜冷忌熱」的心理。那麼，得益時，自然也不會是外間的馬迷們，而是少數的幕後人而已。這種情形正是見怪不怪！

回頭再說許堅探員伏在欄杆之上，好夢正甜，忽然被人推醒。許堅揉揉雙眼，原來是一名同事——警探區林。

區林笑道：「難得你有這份興趣，聽說你正休假，怎麽竟然會跑到這兒來看晨操？」

許堅被陽光照射得睜不開雙眼：「怎麽是你？區林。」

區林道：「我有任務，所以是被迫跑到這兒來的。」

許堅探員根本不是看晨操的，只是被迫在這裏等人。

他揉揉雙眼：「你有什麽任務？」許堅瞪住他的同事區林。同時他也知道區林是何法倫警司屬下的一位幹探。

區林左張右望，煞有介事地低聲說道：「何警司要我留意馬場中一些可疑人物。包括騎師、練馬師和馬伕等等在內。我們正在調查馬伕命案。」

「有頭緒嗎？」許堅順口問。

區林道：「沒有，這種事，看來非深入調查不可。」

「你一個人來？」許堅問。

「不！尤幫辦正帶了另一名弟兄在那邊。」區林用手指指那邊，「他們與我分頭調查。」

許堅乘機道：「有消息別忘記悄悄通知我一聲！」

「你眞是——」區林道，「我是迫不得已，你放假也要理這種事，何苦呢。」

許堅坦白告訴他：「我也是奉了泰萊警司之命。你大概也聽過了，老鬼不准他開罪賽馬公司，所以這件案才交到何警司之手。」

「我都明白了，有消息我自會通知你的。」

這時候，那邊又有人招呼許堅。

許堅回頭一看，是騎師范通。於是許堅立刻與區林告別，離開了看台的欄杆邊緣，去會范通。

許堅知道當日已是賽馬日，以前在這日子裏，很少操馬的，但賽馬公司生財有道，把賽期排得密密麻麻，所以今天早上操的馬，過三天之後，又要出賽了。

上到范通的車子裏，范通才敢開腔跟許堅講話：「你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麽？」

「馬伕何樂，是誰殺死的？」許堅問道。

范通本來已將車子開動，剎那間又停了下來，他吃驚地回過頭來瞪住許堅：「這件事與我無關，我根本亦一無所知。爲什麽你會揀着我來問呢？」

許堅道：「你在馬場混，多少總會聽到一些風聲，我救過你，就算當作報答我，你也要提供一下。」

「你也知道，我只是一個騎師。其他一切事情，我不會理的。」范通又說：「我只以爲你想討一些貼士，不知牽涉到命案那麽大件事啊！」

許堅聽到貼士，也順口問：「今天有什麽貼士？」

「買第五場四號以及第七場二號的獨贏吧！」范通終於又開車了。「不過，切勿告訴別人，更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怕被人追究啊！」

「可靠嗎？」許堅問。他本身就是一個馬迷。

范通也說得坦白：「馬房中人都是這樣下注。」

許堅於是把它記下來。

但他仍不放過范通：「你可否跟我去見見我的上司？」

「我給你必贏的貼士，你仍要來麻煩我？」

許堅探員道：「你知道剛才在看台上與我一起的那個男子是什麽人嗎？告訴你吧，他是我的同事，正在調查馬伕何樂之死，假如你給他纏上那才是眞的麻煩。」

范通怔了一怔：「何樂之死，與我何干？」

「你是這圈子裏的人，而且，又被一班來歷不明的人伏擊，在我們警探的眼中，應該是問題人物。如果我把你交給我的同事，後果如何，你也不難想像得到。」

范通這時已將車子開出了馬場外面。他問許堅：「如果我幫你們，我有什麽好處？」

「如果你以爲這就是幫我們，你就錯了。」許堅道：「你照我說話去做，只不過等於幫了你自己而已。」

「這話究竟從何說起？」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馬場內外，黑幕重重，無非由於注碼太大，於是有人動腦筋，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企圖從中控制有關人等，假如我們不合作，徹底消滅這班傢伙的話，今天你即使能够僥倖避過襲擊，最怕明天也遲早給他們揀到一個機會向你下手，那時只怕你後悔已晚。」

范通沉默下來，他顯然在心底裏盤算着，他究竟應該怎樣做。車子却在繼續往前行。

許堅乘機又說：「我的上司就是泰萊警司，他表面上仍在休假，其實我們仍在密鑼緊鼓地明查暗訪，同時更有超人協助我們，水落石出乃時間問題而已。」

范通終於說道：「好吧，我就跟你去一次。」

於是許堅從旁指點，叫范通把車子開到泰萊那裏去。

泰萊警司還未起床。他被局長強迫「放大假」，正樂得多睡一覺，想不到一早又被他的下屬吵醒了。

泰萊因爲本身是警司級，獨自居住在一個住宅單位內，這是由政府付租的私人樓宇。他的家屬都在外國，所以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

范通被許堅探員安排在客廳外面等候，許堅則入內把他發現的情形及經過，詳細告訴正在梳洗的泰萊。

泰萊由裏面出來時，電話剛好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誰？」泰萊招呼了一句之後，又問：「怎麽樣？」

之後，泰萊一直沒有講過什麽，只是支支吾吾的「哦」了幾聲。毫無疑問，他正在聽取對方的一些報告。

等到他放下了電話筒之後，他就對范通道：「關於『灰鼠事件』，你知道一些什麽？」

「對於這件事，我反而知得不大清楚，但是，我却可以告訴你，今天早上那三個人爲什麽要伏擊我。」范通說：「他們是一個非法外圍賭馬集團的人，較早時曾派人跟我秘密連絡，要我今天做一場馬，我不敢答應。」

「爲什麽？」泰萊問：「是否他們出手太低？」

「不！只是我勢寡力薄，不想捲罪圈中人，所以當時我拒絕了，想不到因此令他們含恨在心。」

原來泰萊警司剛才接聽的那個電話，是一位同僚撥來的。據講，那匹狂性大發的灰馬「灰鼠」，已經在剖驗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結果。證實是給人注射了一種新的興奮劑。此種針藥，在一般「驗尿」手續中，亦不會較易被驗出。

可能是新藥，馬匹抵受不住，因而狂性大發，若非牠被射殺，經解剖化驗的程序，相信很難知道其中內容。

泰萊警司當時並未把他知道的轉告眼前這位騎師范通，只問他：「那三名打手，是屬於那一個非法外圍馬集團的人，你可知道？」

「我不清楚，一般而言，必是大集團。」范通道：「如果你要查，相信我也有辦法查，因爲他們這班人，常常在馬場出沒。」

許堅探員道：「那就易辦了。我們可以在你點相之後，把他們拘捕。」

但是泰萊警司立刻就說：「不！我已安排了一連串的計劃，你切勿打草驚蛇。」然後他又對范通道：「你表面上要裝成苦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却要保持跟我們連絡。我會派人暗中保護你。」

范通又說：「假如他們再迫我做馬，我該怎辦？」

「我會派個人在你身邊，你不妨敷衍他們，我的人自會教你怎樣做。」泰萊然後又與許堅耳語幾句。

許堅把范通送出門外，對他說：「你開車走吧，我們的人會開車跟在你後面，他會暗中向你出示警員證。如果有什麽懷疑，你不妨給我電話。」

范通獨自開車走了。許堅走到路邊，向一輛私家車內的便衣探員吩咐了幾句，那車子也隨即開動。

許堅正待轉身返回屋內時，頭頂忽然有一團黑影壓下來。嚇得許堅探員急忙伸手摸向腰間，就想拔出他的手槍來。

豈料他的手槍還未拔出，超人已輕飄飄地落在他的面前。

「怎麽是你？」許堅因爲睡眠不足，難怪他會神經衰弱。

「警司呢？」超人站定之後問道：「他已經起床了沒有？」

二人轉進屋內，超人就取出了一疊馬纜來：這些全是非法外圍投注的馬纜，有些上面有圖章加蓋，有些還有簽名式，以資識別。

超人對泰萊警司交代：「這是我和張浩設法在外圍下注的必勝貼士。」

由於許堅是個標準馬迷，所以聽了「必勝貼士」四個字，精神亦不禁爲之一振！於是他立刻就從超人的手上取過了那些馬纜仔細研究。

泰萊警司則不禁有些生氣：「想不到今時今日還有這種胆大包天的人，收非法外圍馬的投注，還有存根發回，嘿！他們簡直不將警方放在眼內。」

超人却道：「警司，你何必生氣，既然法律對他們無濟於事，何不就讓他們破產。」

許堅聽了超人這麽說，更是信心十足，於是悄悄記下了超人口中必勝的「貼士」。然後又對泰萊道：「警司，我整夜未睡過，可否讓我先返家睡一覺？」

泰萊警司也知道許堅昨夜被關入羈留所去。後來查案的人證明是一場誤會才放了他。所以准他先行回家休息。

其實許堅正急於去下注——他將剛才超人的「必勝貼士」與騎師范通給他的「內幕貼士」互相貫通了之後，擬出了一條「馬纜」來，分別向各方面下注。此中包括了合法的電話戶口，以及非法的外圍馬賭檔等等。

許堅在心裏約略算一算，如果一切順利，全都「過關」的話，深信可以贏數萬元以上。所以他越想越興奮，那裏還睡得着？

× × ×

每逢賽馬的日子裏，馬場內照例人山人海。今天亦自不例外。

泰萊警司從來不賭馬，但今天他也偕同超人入場參觀賽馬。超人以前也不賭馬，今天却爲了張浩而下注；而且知法犯法，敦張浩下注非法外圍馬公司。

坦白說，泰萊和超人他們根本就不懂賭馬，但今天他們入馬場却不單單就是爲了賭馬，而是另有目的。所以他們入場之後，首先就跟一些警探們悄悄取得連絡。

那些分佈於馬場各處的警探，有些是泰萊警司的手下，有些則是何法倫派來的。何法倫警司曾奉局長之命，暫時接替了泰萊的工作，他正在調查有關「灰鼠」之死，以及「馬伕命案」。

因此這天馬場之內，外弛內張，可惜有些人竟然還未發覺，仍在到處攢動，這邊找騎師，那邊找練馬師。

那些人都無非爲了討取當日的賽馬貼士而忙個不了。他們之中有些是馬主，有些是專爲賭錢而來的所謂「大戶」。此等「大戶」動輒下注數以萬計。因此他們更加緊張，希望大大地贏一筆錢離場。

當然，除了他們之外，還有練馬師，騎師的親友們。

總之，他們忙得團團轉的，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泰萊警司帶着超人到處走動之際，許堅探員在那邊却遇上了另一探員區林。他們同時正在執行任務，只不過許堅隸屬泰萊警司，而區林則由何法倫統領而已。

許堅悄悄問區林道：「你有什麼聽到嗎？」

區林知道許堅是馬迷，故意戲弄他：「可是貼士方面的？」

「你聽到貼士？」許堅又緊張起來。雖然泰萊早已警告過他，入場後不准賭馬，但他還是要追問。

區林探員終於苦笑：「別太天眞，今天沒有貼士。」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派入入場的人可能太多，打草驚蛇，竟把非法外圍的人，以及平時在馬場中活動的非法份子都嚇縮了。我們剛接到情報，他們都不敢浮頭。」

許堅對區林的話半信半疑，但他終於也把這一消息轉告泰萊和超人。

泰萊警司道：「這麼看來，我們豈不是要失望而回？」

許堅却說：「憑我記憶，馬場內仍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出現，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們都是開非法外圍公司的。」

許堅又回頭問超人：「今天你下注的那些馬匹，貼士可靠嗎？」

超人苦笑：「我不是馬迷，很難說。不過，我已經下注了，現在只等結果。」

許堅如此一問一答，原來又是另有作用。他對泰萊道：「如果你不反對，我打算悄悄過去找着那些非法外圍的庄家們，分別向他們下注，可能會在贏了他們大錢之後，產生一些作用。」

豈料泰萊警司却說道：「沒有用的，你是警探，他們可能不受注，亦可能照賠，一些作用也沒有。」

這時候，泰萊警司的視綫接觸到那邊看台，只見一名大腹賈，正在注視着電算機的跳動情形。於是他靈機一觸，與許堅耳語：「那大胖子叫張大年，我認識他，也知他喜歡下注非法外圍，你跟我過去，依計行事吧……」

說着，泰萊警司已帶着許堅走向看台的另一角。

超人揀了這機會，却悄悄地溜到樓下沙圍去了。

泰萊和許堅二人來到大胖子張大年身邊，佯作對賽馬十分熱愛的樣子，口講手劃的對住電算機大發議論，忽見又竊竊私議，目的無非希望引起對方的注意而已。

果然，大胖子張大年終於也發現了泰萊：「咦！警司，今天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興緻？我知道你向來不大喜歡賭馬的。」

「並非不喜歡，而是沒有時間。」泰萊笑道：「其實這是上流社會的玩意兒，高尚娛樂之一，怎會不喜歡？我今天難得有假期，又有朋友關照一些貼士，所以才進來玩玩。怎麼，你聽到些什麼貼士？」

「我只賭自己的心水。」張大年笑了笑，「你聽到什麼貼士？」

泰萊乘機指指身邊的許堅：「我是初入門，一切靠這位手足。」

許堅則說道：「有幾場馬內幕傳出必勝的貼士，我發覺有些錢分，所以跟警司合夥下了重注，不知道你信不信呢？」

大胖子張大年笑道：「聽說第一次賭馬的人多數會贏的，你不妨講來聽聽！」

於是許堅就攤開一份馬經，讓張大年抄下上面用紅筆做了記號的貼士。

泰萊警司不懂賭馬，但看見馬場之內，人頭湧湧，那種狂熱的情形，也實在令人感到驚奇。他心裏想：難怪通貨膨脹得這麼快了，原來鈔票到了這裏之後，簡直有如廢紙一樣。可不是嗎，每次跑完了一場馬，隨便可以在地上檢起難以計算的廢票——也就是沒有中彩的下注票據，此等票面所印的銀碼，由十元到千元的都有，試想想，失望的人究竟有幾許？

大胖子張大年匆匆趕去下注，泰萊故意示意許堅望也不望他一眼，目的是怕他心理上受到影响，因而不敢向非法外圍的庄家下注。

其實，泰萊警司今天是有備而來，那有放過監視的道理？只不過他沒有正面去張望而已，原來一切秘密盡在那副設計特殊的望遠鏡裏面。

那副望遠鏡表面上根本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像在市面購買的一樣，但裏面却經過一番改裝，只要一經調較，裏面的鏡頭就會改變方向，朝着不同的角度瞭望。

因此，泰萊警司表面上正在跟許堅探員一齊，利用望遠鏡留意着馬匹落跑道之後的情況，但是，泰萊手上那一副特製的望遠鏡却將鏡頭調較望向左側九十度的角度去，目的自然是爲了監視張大年。

在泰萊的想像中，大胖子張大年一定會向在場的非法外圍庄家下注，因爲只有把注碼投向非法外圍，然後才不敢影响到電算機上面的彩池，派彩才不會減少。

但是，從鏡頭中所見，泰萊警司十分失望，因爲他竟然看見張大年擠到五百元大票的一個窗口去。

那是專爲大戶而設，每票起碼的面額也要五百元一張。許多有錢人避免擠迫，都會跑到這種窗口去購票。而這時候，時間也差不多了，所以其他窗口都擠滿了人。只有幾個大票窗口的人較少。

泰萊警司由張大年離開他們去購票，以至再次走回來，都在小心地暗中監視他。但是，張大年始終沒有與任何人接觸過，所以泰萊十分失望。

不過泰萊警司最多也只是失望而已，許堅探員却在心底裏感到不值；原來許堅是個標準馬迷，他不但留意馬匹和騎師的動態，更加留意到電算機彩池的每一次跳動的情形。他發覺他下注的——亦即張大年跟風下注的馬匹，賠率忽然都下降了。

換句話說，張大年這傢伙一定下了不少的注碼。

然而許堅怎麼樣也不敢埋怨到出口，以免被泰萊知道他在外面也下了注。

等到張大年回到他們的身邊時，開賽的鐘聲已經响了起來，每一個臨場的馬迷都緊張起來，有人在呌喝，有人在打氣，吵吵鬧鬧的，有心臟病的人，好容易就此完罄！

賽馬本來就是一項十分刺激的運動，如今加上了每場數以百萬計的注碼，情況當然更加熱烈了。也難怪會有這麼多人從中作怪了。

其實一場馬的賽果，絕對可以人爲控制。因爲馬兒不但實力接近，再加上編班以及配磅等等，同場假如有十匹馬出賽，嚴格說來，十匹馬都不應該跑成一條長蛇陣似的，而是應該一齊併排，一字兒的展開衝綫才對。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而是一場馬往往分成兩截去跑；有意「去馬」的，放在前頭。無意該場賽事的，便退縮在後面，混於馬叢中，尾隨而回！甚至以賽代操。

因此，賭馬之難就難在無法可以預知那一匹馬眞正有去意。所以馬迷賭徒們，尤其是準備賭大錢的，更加不惜千方百計，左攢右攢去找門路，查明那一個馬房，那一匹馬要「去」！在他們的想像中，只要有去意，又有實力，就等於「必勝」了。其實事情是否就這麼簡單？

馬場不但是賭錢的地方，也是鬥智的場合。有人爲了做一場馬，不惜放假消息，連他們的後台老闆也被噬；眞正贏大錢的，往往是最接近馬匹的人——練馬師和騎師。當然，有時所謂「消息馬」也非常靈驗的，若非如此，下次又怎可以「請君入甕」？

回頭再說那一場馬在馬迷的吶喊聲中跑完了之後，結果是許堅探員下注的五號馬跑了一個第一，他當然贏了不少錢，但却有些不開心，因爲自從他把消息向大戶張大年洩漏之後，張大年下了大注，以至影响了派彩。

許堅的貼士本來就是來自超人，所以這一場馬，超人和張浩他們也在非法外圍方面贏了錢。

張大年十分興奮，他情不自禁地拍拍許堅的肩膊：「你眞了得，這一場若非跟你你買，我輸定了。」

許堅心裏十分生氣，可不是嗎？爲了這傢伙，派彩已經少了，現在明明是在賭錢，怎麼可以拍膊頭？這正是賭徒最忌的事。無奈身邊有個泰萊，那是他的上司，所以許堅也不敢發作，一口氣惟有吞了下去。

許堅很不開心，泰萊自然也看得出。等到張大年跑去收錢時，泰萊對許堅道：「那傢伙今天爲什麼不賭非法外圍？奇怪了！」

許堅道：「可能是風聲太緊，據我所知，場內經常有些大戶和大庄家，他們的交易以『萬』爲單位，豎起二隻手指就是一萬，豎起二隻便是二萬。」

泰萊嘆了一口氣：「我們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可能我們的弟兄太多在此出現，嚇怕了他們。」許堅道：「不過，過幾天又是另一個賽馬日，機會還是有的，何必焦急呢？」

超人這時又回到泰萊身邊，許堅立刻問他：「這一場你贏了多少？」他又攤開馬經：「下一場你說『白面書生』有必勝把握，但是——」他又看看電算機：「那還是大冷門啊，可靠嗎？」

超人苦笑：「我也不知道，你信就照買好了。」

其實許堅探員在外面已經下了注，他閒超人只不過爲了加強信心而已。偏偏超人又不便把內容直白；就是超人說出了眞相，恐怕亦難令人入信。可不是嗎，馬兒又怎會講話？假如超人對他們說：這是白馬「白面書生」自己給的貼士，人家一定會以爲超人的神經可能有毛病呢。

然而事實上剛才那一場他們都贏了錢，所以大戶的張大年收了大筆彩金之後，故意沒有返回泰萊警司他們的身邊去，反而攢越另一堆人叢中去找一個人。

那是個中年人，鼻大如柿，面肉橫生，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大鼻林」，也是一名頗有名氣的大撈家。

豈料張大年還未接近大鼻林，一名大漢已故意阻住他的去路，起初張大年還以爲他是一般臨場的馬迷，後來看清楚，才知道是大鼻林的一名保鏢阿廣。

阿廣也分明認出了張大年：「對不起！」阿廣低聲對張大年說：「今天風聲緊，波士不受注。」

張大年也會意地低聲說：「讓我跟他談談好嗎？」

「你不要害人，這兒今天到處都是警探呢。」

正當二人僵持不下之際，張大年看見大鼻林正由看台邊緣的欄杆那邊走過來，於是立即上前跟他招呼：「林老兄，這一場有甚麼心水馬？」

其實是大鼻林以前贏過張大年的大錢，剛才發覺他的動靜就猜到了他的意圖，所以才有些捨不得這「羊牯」的注碼，於是藉故走過來。

大鼻林向他的保鏢阿廣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必再阻難張大年，二人就此併肩兒走向購票的窗口那邊。

「怎麼啦？」大鼻林一邊行，一邊問身邊的張大年：「這一場你可是聽到了什麼特別內幕貼士嗎？」

張大年苦笑道：「不！你也知道，我一向只賭自己的心水馬，所以才會輸多贏少。」

「今天風聲很緊。」大鼻林低聲道：「你可以例外。」

「那麼，替我買五萬元『白面書生』獨贏，另外『白面書生』食全餐的連贏位，每條五千元。」

「好吧！」大鼻林一向習慣了以口爲憑，正如俗語所謂「牙齒當金鈪」。其實，如果換上以前，他們只要打個手勢就行，根本連話也不必多講半句。

大鼻林和張大年若無其事地分開了，他們都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剛才的情形，都給人偷偷地拍照。

那是泰萊警司那具特製的望遠鏡產生了作用。那具望遠鏡可以表面上望向電算機那邊，但是只要泰萊警司將隱蔽的鏡頭調較，不但可以偷窺不同角度的活動情形，還可以按鍵偷偷拍攝當時的實況。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天地英雄氣四海同心盟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流浪天使盧儀南來到萬象鏢局，要求鏢局替他找出黃山派掌門俞雲陽之子俞立忠，一劍震武林衞濤是萬象鏢局總鏢頭，他一口答應了盧儀南的要求，答應他在短時間內把俞立忠找出來，第二天的半夜，盧儀南根據衞濤的指點，終於在一座古墓中找到俞立忠，盧儀南聲言要把俞立忠帶到「四海同心盟」交給同心盟盟主判決，若是俞立忠提不出有力證據證明自己不是殺人兇手，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俞立忠同意跟盧儀南去盧山同心盟，但沿途不願讓人看到他的眞面目，盧儀南只好又請萬象鏢局僱車護他們上盧山，半路上，忽見一位病叫化倒臥路旁……

刺鬾病郎中

盧儀南神情快快，斜睇俞立忠說道：「盧山距此數千里，你打算呆在這馬車裏一步不出？」

俞立忠笑道：「是的，吃飯睡覺均在這車廂中，大小便則野外解決，我已說過，我不願意讓那『黑衫蒙面少年』知道我已落入你手中，否則他會停止殺人！」

盧儀南皺眉道：「這樣說來，連我也無法投宿客棧了？」

俞立忠道：「這可省掉你一筆爲數可觀的花費，你該感激我才對！」

盧儀南頗感哭笑不得，聳肩一嘆道：「盧某自信還挺得過去，但莫鏢師要睡在何處？」

俞立忠道：「露宿對鏢師來說，實在算不得一回事！」

盧儀南摸了摸下巴，忽然面容一動，像似發現了甚麼，精眸神光陡盛，凝望俞立忠沉笑道：「哈哈，看來你老弟的謹愼沒有錯！」

俞立忠也發覺車廂下來了不明身份的人物，不由微微一笑道：「這也是『證據』之一，你盧特使是見證人，到了同心盟上，希望你能爲我作證！」

盧儀南探手由懷中抽出一柄明亮的匕首，一面笑道：「當然，盧某也很希望你老弟不是那個黑衫少年——」

說到最後一個「年」字，猛可手起刀落，「噗！」的一聲，刺入脚下廂板！

「啊唷！」

一聲凄厲的慘叫，接着是「蓬！」的一聲悶响，似乎有個人由車廂底下掉落地上！

馬車戛然勒停，駕車的追魂手莫若賓由車座倒縱而起，身如天馬行空越過車頂，流浪天使盧儀南和俞立忠亦相繼由車廂中飛射出來。

陰暗的夜色下，只見跌躺於車後道路上的，赫然正是剛才那個病倒於路上的老叫化！

他胸襟已爲鮮血所濕透，渾身發抖不停，一看即知刀中要害，情況至爲危殆。

俞立忠一個箭步跳到他身邊，解開他胸襟一看，發現中刀部位距離心窩僅及半寸，鮮血正由傷口如泉湧出，當即扶起他的頭喊道：「喂！喂！喂！你是誰？」

老叫化雙目睜如銅鈴，但目光已呈呆滯，張嘴「嗬嗬」喘叫着，似乎有話要說，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盧儀南駢指迅將他胸部各路血脈閉住，接着轉到他背後，伸掌拔上他靈台大穴，即時運功將自身的眞氣源源輸入他體內，如此過了一會，抬目注望俞立忠問道：「成不成？」

俞立忠見老叫化面色並無好轉，仍如先前那樣蒼白，似乎盧儀南的運功施救只拉住他的死亡，並未能使他增加一點說話的力氣，不禁搖頭嘆道：「不成，看來你那一刀已傷害到他的心房……」

盧儀南沉聲道：「再喊他看看！」

俞立忠拍拍老叫化的面頰，大聲喊道：「喂！老叫化！你貴姓大名啊？」

老叫化目中神光漸散，嘴唇動了動，掙扎片刻，忽地腦袋一歪，猝然死了！

俞立忠大爲沮喪，側視盧儀南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證人』殺死了！」

盧儀南也甚懊惱，收掌起立道：「這是他命該如此，隔着一層木板，我那裏知道一刺便中他的心窩？」

俞立忠將老叫化放倒，咬咬嘴唇，說道：「盧特使識人較多，不認識這個老叫化麼？」

盧儀南搖頭道：「丐幫有名的人物盧某大都認識，這老叫化却從不曾見過。」

俞立忠轉望靜立一旁的追魂手莫若賓問道：「莫鏢師可認識這老叫化？」

追魂手莫若賓也搖頭道：「不認識，俞老弟何不搜他身上看看？」

老叫化刀中要害，情況十分危殆。

俞立忠一想不錯，立即動手搜他身上衣裳，結果由他身上搜出一隻裝滿金錢鏢的革囊，不禁大喜道：「好啦，這是個綫索！」

盧儀南取過一枚金錢鏢看了看，面現驚訝道：「奇怪，就盧某所知，武林中慣用金錢鏢的，似乎只有兩個人！」

追魂手莫若賓接口道：「不錯，那是江北的沙家兄弟，老大『病郎中』沙舜和老二『血胆豪客』沙仁，這兩兄弟均非二幫三教九流門派之人。」

俞立忠星目一閃，轉望盧儀南微笑道：「盧特使便是方今天下鼎鼎有名的『十二金衣特使』之一，小可相信盧特使一定能查出這老叫化的來歷！」

盧儀南淡淡一笑道：「俞老弟這樣說，是否存心要盧某好看？」

俞立忠笑道：「盧特使言重了，小可不是這個意思……」

嘴裏說「不是這個意思」，臉上的笑容却在說「不錯，你流浪天使盧儀南現在如不能道出這老叫化的身份，還配當什麼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盧儀南自然看得懂，但他是個最能沉得住氣的人，他緩緩站起身，手捏下巴沉笑道：「盧某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俞老弟，你的聽覺眞厲害啊！」

俞立忠知道他指的剛才是自己竟能與他同時發覺車底下有人攀附的事，心中頗怨自己不小心露了武功的底子，當下聳肩笑了笑，手指老叫化再問道：「盧特使願意猜猜這老叫化是誰麼？」

盧儀南收斂笑容，喟然道：「盧某願以『金衣特使』的頭銜做爲賭注——他是沙家雙俠的老大『病郎中』沙舜！」

俞立忠含笑點點頭，轉對追魂手莫若賓問道：「莫鏢師可知『病郎中』沙舜的面貌有何特徵？」

追魂手莫若賓道：「下巴有一粒黑痣，長着三根毛！」

俞立忠於是伸手抓住老叫化的蒼髮往下一扯，老叫化的頭髮和臉皮應手剝落，現出一副面容瘦削的中年人臉孔，只見他的下巴果然有一粒長毛的黑痣，知是「病郎中」沙舜不錯，不由深深一嘆道：「病郎中沙舜性情雖甚怪僻，却還不失爲俠義中人，盧特使今天殺了他，將何以向他弟弟『血胆豪客』沙仁交待？」

盧儀南低頭太息道：「這件事兩位都已看得很清楚，血胆豪客將如何對付盧某，那只好由他就是了！」

說罷，俯身抱起「病郎中」沙舜的屍體走出官道放下，抽出佩劍挖起地來。

俞立忠移步走過去，說道：「以後小可見到『血胆豪客』沙仁時，願替盧特使做證！」

盧儀南一邊挖地一邊苦笑道：「謝謝，只怕『血胆豪客』的爲人不如俞老弟的明達！」

揮劍如飛，不消片刻，挖好一個土坑，他將病郎中沙舜抱入坑中，堆土埋下，隨向俞立忠招手道：「走吧！」

兩人回到官道上，鑽入車廂，追魂手莫若賓立即開動馬車前進。

車行轆轆，車廂中的盧儀南和俞立忠相對沉默了一會，後者打破寂靜開口道：「病郎中沙舜並非偷鷄摸狗之流，他此番化裝老叫化接近他們，不知用意何在？」

盧儀南搖頭道：「誰知道，盧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

俞立忠道：「讓我們來研究看看，他病郎中也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我想他應該認識你盧特使才對！」

盧儀南頷首道：「不錯，怎麼樣？」

俞立忠笑道：「既然認識你盧特使，他竟然胆敢冒險前來『臥底』，顯然的，他一定有着很重要的目的！」

盧儀南注目問道：「什麼目的？」

俞立忠微笑道：「小可要說抱歉的話了！」

盧儀南道：「俞老弟但說無妨！」

俞立忠略一沉吟，緩緩道：「也許他發現了你盧特使的某種陰私！」

盧儀南眉頭一皺，沉着地道：「說到『陰私』兩字，只有你俞老弟才會有！」

俞立忠笑「噢」一聲道：「是麼？小可會有什麼陰私呢？」

盧儀南笑笑道：「譬如說，同心盟此番指派盧某緝捕你俞老弟，就是把你看作那黑衫少年的！」

俞立忠笑道：「就算小可是那個黑衫少年，現在已有『四海同心盟』出來處理，他病郎中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盧儀南又說道：「也許他曾吃過你的虧！」

俞立忠道：「眞遺憾，盧特使好像愈來愈認定小可是那個黑衫少年了！」

盧儀南凝目沉笑道：「盧某請問一句，俞老弟與人結過樑子沒有？」

俞立忠搖頭道：「沒有，迄今爲止，只有別人殺死我父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人。」

盧儀南忽然哈哈大笑道：「既然如此，那黑衫少年爲何要如此陷害你？」

俞立忠咀唇一抿，遲遲未作答覆，因爲這正是他最想不通的一件事，自從聽到「黑衫少年」侵犯五派的消息後，他就開始追憶自己過去的經歷，希望想出一個「可能」的仇人來，但搜索枯腸的結果，他發現自己竟是個「無疵可求」的人，他不由有啼笑皆非之感，自己創設萬象鏢局雖是爲了自己的事，然而也爲別人解決了不少疑難，如今的萬象鏢局已是一家盡人皆知的「無所不能」的鏢局，但自己竟無法解決降臨到自己頭上的難題，這豈非可笑透頂？

伸伸懶腰，他以感慨的語氣笑道：「這世上常有許多不可理解的事情，你說是嗎？」

盧儀南笑着道：「是的，遠的不說，比如你自己，即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人物！」

俞立忠一哦道：「盧特使認爲小可那一點不可理解？」

盧儀南道：「自從令尊被殺後，你即隱跡不出，從未聽說你有爲父親報仇的打算，甚至也不去找五派掌門人理論一番，這就是你使人想不透的事！」

俞立忠苦笑道：「多謝盧特使的關懷，倘使盧特使這話不是在暗示小可即是那黑衫少年的話，小可倒要請問一句——盧特使要小可找何人報仇？」

盧儀南正色道：「父仇子報此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如果你以光明正大的行動去找五派掌門人報仇，我想必能得到許多人的同情，甚至五派掌門人也將毫無怨恨可言！」

俞立忠冷冷一笑道：「盧特使認爲五派掌門人是小可的仇人？」

盧儀南頷首道：「至少他們是親手殺死令尊之人！」

俞立忠垂目微笑道：「我希望自己的觀念沒有錯，若依盧特使的看法，武林中的殺戮將永無停止的一天！」

盧儀南目露奇異光采道：「不然，你的『觀念』是什麼？」

俞立忠威容道：「管見以爲，如果家父當眞是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而又是搶奪『天竺聖經』之人，那麼，那是家父咎由自取，小可沒理由找人報仇！」

盧儀南驚奇的注視着他，良久之後，方才歎目輕嘆一聲，道：「但你似乎不相信令尊是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及搶奪『天竺聖經』之人，不是麼？」

俞立忠點頭道：「不錯，小可認爲眞正的兇手是那個函約家父去那座『虎頭坡』會晤的人，他殺了『五絕神魔』搶走了『天竺聖經』，然後故意留下一些綫索，嫁禍於家父，因此小可在未找到那人之前，不欲向五派掌門人做無謂的爽纏！」

盧儀南聽得頻頻點頭，以非常讚佩的神情笑道：「老弟，盧某願意在同心盟會上替你辯護！」

俞立忠一怔道：「爲什麼？」

盧儀南笑道：「因爲你是盧某這一生所見到的第二個奇特人物！」

俞立忠訝笑道：「盧特使見過的第一個『奇特人物』是誰？」

盧儀南一指駕車的追魂手莫若賓笑道：「就是他家主人——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壽！」

俞立忠不禁大笑道：「不錯，小可也曾聽過他的大名，他的確是個奇特的人物，哈哈哈……」

× × ×

馬車經終南山越入湖北境界，再經武當山一路東南行，一連二十多天的「風平浪靜」的行程後，來到了湖北重鎭的武昌府。

流浪天使盧儀南爲了遷就俞立忠「隱藏行跡」的主張，每次經過大城均不停歇，所以儘管來到這座繁華的武昌府，看見街上酒樓菜館林立櫛比，盧儀南也不敢要求俞立忠下去調劑調劑——上酒樓去喝一杯。

但是，馬車正在通過街道時，忽聽駕車的追魂手莫若賓驚「咦」了一聲，似乎發現了什麼怪事！

盧儀南連忙問道：「莫鏢頭，甚麼事情？」

追魂手莫若賓笑道：「沒甚麼，咳咳，你看這街上到處酒帘飄搖，在下的口水眞有些發淡了！」

盧儀南笑嘆道：「我知道這條街上有一家『罷鳴春』是武昌府最有名的菜館，他們的名菜——嘿，莫鏢頭你最好死了心吧！」

追魂手莫若賓回頭笑道：「說眞的，俞老弟，咱們走了二十多天都沒再發生事故，難道不能破例一次麼？」

俞立忠點頭笑道：「好，你揀一家客棧停下來，咱們叫酒菜到客棧裏去吃！」

聽了這句話，就連盧儀南也不禁手舞足蹈起來哈哈笑道：「好極了，盧某已很久不知酒味，今晚必得喝個痛快才行！」

追魂手莫若賓歡天喜地的把車開到一家「歸來古棧」門前停住，將馬車交給一名迎上來的店小二，盧儀南和俞立忠隨即下車走入客棧，盧儀南向一名哈腰笑迎的店小二說道：「一間上房，要有大張床鋪的！」

那店二應了一聲「有！」領着他們進入後院，打開一間上房給盧儀南看，問道

：「這間如何？」

盧儀南向房中略一掃視，點頭道：「很好，我們要在這房中喝酒，你替我們去『鹿鳴春』叫一桌酒菜來，最好在我們洗好澡的時候送到！」

那店小二連聲應「是」，忽地堆滿笑靨低聲問道：「兩位大爺要不要叫幾個來陪陪？」

盧儀南向俞立忠看了一眼，笑道：「我不想教壞人家子弟，算了吧！」

俞立忠轉對隨後剛走到房外的莫若賓笑問道：「莫鏢頭，聽說你們萬象鏢局有一本記載武林人物的大簿，那上面有沒有小可的記載？」

追魂手莫若賓笑道：「有的，敝局對俞老弟的評語是『俊秀聰慧，風流自賞』八個字！」

俞立忠聳聳肩，轉對那店小二笑道：「叫三個姑娘來，不漂亮的不要！」

那店小二深深一哈腰，隨即拔步而疾奔去。

三人相視一笑，相繼進入房中，盧儀南脫下長衫往壁上一掛，說道：「走吧，咱們去洗個澡。」

俞立忠也將外衣脫下，答道：「盧特使先去，小可要去厠所一下！」

追魂手莫若賓接口道：「在下也要去一下，盧特使你先去洗吧。」

盧儀南怕俞立忠乘機逃走，因此有些猶豫，俞立忠看在眼裏，皺眉不悅道：「盧特使，假如小可想逃走，在過去二十幾天中，小可至少有一百次以上的機會！」

追魂手莫若賓笑道：「俞老弟說的不錯，盧特使請放心去吧！」

盧儀南也覺得自己顧慮得太不漂亮，連忙口稱「盧某沒有這個意思」，當即故示大方的走出房間，獨自洗澡去了。

俞立忠見盧儀南已去，忙向莫若賓低聲道：「莫師兄，怎麼一回事？」

追魂手莫若賓臉呈嚴肅之色道：「剛才我在街上看見了一個人！」

俞立忠注目問道：「誰？」

追魂手莫若賓走到他身前，向他附耳說了一句話，俞立忠面色大變，駭然道：「我的天，你沒有看錯麼？」

追魂手莫若賓冷笑道：「沒有，愚兄看得很清楚！」

俞立忠滿臉流露震驚和迷惑之色，張目失聲道：「這麼說，難道這個——」

追魂手莫若賓搶着道：「現在我們無法判斷眞僞，總之，你要特別小心提防，到了『四海同心盟』的會址時，自然可從他的言行上瞧出眞僞來——現在我們到厠所去吧！」

兩人走出房間，到厠所解了個溲，再一道進入洗澡房，正在洗澡的盧儀南一見他們進來，目光一亮，笑道：「俞老弟，你眞是一位君子！」

俞立忠一面脫衣一面笑道：「只怕有一天，你會發現我不是！」

說罷，提脚跨入一個裝滿溫水的木桶中……

三人洗好身子回到房中時，三個濃裝艷抹的姑娘和一桌酒菜已經等在房中了。

店小二爲他們介紹了那三個「姑娘」的芳名後，隨即鞠躬退去。

這是一場表面非常輕鬆愉快的吃喝玩樂，俞立忠爲了符合「風流自賞」四個字，不住向那三個姑娘找麻煩，但都能適可而止，表現出「風流而不下流」的風度。

酒足飯飽，盧儀南遣走三個姑娘，各自上床睡覺，一夜就這樣「平平凡凡」過去了。

× × ×

由武昌府到廬山五老峯的四海同心盟，還有五百多里路程，但自從追魂手莫若賓在武昌府的街上「見一個人」而找機會告訴俞立忠之後，一路上再未發生其他事故，因此在第二十九天的晌午時分，追魂手莫若賓很順利的把鏢車開到了廬山北麓的牯嶺市集。

——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是蘇東坡詠廬山的一首名詩，可謂道盡了廬山的神髓！

廬山，又名匡廬，傳說殷周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於此而名，博大雄奇，疊峯九層，川流九派，山中奇勝無數，叫得出口的即有滴水巖、佛手巖、天池塔、捨身崖、白鹿昇仙台、文殊台、神龍宮、金竹坪、青玉峽、黃龍潭、大目山、五老峯、木瓜洞、恩德嶺、玉川門、三疊泉、白鹿洞、香爐峯、雙劍峯、小天地、仙人洞、右軍墨池、三峽澗、玉淵及數十座有名的寺廟，眞是洋洋大觀，氣象萬千！

廬山又是避暑的勝地，每年到了夏天，許多够資格「避暑」的人都從各地紛紛而來，寄居於各大寺院，連袂登雲海觀日出及欣賞三湖九江之勝。

時值暮春，也正是遊人開始雲集的時候了。

現在，追魂手莫若賓將馬車開入牯嶺市集的正街，即回對盧儀南問道：「盧大俠，馬車只能到此爲止吧？」

盧儀南答道：「正是，街尾有一家『牯嶺驛車店』，那家車店的主人是盧某的朋友，你把車子開到那裏寄存，然後隨盧某上山去取銀子。」

俞立忠插口問道：「咱們是徒步上山麼？」

盧儀南笑道：「不然，俞老弟想乘坐肩輿？」

俞立忠點頭一本正經地道：「不錯，廬山遊人如鯽，安知其中沒有『黑衫少年』的眼綫？」

盧儀南一聳肩膀，無可奈何的笑笑道：「好吧，盧某這一趟公幹已爲『同心盟』花掉不少銀子，不在乎這小數目了。」

說話間，馬車已駛至「牯嶺驛車店」大門口，流浪天使盧儀南探出頭向車店一名伙計使了一個眼色，那伙計立刻將馬車引入停車場，然後趨前必恭必敬的拱手問道：「盧大俠好久不見，有何吩咐麼？」

盧儀南反問道：「你主人在不在？」

那伙計說道：「在，小的這就進去通報——」

盧儀南急忙搖手道：「不必了，我們不想下車會見任何人，你去替我雇三乘轎來吧！」

那伙計答應一聲，即刻跑出車場，雇轎去了。

追魂手莫若賓看了俞立忠一眼，隨向

盧儀南笑道：「盧大俠，這家車店是『四海同心盟』經營的吧？」

盧儀南頷首讚嘆道：「咳，萬象鏢局的鏢師，個個不凡，盧某還有甚麼話好說呢！」

追魂手莫若賓一躬身道：「盧大俠誇獎了，在下只是隨便猜猜而已。」

俞立忠接口笑道：「盧特使對萬象鏢局似乎特別欣賞，莫非此番盧特使能尋獲小可，也是萬象鏢局幫忙的？」

盧儀南心中一驚，正容說道：「不，盧某是自己找到的，與萬象鏢局無關！」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小可也希望不是，否則以你堂堂一位『金衣特使』之尊，若還要求助於區區一家鏢局，豈非武林一大笑話？」

盧儀南仰天哈哈笑道：「是啊，幸虧盧某未曾求助於任何人——」

說到此，轉對追魂手莫若賓笑道：「莫鏢頭，你說是不是？」

追魂手莫若賓笑道：「正是，我們萬象鏢局還不够資格賺盧大俠的銀子，俞老弟請勿多疑！」

俞立忠笑道：「那麼，那天貴局一位老先生說盧特使還欠你們五千兩銀子，那五千兩銀子是怎麼來的？」

追魂手莫若賓道：「那是盧大俠手頭不便，向敝局挪借的！」

正說着，三乘小巧玲瓏的紅轎，在那個伙計的引領下，抬進車場來了。

每乘紅轎由兩名壯健的轎伕抬着，他們老練的把紅轎放落地上，撩開門帘，讓盧儀南、俞立忠、莫若賓鑽入坐下，再把門帘垂落，即由莫若賓領頭，俞立忠居中盧儀南押後，魚貫抬出車場，出發上山。

牯嶺位於廬山之北，一出市集，便是崎嶇山路，但轎伕們走慣了山路，履險如夷，毫無使人提心吊胆的感覺。

乘轎遊廬山，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大享受，上到高處，俯視江流如帶，原野似錦，但覺九江風浪五老烟雲盡入胸懷，極目而望，在翠黛一色當中，每見孤峯聳漢，衆山倚伏中，常見斷岫直下，從堆螺擁翠的峭拔巉岩中，往往可聽見鳴絃漱玉衆流奔匯之勝，瀑布前飛玉濺雪騰空震耳，沒有瀑布之處，也是危湍險瀨石激山廻，眞是奇景處處，美不勝收！

對俞立忠來說，廬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因此他悠閒的倚坐於轎中，除了可由小窗口看見的景色他予以欣賞之外，並不想把頭擺動一下，甚至他眼睛瞧在看着風景，腦子裏却在想着一些別的東西！

是的，「四海同心盟」快到了，那裏不僅有武功絕世的「十二金衣特使」，還有二幫三教九大門派的代表人物，他們有一半以上都仇視黃山派的，假如他們不問青紅皂白，誣指自己就是那個黑衫少年，而一致決議將自己處死時，自己能逃得了麼？

三乘紅轎在山中行行復行行，過佛手巖而至白鹿昇仙台時，紅轎忽然停住，只聽抬第一乘紅轎的轎伕大聲道：「喂！大師傅，請你讓開路啊！」

俞立忠心頭一動，撩開一縫轎帘向前一瞧，只見距第一乘轎約有兩丈前方的羊腸小道上，赫然擋立着一個身披紅袈裟的白眉老和尚，他俛首合掌肅立不動，神態冷靜而肅穆，看來非尋常人物。

這時，轎伕們見那白眉老和尚充耳不聞，毫無讓路之意，不禁惱聲道：「老和尚，你這是甚麼意思？」

老和尚仍是俛首合掌肅立不動，嘴裏吐出平靜的聲調，說道：「阿彌陀佛，貧僧是大林禪寺來的，請轎內三位施主施捨則個！」

轎伕怒喝道：「豈有此理，你怕這三位客人不去你們大林寺燒香麼？」

老和尚毫不動容，仍然佇立如故，火候十分老到。

轎伕大爲光火，正要惡言叱罵，後面的盧儀南已探頭出轎高聲道：「百空大師，是我！」

老和尚聞聲抬頭，一見是流浪天使盧儀南，失聲一啊，忙的含笑施禮道：「原來是盧特使回來了，恕罪恕罪！」

盧儀南笑道：「同心盟在開會麼？」

老和尚合十道：「是的，貧僧聽說有乘紅轎門帘深垂，一路上山而來，不知轎中人爲誰，故爾趕來看看，不意竟是自己人，眞是大水冲翻了龍王廟！」

盧儀南哈哈笑道：「不妨，我們今晚就在大林禪寺過夜，大師請帶路吧！」

老和尚年紀怕已上了八旬之譜，但對盧儀南却極恭敬，當下躬身應諾，轉身前行。

不用說，俞立忠已知道這位百空大師是出家於大林禪寺而受聘於「四海同心盟」負責守山的人物。

暮烟蒼茫之時，紅轎抬到大林禪寺，俞立忠立刻被安置於一間禪房中，三人在大林禪寺過了夜，第二天繼續朝五老峯進發。

俞立忠受審

繞峯越嶺，經過天池塔和文殊台，於過午未幾，終於來到了五老峯下。

五老峯，顧名思義，乃是五座相連的山峯，好像五個兄弟，但各個爭奇不相讓，有人說五老峯奇絕無有與之相抗者，故稱五老爲臣廬之主峯，但又有一說則稱漢陽峯爲主，謂登漢陽頂上，有「俯拾」五老之勢，其實若以高度而論，別說漢陽峯，就大月山，恩德嶺，屋脊嶺，城牆山等都要比五老峯爲高，然而却沒有五老峯之雄奇絕俗，因此遊山者均以五老峯爲第一遊賞的地方。

曾有一位古人對五老峯下過這樣的評語：「五老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叠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眞雄曠之極觀也！」這「雄曠極觀」四字，和五老峯石上所鐫的「日近雲低俯觀大千天章雲漢」十二個字，把五老峯形容得極爲貼切。

而聯合武林二幫（丐幫和海洋幫）三教（五通教、白衣教、黑衣教）九門派（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長白、青城、黃山、雪山、太極）所創立的「四海同心盟」會址，便是座落於最險峻的第三峯之上！

登五老峯，已非紅轎所能勝任，流浪天使盧儀南給錢遣走轎夫們後向俞立忠笑問道：「俞老弟以前曾上過五老峯否？」

俞立忠搖頭道：「沒有，廬山小可遊過兩次，但五老峯已因『四海同心盟』的設立而成爲武林神聖不可侵犯之地，小可不敢上去冒犯！」

盧儀南笑道：「但你知道『四海同心盟』並不禁止武林朋友上去參觀啊！」

俞立忠淡淡一笑道：「敝派已被摒諸盟外，小可還上去丟臉幹麼？」

盧儀南連忙收斂笑容道：「抱歉，恕盧某失言，現在請隨盧某上峯去吧！」

語畢，騰身而起，施展絕頂身法，循着削陡的羊腸小徑一路向白雲繚繞的五老峯飛縱上去。

俞立忠和莫若賓隨後縱上去。

俞立忠和莫若賓隨後繼起，緊緊隨在盧儀南身後，三人遠看像三隻燕子，冉冉上升，穿飛於嫋嫋如帶的白雲間……

約莫一桿烟的光景，三人便已飛登上五老峯絕頂！

首先展現於眼前的，是一片經過人工修整美化的大花園，場地平坦寬闊，細草如茵，中間有一條舖磚的人行道，兩旁的園地上散落着幾座六角亭，還有各種形狀的假山、水池、花圃，一眼看去，使人覺得這是一塊和平的樂土！而有無憂無慮心曠神怡的感覺。

視綫順着人行道向前望去，約二十來丈外，盤踞着一幢巨大無比的圓形石樓，高達五丈，分上中下三層，四邊石柱如林，大門正對人行道，高聳兩支盤龍石柱，五撮黑髯長垂胸前，神態異常冷峻威嚴。

右邊一個年在五十五上下之譜，身材中等，面貌端正清癯，有飄逸出塵之相。

他們並肩快步走下石階朝盧儀南含笑拱手道：「盧特使回來了，辛辛苦苦！」

盧儀南拱手還禮道：「多謝兩位特使相迎，請問今天議事廳審理何項案件？」

那面貌清癯的金衣特使答道：「昨天在討論五毒教入會的問題，但盟主於昨夜接獲盧特使緝獲俞立忠返盟的消息後，立即連夜徵得各派代表之同意，決將各種案件擱下，先審理俞立忠之殺人案。」

盧儀南「哦」一聲，轉對俞立忠笑道：「俞老弟，我來爲你們介紹一下——」

舉手一指那位黑臉金衣特使說道：「這位是我們『四海同心盟』的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靳大俠！」

再指那位面貌清癯的金衣特使道：「這位是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關大俠！」

俞立忠沒有趣前寒暄，他像似突然遭受到很大的打擊，整個人都爲之癡呆了，目瞪口呆的瞪望着「鐵面閻羅」靳正倫，半天說不出話來。

對於這種反常的態度，盧儀南和關士揚均以爲俞立忠是爲「鐵面閻羅」靳正倫的名氣所震懾，因此兩人都不以爲意，盧儀南旋又爲靳、關兩位特使介紹了追魂手莫若賓，木劍仙關士揚一聽之下，大爲驚奇目注盧儀南問道：「盧特使，你幾時和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交上了朋友？」

盧儀南笑道：「剛交上不久，但此番其下又有兩隻石獅蹲臥着，氣派十分雄偉嚴肅！

俞立忠雖是心事重重，這時看了那幢奇特的建築物，也不禁發出由衷的讚嘆道：「嘿，這座『四海同心盟』眞是前所未有的構造——裏面可以容納很多人吧？」

盧儀南笑道：「不錯，議事廳有兩百個各派代表們的席位和一千五百張椅子，那是準備給武林朋友旁聽坐的位子，此外還有各派代表們的休息室和直接隸屬同心盟的人士的起居室等等，一共可容納三千人！」

俞立忠咋舌道：「我的天，小可要在三千人的面前接受審判麼？」

盧儀南搖頭笑道：「不，通常前來同心盟旁聽的武林人只有三五百位，碰到審理大案件時，頂多也不過上千人而已。」

追魂手莫若賓接口道：「在下數年前曾來此旁聽一次，那天同心盟正在審理黑衣教侵佔海洋幫地盤的案子，雙方代表在會場上展開一場激烈的辯駁，最後差點動武呢。」

盧儀南道：「就因各派代表常有動武的事情發生，我們盟主便訂下一條規約——凡在同心盟議事廳上動武者，排除該派之席位——這是非常嚴重的懲罰，自訂下這條規約後，各派代表們就不敢再在議事廳上動武了。」

三人邊走邊說，轉眼來到「四海同心盟」的大門石階前，適於此時，由大門內走出兩個金衣人來了。

左邊一個年約六旬，身軀雄碩，生得一張黑黑大臉龐，濃眉似帚，虎目如炬，莫鏢師協助盧某『保鏢』是要付酬勞的，等下還請關特使帶莫鏢師去譚總管那裏支領七千兩銀子。」

木劍仙關士揚一哦，失聲道：「好啊，你盧特使倒很會替同心盟花錢！」

盧儀南一聳肩，說道：「沒辦法，是這位俞老弟要求的，他答應隨盧某來同心盟，但他不願讓人知道，因此不得不雇車而行……」

那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這時突然探手由懷中取出一副精鋼打造的手銬，望着盧儀南說道：「盧特使，你可以去休息了！」

說着，轉對俞立忠冷然道：「老弟，進入議事廳，你必須戴上這東西！」

俞立忠乖乖的把手伸了出去，他現在已因某種「發現」而弄得方寸大亂，不知如何去面對即將降臨的一切了。

盧儀南向俞立忠投下同情的一瞥，即向靳、關兩位金衣特使一拱手，登上大門，逕自入內而去。

木劍仙關士揚也隨向追魂手莫若賓招手笑道：「莫鏢師請隨老夫來！」

說罷，轉身登上石階，帶着莫若賓進入大門內，找「譚總管」支領銀子去了。

大門外，只剩下鐵面閻羅靳正倫和俞立忠兩人，俞立忠看看四下無人，連忙向鐵面閻羅靳正倫跪下道：「師傅——！」

鐵面閻羅靳正倫一把將他拉起，塞着臉孔道：「老夫現在是同心盟的第四號金衣特使，不是你的師傅！」

俞立忠又驚駭又困惑，顫聲道：「但是師傅，弟子一直不知道您老也是同盟心

的『十二金衣特使』之一，這……」

鐵面閻羅靳正倫眞像一位「鐵面無私」的閻羅，面上毫無表情，只冷冷答道：「老夫任職『金衣特使』已十年之久！」

俞立忠內心有說不出的震驚和激動，愣目呆望師傅良久之後，結結巴巴的說道：「師傅，您該相信……弟子沒有……沒有殺人啊！」

鐵面閻羅靳正倫轉身舉步上階，冷聲說道：「跟老夫進去吧，同心盟盟主和各派代表們都在等着你！」

俞立忠隨後跟上，但是他的雙脚有若拖着重逾千斤的鐵鐐，使他每走一步，雙脚發抖發軟，幾乎要踣跌下去。

是的，這突然而來的打擊，已經擊潰了他想進入同心盟與各派代表辯論的勇氣和信心，他萬萬想不到，自己尊若神明的恩師竟是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之一，而更令他傷心欲絕的事是：師傅竟似也認定自己是殺害五派之人的兇手，這等於抽了他的後脚筋，使他的奮鬥精神一下間崩潰無遺！

「好一塊練武的材料！」

這是兩年前鐵面閻羅靳正倫向他說的第一句話，此刻清晰的由他腦際裏升浮起來。

兩年前，他安葬父親的遺體未久，懷着一顆破碎的心踏上江湖，到處拜訪父親生前認識的朋友，希冀能找出那個函約父親去五台山下的虎頭坡會晤的人，然而他所知道的每一位父執都找遍了，他們都矢口否認曾經修函約晤父親，於是他失去了爲父親申寃的希望，他像一片浮萍，漫無目的的四處飄盪着，有一天晚上，他「飄」到了洞庭湖，乘一葉輕舟盪漾於萬頃碧波上……

「好一塊練武的材料！」

驀然，在他身左的湖面上傳來了這麼一句話！

俞立忠知道這句話是衝着自己說的，因爲當時對方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將那句話送入自己耳朶裏，於是他循聲轉頭望去，發現身左五丈外的湖面上盪漾着一艘小漁船，船頭上坐着一個漁夫打扮的黑臉老人，他正在執桿垂釣，但兩眼却斜望着自己直微笑！

其時，俞立忠心中起了一陣興奮，他知道能够「傳音入密」的人都有一等一的身手，而武林中這種高人寥若晨星，可遇而不可求，自己雖有一身武學，如欲脫穎而出雄視武林，正需要這種高人來爲自己教導和指正，因此他立刻向那位黑臉老漁夫長揖下去。

「你過來聊一聊，老夫這船上有酒有魚！」

那黑臉老漁夫發出第二句傳音入密，並頷首表示他的誠懇相邀。

俞立忠自忖無力跳過相隔五丈長遠的湖面，便手指湖面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那黑臉老漁夫輕「哦」一聲，立即伸出手上的釣桿，含笑傳音道：「這樣可以了吧？」

釣桿有一丈五六長，俞立忠自覺可以借釣桿之力跳過去，當即取出船資付給爲自己駕舟的舟子，一撩長衫，飛身縱出！

俞立忠欣然落座，他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眼前這位武功絕世而又以「嫉惡如仇」震懾武林的大奇人，自己想都不曾想到會有蒙他「垂青」的一天，如今萍水相逢，只要他肯相信父親的慘死是寃枉的，只要他答應協助自己追究眞兇，那麼，父親的寃枉必有平反的一天！

然而，老少倆一夕相談之後，鐵面閻羅靳正倫只答應收他爲徒，對於俞雲陽之死，他表示不願過問，但雖然如此，俞立忠覺得能够學到「鐵面閻羅」靳正倫的武學，確也可以滿足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告訴他，他只有半年的時間可以傳授他武功，如仲願意，明天可到君山「龍洞」去等候。

第二天，俞立忠如時去到君山龍洞，鐵面閻羅靳正倫便即開始將本身絕學傾囊傳授，由於俞立忠根基甚佳，故學來毫無阻碍。

半年之後，俞立忠終於把一代武林大奇人鐵面閻羅靳正倫的一身武學整個承繼過來！

鐵面閻羅說一不二，半年時日一到，仲便不再躭擱，僅告訴俞立忠以後有事可到九宮山去找仲，便飄然而去。俞立忠也隨後離開君山，又像飄萍一般到處閒蕩，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本派高手龔可風，兩人經過一番商討後，即召集本派高手數人，在長安開了一家萬象鏢局，一方面暗中探訪殺害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而嫁禍父親的兇手，一方面養精蓄銳，圖重振黃山一派的聲威。

一月前，由於流浪天使盧儀南巧入萬

象鏢局「委託」尋找俞立忠，化身爲「一劍震武林衞濤」的俞立忠便決定同仲來同心盟，希望能洗脫自己的嫌疑。當然，他知道要使同心盟的二帮三教九門派相信自己不是黑衫少年是相當困難的，一個弄不好就有殺身之危，因此離開鏢局之前，他請師叔龔可風去九宮山找師傅鐵面閻羅求助，要求師傅在自己危險時出手拉自己一把。

那想到自己賴爲「生機」的師傅竟是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之一，而且師徒見面，做師傅的竟表示他「現在是同心盟的第四號金衣特使，不是你師傅」，這充份表明師傅在「必要」時，也會做出「大義滅親」的行動！

這，的的確確擊潰了俞立忠的信心和勇氣！

現在，俞立忠是在跟着師傅鐵面閻羅靳正倫進入同心盟，然而他只是像傀儡似的移動着脚步，他甚麼也看不見，眼睛模模糊糊，神智渾渾噩噩……

直到他的耳邊响起一片騷動聲時，他才霍然發覺自己已置身於同心盟的議事廳上！

這間議事廳是圓形的，有十丈寬闊，佈置非常精緻堂皇，正中一排紅案是同心盟盟主及其護法文案等之席位，周圍的白色長案是二帮三教九門派的代表們的席位，他們在議事廳中央接連圍成一個圓圈，其後則是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旁聽座位，此刻在座的武林人只有四百多人……

正中紅案後面的一堵白壁上，繪畫着一顆斗大的紅心，兩旁寫着一副對聯：

四海同心接聯盟
八方會集立太平

同心盟盟主是蓬萊仙翁葛懷俠，他已年高一百有二，是當今武林德高望重而又碩果僅存的人物，應邀出任同心盟盟主已有二十年之久。此刻，他居中而坐，身旁有四位護法和四位文案，個個神情嚴肅，靜坐不動。

與會各派代表的長案上都有一塊木牌，標示着他們的派別，由左至右是：少林派、華山派、黑衣教、長白派、崑崙派、五通教、太極門、崆峒派、青城派、窮家幫、雪山派、白衣教、海洋帮、武當派；每帮派均有五位代表在座，場面嚴肅，氣派非凡！

當俞立忠被帶進議事廳時，全場起了一片騷動，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代表個個怒形於色，大有按捺不住怒火而欲當場將俞立忠撲殺之勢！

「砰！砰！砰！」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拍案三响四下騷動立止，全場於剎那間鴉雀無聲！

這時一位文案起立高聲道：「盟主有令，請第八號金衣特使進廳報告緝獲疑兇俞立忠之經過！」

聲落未幾，流浪天使盧儀南由一道偏門走了出來。

二帮三教九門派的代表們一齊起立致敬，直到盧儀南走到議事廳中央時，方才紛紛落座。

盧儀南朝紅案後的盟主拱手一揖，隨即轉對各派代表發話道：「諸位，在下於三月前奉命與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分頭緝捕疑兇俞立忠，經月餘之明訪暗察後，在下獲悉俞立忠——也就是諸位認定的黑衫少年——曾在長安城出現，在下立時趕赴長安搜捕，但踏遍整個長安城，均未發現黑衫少年的踪跡，第三天晚間，在下由城中花夢樓經過，忽然看見那家轟動武林的萬象鏢局！」

說到這裏，他含笑看了俞立忠一眼，然後繼續說道：「想來諸位對『萬象鏢局』都有個耳聞，該鏢局與一般鏢局截然不同，專爲私人解決各種疑難，並迭創奇績，在下適逢其會，一時好奇，便想進入一覩那位『一劍震武林』衞濤的風采。

「也許在座諸位尚有多數未見過那位『一劍震武林衞濤』，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生得儀表非凡，言語舉止極有風度，起初在下化名與他相見，那知被他一眼識破，後來在下報出眞名，並在他面前露了一手，他不僅毫不困難的照樣做到，而且做得比在下更漂亮，因此在下方才知道，一劍震武林衞濤確確實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爲了探測他的辦事能力，在下便委托他尋找俞立忠的行踪，言明以一萬兩銀子爲酬勞，不想就在第二天中午，他眞的找到俞立忠了！」

全場响起了一片驚嘆聲，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驚奇和佩服的神色。

流浪天使盧儀南接着道：「但他並沒有動手把俞立忠捉交在下，他只告訴在下俞立忠躲藏的地點，在下依其指點前去，果然捉到了這個俞立忠！

「不過，有一點在下要特別說明，疑兇俞立忠見到在下時，並未有一點反抗，他只要求在下勿讓武林人知道他已落入在下之手，就很服貼的跟隨在下乘坐馬車一路到達地此。

「他爲什麼要求在下不要讓武林人士知道他已落入在下之手呢？

「因爲，他不承認他是那個黑衫少年，他唯一賴以洗脫自己罪名的機會，便是希望那個黑衫少年不知道他已被在下擒獲，而繼續他殘殺五派中人的行爲……」

全場响起一片冷笑聲！

盧儀南面容一正，沉聲道：「在下還不知道這一個月來那黑衫少年曾否再出現殺人，但在下要告訴諸位的是：我們雇車離開長安城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事故！

「有那麼一個人物，也許諸位都聽說過，他叫『病郎中』沙舜，是江北沙家兄弟的老大，一向俠名頗著，可是那天晚上，他化裝成一個叫化偷偷攀附上我們乘坐的馬車底下，在下一時未加考慮，抽出七首由車板上刺落，無巧不巧，那一刀竟刺中『病郎中』沙舜的心窩，雖然在下極力搶救，可惜刀中要害不久他便氣絕死了。

「在下不知『病郎中』沙舜那樣做的目的何在，在下希望同心盟能立刻派人去將沙舜的弟弟『血胆豪客』沙仁請來說明一下，同時在此之前，在下希望諸位能冷靜思考一下，不要輕率判俞立忠的罪，因爲俞立忠可能不是那個黑衫少年！」

盧儀南說到此，抱拳向四下環拱，表示話已說完，隨即退去一旁站住。

場面有着一陣沉靜，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凝目注望俞立忠一會後開口緩

緩道：「俞立忠，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控訴你殺人，你承認麼？」

俞立忠本想一口承認下來，好讓自己早日脫離苦海，但聽了盧儀南的一席話後，他覺得不能辜負對方一片好意，因此決定奮鬥到底，當下搖頭答道：「我不承認，我沒有殺過人！」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輕「唔」一聲，含笑道：「好，現在你先聽聽五派對你的控訴！」

一名文案緩緩起立，手捧數張「狀子」高聲唸道：「爲俞立忠妄殺無辜，請求究辦，敝少林自創派迄今，向以宏揚佛理渡化衆生爲主旨，派中弟子雖喜舞槍弄棍，無非爲鍛鍊筋骨強健身軀，平日均能潔身自愛未敢稍生事端，不料本年七月十四日夜晚，忽有一名黑衫蒙面少年乘夜潛入敝寺，爲敝寺『了』字輩諸弟子所發現，該黑衫少年竟一言不發，拔劍便砍，敝寺諸弟子雖曾起而抗衡，奈何非其敵手，候忽之間，七名弟子盡爲所殺，迫敝寺護法『慈雲大師』趕出時，該少年業已揚長逸去，據敝寺一名負傷倖脫危難之弟子稱，該少年身材酷似已故黃山派第二十三代掌門人俞雲陽之子俞立忠，此說應極可靠，蓋俞立忠爲報父仇而出此也，想該俞立忠是非不分，殘殺無辜，血濺佛地，其行可惡，其心可誅，爲特投柬鈞盟，伏乞澈底查究，按律嚴懲，則不勝感戴之至——具訴人少林派掌門一恕上人。」

那位文案唸完第一張狀子，將它放下，隨即又拿起第二張繼續唸道：「爲俞立忠殺人懇請申雪事，敝武當派……」

唸完一張又一張，當那位文案唸完五派的狀子時，俞立忠發現「自己」一共殺了三十九人！

但是還不止此，那位文案唸完狀子後，又繼續道：「還有，本盟收到五派控告狀後，俞立忠仍不斷在殺人，迄今爲止，慘死在俞立忠劍下之五派人士，共達八十三人之多！」

語畢，落座，議事廳上一片死靜，但充滿肅殺氣氛！

這時，華山派的一位代表起立朝盟主躬身一禮，表示欲發表意見！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胥代表請發言，」

胥代表滿面凜烈，沉聲道：「俞立忠窮兇惡極，本席請求立即將之處決，以昭天彰！」

崆峒派的一位代表也接着起來。

「鮑代表請發言。」

「本席贊成胥代表之提議，請即處死兇徒俞立忠，以絕禍患！」

「贊成！」

「贊成！」

「殺！」

「殺！」

「殺！」

羣情激憤，喊殺之聲震撼了整個議事廳！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連拍案面，凝聲道：「諸位請肅靜！」

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像一記悶雷，分別送入全廳四百多人的耳朵裏！

一利間，全廳靜寂下來了。

適時，長白派的一位女代表站起請求發言，她在得到盟主的許可後，開口說道：「本席認爲俞立忠罪證不足，請盟主再派人深入查究，然後再定處置！」

武當派的一位道士代表聞言面容一寒，起立冷笑道：「請問宓代表，何語罪證不足？」

長白宓代表含笑道：「本席以爲，貴五派指控俞立忠爲黑衫蒙面少年的依據，只不過因爲俞立忠的身材酷像黑衫少年，這是不够的，須知這世上不僅有許多人身材相同，甚至面貌酷像的人也不少，因此如單以『身材酷似』而欲入人於罪，似乎有失公允，古木道長以爲然否？」

武當古木道長輕「哼」一聲，又冷笑道：「貧道不敢說宓代表這一番話是狡辯之辭，但宓代表好像忽略了一件事，三年前，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因殺害『五絕神魔濮陽鴻飛』搶奪『天竺聖經』而致死在敝派及少林，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掌門人的掌下，如今，那黑衫蒙面少年的殺人也只限於我們五派，這難道還不够證明俞立忠就是那黑衫蒙面少年麼？」

長白宓代表淺淺一笑，從容不迫地道：「不錯，這一點還不够證明俞立忠就是那個黑衫少年，因爲俞立忠不是三歲孩子，假如他要爲父報仇，他一定會想到打扮成蒙面少年並不能逃避人家對他的懷疑，因此，我們如果把那黑衫蒙面少年的行爲看作一種嫁禍的陰謀，也許是比較妥切一些！」

武當代表古木道長正要再說話，少林派的一位和尚代表已起立，雙掌合什道：

譽滿東南亞作家
馬雲
揭開外太空之秘

遠征地球……$6.00
藍色行星……$5.00
禿頭星球人……$5.00
第四類接觸……$7.00
外星球歷險記……$7.00
世界末日……$7.00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阿彌陀佛，宓代表可否回答貧僧一個問題？」

長白宓代表微一檢枉，道：「一意大師有話請說！」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神情肅穆地道：「適才本盟第八號金衣大使盧大俠說：他在緝獲俞立忠時，彼曾要求勿讓外人知道，希望在他被押解到同心盟的這一段時日，那黑衫蒙面少年會再出現殺人，以便證明他不是黑衫蒙面少年，但現在貧僧要告訴宓代表，敝派及武當、華山、崆峒、崑崙四派，在過去的一個月間，並未再發現那黑衫蒙面少年的踪跡，請問宓代表有何解釋？」

長白宓代表沉吟有頃，轉望武當、華山、崆峒、崑崙四派代表問道：「請問貴四派，在過去的一月間，亦均未再發現那蒙面少年的踪跡麼？」

武當、華山、崆峒及崑崙等四派同聲答道：「是的，敝派沒有再見到黑衫蒙面少年！」

長白宓代表顰眉沉思了半晌，轉對流浪天使盧儀南道：「請問盧特使，你們由長安雇車出發，一路上都沒有下車走動過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微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要吃飯，也要解決一些事情……」

長白宓代表又問道：「有沒有被武林人發現過呢？」

盧儀南頷首道：「有的，就是適才盧某說的『病郎中』沙舜！」

長白宓代表點了點頭，臉上升起一絲笑意，回對少林代表一意大師說道：「大師聽見了吧？」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面呈怒色，冷然說道：「宓代表認爲那黑衫蒙面少年偵知俞立忠落入盧特使之手，因此他才停止殺人的？」

長白宓代表點首含笑道：「是的，那黑衫蒙面少年既然打算陷害俞立忠，他當然會有精密的佈置——本席認爲那『病郎中』沙舜頗有可能就是黑衫蒙面少年的同路人！」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道：「病郎中沙舜已經死了，那黑衫蒙面少年如何得知消息呢？」

長白宓代表道：「本席並非黑衫蒙面少年，大師以此相問，不覺得太過份一點麼？」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搖頭道：「貧僧無意爲難宓代表，但貧僧以爲，任何人欲爲俞立忠辯護，最好能提出充份證據來答覆貧僧之各項疑問，否則請勿置喙！」

長白宓代表眉毛一挑，冷笑道：「本席身爲同心盟之一份子，自有爲人伏義執言之義務，假如有人欲以不充分的證據而輕率加罪於人，本席拚着得罪名門大派之險，亦非提出糾正不可！」

至此，雙方敵意突濃，互相怒目對望，大有按捺不住而將起而動武之勢！

坐在主席座上的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見狀，壽眉一皺，開聲說道：「兩位代表請坐下！」

長白宓代表較爲冷靜，衹揖一福，先自坐了下去。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一派氣勢凌人，又怒望長白宓代表半晌後，方才轉對蓬萊仙翁葛懷俠合什道：「俞立忠罪證確鑿，貧僧請求盟主立即下令將之處決，以平息衆怒！」

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大師請先坐下！」

少林代表一意大師快然落座，蓬萊仙翁於是移目轉望俞立忠道：「俞立忠，你能否提出有力證據證明你不是那黑衫蒙面少年？」

俞立忠思忖有頃，開口道：「假如剛才盧特使和宓代表所說的一切算不得是證據，小可無話可說了。」

蓬萊仙翁沉「唔」一聲道：「你不承認自己是那個黑衫蒙面少年？」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小可絕不是那個黑衫蒙面少年！」

蓬萊仙翁道：「那麼，老朽問你，令尊爲少林、武當、華山、崆峒、崑崙五派掌門人所殺，你身爲人子，何以毫無報仇之行動？」

俞立忠說道：「小可在未找到眞正害死家父的仇人之前，不擬向五派掌門人發難！」

蓬萊仙翁面現一絲驚訝，又問道：「你所謂『眞正害死』令尊的『仇人』是誰呢？」

俞立忠道：「即是那個函約家父去虎頭坡會晤之人！」

蓬萊仙翁沉吟道：「唔，這三年來，你都沒有找到那人？」

（未完）

雛鳳啼聲

·本文承自第44頁·

現在，谷中英等人的奇異表情和故意跟百里松胡扯的原因也明朗了。

由于百里松的突然出現大出金無畏的意外，才使他不得不于暗中傳音指示谷氏姊妹和優曇大師，跟對方胡扯以爭取時間來另作部署——也就是目前這一擧制住元兇的部署。

百里松臉上肌肉牽動一下，道：「老夫認命，金無畏，你給我一個痛快吧！」

金無畏點點頭，向恆兒兄妹，道：「恆兒、敏兒，現在是你們兄妹替父母復仇雪恨的機會了，雖然打死老虎不過癮，但目前已別無選擇，只好將就一點吧！」

「是！」恆兒、敏兒同聲恭應道：「多謝叔叔的成全……」說完，同聲悲呼道：「賊子，還我爹娘的性命來！」話聲中飛身而起，寒芒閃處，百里松、古少甫、呂絳珠三人的人頭已滾落一旁。

谷中英向金無畏問道：「大哥，那批手下人如何處置？」

金無畏道：「殺多了有干天和，現在留下他們，也無甚妨碍了，廢除武功，放他們逃生吧！」

「好的……」

在谷氏雙姝，恆兒兄妹，優曇大師等人的快速行動中，百里松手下的那批爪牙，全都廢掉武功，一個個垂頭喪氣而去。

金無畏向谷中英悄聲說道：「明天，眞的該去泰山玉皇頂了……」

——完——

首次的大規模坦克行動開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金伯利戰場上，使德軍全軍盡墨，坦克輾過戰壕和鐵絲網等一切防禦工事，追奔逐北，奠定聯軍的勝利。

東綫上，德蘇兩軍的坦克展開遭遇戰，德軍使用的是「美洲豹」型坦克（圖右），蘇軍使用的是「虎」型，後者所裝的鐵甲雖然厚達一五〇毫米，配有八八毫米大炮，依然不敵「美洲豹」，教曉了蘇軍開始研究反坦的戰術。

一九四四年，聯軍使用中型坦克越過法國前綫，直趨德軍敵後作戰。

武器的沿革

新型的戰爭

雍容・譯

坦克的出現，使戰爭有了一個新的形式，減少了步兵的無謂犧牲。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千千萬萬的生命給犧牲於毫無結果的密集攻擊中，來自來福槍和機關槍的準確和大量的火力，加上戰壕系統和有刺鐵絲網的防禦，使到步兵的進攻，幾乎完全無所施其技。最後，才由坦克解決了這個問題，裝上抵禦子彈的鐵甲，大炮和機關槍，然後才所向披靡。蒸汽驅動的戰車的設計，十九世紀中葉已經存在，但贏不到盛譽，直至汽油引擎在一九一四年的迅速發展，裝甲車才被廣泛使用，不過，這種裝上普通車輪的車子並不適宜於戰壕戰術，然後才取材於農莊拖拉機的「覆帶式」結構，替裝甲車打開了一條新路，跟着世界各國加以研製，特別是英國，更加苦心孤詣，早期的坦克被稱爲「陸上行舟」的，由於最初是由海軍發展，其後才引起陸軍的注意，一九一六年，這種戰車在「坦克」的代號下，秘密生產，到了第二年，英國的坦克在甘伯利的戰場上，首次獲得了赫赫戰果，在坦克戰史上寫下新的一頁。當時法國和德國也一樣研製戰車，但都比不上英國的成功，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的坦克反而佔盡優勢，幸而到了戰事的末期，聯軍方面有較好的工業資源，才改善了裝甲方面力量上的不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裝甲車已經被使用，但它所担任的只是一個普通的角色，結果英國匠心獨運，把它大事發展，加強裝備，雖然最初海軍部所設計的「陸上行舟」沒有投入生產，但陸軍所設計的「小威利」（見圖）却屢建奇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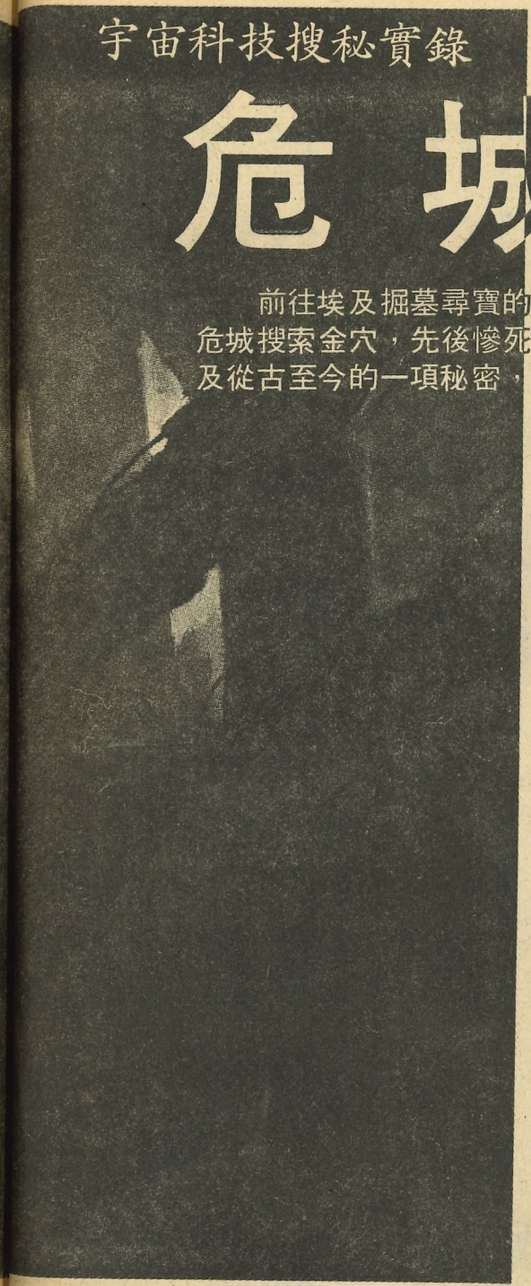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時，德國的坦克佔盡優勢，尤其是在北非沙漠戰役中，他們的所謂「龐薩師團」幾乎戰無不勝，連英國的「馬鐵爾達」型坦克也難以望其項背，圖中德軍PZ 4型坦克，重廿三噸，時速四十公里。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危城妖夢

羅唐納·文

前往埃及掘墓尋寶的人，多數死於古代高僧的毒咒之下，勇士闖入危城搜索金穴，先後慘死，頭腦靈活的獵戶巴木拿，歷盡艱辛，揭開埃及從古至今的一項秘密，最後，他跟白骨魔苦鬥，驚心動魄。



掘墓的人死於毒咒

「豪門富戶」在別個地方只是一個空泛的名詞，至於倫敦，却眞的有一個家族，叫做「豪門」，世世代代都是很富有的，由於這個家族十分豪富，即使後人亦係富翁，平平無奇，故此豪門的子孫認爲比祖宗再富裕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想跨過祖宗的頭，就要向科學或者藝術文化這幾方面發展，這樣想本來很有意思，怎料一代代的傳下去，到了二十世紀的末葉，豪門的子孫有一部份人徒擁虛名，不再是富貴之家了，「豪爾德」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渴望得到巨額的財富，同時想在學術界佔一席位，名利雙收，居然傾全力研究掘墓的壯舉，得到倫敦富商波恩的支持，組織掘墓團，前往埃及的首都開羅交涉，申請合法的考古工作，換句話說，那是合法的掘墓。

掘墓是很危險兼且是很艱苦的工作，即使成功，掘墓的人往往死在古代高僧封墓的符咒之下，埃及皇族當然不想任何人掘墓的，變成了民主國家，然後由埃及考古學院負責，接受一些考古團體申請掘墓，現時看得見的那一座最巨型的金子塔，係「富福王」建造，其後所建金字塔逐漸縮小，到了陶湯武斯這一代，不再建築金字塔了，國王死後埋藏於尼羅河上游的帝王谷，據說這樣做避免「掘墓賊」侵犯。

帝王谷係由十七座山綿綿伸展而成的幽谷，置身其間，使人看得眼花繚亂，沒有正確的指示，簡直無法掘取，把皇族的屍體金棺以及其他珍寶放在谷內隱蔽的一處，掘墓人就無所適從，反過來說，如果有一座金字塔作爲目標，不管它埋藏得怎樣深，仍然被掘墓人千方百計把它掘出來，故此，新的埃及王朝想出，更加完善的計劃，把王朝的金銀珠寶以及木乃伊等放在帝王谷內，外邊沒有顯著目標。

儘管如此，仍然有人冒險進入帝王谷掘墓的，若干年前在日本展覽過的黃金面罩，就是埃及王就十八王朝茲丹略曼王所藏，他僅有十八歲就喪生，相當英俊。

掘墓的人係英國考古家「豪爾德」，他在埋藏了許多個年代，且又經歷無數次掘墓專家蹉跎過的土地，把茲丹畧曼王的眞正墳墓掘出來，全靠他的頭腦靈活。

當時他沒有獲得埋藏王墓的地圖，根本上任何一座王墓都是秘密埋葬的，絕對沒有地圖遺留下來，故此他對任何一種自稱爲秘密地圖的東西棄而不顧，由於比較茲丹畧曼接近些的墓中遺物，金壺金盒以及黃金鑄造的印章，都有茲丹畧曼王的名字，故此，他認爲一定是在幾個已經掘出的王墓之間所包圍的三角地帶，埋葬那個年輕的古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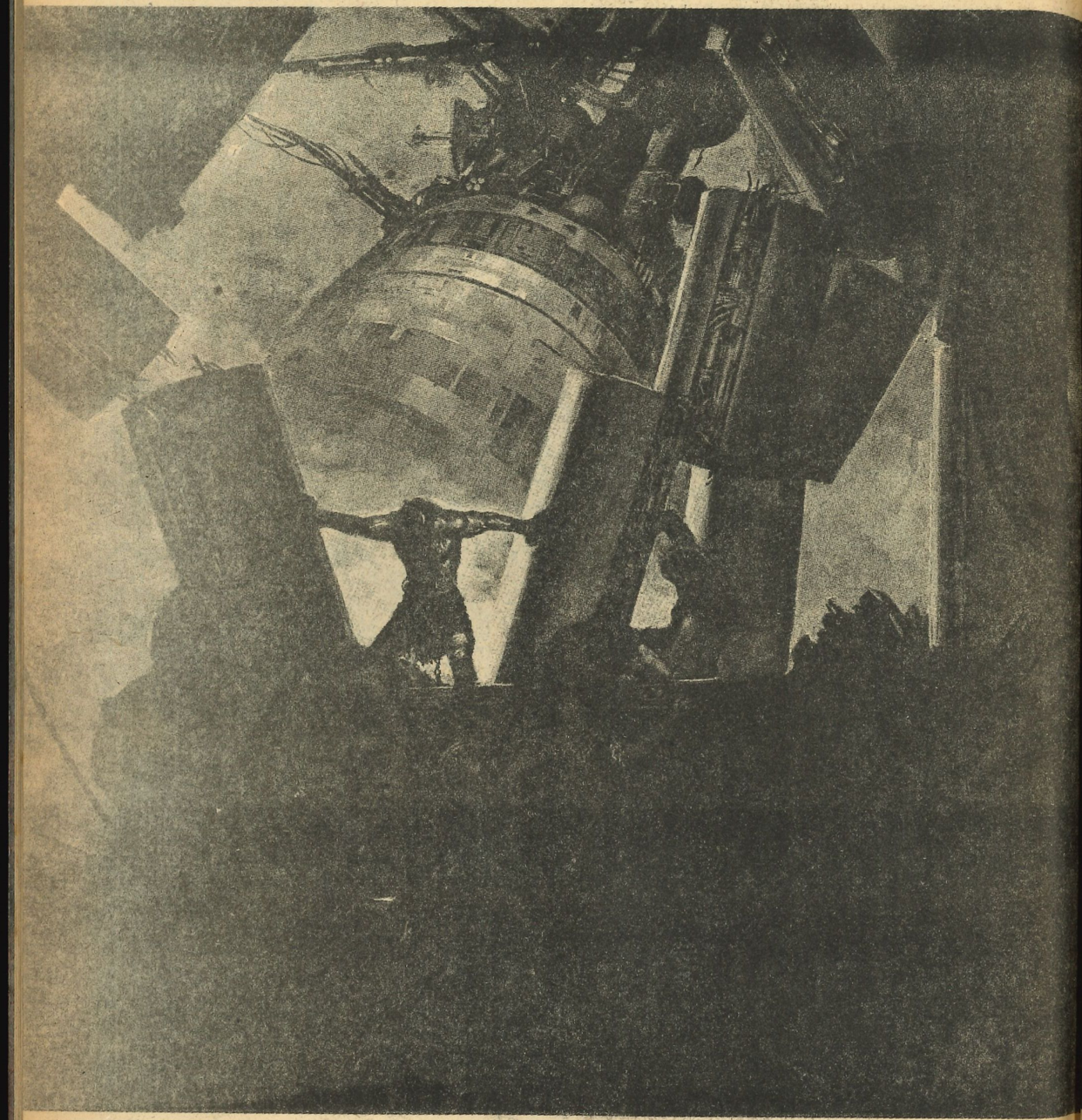
憑着這個想像，他一直花了五年的時間，千辛萬苦發掘過十八處接近崖谷的地方，仍是失望，最後，他發覺到該處只有一排準備給工人睡覺的細小木屋，從來沒有人掘過，靈機一觸，索性到那邊看看。

那一排細小的木屋，純然是爲了參觀埃及古王「南賽斯第四世」的遊客而設，住在該處的人就是當地古宮的職員以及工人，因此之故，從來沒有人打它的主意，把這個地方掘出來，豪爾德十分幸運，他把小屋拆除，只是掘下十多丈，便即露出王墓的一角，他興奮到登時暈倒，不過，那一項工作仍然繼續進行，終於把整座由黃金鑄製的墓掘出來。

整個頭顱用黃金罩着的茲丹畧曼王就在那時被人發現，這個王國雖然在古代的埃及極有威望，可是，它居然擁有那麼多的黃金，那就令人感到驚奇，普通的王朝只是在王棺以及附近的牆壁加上了金飾，另外有些用黃金鑄造的玩物，包括了金狗，金公仔，或者金刀金劍，至於這個王墓裏面，却有整個用金鑄造的酒瓶，更加令人驚奇的就是一頭金馬，跟眞的馬匹一樣高大，居然用黃金鑄造出來，除非當時那個王朝有極強的武力，征服隣邦，奪取巨量的黃金，否則，沒有可能擁有這樣多的黃金，此外，或者那個王朝以特殊的方法去找到黃金，這兩個問題曾經使一般考古學家感到十分困惑，由於年代太遠，很難找到準確的證據去研究墓中的黃金從甚麼地方得來。

更加不幸的就是這一點，「豪爾德」發現這個金墓之後僅有半年，支持他去遠方掘寶的一個富商「波恩」，只係給毒蚊咬了一口，便即喪命。跟着豪爾德的秘書以及當時跟他一起打開王棺的人，或者他本人的親屬，一個又一個的全部喪命，或者被病魔所殺，又或死於撞車，最後死的一個人就是豪爾德本人，死的時候距離他前往掘墓的一天只有兩年零七個月。

豪爾德是在英國郊外橫過火車軌道而死的，當時他應該能够逃避火車的衝擊，奇怪得很，他居然站着不動，直到火車把他撞死爲止，此事發生之後，大多數人都認爲豪爾德以及整個掘墓團大部份人慘遭意外，甚至喪命，全係給毒咒所殺。在埃及所有王墓的石門上面，都有金色的符咒



刻在墓石之上，除了石門，皇帝的金棺上面，或者在最後放置棺槨那些地方都有金色或黑色的符咒寫着，將它翻譯成現代文字，應該這樣解釋：「任何人進入這一座王墓，必然慘死，無可避免。」

儘管豪爾德意外喪生，同時掘墓團許多人慘遭意外，可是，被他掘出來的茲丹暑曼王朝各種金器，以及巨大的金馬，至今仍然擺放在開羅博物館裏面，讓後人憑弔，另一方面，埃及當局派出許多守衛荷槍，不分晝夜的看守，如臨大敵，那些墓中金飾和金馬，都在特製的大厦之內放置，僅有一個出口，守衛森嚴，根本就無法盜取，再又因爲那一頭金馬如此沉重，三幾個人無法把它帶走，更加不會被盜。

有一件事情使考古家發生極大興趣，他們認爲僅有十八歲就喪命的一個皇帝，武功有限，絕對不是靠武力征服隣邦奪取黃金的，顯然他有別的方法找到一批黃金，極有可能在埃及附近某一個地方有的是金礦，他們渴望找到這個被歷史遺忘了的金礦，花了許多年的心血，拚命搜索，仍是無法如願以償，直到一九七七年，然後有一個頭腦非常靈活的人叫做巴木拿，三十八歲，他不但是一個考古學家，冒險家，獵人，還是精通催眠術的學者，想辦法把黃金國找出來，他憑着非常古怪的方法去搜索失落了的金穴，結果怎樣呢？他找不到金穴，但却找到無人知曉的古城，它就是歷史上很有名氣的「彭特」。當時這個催眠術大師在開羅城外三十里的一個地方，連續花了十七天的時間，分別把十二個精壯的青年加以催眠，反反覆覆向他們說着這麼一句：「你們現時回到古埃及的國土，找尋失落的金礦，順着脚步走，不怕走進森林裏面，也不怕毒蛇猛獸，直到發現金礦的秘密爲止，如果無法找到金礦，你們就在森林裏面好像野獸般過活，總有一天給你們看到一座城市，城市裏面有許多金條，或者看見一個山洞，密層層的放置了一塊塊黃金，到時你們就會走回這一間回教的寺院向我報告。」

他認爲滿意，便讓那十二個青年向十二種不同的途徑出發，他們只有五天乾糧。十二個人裏面有一個英俊青年叫做「阿佳」，他很喜歡一頭細小的猴子，逗着牠玩，同到他要去的地方走，他所走的路係尼羅河上游，但却不是向帝王谷那邊走，而是回靠近紅海的一邊走動，他眞的發現一處非常雄偉的皇宮。

這一座皇宮有特殊的尖頂，同時有些用白石建築成的宮殿，在陽光照射之下，發出耀目的光芒，當時他的處境跟野人相差不遠，身上只有豹皮圍住下體，腰間插刀，小猴始終留在他的身邊，當他扳登到高崖抓住一株古樹，向遠方眺望之際，發覺那一個不知名的秘密宮殿，便即跳下來，從高崖走到下邊去，走過有一半乾一半濕的河底，又再沿着小溪，愈走愈遠，終於抵達那個非常壯觀的宮殿。

照他在回教寺院裏面報告的時候稱述：「那個地方太過美麗，看花了我的一雙眼，我伸手去摸宮殿的外牆，發覺到它十分平滑，比較美女的軀體更滑，陽光投在石上，使它變成了巨大的鏡，我從打開的石門走入，恍如走進了一個發光的天宮。

「那個地方幾乎全部都係黃金，還有一箱箱的金銀珠寶，又有血色的象牙，黑色的檀香木，看來確係一個藏寶的地方。

「當晚我在宮內歇宿，不知道爲甚麼，感覺到有一種壓力，似乎喘不過氣，我不敢停留得太久，匆匆忙忙把腰刀換過一柄金刀便即離去，那時天色還沒有發亮。

「宮門上面有金色的字刻在石門之上，警告後人不得擅目闖入金宮，否則，一定碰上了堅強無比的敵人，自行毀滅。

「此外又有一行細字，寫明金宮歡迎一個威力無比的勇士，如果這個勇士能够在金宮裏面擊敗強敵，他就可以把宮內所有金銀珠寶帶走，不會被毒咒所害。

「宮外的景色非常美麗，各種雕刻品以及銅像充份反映出彭特王朝的威力，我至今仍是念念不忘。」

阿佳曾經受過中學教育，故此他對藝術文化有些特殊的興趣，他說的話可以反映出被稱爲金宮的彭特王朝，確有其事，而且宮內至今仍有金銀珠寶，等候命運特別好的人到那邊拿走，不消說，催眠術大師「巴木拿」興奮如狂。

阿佳走過漫漫的路程，實在太倦了，需要休息，他所看見的事物已經說得很清楚，巴木拿叫人把他送到回教院的後院休養。

阿佳離開他們的時候，腰間只是有一柄很普通的短刀，正如他所述，已經把它拋去，換過了金刀，他們在阿佳腰間解下金刀，很有耐性的研究，認爲這一柄金刀不單是無價寶，而且證實古埃及一直遺留下來的彭特王朝，確有其事，綽號黃金國是彭特的特產。無疑的，彭特必然有這個國家，爲甚麼它會突然毀滅呢？沒有人知情，最後一次的歷史記載係紀元前十五世紀，距今約三千三百年，當時埃及女皇派了五條龍形的船遠赴彭特，把香木樹以及樹脂，黑檀木，象牙，肉桂等藥物帶返，那些東西就是用黃金交換。

各人一團，興致的離開回教寺院，冒着大風雨向尼羅河上游出發，風雨停息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阿佳最後一次在文明國家開闢的公路盡頭。

他們再往右邊走，歷盡艱辛，連走九日，然後抵達阿佳到過的劍崖。

那些崖石係長條形的，望之如劍，並非三兩把劍，而是幾千幾萬把劍向上刺向天空，非常壯觀，阿佳仍然記得起來，越過劍崖就是半乾濕的一條小河，走到河上的高地，跟着溪澗走，最後，看見那一座含有魔氣的秘密宮殿。

阿佳的話果然兌現，他們在第十一日的早上，被耀目的陽光照射，定神一望，看見那麼壯麗的宮殿，距離眼前不遠，必然可以抵達，樂得心花怒放。

阿佳突然渾身發抖，跳起來說：「你們不要再往前走，快些回原路走回去！」

阿佳的語聲相當古怪，非常沙澀，要細心傾聽然後懂得他說些甚麼，簡直可以說是古代的幽魂附體，各人聽了，毛骨悚然。

巴木拿認爲他搖動軍心，勃然大怒，走過去打了阿佳一巴掌，阿佳暈倒，巴木拿說：「我們決不能够空手而歸，這個小子一向胆怯，他會得說出這種怪言怪語，從考古學家的眼中看來也是一件喜訊。

巴木拿跟幾個同行的考古家決心率領三幾十人一齊到尼羅河上游，向右邊走的深山搜索，他們還沒有決定出發的日期，打算先行找尋認眞出色的勇士，闖入金宮，符合高僧的要求。

巴木拿曾經下過一番苦心研究，認爲古埃及的毒咒相當靈驗，它說過的話必然兌現，豪爾德發掘茲丹暑曼王朝的時候，在墓門上面看見過的毒咒，向他們提出警告，事後前往掘墓的人，非傷即死，主持那一項壯舉的豪爾德，甚至連親屬全部死亡，不得善終，那就是一個鐵證。他不敢違彭特王朝在金宮留下來的一句，故此他遠征金宮之前，先行要找尋一些認眞出色的勇士。

他不知道墓門那些話所說的強敵究竟是怎樣子，當然不是活的人，可能是毒蛇猛獸，因此之故，有機會跟野獸或巨蟒搏鬥的好漢，然後有資格担當重任，根據這一個信念，巴木拿親自到「開羅馬戲團」找尋理想中的人選。

當時那個馬戲團在埃及首都開羅連續上演兩年過外，每晚都有許多遊客觀光，場場滿座，馬戲團裏面表演空中飛人的一個英雄人物就是「卡杜拉」，至於特別巨型的勇士「蘇勒」，被一條重達一百二十磅的巨蟒纏住，他仍可以擺脫巨蟒，甚至用手握住巨蟒的頸，把牠扼殺，此外，有氣力跟黑熊搏鬥的大力士馬洛，以及摔角冠軍卜摩倫，都是他找尋的對象。

他花掉許多心血，透過名女人「柯麗絲」的幫忙，先行邀請那些勇士喝酒，然

後盡量討好對方，還答應找到了金銀珠寶，春色平分，四個勇士可以拿到各種財富的一半，巴木拿考古冒險的隊伍只拿另外一半，誘惑他們參加。巴木拿把阿佳從秘密宮殿裏面找到的一柄金刀作爲證物，那些人逐漸相信他所講的說話，且又給巨額的報酬誘惑終於答應，他們組織起來的一個探險隊，就在風雨交加的晚上拔營，向尼羅河上游的山谷出發。

他們必須秘密進行這件事，因爲開羅馬戲團突然失去了幾個主角，根本就無法上演，巴木拿本人以及四個勇士担心他們變成殺手追殺的目標，故此必須在最惡劣的天氣之下啓程。

巴木拿闖入金宮

古埃及當時認爲最富有的一個王朝「彭特」，在歷史上係有根據的一個地方，可惜三千年來一直沒有人知道它究竟在那一個方向，是否全部毀滅。

考古家找到許多圖形文字，證實「彭特」會得有特殊威力，並非武功蓋世，而是埃及人製造木乃伊必須選擇的香木，它就是彭特這個國家裏面特有的植物，那些香木可以製成香料，使一個人的屍體永不腐爛，此外，香木樹的樹脚還有珍貴的樹脂，乃係當時認爲壯陽兼且保護心臟的妙藥，由於那些貴重的藥品產量不多，故此，許多皇帝和酋長寧願用黃金跟它交換，「彭特」就一天天的強大起來。

歷史專家認爲當時最貴重的香木樹，黑檀木，血象牙，肉桂以及其他藥材，都只係由於心情太過緊張無力控制，根本上人死如燈滅，所有黃金鑄造的野獸，決不會張牙舞爪，跟你們作對，怕些甚麼？」

說完，他僞裝做很公正的模樣，徵求各人意見，那些人受到他的鼓舞，全部贊成繼續進軍，於是整個隊伍三十二人，毅然向彭特王朝的金宮出擊。

此行當然是很凶險的，沒有人想像得到他們將來會碰到怎樣子的強敵。

下午三點鐘，三十多人已經抵達金宮的範圍之內，先行在「外城」紮營，研究掘金的程序，再行闖入「內宮」，並且由勇士逐個出擊。

古埃及或者隣近國家建築起來的宮殿，必有一個簡單的城保護它，稱做「外城」，經過一個相當闊的空地，才抵達宮門，故此有機會進入外城必然可以進入宮殿之內，由於整座金宮荒廢已久，內內外外，透着一股殺氣，有些地方還是崩陷了的，偶然不愼，可能使一部份高牆倒坍，立刻喪生，此外，他們還要考慮到宮門上面所刻的毒咒，遠行之後，太過疲倦，故此巴木拿認爲休息半天，睡了個飽，然後出動，仍未爲遲。

那晚他們在宮外的空曠地方燃火，炙肉斟酒，喝了許多佳釀，然後分別寢息。

本來一切風平浪靜，殊不料睡到凌晨四時左右，金宮之內忽然透出一陣陣怪異的吼聲，似是牛鳴，却又雄壯得多，各人被這種哀鳴之聲吵醒，大吃一驚，立刻想像到宮內必有一頭怪獸，不覺心寒起來，向隊長巴木拿請示。

巴木拿說：「宮內可能有些牆壁崩裂，夜半風聲如吼，透過牆洞，傳送到外邊去，便如虎嘯龍吟，我們儘可以在黎明開始看見陽光的時候走進去看看，犯不着冒險在夜色迷離之際出擊。」

大多數隊員只是貪圖厚利然後參加一脚，只是四個勇士例外。

他們一向在馬戲團表演，晚晚有危險，絕無懼色，一直保持埃及摔角冠軍聲譽的卜摩倫，腰間藏刀，穿了豹皮衣裳，威風凜凜，拱手打個招呼，說：「團長，我決心向怪獸挑戰，天亮之後，如果我不回來，請你帶人入宮收屍！」

說完這句話，他就離開營地。

他走得很快，巴木拿正想勸他不要太過衝動，還沒有開口，他已經走開。

巴木拿帶了三個人離開營地搜索，他已經去得無影無踪。

漸近宮門，吼聲越响，巴木拿雖然是很出色的獵人，兼且精通催眠術，隨時隨地，能够尅制心魔，因爲他摸不透奇異的吼聲是否眞的從怪獸咽喉發出，不敢太過深入，嘆息了一聲，坐下來休息。

吼聲逐漸停止，因爲那個地方已經接近金宮的鐵門，如果怪獸突然衝出，他們四個人決非敵手，故此巴木拿下令撤退。

四個人回到營地歇息。

天亮後，剛剛看見陽光，巴木拿就召集各人拔營前進，索性在距離宮門之外僅有三十呎之遙的地方再度撐起營幕，二十四小時都有人握着來福槍很嚴密的監視，隨時向宮門那邊射擊。

排好了陣形，巴木拿一馬當先的走向宮門，緊隨在後的隊員有八個，他們俱是

帶着武器的，巴木拿腰間有手槍，另外一邊，斜斜的插着短刀，緊握強光電筒，緩步走向宮門，準備厮殺。

他抵達宮門，看見沉重的兩邊鐵門中間，露出一綫，顯然它是虛掩的，伸手推了推，發覺它太過沉重，雖是虛掩，一個人的掌勁有限，沒法推開，逼於大聲叫喊，找人協助。

六個彪形大漢聽到喊叫之聲，疾走過去，結合七個人的臂力，然後勉強把鐵門推開了三呎。

能够容納一個人閃身入內，已經够了，他們不必再推，索性扭亮強光電筒，走去看看。

外邊已經陽光普照，宮內是黑沉沉，唯其如此，更加顯得出電筒的光氣爽朗，有如一條劍光。

白色的光在宮內到處照射，首先閃入眼簾的是一堆堆白骨，只是一部份骷髏頭保持原狀，剩下來的骨骼俱是散散碎碎，有些骨頭仍然被石塊壓住，可以想像到當年火山爆發兼地震的威力多麼厲害了。大概金宮是毀於天災的，奇怪的是這一點，整座金宮的輪廓仍是相當完整。

巴木拿站着想想，恍然大悟，照情形看，極有可能是宮中英雄美人死於濃烟硝石之下，並非震死燒死而是焗死，故此活着的人都死個清光，宮殿的形貌仍然保存下來。

假如宮內眞的有大批金銀珠寶，建築物並非完全倒塌，顯然是很有利的，反之，該地毀於猛烈的地震，便會同歸於盡，甚麼貴重品物也沒法保留。

此念一起，他就勇氣勃發，加緊脚步走入內進。

古埃及或隣近國家的宮殿俱是如此，每隔一千幾百碼，就有一個大堂，旁邊必有十多二十個細房，作爲嘉賓休息的客房，兼且尋歡作樂，至於巨大的空地，上面有一層層屋頂遮蓋，它可以看做演武廳，也可以看做飲酒食肉享受美色的地方，任何一對男女覺得慾火如焚，儘可以走入客房玩個痛快，故此房間之內有傢俬器物，大堂反而空空洞洞。

巴木拿一共有七個人，分別走進每一個房搜索，他自己在大堂之內到處走動，逐漸往深邃的地方走，他就加倍感到危險，好像金宮之內有一個隱形的敵人，隨時出擊，使他覺得緊張，呼吸艱澀。

不管怎樣，他終於走完了三個大堂，他始終沒法找到勇士卜摩倫，眉心緊皺。

忽然聽到微細的聲响，似乎有一頭動物在一雙脚站着的地面之下走動，他懷疑這個動物係怪獸，夜間聽到的吼聲就是牠發出的，張口叫喊，先行召集六個隊員緊緊的靠近，然後找尋由地面走下地窖的階梯。

當時所有宮殿必有巨大的地窖，貯藏飲食所需的食品，另有巨型的水池，那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故此需要許多人看守，如果地方太窄，難以容納人和物，故此宮殿之下，一定有很寬闊的地下室，還有貯藏食物弓箭的巨大窟穴，甚至有一個湖泊。

每個宮殿的形狀不同，爲了對付一些難以預卜的敵人從外邊闖入，所有地穴都有機關裝置，茫無所知的人，一旦闖入禁地，隨時喪命。

勇士卜摩倫的遭遇

巴木拿對這種格局頗有研究，故此他準備從地面走下去的時候，他自己只是押陣，其餘六個人，俱是走在前面，爲首的一個人，握刀之外，還有鐵盾護身，預防冷箭。那些人在地下室的入口分散做好幾處，逐步推進，沒有遭遇到任何一種襲擊，但却在電筒的光氣照映之下，看見一個奇異的景象，有一個人好像受傷的野獸，喘息不已，發覺有人走近，便即搖搖幌幌的走過來，揮舞手上所握的佩刀，展開攻勢，却又力不從心。

只是看了一眼，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並非別人，正是他們想盡辦法搜索的勇士卜摩倫。他本來是雄糾糾的犄角冠軍，那時他變成醉貓，還沒有走進已經透出了一股酒香，身上濕淋淋的似乎跌進水塘，酒香四溢，他們都懷疑他從酒缸爬出來。

爲首的隊員連聲大喝，叫他停步，卜摩倫那裏肯依呢？嘴上仍是喃喃自語，揮刀砍劈，由於他的脚步不穩，對方只是用鐵盾擋格，沒有反攻，他已經站不穩，隆然一聲倒下來。

不管他是否清醒，他們作戰的情形，被巴木拿看見，立刻吩咐所有人罷手，別向卜摩倫進攻，走過去奪取那一柄佩刀，然後把他扶起來，好像一堆螞蟻般走出金宮之外。

陽光照射到卜摩倫的身上，看到他有許多處受傷，流過一些血，趕快抬他到營內施救。

各人走近，嗅到濃郁的酒香，稱奇不已。

救活了卜摩倫，他們暫時沒有決定怎樣做，先行聚在一起研究卜摩倫何以醉得那麼厲害。巴木拿說：「看來他在宮內甚麼一個地方，發覺巨大的酒缸，它必然是封了口的，由於缸上有蓋，且又封口，他可能發生錯覺，以爲缸裏必然收藏了許多金銀珠寶，打爛它看看，突然嗅到酒香，素性俯頭轟飲，因此醉到迷迷糊糊，沒法分辨眼前的事物，甚至發生幻覺，胡亂厮殺，結果受傷流血，我已經細心研究過，他身上的損傷大部份是跌跌撞撞時擦傷了的，假如他已經喝醉，碰上了怪獸，他所受的傷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由此反映出他沒有跟任何一個敵人或怪獸發生搏鬥，如此受傷太過寃枉。」

走在最前的隊員卡福，曾經用鐵盾擋刀，憑着當時打鬥的記憶，他很快就加以判斷，認爲巴木拿所講的話確是事實，不過，他仍有一個疑問，說：「隊長，卜摩倫是聽到奇異的吼聲才走進宮內看看的，他未必看見怪獸，怪獸一定看見他，何以我們始終找不到怪獸呢？」

「很是簡單，宮內根本上沒有怪獸。」巴木拿說。

卡福說：「不，我的想法並非如此，我認爲宮內收藏烈酒的地穴正是怪獸藏身之處，因爲酒缸已經封了口，怪獸想喝酒也辦不到，湊巧卜摩倫打爛酒缸，有許多酒流出來，怪獸喝了它，牠也醉倒，故此許多處受傷，流過一些血，趕快抬他到營內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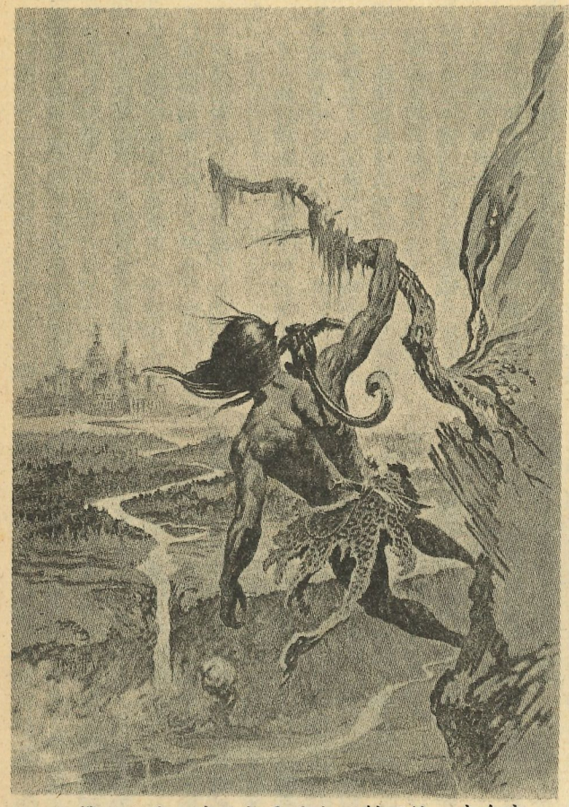
各人走近，嗅到濃郁的酒香，稱奇不已。

救活了卜摩倫，他們暫時沒有決定怎樣做，先行聚在一起研究卜摩倫何以醉得那麼厲害。巴木拿說：「看來他在宮內甚麼一個地方，發覺巨大的酒缸，它必然是封了口的，由於缸上有蓋，且又封口，他可能發生錯覺，以爲缸裏必然收藏了許多金銀珠寶，打爛它看看，突然嗅到酒香，素性俯頭轟飲，因此醉到迷迷糊糊，沒法分辨眼前的事物，甚至發生幻覺，胡亂厮殺，結果受傷流血，我已經細心研究過，他身上的損傷大部份是跌跌撞撞時擦傷了的，假如他已經喝醉，碰上了怪獸，他所受的傷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由此反映出他沒有跟任何一個敵人或怪獸發生搏鬥，如此受傷太過寃枉。」

走在最前的隊員卡福，曾經用鐵盾擋刀，憑着當時打鬥的記憶，他很快就加以判斷，認爲巴木拿所講的話確是事實，不過，他仍有一個疑問，說：「隊長，卜摩倫是聽到奇異的吼聲才走進宮內看看的，他未必看見怪獸，怪獸一定看見他，何以我們始終找不到怪獸呢？」

「很是簡單，宮內根本上沒有怪獸。」巴木拿說。

卡福說：「不，我的想法並非如此，我認爲宮內收藏烈酒的地穴正是怪獸藏身之處，因爲酒缸已經封了口，怪獸想喝酒也辦不到，湊巧卜摩倫打爛酒缸，有許多酒流出來，怪獸喝了它，牠也醉倒，故此



阿佳攀登劍崖，突然望見陽光照射下的一座金宮。

我們發覺卜摩倫，他並非被怪獸傷害。」

另一個隊員說：「你的幻想太過厲害了，這是一座埋藏了幾千年的危城，怪獸憑甚麼取得食物呢？我認爲宮內根本上沒有人或獸能够生存，此外，對於酒缸，我仍是有所懷疑的，即使有些酒缸，貯滿了酒，當年沒有毀於火山爆發或地震，缸裏的酒必然乾掉，雖然卜摩倫出現醉酒的現象，他未必喝過酒。」

又有一個隊員，叫做亨達，三代釀酒，聽了這句話，搖了搖頭，說：「你不懂得造酒的秘密了，如果一個酒缸貯滿了酒，缸口用漆封住，使缸蓋跟它百份之百的緊貼，然後將整個酒缸投入水中，只要那些水能够遮住酒缸，便可放置一千年過外，缸中的酒不會乾掉，酒的份量沒有絲毫減少，並且香醇無比。」

卡福說：「亨達，這座危城到處崩頹，久無人居，怎會有水呢？」

亨達說：「城外不遠之處有小河，別忘記，那座金宮建築在高地，極有可能它的地底較深之處，有小河流過，倘若我的想法正確，酒缸能够保留幾千年，缸內的酒仍是保持原狀，必有小河在宮內的地底流過。此外，我還可以說卜摩倫身上濕淋淋的是水，不是酒。」

他們互相爭論一番，終於作出一個結論，由巴木拿領隊，再入金宮搜索。

那時卜摩倫已經酣睡，看來他的健康暫時不會惡化，他們儘可以放心到金宮走走，趁着白日當空，妖魔鬼怪不敢現形，比較放心，他們很樂意這樣做。

探險隊有三十五人，那一次他們再入金宮搜索，有二十人之衆，聲勢浩大，進入地下室，還有四個人燃亮了火把走在前面，手握長矛的戰士在後保護，更加放心了，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暢行無阻，可是，想像中的小河或酒缸，却沒有其事，因此他們加倍的感到困惑。

更不妙的是，找遍了金宮仍然沒法找到金銀珠寶，他們在十哩過外眺望，在陽光普照之下所看得見的金光閃閃，並非眞的是一塊用黃金鑄造的牆，只是銅牆的反光。

遠古的非洲各國，特別喜歡用細而輕的長矛作戰，矛尖鋒利，有如箭鏃，攻城的時候往往架起雲梯，有大批武士在木架上面飛矛射出，跟住攻城，爲了預防敵人攻城，往往在城頭放下鐵壁，比較富庶的一座城，改用銅牆，不足爲奇，事實上黃銅在陽光之下反射出來的萬縷金光，眞的跟金牆反光相似，無怪阿佳看了發生誤會，以爲那邊眞的有一座黃金城了，找到了城頭高高豎起的銅牆，各人十分失望。

巴木拿率領他們走進去，黃昏之前，安然而歸，實在太累了，各有各躺下來，便即跌進夢鄉。

睡了一個酣暢，他們覺醒，已經靠近午夜，所有在白天走進金宮的人都覺得飢餓，搶着進食，有些人還不斷的喝酒。

巴木拿沉住氣說：「各位朋友，我答應過找到古代藏寶，彼此均分，現時已經置身於古城之內，沒有金銀珠寶被我們找出來，所看見的只是銅牆，也許各位感到失望，至於我，並未失望，更加不是絕望，唯一支持我有如此頑強信念的就是懸掛在阿佳腰間的金刀，當時阿佳是個野孩子，餓透了，窮也窮透了，他造得起一柄金刀嗎？既然他到過金宮，憑着各種遺物證明那座古城是三千年前稱做黃金國的彭特城，我們並非找錯目標，那就够了，至於藏寶，未必是那麼順利，有如探囊取物，我們已經來到這個地方，還是耐心守候吧，也許三幾天之內，便有更新的綫索出現，指示我們找到正確的寶穴。」

各人聽了，半信半疑，事情發展到這裏，任何人都沒法走回去，只好留下來。

他們都希望金宮之內沒有怪獸，有的是金銀珠寶，不過藏寶的地方太過深奧，他們沒法尋到，僅此而已，如此一想，他們就振奮了些，可是，超過子夜少許，突然吼聲隨風而至，它又令到所有人感到心寒。

怪獸並非幻想的產物，那種吼聲越來越响，不是風聲！

勇士蘇勒一去不返

在野火的火光照映之下，凡是喝過酒的人，臉色紅紅的好像聖誕老人，酒越喝得多，臉色越紅，有一個人的臉色紅得更加厲害，有如熟透了的鮮茄，他就是二百二十磅的彪形大漢「蘇勒」。

蘇勒突然哈哈大笑，說：「我明白那些吼聲是甚麼一種動物發出來了，牠不是怪獸，只是南美洲比較罕見的短鼻鱷，我到過巴西，看見過那種鱷魚，牠只有六呎長，鼻子極短，體型粗壯，平時很是沉默

，餓的時候會吃人，不過，牠吃飽了，就很馴服，有靈性，聽從主人的命令，故此巴西的巨型別墅往往養牠代替守夜的大狼狗。你們都聽得見，牠顯然是餓透了，如果沒有人走進金宮找牠搏殺，牠會爬出來，趁着我們酣睡之際闖入營地，咬死了人，還吃他的肉，我自動出戰，你們別阻攔我！」

有人接口問：「蘇勒，你憑甚麼戰勝短鼻鱷呢？」

蘇勒說：「短鼻鱷的鼻子扁平，鼻骨脆弱，這是牠身上最弱的一處，不堪一擊，獵戶通常用短棍打牠的鼻子，一棍就打暈牠，我早已懂得跟短鼻鱷作戰！」

「蘇勒，還是天亮再去吧！」

另外一個人說：「蘇勒，你眞能在黑暗中搏鬥？帶一柄強光電筒好不好？」

又有人說：「蘇勒，你應該帶一條短棍！」

蘇勒大聲說：「各位不必替我担心，我這一雙眼睛雖然不是貓眼，不能够在黑暗中看見東西，可是，我的耳朵却可以聽得見鱷魚在地上爬行的微聲，牠想吃我，必然很快爬過來，我把斗大的拳頭向牠鼻子打下去，一招擺命，不必携帶短棍，因爲牠習慣了在晚上出來覓食，白天是躲在洞內，故此我必須在深夜闖入金宮。別忘記，我們白天已經在宮內各處亂闖，始終找不到藏金的洞穴，極有可能它係短鼻鱷的巢穴，只要我把牠打傷，牠一定爬回去，到時我就可以跟踪把金穴找出來！」

說完，他大踏步的離開營地。

他們那些人聚在一起轟飲，巴木拿不在場，故此他們跟勇士蘇勒交談之際，他沒有機會聽到，後來有人飛報，他知道蘇勒打算獨闖金宮，趕快走向野火熊熊高燃的一處尋找，已經遲了一步，他只是看到一個高大的背影。

巴木拿一向愛護自己的朋友，他不想蘇勒赤手空拳的跟怪獸決鬥，逼於冒險跟踪前去，臨走的時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准再闖金宮，還告訴他們，金宮之內危機四伏，夜色迷離，再多的人走進去仍是送死，各人切勿輕舉妄動，至於他自己，除了一刀一柄手槍之外，還有一柄強光電筒，自信不會死在怪獸的爪牙之下。

匆匆的說了幾句，他就毅然而行，那些人大半喝醉，沒有人斗胆跟踪。

根本上這一次紮營的地點距離宮門並非很遠，巴木拿以前是獵人，習慣了黑夜出獵，脚步不慢，很快他就接近宮門，遠遠離開那些人，跟火光越去越遠，他們沒法再會見他了，再過一會，他就閃身走入金宮之內。雖然白天他潛入金宮之內已經兩次，稍爲有點熟習，可是，夜幕低垂之後，他却沒有去過，故此，他仍然覺得陌生，更不妙的是他失去作戰的對象，身上有武器仍是沒用。

他有強光電筒，除非逼不得已，他不會扭開，只是在暗中摸索，不過，他想蘇勒知道有人走進宮門，他仍要做出一些聲响來，一邊走一邊叫喊。

初時他的喊叫聲响很低，後來，變成了尖聲叫喊，他自己知道，這樣做只是爲了胆壯一點，殊不料宮內到處都是牆壁，回聲很大，聽了反而覺得心寒。

他到了石階，想到下邊去，不能不扭亮電筒了，突然，他看見一團黑影，在前面移動。

因爲黑影在另外一個方向移動，對他沒有影响，他懶得理會它，索性大着胆子跟着它走，不過，他的手指却扣緊了槍舌，隨時射擊。

黑影是眞眞正正移動的，他幾次想發槍射擊，始終沒有幹，最低限度他要担心它是蘇勒，假如黑影移動的用意只是想愚弄他，他沒有出擊，那不要緊，萬一他看錯，向黑影射擊，所殺的人正是蘇勒，那就太過可悲了，他怎能够向隊員解釋呢？他不想把命運看做賭注，故此他一直都保持冷靜，沒有發槍。

他知道黑影移動到最後的一步，便會停止，特別是在他已經走到地下室之後，更加會這樣想，可惜那個地方太過陰暗，從空中射下的微弱發光也消失了，他感到一陣陣重壓，逼於扭亮電筒。

一陣白光，他看見更多的東西，使他感到驚奇的是那個地方沒有任何一種較爲巨型的品物，眼中所見的只是一些鎖鍊以及沉重的石桌，它分明是刑具室，沒有一種東西能够移動，即使移動，它也不會變成巨大的黑影，因此他有些驚嚇，逐漸失去信心。

他不敢留步，進退兩難，突然聽到一陣陣奇異的笑聲，那種笑聲有些像是烏鴉的尖叫，無論如何，不是從人類咽喉透出來，他很難忍受。

他仍有機會一戰，成問題的是他沒有出擊的對象，實情如此，他不敢久留，只好逐步退後，一個轉身，沿着石階從地下室走到地面去。

既然他走回地面，他索性走出金宮。

黑紗美人帶走馬洛

他剛剛走到宮門之外，已經看到六七個人站在外邊，他揮手揚聲，那些人走過去，把他緊緊的包圍，問長問短。

那些人簡直把他看做英雄，他很是慚愧，說：「我找不到他！」

很快他就回到營地那邊，在火光前面交換意見，他黯然說：「我是因爲失去了攻擊目標然後走回來的，希望蘇勒的處境跟我相同，如果他沒有挑戰的對象，遲早他會安然走出來。」

「隊長，你有沒有在宮內發生甚麼不尋常的遭遇呢？」

「沒有，一切很寧靜，如同一個孩子夜間走進了校園。」

「眞是那麼簡單？」

「是的，眞的是這樣簡單。」他很冷靜的說。

他的語聲稍爲震動，雖然是他內心也感到震動了，但他沒有把眞實的情況說出來，那些人仍然可以想像得到，他必然是已經發生了一些可怖的遭遇，不過，他是隊長，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朋友驚慌，故此沒有說出眞相。

他越是沉默，那些人的疑心越大，竊竊私語，後來他睡熟了，各人也紛紛的跌進夢鄉，只就除了輪到守夜的一個。

那晚負責守衛的人是馬洛，他在開羅

馬戲團經常表演跟三百六十磅的黑熊搏鬥，雖然那一頭黑熊跟他的交情不壞，決不會咬他，可是，搏鬥的時候，牠始終是野獸，往往突然發力，把他抱起來，打算摜暈他，幸而他在危險關頭仍有力量擺脫，雙方的打鬥異常逼眞，觀衆歡呼不已，特別是美貌的少婦，因爲他是馬戲團裏面最英俊的一個。

他有的是桃花運，經常有些美女約他到外邊幽會，事實上他的確是一個酒色之徒。

他貪圖巨額的酬金，遠赴荒凉如夢的地區，看見了古城，滿心歡喜，想不到他跟十多個朋友走進去到處巡視，千方百計搜索，找到的只是一塊塊銅，他十分失望，只好寄情於酒，特別是輪到他守夜的時候，他更加苦悶，醉了仍然痛飲。

一共有兩個守衛，在野火照射的兩邊看守，他喝了許多酒，即使他已喝醉，仍然在腦海中發生一連串的綺思，希望有一個美女投入他的懷抱。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火光照射到相當遠的一邊，他看見一個女人。

他的臉上矇上了黑布，穿了黑色衣裳，雖然她沒有露出整個軀體，渾身曲綫籠罩在黑色衣裳之下，他仍然可以想像得到，她不單是貌美如花，體型必然是很苗條的，他甚至可以幻想到她要是跟他同睡所發生的樂趣。

他太過興奮了，於是放輕了脚步走過去。

慾火熊熊高燃，比較那一堆野火燃燒得更加旺盛，他完全忘記了眼前的處境，古城裏面不可能出現一個女人！

他很快就給她迷住，走快幾步，另外一個守衛也是馬戲班的角色，叫做「卡杜拉」，綽號「空中飛魚」，由於荒山寂寂，稍爲有些風吹草動，聽起來特別刺耳，馬洛突然走開的步聲驚動了他，握着來福槍走過去，及時看見一個女人把他的朋友帶走。

他追上去，他們二人很快就失去了踪影，他沒法可想，只好疾走回去，鳴鑼告警。

銅鑼敲响之後，一片雄壯的聲响，突然湧起來，山鳴谷應，把酣睡中的人吵醒，巴木拿抓住卡杜拉查問，懂得這種意外事件，吃了一驚，似信不信的問：「卡杜拉，你有沒有看錯呢？我們這一班人，全是男人！」

「我不管你怎樣想，總之我一定不會看錯，把馬洛帶走的一個人，必然是女人，我甚至可以想像到她是馬洛的情婦。」

巴木拿冷然說：「卡杜拉，你認爲馬洛有這樣的吸引力，使那些喜歡他的女人冒險走十多天的路到這一座古城尋找嗎？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即使她帶了幾十人同行，仍是沒法找到他的，因爲這是一座迷失了三千年的古城，沒有人知道怎樣走，才可以從開羅公路走到這個地方。」

儘管他大聲質問，卡杜拉仍是很是肯定的說：「隊長，我的確看見一個女人把他帶走！」

巴木拿沒法可想，只好悶着一聲不响的走開。

天亮後，馬洛仍未回來，卡杜拉忽又失了踪，但却留下了一張字條，說明他單獨闖入金宮，找尋馬洛，同時找那個把馬洛帶走的女人。

卡杜拉跟着馬洛的脚步走開了，他究竟是早上走開？抑或在沉黑的夜色中悄然離去，巴木拿向各人查問，仍是沒有答案，不論如何，這兩個英雄人物相繼走開，對探險隊來說，那是莫大的損失。

他想盡辦法找到的四個勇士，全部失去，只有卜摩倫仍然留下，不過，這傢伙自從闖入古城遇救之後，變成白痴，恍如一塊木頭，只是吃和睡，問非所答，鬥志全消，有等於無，看來這一次遠征要宣告失敗了，他十分傷心，幾乎要伏在桌上痛哭。

就算他痛飲烈酒，放聲大哭，他也不能够挽回危局的了，他只好聽候命運的安排。

他勉強安慰自己，認爲失踪的三個人可能安然無恙。

他不想再走入金宮了，事實上他再走進去，仍是無濟於事，不過，他不再走進金宮搜索，三個勇士失了踪，如果他們猷在宮中，食物和水全部缺少，能够捱得多久？想到這方面去，他就不寒而慄。

三日後，失踪的人完全沒有消息，他忍不住帶了十個人走進宮內看看，分別在幾處不同的地方發現三個人的屍體，他又是傷心，又是慌張，把屍體搬到外邊，找個地方埋葬，不料當晚又有一宗恐怖的意外事件發生了，四個勇士死剩的一個卜摩倫，忽然發狂，扼殺了一個隊員，却又被三個隊員圍攻，死在刀下。

翌日，巴木拿把他葬在三個朋友旁邊，欲哭無淚。

葬禮完結之後，三代釀酒的隊員亨達，找個機會跟他單對單的秘密交談，說：「隊長，你重金聘請的幾個勇士死光了，我們幾次走進金宮搜索，一塊細小的金子也找不到，顯然是古城之內沒有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猷在荒山野嶺，爲的是甚麼？雖然身邊還有半月之粮，吃光了然後撤退或者馬上撤退，毫無分別，故此我們集體商量一遍，推舉我代表他們講話，希望隊長體諒我們，下令撤退，請你考慮一下。」

亨達不再說下去，聽候巴木拿發表意見，巴木拿說：「讓我考慮清楚，然後答覆你，我沒有講出自己的心意之前，切勿輕舉妄動。」

「是的，我照實回報他們好了。」亨達很有禮貌的說。

鳴槍擊碎骷髏頭

亨達走了出去，吃過午餐，靠近黃昏，他忽又單獨求見。

巴木拿迎他入內，說：「探險的隊伍有如打仗，我這一個營幕特別細，只有我一個人使用，就像是中軍帳，沒有人在旁，也沒有人竊聽，甚麼話都可以說，你再度求見，必然整個局勢有了新的發展，究竟是他們不想走？抑或打算不辭而別？你不妨把眞相賜告！」

亨達說：「隊長，我此行只是以私人的性質求見，想跟你談談，你當然是感到

很爲難的，我想知道你所憂慮的是甚麼，你可以把這種祕密告訴我嗎？也好我聽了，可以替你分憂！」

巴木拿想了想，說：「亨達，如果我不是隊長，只是隊員，我也會請求負責人下令撤退，可惜我是隊長，那又不同。」

亨達愕然問：「隊長跟隊員有甚麼不同呢？」

巴木拿苦笑一下，說：「當然是有些不同的，隊長組織這個探險隊，要拿一宗巨欵，聘請四個勇士同行，除了答應成功歸來有巨額的報酬，還要立刻付出巨欵給他們的家屬或戀人，作爲安家費，此外各種用具，武器以及糧食，全是花錢的，其他的隊員出發之前都需要付給一些現欵，包括你在內，又要預付一個月的工資給挑伕，這個探險隊然後能够啓程，我沒有後台老闆支持，此行失敗，我就要宣告破產，兼且因爲我想盡辦法騙走了開羅馬戲團的四個台柱，倘若我回到開羅，他一定要我的命，探險隊解散之後，我就要浪跡天涯，今生今世，休想留在埃及，單是這種惡劣的境況，已經令我發生憂慮，如果你是我，恐怕也不想急急忙忙的撤退吧！」

亨達十分同情他，說：「眞是對不起，我太過率直了，竟然站在他們的一邊，代表他們講話，請你原諒！」

巴木拿想了想，說：「使我不願意撤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馬洛出走的一晚，有許多人證明他是一個美女帶走的，他肯毅然走開，可能是她的誘惑，亦有可能她說服了他！後來卡杜拉也不告而行，那個女人當然不是魔鬼的化身，她究竟是誰呢？爲甚麼她要拆散這個探險隊呢？我很想替這個問題找到答案，如果我一旦撤退，離開這個魔地，以後更難找到答案了，是也不是呢？」

亨達說：「隊長，你所說的問題，我也想過，照情形看，能够三言兩語甚至一句話也不說就能够使馬洛跟隨她走開的一個女人，必然是馬洛的情婦，她跟卡杜拉可能見過面，故此馬洛走開，卡杜拉也留言出走，我認爲她極有可能是以前在馬戲團一起表演甚麼節目的藝員，並且跟馬洛發生情愫，進一步我就推想到她是開羅馬戲團主的人，派她到來，破壞你組織的探險隊，作爲對付你的報復，至於她怎樣識路，能够追踪抵達彭特金宮，那是另外一回事。」

巴木拿長嘆一聲，說：「亨達，多謝你替我分析！」

兩人交談了幾句，便即分手，當晚在凌晨二時野火的火光漸暗之際，忽然有一個骷髏頭在空中飛舞，同時有一種奇異而可怖的笑聲飄浮，自遠而近，跟着有人大聲講話，第一句就報上他的名字和身份，自稱「白骨魔」，負責守城，跟着說：「我不想看見你們同歸於盡，此行是特來向你們提出警告的，除非你們立刻離開，如果三日之內仍然留下，休怪我辣手辣脚的把你們置於死地！」

講話的骷髏頭仍然浮在空中，所有隊員嚇得要命，有些人站也站不穩，巴木拿勃然大怒，抓了一柄手槍衝出來，向它瞄準，連發三槍，第三槍擊中了它，片片化作蝴蝶碎！

骷髏頭被擊碎了，他總算顯點威風，不過，隊員方面仍然嚇得心胆俱裂，三五成羣的聚在一起，密密的計議。

巴木拿回到自己獨居的營幕歇息，半小時過外，有人在外邊大聲叫喚，巴木拿認得出語聲，知道他是誰，大聲說：「阿佳，是你嗎？我還沒有上床睡覺，如果你有甚麼要說，不妨把它盡量說出來，即使你說錯了，我也不怪你！」

「好極了，我立刻說出我的所見所聞了，剛才你打碎了骷髏頭，各人敬佩不已，各自歸寢，我也是走回營帳之內歇宿的，可是，將睡未睡之際，忽然有人在我的耳邊講話，你能否猜得出他是誰？」

巴木拿說：「如果我沒有猜錯，此人必然是白骨魔！」

「你怎會知道？」

「我當然是毫不費力就猜中的，如果別人在你的耳邊講話，與我無關，你根本上就不會匆匆忙忙的趕快走到我的營帳來。閒話休提了，到底白骨魔向你說了一些甚麼？」

阿佳怯怯的說：「白骨魔叫我轉告你，整個探險隊的人都要死個清光，只就剩下我和你！」

「爲甚麼要死剩我們兩個？白骨魔有沒有向你解釋？」

「有解釋的，白骨魔打算死剩兩個活口，替他轉達口信，叫所有考古家死了這條心，別向埃及的古墓打主意！」

「眞是有趣！我們此行只是在古代稱做黃金國的彭特城打主意，跟埃及無關，爲甚麼白骨魔要多管閒事呢？」

熱氣升騰，毒蛇吐舌，巴木拿被困在金宮地下秘窟。

問題，因爲我發覺有幾個營帳是空空洞洞的，食物也少得可憐，看來他們已經下了重大決心扔下我們二人，急急忙忙的逃走了，不過，白骨魔說過的話必然是兌現的，他們不會走得很遠，便即喪命，將來能够安然走回開羅的人，只有我們兩個。」

阿佳聽了，脚露笑容，說：「我眞的希望白骨魔所講的話變成事實！」

他們兩人當晚仍在原來的營地歇宿，翌日準備離開古城，那晚他們二人找個地方紮營睡覺，第二天黎明即起，向原路走回去，想不到走了大半天，忽然發覺路上有幾個人直挺挺的躺着，走近看看，才發覺死者正是探險隊的隊員，不告而行的人，全部喪生，包括三代釀酒的亨達在內。

那個局勢十分凶險，那些人怎會一下子就死個清光呢？巴木拿很是沉悶，不過，他的內心却沒有驚慌的感覺，只是沉悶而已，對他來說，一切資金加上了聲譽全部失去，只就剩下一個身體，還有甚麼值得留戀的？實情如此，無怪感到麻木，生和死相差不遠，不會太過慌張。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他不會感到心魂震驚，他必須千方百計仍要冒許多次險才有機會回到開羅，即使他回到開羅，只是一個窮光蛋，還要担心別人追殺，何必偷生？想到這方面去，他就不會畏懼死亡，對那些睜大眼睛死得十分可怖的同伴，感到冷漠。

阿佳就不同了，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多的死屍，再又因爲死去的人前兩天還在身邊睡覺，故此他嚇到心胆俱裂，寸步難移。

巴木拿走過去安慰他，說：「我們二人可以說是白骨魔額外開恩的了，那個妖精早已說過，不想加害我們，那又何必慌張？」

聽了這些話，阿佳然後冷靜下來，奇怪得很，巴木拿感到冷靜之後，把屍體反反覆覆的查看，始終看不出有甚麼傷痕，臉孔也沒有變色，並非中毒，似乎是一下子跌進鬼門關，這樣子喪生，認眞出奇，末了，他長嘆一聲，說：「古代幽魂的毒咒，果然應驗，防不勝防，我十分後悔攪這個探險隊，自尋煩惱。」

他們二人經歷了許多艱苦，終於回到開羅的市區。

巴木拿對阿佳說：「我已經變成窮光蛋了，還要担心別人追殺，不敢把你留在身邊了，你的年紀還輕，前途似錦，不要把這件事情擺在心上，把它看做一場噩夢吧，那柄金刀留在我的身邊，當作紀念品好不好？」

阿佳點了點頭，說：「好的，我實在不捨得離開你，可是，我們同在一起過活，反而令你思前想後，覺得傷心，索性分手好些，言盡於此了，後會有期！」

說完，阿佳飄然而去。

巴木拿在開羅一向都是租了一層樓單獨居住的，他已經預付半年屋租，那個地方還有獵槍和書籍，照情形看，他應該回去，可是，他認爲開羅馬戲團的團長禿子奧丹隨時找他算帳，不敢回到那邊去，阿佳走開了，他單獨置身於開羅城內，必須找一個人聯絡，索性打個電話給名女人柯麗絲。

出乎意外的，柯麗絲聽到他的語聲，十分高興，說：「巴木拿，你這個電話是否從開羅城打給我的？我眞是興奮！你有沒有受傷？」

「我沒有受傷，不過，甚麼東西都失去了，感到極端失望，並又極端慚愧！我不敢見你，有勇氣打電話給你，我已經覺得出乎意外。」

「不，你並非甚麼都失去，最低限度還有我站在你的身邊，快些到我的別墅吃晚餐，淺斟低酌，跟以前一模一樣！」

「你眞好，柯麗絲，我應該從前門走進去，抑或從後門走進屋裏？」

「當然是從前門走進來的，只要你跟我打個招呼之後，洗一個澡，換過衣裳，把不愉快的事情拋在腦後，那就可以跟以前的一個巴木拿完全相同！別歎在街上了，快些依照我的說話去做！」

他聽了這些話，又是感激，又是興奮，眞的放下了電話就向柯麗絲的豪華別墅那邊走過去。

可憐得很，他一塊錢也沒有，有的只是一柄金刀，故此他要走一個鐘頭那麼長的路，然後抵達她的別墅。

儘管她叫他從前門走進去，他仍是從後門走入去。

柯麗絲雖然有三十多歲，仍是很艷麗的，她一直都喜歡巴木拿，看見了他，她就覺得開心，說：「巴木拿，你不必太過傷心，已經成爲過去的事情，就把它看做一個噩夢吧，不管怎樣兇的噩夢都會覺醒，你留下來歇息吧，睡了一個酣暢，第二天覺醒，你就覺得開心，其實憂慮都忘記了，別担心禿子奧丹，這傢伙患了病，躺在醫院裏，開羅馬戲團早就解散了，他已經窮下來，憑甚麼實力量指揮殺手向你尋仇？你需要甚麼？儘管開口吧，希望你一邊洗澡一邊喝酒，身上暖洋洋的半醉登床，如果你高興，睡在浴缸也可以！」

巴木拿已經有十多天拉長臉孔了，聽了這番話，他不由自主的臉露微笑。

那晚他沐浴之後跟我同在一起進餐，

英雄末路投靠名女人

阿佳並非酣睡，也不是喝醉，他是被人痛毆一頓倒地昏迷的，如果巴木拿並非及時相救，不堪設想。

阿佳被救醒之後，向他訴苦，說：「隊長，他們準備逃走，留下你一個，徵求我的意思，想知道我站在那一邊，他們發覺我站在你的一邊，並且知道我不肯跟隨大隊人馬逃走，勃然大怒，拳脚交加，我就暈倒在地，後來發生了甚麼事情？不得而知了，隊長，我的臉前只有你一個，那些人是否全部逃去？」

巴木拿說：「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你的

還喝了些酒。

他被她帶到客房睡覺，翌日他睡到下午二時，然後覺醒，他剛剛醒來就看見床邊有一大堆衣裳，全是他的。

她打電話給他，先行道歉，然後說：「巴木拿，我派人到你的一層樓裏面，開門入內，把你的衣裳帶來，希望你見諒？暫時你不必再回去了，把這個地方看做你的家吧！」

「多謝你的厚意，可是，柯麗絲，你沒有我的鎖匙，怎樣開門入內？」

「我想走進去的地方，不必帶鎖匙，因爲我派出去的人根本是個墨七，專門在晚上混入陌生人的住宅。」

他聽了，只好一笑置之。

他本來就是一個勇敢的獵人，兼且博學多才，受過許多次打擊，添上另外一次打擊，不算甚麼，柯麗絲在旁百般慰解，他眞的逐漸把遠征彭特古城的悲慘遭遇忘掉。

在三天之內，她不斷的纏住他交談，問長問短，令到巴木拿由衷感謝她謁誠招待，有問必答，把旅途上面每一個小節都告訴她，希望她在談話當中，得到一些新鮮的刺激，恍如身歷其境，後來她又問他，是否記得起越過尼羅河上游之後走過的路。

他笑了笑，說：「怎會不記得呢？雖然我們跟隨着阿佳走向那一座古城的時候，只是靠一點運氣，可是，在歸途中，那就百份之百的有路可走，並非在黑暗中摸索，我在每一處轉彎抹角的地方都做了三角形的標誌，如果有機會再去，決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

說到這裏，他忽又黯然的說另外一句：「我已經破產了，憑甚麼力量再去一次呢？」

她很是知情識趣，安慰他說：「不要灰心，巴木拿，我眞的有辦法令你重振聲威，再到古城一次，把古代幽靈白骨魔從地府抓出來！」

舊恨新愁一齊湧起

五天之後，有兩個嘉賓從倫敦乘搭航機抵達埃及首都開羅，驅車拜訪名女人柯麗絲，湊巧她跟巴木拿同在一起閒談，她十分高興，立刻把他們二人迎入小客廳，介紹他們給巴木拿認識。

巴木拿知道兩人都是英國上流社會知名人士，肅然起敬。

柯麗絲說：「這兩位嘉賓，一位是豪爾德家族的殷商豪樂先生，另外一位是現任蘇格蘭場海外警探網的主任威靈登先生，名氣响噹噹，他們此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辦的，巴木拿，你應說感謝他們，因爲他們想你重新組織一個探險隊，再到彭特古城走走，全部經費，由豪爾德家族負責，此行的目的並非爲了找尋古代的藏寶，只是想把謀殺許多人的兇手抓出來而已！」

「甚麼？考古探險隊怎會牽涉到謀殺？」巴木拿睜大一雙眼。

柯麗絲望了他一眼，說：「你這個傻瓜，永遠矇在鼓裏，險些跌進地獄，還不知道那是一宗有計劃的兇案！」

「我眞的不信！」巴木拿說

柯麗絲突然把話題落在豪爾德家族的身上，說：「豪樂先生，你還是把眞相說出來吧。」

五十二歲的豪樂，臉色紅紅的常帶笑容，顯然他是很和藹的人，不過，談到這一宗奇異而又十分陰晦的兇案，他就嚴肅得多了，他的眉心皺了皺，說：「談到這一宗謀殺案，我必須從叔父豪爾德開始講述，許多年前，他組織了一個考古探險隊，企圖掘墓，得到埃及當局的允許，曾經在帝王谷某一處掘到古王茲丹畧曼的大墓，帶回許多珍貴的古物，大部份是金飾，最巨的一個黃金雕花的藝術品是一頭金馬，因此名利雙收，殊不料他的一家人先後死於意外，支持他的英國富商波恩，只是被毒蚊咬了一口，便即喪生，其實他欣賞英國足球冠軍戰的時候被人用毒針注射而死，隨後豪爾德的秘書查路廸從高處墮下喪生，實在是被人從懸崖推下去的，許多人先後意外死亡，全是有計劃的謀殺案，豪爾德本人在掘墓成功之後兩年零七個月，居然死在火車路軌之上，那一宗謀殺案更加顯著，兇手是誰？我們沒法知情，只是隱約地感到此人必然是埃及古物保管協會裏面的人，目的是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古埃及的毒咒一定靈驗，掘墓的人，不得善終。

「豪爾德家族不肯干休，五年前委托一個女人暗中調查此事，她就是柯麗絲小姐，此外，又得到倫敦海外警探網的主任威靈登先生傾全力協助，暗中搜索資料，最近柯麗絲小姐把巴木拿先生遠征彭特古城發生的慘劇奉告，還有二十四捲錄音帶，都是她跟巴木拿先生夜間閒談所講的話，以空郵方式急遞倫敦，經過專家研究，認爲巴木拿先生的悲慘遭遇，如同舊日豪爾德先生的悲慘遭遇，差別的只是這一點，巴木拿先生沒有喪生，我們急於報仇，故此遠遠而來，打算暗中資助巴木拿先生，重新組織一個考古掘寶的探險隊，再到彭特古城去，兇手雖然放他一馬，知道他捲土重來，一定不肯罷手，向他偷襲，到時，我們就有機會把他抓住，替豪爾德家族報仇，因爲巴木拿先生此行有很大的危險，兼且是毫無所獲，我們願意給他酬金十萬英鎊，假如他不幸逝世，那些錢交給他指定的受益人，未知巴木拿先生是否願意合作呢？」

巴木拿已經是一名窮光蛋，有這樣好的機會，令他重振威名，他怎會拒絕呢？他立刻一口答應，還說柯麗絲小姐是他的受益人。

她聽了，先行道謝，然後十分誠懇的說：「巴木拿，你必須回來，你要記得這句話，對我說，你比較十萬鎊還重要得多。」

當晚四個人頻頻喝酒，談個痛快，柯麗絲喝了一點酒，臉色微紅，有如一朵玫瑰，比白天更加嬌艷，她嫣然一笑，說道：「巴木拿，我一直瞞住你，其實上次你到遠方尋寶所組織的探險隊，它也是我在暗中幫忙你然後成行的過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於你發生的，奇怪遭遇，我仍想拿出來討論一下，現時請你聽聽威靈登先生的精細分析，他的確是有足够的證據才

判斷，那是一宗謀殺案的，請你聽聽他的話。」

威靈登想了想，說：「我細心分析巴木拿先生以及探險隊員的發生的遭遇，認爲那是集體謀殺，那是一幫人動手謀殺另外一幫人，主持這一宗兇案的人，必然是白骨魔。

「第一個進入金宮的勇士卜摩倫，喝了毒酒，亂了性，當時不死，隨後也死，並且在死前發狂，另外三個勇士先後喪生，有一個女人穿黑色衣裳還有黑色臉網，誘惑馬洛，她當然不是妖怪，是白骨魔的助手。

「夜間在空中浮動的骷髏，只是一種魔術，把它吊在一個氫氣球下邊，便即可以辦得到，自稱是白骨魔的語聲或笑聲，都是透過一種叫做變聲器的東西播放的，假如你們不是太過迷信，很易拆穿這個騙局。」

「所有隊員都是神秘死亡的，只就除了阿佳和我，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巴木拿插嘴問。

「爲甚麼你跟阿佳被兇手放了一馬？這個問題，暫時未能解釋，至於隊員慘死，十分簡單，只要在夜間放出毒氣，他們呼吸了它，便即窒息喪命。」

威靈登很冷靜的加以分析，絲絲入扣，巴木拿由衷的佩服。

這個酒會雖然只有四個人，却相當熱鬧，凌晨二時，然後分手。

豪樂先生以及威靈登主任回到酒店房間睡覺。巴木拿仍然睡在客房之內。

這種轉變對他眞的十分有利，無論如何，他一定要傾全力辦妥這件事，此外，他還有一個奢望，認爲彭特古城眞的有一處地方藏了許多金銀珠寶，想到這方面去，他就加倍起勁。

巴木拿險勝白骨魔

關於籌組考古探險隊，財可通神，只是旬日，便可辦妥，這一次竟有五十多人參加。

豪樂先生以及威靈登主任沒有同行，不過，另有兩個比較有身份的人同行，聲威大振，一個是開羅的高級探目巴理斯，另外一個，是開羅古物保管協會的主任高路沙。

因爲他們大隊人馬越過尼羅河的上游，向另一方向行走，那邊正是埃及跟蘇丹交界之處，有兩個屬於埃及政府的官員同行，證明他們不是掘墓賊，便可順利通過，有利無害，故此兩人參加。

臨行的時候，威靈登主任靜悄悄的對巴木拿說：「你此行可能有人躲在暗處下毒手，萬事小心，在四十多個探險隊員當中，有半數是自己人，他們有足够的力量保護你，不過，夜間睡覺，隨時有人放出毒蛇，故此我贈給你一件寶物，它叫做硫磺水晶，即是說它的品質體係水晶，却含有硫磺，蛇蝎最怕硫磺，把它放在枕邊，包管沒有毒蛇毒蠍傷害你，即使是白天，你也要把它放在身邊。言盡於此了，記得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能够信任。」

各人分了手，巴木拿踏上了征途。

他上次離開金宮，沿途做了一些標誌，故此他很容易找到那個地方，不會迷失方向，是值得自慰的。最可惜的是這一點，找到了金宮，却毫無異狀，以前聽見過的白骨魔，始終沒有露臉，也沒有神秘的笑容或語聲。

後來，他們在金宮裏面多次巡視，花了十天功夫，甚麼都找不到，巴木拿逐漸覺得不耐煩了。

在一個下午，高路沙跟他在金宮外邊散步，緩緩的說：「隊長，我有時會靈機一觸的想出一些古怪的主意，就以你上次發生的遭遇來說，分明在宮內最低的一個地下室，另有機關，否則，他們沒法收藏一大缸酒，也沒法利用擴聲器去播放笑聲，我懂得一個方法，利用水銀可以偵查最低的地窖是否下邊還有秘窟，現時我的身上就有一瓶水銀以及一柄强光電筒，你的身上也有一柄寶刀，可否同到宮內去看看呢？」

巴木拿一口答應，兩人抱着好奇心，走到地下室。

那個地方他們已經看過十多次，不過，從來沒有使用水銀，故此這一項建議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在巴木拿這方面看，他必須找到一些證據去證實以前他說過的話全部屬實，此外，他還想辦法把兇手誘出來，故此他很樂意碰碰運氣。

那天他的運氣眞好，果然使用水銀，發覺它滾入一個角落，立刻在該處發掘，發覺泥土鬆陷，後來，露出一個正方形的入口。

巴木拿興奮如狂，說：「我先走進去，高主任，勞煩你走出宮門，召集更多的隊員到來發掘。」

高路沙主任走開了，巴木拿隻身走到地下的秘窟，他發覺又濕又滑，趕快拿出強光電筒來，逐步照射，然後向前移動脚步。

他多走幾步，突然聽到背後有錚錚之聲，用電筒向原來跳上去的井口照看，發覺它給一塊鐵板封閉，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已經沒法向後邊逃走了，只好向前走過去。

他發覺有蛇，立刻從革囊拿出那一個硫磺水晶來，幸虧有了這一件寶貝，毒蛇然後不敢侵犯。

秘窟越是往下邊走就毒蛇越多，氣溫也就越加發暖，後來，竟然變成蒸籠似的灼熱，他被逼脫個清光，仍是熱到頭昏腦脹。

百忙中，他仍緊握着硫磺水晶，他沒有力量移動脚步，只能伏地爬行，金刀也拋掉了。

他不知道爬了多久，迷惘中，忽然覺得空氣有些清凉，喜出望外，一步步的爬出去，終於看見陽光，最後，他完全爬出洞穴之外，看清楚點，他才知道那是深陷的一個山谷。

那個山谷遍地是沙，距離金宮起碼有一哩半哩，他能够活着走出來，確是意想不到。

有一個人自遠而近，他看清楚些，大叫一聲：「高主任。」

高路沙聽到他的叫聲，移步走近，說：「巴木拿先生，我正在到處找你，你有沒有被毒蛇嚙咬？」

危城妖夢彩圖說明之二：

深宮之內怪事層出不窮，妖女和毒蟒都可以把勇士纏死，更加可怖的還是「白骨魔」，沒有人鬥得過它，勇士並非它的敵手，尋寶的大隊人馬，功敗垂成，結局出乎意料之外。

聽了這句話，巴木拿恍然大悟，說：「高主任，我沒有被毒蛇咬死，全靠這個水晶，它含有很濃的硫磺氣味，毒蛇不敢走近，你試嗅嗅看。」

他走到高路沙的臉前，右手交出那個水晶，左手暗中伸出去，趁住高路沙接過水晶的一瞬，閃電般拔去對方腰間佩槍，遠遠的拋開，哈哈大笑，說：「高主任，你不必抵賴，你的眞面目已經揭開了，你就是白骨魔。」

「你是否發狂了？」

「不，高主任，我絕對不是發狂，如果你不是佈局害我，爲甚麼你不召喚隊員入宮掘地？我走下去之後，上邊有鐵板罩下來，使我沒法逃出井口，這是你安排的詭計，你做夢也想不到我會有一個水晶石保護自己吧？如果你不是早已知道井底的秘窟有蛇，怎麼開口問我有沒有被毒蛇嚙咬？」

高路沙冷笑一聲，說：「巴木拿，你相當聰明，但仍不夠機警，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把手槍拋掉。」

巴木拿說：「我正是夠機警才把手槍拋掉，假如我奪槍向你指嚇，你拔刀刺我，我發槍射擊，槍聲响過，你沒有倒下來，我才知道那是不能殺人的子彈，已經遲了，故此我把手槍拋掉。」

「儘管如此，你仍是走下風的，因爲你失去了金刀，我却身上有刀！」

說完，他拔刀衝刺。

畢竟巴木拿是獵人的身份，有很豐富的作戰經驗，毫無懼色，先行左閃右避，誘對方握刀追殺，誘到浮沙較厚之處，然後詐作滑脚跌倒，對方一刀刺去，撲了個空，突然覺得眼睛刺痛，連吃幾脚，刀也失落。

那時他才知道巴木拿倒地抓了一把沙撒向他的臉孔，沒法挽回危局了。

巴木拿抓住那柄刀押他走回營地，大叫：「我捉住白骨魔了，拿繩子來。」

他大獲全勝，不過，高路沙主任不認罪，他却是無法可想的，後來他們拔營而歸。

這一宗遠征古城的壯舉，總算告一段落了。

經過威靈登主任的分析，他做出如下的判斷，事情相當複雜，必然是埃及政府不想世界各國的考古家頻頻到那邊掘墓，然後想出各種詭計阻撓，必要時使用暴力，甚至暗殺。

古物保存協會裏面就有些男女職員是殺手，他們仗着當局包庇，放胆行兇，巴木拿在事後沒法使高路沙坐牢，就是鐵證之一。

在巴木拿這万面來說，上次白骨魔放他一馬，他不想逼人太甚，沒有控訴高路沙，已經死去的人，全是含寃而死。至於他，得到名人柯麗絲的芳心，同時獲得十萬英鎊的酬金，同返倫敦過活，他也覺得心滿意足。

阿佳是否白骨魔的爪牙呢？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謎。

豪爾德家族花掉許多錢，找到了答案，把積壓許多年的謎底找出來，總算有點收獲，並非徒勞無功。

（完）

中油台中處
圖書室藏書

註册商標

常服紀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药行均售

峨嵋药廠出品